

灵魂经济——

华德福教育中的身体、灵魂和精神

1921年12月23日至1922年1月5日在瑞士多纳赫举行的讲座

鲁道夫·施泰纳 GA303

施慧翻译 / HiWaldorf排版并通过“[开放文库](#)”发布

目录

编辑的导言	1
介绍性说明	1
人智学运动的三个阶段	2
第1讲 基于人的存在的知识的教育 第一部分	8
第2讲 基于人的存在的知识的教育 第二部分	15
第3讲 基于人的存在的知识的教育 第三部分	22
第4讲 健康与疾病 第一部分	30
第5讲 健康与疾病 第二部分	37
第6讲 七岁之前的孩子	45
第7讲 华德福学校	52
第8讲 从七岁到十岁的孩子	60
第9讲 十岁的孩子	68
第10讲 从十岁到十四岁的孩子 第一部分	77
第11讲 从十岁到十四岁的孩子 第二部分	85
第12讲 十四岁以后的青少年	94
第13讲 美学的教育	102
第14讲 身体的教育	110
第15讲 宗教和道德的教育	118
附录：问题及回答	126

鲁道夫·施泰纳提出了20多门有关教育和儿童发展的讲座课程，每门课程都采用了一些不同的方法来介绍他的见解和教学方法。这本书中的重要演讲在瑞士多纳赫向领先的教育者进行了介绍，其中包括来自英国的许多教育家，这是卡央迪夫大学教育先驱 麦肯齐教授的带领的。这些谈话的结果是，斯坦纳于当年早些时候去了英国牛津，在那里他扩展了从这些讲座开始的许多主题。这些演讲的地点是第一座歌德馆的白色大厅，在这里，由于出席人数大和空间有限，观众被分为两组。每次演讲都进行了两次，首先是演讲给德语的人，然后是演讲给从英格兰来到荷兰白厅讲台的人们。本书代表了重复的第二次演讲。因此，在这些讲座中，斯坦纳主要向讲英语的教育工作者讲话，他们中的许多人对精神科学的思想还相对陌生。他首先将人智学的发展和运动描述为理解华德福教育原理的必要基础。他一次又一次地指出，有必要了解整个人类，并强调所有教育都必须基于对儿童的深刻了解，因为他们不断发展着身体，灵魂和精神的存在-施泰纳在这些演讲中提到的一种方法，他称之为“灵魂经济”。从这个角度来看，任何开明的教育方法总是基于老师观察和应对儿童发育各个阶段的能力。这种方法认为，随着孩子生命的各个阶段的发展，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至关重要。它还考虑到每个孩子的独特气质。因此，从真正意义上讲，斯坦纳的方法并没有提出儿童教育的方法，他向我们展示了如何将个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教育。在几次讲座之后的讨论期间，施泰纳回答了一些问题，并对某些主题进行了扩展，包括他对华德福教育状况和总体上的人智学运动的看法。他对这些演讲充满期望，希望他的教育思想能够很快在中欧以外地区得到很好的理解和实践，从而带动了他们对于世界上社会和精神更新的热烈的冲动。

介绍性说明

会议开始前，鲁道夫·施泰纳向聚集在歌德馆的大厅的与会者致辞：

女士们先生们，在开始本课程之前，请允许我提出一项行政事项。最初，这个课程是为一个较小的群体准备的，但它已经引起了如此大的反响，以至于我们显然不能聚集在这个拥挤的大厅里。这将是不可可能的，并且如果您同时参加讲座和翻译，您将很快意识到这一点。因此，我决定两次演讲，第一次是每天上午十点，第二次是十一点，供那些希望将其翻译成英语的人听。出于技术原因，这是进行这项工作的唯一途径。因此，我将在十点钟开始第一次讲座，在十一点钟开始第二次讲座。我将请来自英国、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的人参加后面的讲座，请其他人参加第一次讲座。

人智学运动的三个阶段

1921年12月23日

首先，我想在这个大厅与如此多的人见面，我感到非常高兴。任何对生活在歌德馆的运动中心充满热情的人，在见证我们对主题的浓厚兴趣时，一定会体会到幸福和内心的满足。因此，我想以最热烈的欢迎大家开始这个介绍性的演讲。我要特别欢迎麦肯齐夫人，她的主动和努力促成了这次课程。我代表人智学的运动，特别感谢她。

我想补充一点，不仅是一个人在这里向你们打招呼，而且最重要的是，这栋建筑，哥特馆建筑本身在接待你们。我可以完全理解你们中的某些人是否对艺术品作为建筑的某些特征持批评态度。以这种方式出现在世界上的任何事业都必须接受审判，真诚地进行的任何批评都应受到赞赏——我当然很赞赏。但是，不管你对这座建筑的反应如何，歌德馆本身是欢迎你们的。

通过它的形式和艺术构图，你可以看到这里的目的不是为了特定的目的建造一座建筑，例如教育。这座建筑的基本精神和风格表明，它是根据我们时代的精神构思和建立起来的，是为了服务于一个运动，并注定要在我们目前的文明中发挥作用。因为教育是人类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在这个中心进行教育是适当的。

在未来几天内，人类活动与教育问题之间的密切关系将更详细地占据我们。然而，今天，作为这些介绍性发言的一部分，我想谈谈真正属于任何既定运动的一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您来这里是为了熟悉歌德馆里的各种活动，并以最热情的态度向您致以问候，我觉得从向你们介绍我们的运动开始是对的。

现在已经存在了二十年的这种人智学的运动的目标才刚刚逐渐显现出来。直到最近，这一运动才被全世界以与其最初目标相一致的方式进行了对待。尽管如此，该运动已经经历了多个阶段，对这些阶段的描述可能会提供最适当的介绍。

最初，其信徒的小圈子将人智学运动视为代表非常狭隘的宗教观点的运动。这项运动倾向于吸引那些对其科学背景没有特别兴趣并且不愿意探索其艺术可能性的人们。他们也没有意识到其实践活动会如何影响整个社会。第一批成员主要是那些对传统宗教习俗不满意的人。他们是这类人，他们对人类的最深切渴望促使他们寻求解决人类灵魂和精神内在问题的答案，这些问题是现有宗教运动无法为他们解决的。

对我来说，经常令人惊讶的是，我对人智学基础的观点根本没有被那些以深切同情和热诚支持运动的成员所理解。在讨论更具科学性的问题时，这些最初的成员提取了他们内心所言，并诉诸于他们的直觉和情感。我可以真实地说，这是人智学运动中最平和的时期，尽管这当然不是我想要的。由于这种情况，在它的第一阶段，人智学运动能够加入另一个运动（虽然只是从外部和主要从管理的角度），你可以这样做，你可能知道，它被称为神智学会。

除非他们能分辨出重要的和根本的差异，那些用一颗简单的心去寻找人性中永恒的知

识的人，将发现任何一种运动都同样令人满意。神智学会主要关注一种理论知识，该理论知识涉及宇宙学，哲学和宗教，并使用口头和印刷文字作为交流手段。那些对自己的生活总体上满意的人，但又希望探索超越传统教义所能提供的精神的人，可能会发现两种运动都同样令人满意。但是（只有少数成员注意到了这一点）一旦很明显，就宇宙学，哲学和宗教而言，人类志向目标绝不只是理论上的，而是根据需求以直接和实际的方式进入社会生活的时代精神——直到那时，我们的运动才能在神智学会内不再有效，这才逐渐变得明显。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这将在接下来的讲座中变得清晰)，任何局限于宇宙学、哲学和宗教理论的运动都必然会退化为不可容忍的教条主义。教条式论点的徒劳最终导致了两个运动的分离。很明显，任何一个通情达理、了解西方文化的人，都无法认真考虑导致这种分裂的教条纷争的症结所在。

这些争吵是由于声称一个印度男孩是基督的转世而引起的。由于这种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因此是不能接受的。

在理论上浪费精力不是人智学的方法，人智学旨在直接进入生活。当有必要在艺术，社会，科学以及最重要的是在教育领域中开展工作时，人智学的真正目的使得有必要脱离神智学会。当然，这并非一次发生。从本质上讲，1912年后人智学运动所发生的一切表明，如果要渗透到普通生活中，该运动就必须争取其在世界上的独立性。

1907年，在慕尼黑举行的一次神智学协会大会上，我第一次意识到我不可能参与这个运动。和我的德国的神智学协会的朋友们一起，我被赋予了为这次大会安排计划的任务。除了通常的项目外，我们还演出了爱德华·舒雷(1841——1929年)的一部神秘戏剧“尤劳斯的神圣戏剧”(The Sacred Drama Of Eleusis)。我们决定创建从运动的宗教理论到更广阔的视野的过渡，以鼓励艺术活动。从人智学的角度，我们将表演视为一种艺术上的努力。但是运动中有些人只是通过寻找理论解释来试图满足他们有时自我主义的宗教感觉。他们会问，这个人在戏剧中的意义是什么？那个人是什么意思？这些人除非能把戏剧简化为理论术语，否则就不会高兴。

任何由于偏见而不能完全拥抱生活的运动必将成为宗派。另一方面，精神科学并非不偏向宗派主义，因为它自然倾向于将观念带入现实并以实际方式进入生活。

通过进入艺术领域使人智学运动摆脱宗派主义的这些尝试代表了其历史的第二阶段。逐渐地，随着成员数量的增加，需要用艺术来表达哲学、宇宙学和宗教的思想，这反过来促使我写了我的神秘剧。这些都不能从理论上或抽象上加以解释，因为它们是在舞台上直接被体验的。

为了实现这一点，1910年至1913年间，我的戏剧在慕尼黑的普通租来的剧院上演。这导致了一种建立人智学运动中心的冲动。不断变化的局势清楚表明，慕尼黑不适合用于此类建筑，因此我们被带往多纳赫山，在那里建造了歌德馆，作为进行人智学运动的正确地点。

这些新的活动表明，人智学运动始终秉持着其真正的精神，准备进入人类生活的每个分支。想象一下，一个更具理论性的宗教性运动决定建立一个中心，会发生什么？首先，其

成员将从同情者那里收钱（不幸的是，这是必要的步骤）。然后，他们会选择一位建筑师来设计这座建筑，也许是仿古风格或文艺复兴风格，也可能是哥特式、巴洛克风格或其他传统风格。

然而，当人智学运动处于能够建造自己家园的快乐状态时，这种过程对我来说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任何构成有机的生命整体的东西都不可能由异质部分组装而成。以人智学精神说出的话，与巴洛克式、古色古香或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中的听众周围的形式有什么关系？

仅表达理论的运动只能呈现抽象。另一方面，一个活生生的运动必须通过其特有的冲动进入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因此，在实践活动中表达生命、灵魂和精神的渴望（这是人智学的特征）要求周围的建筑——我们看到的壁画和柱子的炽热色彩——应该说出与理论上所讲的语言相同的语言，在思想和抽象思维中。以前世界上存在的所有运动都是同样全面的；古建筑当然不是孤立于它的文化，而是从当时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中成长出来的。复兴可以说是一样的——当然是哥特式的，也可以是巴洛克式的。

为了避免宗派或理论的意识形态，人智学必须找到自己的建筑风格和艺术风格。如前所述，人们可以发现这种风格不令人满意，甚至是自相矛盾的，但事实是，根据其真实本性，人智学仅需创建自己的物理外壳即可。让我做一个比较，也许看起来微不足道，但也可以澄清这些想法。想想核桃和它的内核。很明显，螺母和贝壳都是由相同的力创造的，因为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整体。如果人智学被安置在一座不协调的建筑里，那就好像在另一种植物的外壳里发现了核桃仁一样。自然产生坚果和外壳，它们都说同一种语言。同样，这里既不需要象征意义，也不需要寓言；相反，人智学的冲动也有必要直接流入艺术的创作。从艺术和建筑的角度来看，如果要在这座建筑中表达思想，就必须有一个合适的外壳。然而，这并非易事，因为今天的宗派倾向很强，即使在那些寻求扩大宗教理想的人中也是如此。但是，人智学不应受到人们的同情或反对意见的影响。它必须坚持自己的原则，这些原则与我们时代的需要和渴望密切相关，这将在今后几天中得到体现。

因此，人智学进入了实际领域，在当时是可能的。当时，我使一些成员感到惊讶，我说：“人智学想进入各行各业。尽管今天不允许这种情况，但我还是愿意开设按照人类学原理运作的银行。”这听起来可能很奇怪，但它的目的是表明人智学只有在能够滋养生活的各个方面时才是正确的要素。决不能仅仅把它看作是一场哲学和宗教运动。

我们现在进入了世界大战的灾难性和混乱时期，这场战争产生了它自己的特殊需要。1913年9月，我们铺设了这座建筑的基石。1914年，当战争爆发时，我们正在建造歌德馆的基础。在这里我只想说明，在欧洲因反对民族主义的愿望而四分五裂的时候，在多纳赫，我们成功地维护了一个各国人民能够在和平中聚会和共同努力的地方，以一种共同的精神团结在一起。这是一种内心深处的满足感。这些战争年代可被视为我们运动发展的第二阶段。

尽管在战争期间为继续进行人智学工作做出了努力，但是人智学运动的外部活动大多瘫痪了。

但我们可以体验到，世界各地的人民是如何逐渐感受到对精神寄托的内在需要，在我看来，这是人智学所能提供的。1918年战争结束后，至少从表面上看，人们对精神复兴的兴趣越来越大，正如人智学所希望提供的。从1918年秋天到1919年春天，许多朋友——很多来自斯图加特——来到多纳赫看我。他们对当时的社会状况深感关切，他们希望人智学运动在设法应付社会和经济动荡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这导致了我们的第三阶段。

碰巧，德国南部——特别是符腾堡——对这种人智学活动持开放态度，只要有可能，就必须工作。然而，这些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这个特定地区的问题的影响，这些问题是由普遍的社会混乱造成的。当时，一种难以形容的苦难蔓延到整个中欧。然而，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物质需求所造成的痛苦与人们在灵魂领域所发生的情况相比是很小的。人们可以感觉到，人类必须面对人类生存中最根本的问题。卢梭（Rousseau）曾经提出的问题在法国大革命中引起了明显的后果，没有像1919年提出的问题那样触动人类最基本的渴望和需求，而这正是我们希望开展工作的领域。

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朋友们开始意识到一种特定的社会需求。他们认识到，有效地朝着更美好的未来努力的唯一方法就是将我们的努力引向青少年及其教育。我们的朋友莫尔特先生（他当时在斯图加特经营Waldorf Astoria卷烟厂）为这种努力提供了他的服务，为他的工人的孩子建立了华德福学校，我被要求帮助指导这所学校。人们对社会组织的一切问题都提出了质疑，因为过去几个世纪以来，它是从部落和种族元素发展而来的。这促使我向德国人民和整个文明世界作了简短的宣告，涉及三重社会秩序，并出版了《迈向社会复兴》一书。与社会问题有关的许多其他活动也发生在德国南部，原因是这种普遍情况和当时的情绪。那时，尽管极其困难，但至关重要是要触及人类灵魂最根本的愿望。尽管人们遭受了身心上的痛苦，他们还是被要求抽象地寻找伟大而崇高的真理；但是由于普遍的剧变，他们无法这样做。

很多听到我的演讲的人后来对我说，“这一切可能是正确的，甚至是美丽的，但它关系到人类的未来。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经常面对死亡，不再关心未来；我们必须日复一日地生活。为什么我们现在对未来比现在每天都要面对枪支更感兴趣？”这些评论刻画了当时人们对人类发展的最重要和最基本问题的冷漠态度。战前，人们可以在各种特殊学校观察各种教育实验。然而，我们不可能再建立另一所寄宿学校或实行某种教育原则。我们只是希望治愈社会弊病，为全人类的需要服务。在接下来的讲座中，您将了解更多关于华德福教育的基本知识。现在，我只想指出，就像在每个领域一样，人智学认为它的任务已经融入到了现实中。我们不应该在一个美丽的开阔乡村的某个地方开设一所寄宿学校，在那里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做我们想做的事情。我们必须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调整。我们被要求教一个小镇的孩子——也就是说，我们不得不在一个小镇开设一所学校，在这里甚至我们的最高抱负也必须完全基于务实和良好的教育原则。我们不能自由地选择一个特定的地方，也不能根据能力或班级来选择学生；我们接受了一定的条件，我们的工作目标是以精神的知识为基础。这样，作为人智学奋斗的自然结果，华德福教育应运而生。

斯图加特的华德福学校很快就不再是它在开始的样子，一所在华德福-阿斯托尼亚香烟厂的工人学校的学校。它很快吸引了来自各种社会背景的学生，今天的父母都想送孩子们去。从最初的140名儿童注册到600多名，越来越多的申请一直在进行。几天前，我们为我们学

校的必要扩展奠定了基础，我们希望，尽管在这项工作中面临种种困难，但我们很快就能进一步扩大我们的学校。

然而，我要强调的是，这所学校的特点是，它的教育原则是以人类存在的知识为基础的，以及它使这些原则适应外部现实的能力。 如果可以根据能力或社会地位来选择学生，或者可以选择一个地区，那么相对容易地进行虚拟的，甚至是真实的教育改革。但是，要建立和发展一所与人类最基本的冲动紧密相关，同时又与生活的实际需求相联系的教育原则的学校，并非易事。

因此，在它的第三阶段，我们的人智学运动已经扩展到社会领域，在未来几天，这方面自然地将占据我们更深入的位置。但是你必须意识到，到目前为止，在华德福学校发生的一切仅仅是努力将我们的基本目标带入生活实际的一个开始。

关于后来发展起来的其他人智学的运动，我想说，许多受过科学训练的人聚集在一起，他们希望并相信，人智学运动也可以充实科学的生活分支。医生们在这里见面，是因为他们对自然科学的方法不满意，因为自然科学只接受外部观察和实验。他们深信，这种有限的态度绝不会导致对人类有机体的充分了解，无论是在健康方面还是在疾病方面。来到这里的医生深切关注现代医学所建立的不必要的局限性，例如将医学实践分为病理学和治疗学的深层鸿沟。

今天，这些分支几乎作为独立的科学而共存。在寻求知识的过程中，人学不仅使用外部实验的方法——观察由知性合成的外部现象——而且，通过将人视为身体、灵魂和精神，它还使用了其他手段，我将在今后几天加以描述。精神科学不是处理抽象的思想，而是与鲜活的精神联系在一起。正因为如此，它才能满足那些迫切寻求将新的生命带入医学的人们的愿望。

结果，我被要求在多纳赫开设两门课程，面向受过大学训练的医学专家和执业医生，以概述精神科学在病理学和治疗领域的贡献。无论是在多纳赫以及附近的阿尔勒斯海姆（Arllesheim），还是斯图加特（Stuttgart），医学治疗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他们都在研究自己的药物，并试图利用精神科学为治愈疾病和健康所提供的帮助。其他科学的专家也开始寻找精神科学产生的新动力，因此，开设了物理学和天文学课程。通过这种方式，人智学精神知识被要求为科学的各个分支带来实际的帮助。

人智运动第三阶段的特点是，尽管有一定数量的反对，人们逐渐意识到，这里实践的精神科学可以满足对精确的科学工作基础的所有需求，如此处所示，它可以在平等的规律下工作，并且可以与任何其他科学事业相协调。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将越来越认识到过去二十年来在人智学运动中已经存在的潜力。

另一个例子表明，如何通过精神科学，通过创造一种新的运动艺术（我们称之为“优律诗美”），将人类最多样化的领域具体化。它以人作为表达的工具，并以特定的结果为目标。因此，我们试图让人智学的生活——而不是人智学的理论——进入各种活动，例如背诵和演讲的艺术，在接下来的几天你会听到更多。

这最后阶段的教育，医学和艺术的冲动，是最具特色的人智学运动之一。精神科学有许多支持者，也有许多敌人——甚至是死敌。但现在它已经进入了它一直在等待的活动阶段。因此，在我从11月23日至12月4日在奥斯陆逗留期间，向教育工作者和政府经济专家以及挪威学生和其他各种团体谈论人智学的生活，是一次令人满意的经历。所有这些都愿意接受的不是理论或宗教宗派思想，而是我们时代的精神在直接回应人类的巨大需要时所需要的东西。

人智学运动的三个阶段到此为止。作为我们课程的开场白，我只想让你们熟悉这个运动，并向你们提及它的名字。明天，我们将开始我们的实际主题。

尽管如此，我还是想让你们知道，是人智学的运动，伴随着深厚的教育兴趣，很高兴地欢迎你们来到歌德馆。

第1讲 基于人的存在的知识的教育 第一部分

1921年12月24日

教育的艺术（在本课程中我们会谈到很多）完全基于人类的知识。但是，如果要使这样的知识具有深厚的基础，就必须以整个宇宙的知识为基础，因为人类及其所有固有的能力和力量都植根于宇宙。因此，关于人类的真正知识只能从对整个世界的了解中获得。另一方面，可以说，任何时代的教育态度和观念都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普遍的世界观。因此，为了正确评估当前的教育观点，我们必须从我们时代的普遍的世界观的角度来审视这些观点。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将有助于审视当今世界观的典型代表在过去几个世纪中逐渐发展起来的观点。毫无疑问，自那时以来，人类一直非常自豪地看到通过知性所取得的成就，这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今天的事实。

基本上，今天受过教育的人变得非常知性，即使他们不承认这一点。世界上的一切都是通过知性的工具来判断的。

当我们想到与现代思维觉醒相关的名字时，我们就会被引导到现代哲学和今天的生活态度的创始人那里。这些个人都基于他们对人类知性的坚定信仰的所有工作。像伽利略、哥白尼和吉奥达诺布鲁诺这样的名字，我们很容易相信，他们的思维方式只与科学问题有关，但事实并非如此。

如果在没有偏见的情况下观察当今绝大多数人的人生观，就会发现几乎处处隐藏着一种自然的科学思维，这种思维方式蕴含着知性。我们可能会觉得，在我们的道德观念或冲动以及我们的宗教思想和经验中，我们没有科学思维。但是，我们很快发现，通过接触报纸和大众杂志流向大众的所有内容，我们很容易受到自然科学底蕴的影响。

如果人们不知道今天的公民坐下来吃早餐已经充满了科学的概念——晚上他们把这些观念带到床上睡觉，在日常工作中使用它们，并伴随着观念一起抚养孩子，人们就无法真正地看到生活的真实面貌。这样的人生活在幻想中，他们摆脱了科学思维。我们甚至把我们的科学观念带到教堂，虽然我们可以听到传统的讲坛表达的观点，但我们听到的却是与自然科学思想相协调的耳朵。自然科学被这种知性的知识所滋养。

科学非常正确地强调，它的结果都是建立在外部的观察、实验和解释的基础上的。然而，用于化学或物理实验的仪器的代表人类实体中最知性的部分。因此，人们为自己制造的世界的画面仍然是知性的结果。

西方受过教育的人们对知性所取得的所有进步都非常着迷，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时代。这导致人们认为，在早期人类或多或少缺乏智慧。古人对世界的看法应该是天真和幼稚的，而今天我们相信我们已经对世界有了一种明智的理解。人们普遍认为，现代世界观是唯一基于坚实基础的世界观。如果人们放弃了知性的领域，他们就会害怕在幻想的世界中失去自己。任何人的思想遵循近几十年来逐渐发展的现代思想路线，必然会得出结论，现实的生活

观念取决于知性。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非常了不起的东西；一方面，人们认为最宝贵的资产，我们现代文明最重要的特征——知性——另一方面，在抚养和教育儿童方面，变得令人怀疑。在那些认真对待教育的人们中尤其如此。尽管可以看到人类通过知性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当我们观察当代教育时，我们还发现，如果仅以知性的方式对儿童进行教育，他们的先天能力和人的潜力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和枯萎。对一些人来说，这种认识导致了一种渴望，即用其他东西取代知性。人们对儿童的感受和直觉产生了兴趣。为了避免知性，我们呼吁他们的道德和宗教冲动。但我们如何才能找到正确的方法呢？当然，只有通过对人的彻底了解，这反过来又必须是对整个世界的彻底了解的结果。如前所述，回顾我们这个时代的代表思想家，我们发现教育趋势反映了当今的世界观。如果考虑到所有相关特征，赫伯特·斯宾塞就可以被选为这样一位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

我之所以不引用斯宾塞的话，因为我认为他的教育思想对今天的教育特别有价值。我很清楚这些对各种论证的开放性，以及由于某些业余特征，它们将必须被详细阐述。另一方面，斯宾塞在他的所有概念和思想中坚定地扎根于过去几个世纪中发展的思维和文化。爱默生写了那些他认为代表人类发展的人——比如斯韦登伯格、歌德和但丁。然而，对于现代思维和感觉而言，首先代表我们时代的人是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如果只是根据这个人是否是法国人、意大利人还是俄罗斯人，这种想法可能带有民族特征，但斯宾塞超越了这些民族的影响。并不是他在许多关于生活各个方面的书中得出的结论是重要的，但他得出这些结论的方式，因为他的思维方式高度代表了所有受过教育的人的思想——那些受科学观点影响并努力按照科学观点生活的人。

知性的自然科学是他所要说的一切的基本内容。他得出了什么结论？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自然从未忘记人类是从较低的生命形态逐渐进化而来的，然后他将人类与动物作了比较，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否按照我们的科学思维方式教育我们的青年？他的答案是否定的。

在他关于教育的文章中，他讨论了现代教育科学中一些最重要的问题，例如，哪种知识最有价值？他批判地调查了知性、道德和身体的教育。但是所有考虑的核心都是现代思想家所认为的，我们教育孩子们以便他们的身体的才能在以后的生活中得到充分利用。我们教育他们适应职业的生活。但是有一点我们根本不教育他们：成为教育者自己。我们教育他们成为好公民。根据我们的观念，我们可以教育他们道德或宗教。根据斯宾塞的说法，这在我们所有的教育事业中都是缺席的。他坚持认为，从根本上说，人们没有受过教育成为教育者或父母。

现在，作为一个真正的自然科学思想家，他接着说，一个生物的发展只有在它获得了自己的物种的繁殖能力之后才是完整的，这就是它应该受到完美的教育的方式；受过教育的人应该能够教育和指导成长中的孩子。这样的假设恰如其分地说明了现代人的思维方式。

从今天的教育来看，斯宾塞的结论是什么？隐喻地，他做出了一些激烈的比较，但在在我看来，这是非常合适的比较。首先，他描述了当今巨大的教育主张，包括派斯塔洛兹的

教育主张。

然后，他没有将这些原则认定为良好或可以接受，而是询问它们在实践中的实施方式以及学校的实际生活。

在这种情况下，他使用了一些非常激进的图片，这表明我们想象从现在开始大约5到6个世纪，当时考古学家挖掘了一些档案，并找到了我们目前的教育系统的描述。研究这些文件时，他们很难相信它们代表了他们时代的普遍做法。他们会发现孩子们被教语法，以便找到他们的方式深入到语言。然而，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被教语法的孩子几乎没有被教会他们在以后的生活中以生动的方式表达自己。我们想象中的考古学家还会发现，很大一部分学生正在接受拉丁语和希腊语的教学，而在我们这个时代，拉丁语和希腊语是死语言。在这里，他们将得出结论，那些文件的人们没有自己的文献，或者，如果有的话，通过研究它们将得不到什么好处。

斯宾塞试图证明，尽管所有相反的说法，我们现有的课程对于学生的未来生活准备不足。最后，他让这些考古学家得出结论，因为这份文件不能代表他们那个时代的一般教育实践，他们肯定发现了一个在某种寺院秩序中使用的教学大纲。他继续说（当然这代表了他的观点），说经历过这种教育实践的成年人，由于生活的压力和残酷的要求，并不像社会僧侣那样完全脱离社会。然而，根据我们虚构的考古学家的说法，当那些古老的学生不得不面对生活的挑战时，他们做出了笨拙的回应，因为他们受过僧侣的教育，并试图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中。这些观点——由世界上的一个人而不是从事实实践教学的人——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表现出当代教育的特点。现在我们可能会问，人们沉浸在对世界的自然科学和知性态度之后，对他们的生活有何价值？

借助自然规律，我们可以理解无生命的物质。这使我们得出结论，按照同样的方法，我们也可以了解活的有机体。现在不是讨论这样一个问题的细节的时候，但可以说，在我们当前的文明状态下，我们倾向于运用一些思想，这些思想只能让我们掌握死亡，从而超越人类的范围。通过物理和化学的研究，我们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概念体系，我们然后应用于整个宇宙，尽管只是假设。的确，今天已经有很多人质疑应用实验室结果或通过望远镜或显微镜获得的信息来构建世界概况的有效性。然而，必然会出现对世界的自然科学解释，并随之而来的是它如何影响人类的感觉和情感。如果人们使用实验室或天文台研究的概念来解释地球的起源和未来，那么会发生什么？一个人不得不想象康德-拉普拉斯理论的原始星云，或者，自从他们的时代以来观点发生了变化，类似的东西。但是，只有当我们将航空力学定律应用于原始星云这个概念时，它才有意义。然而，这些规律并不包含任何灵魂或精神特征。因此，渴望这样一种灵魂和精神的元素的人必须想象，各种神圣的力量都存在于宇宙的航空机械观的一边，然后这些精神的存在必须巧妙地融入星云的图景之中。就灵魂和精神而言，人类并不是这幅画的一部分，而是被排除在这一世界观之外。那些已经习惯了只有知性基础的自然科学才能提供具体和令人满意的答案的人发现，当他们在生存之初寻找某种神圣的参与时，他们陷入了困境。

宇宙终结的假设概念必然遵循物理定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遇到了所谓的热力学第二基本定律。根据这一理论，所有的活着的力量都是相互转化的。然而，如果它们被转化为

热，或者热被转化为生命的力量，结果总是热量过剩。因此，所有地球过程的最终结果将是把所有的活跃的力完全转化为热量。通过热造成的破坏将产生一个沙漠世界，其中没有力，只有温差。这样的理论结合了一个巨大的墓地的图片，其中所有的人类成就都被埋葬——所有的知性、道德和宗教理想和冲动。如果我们将人类置于一个被我们排除在外的宇宙起点与一个我们再也无处可寻的宇宙终点之间，那么所有人类的理想和成就就只是模糊的幻想。因此，一种知性的、自然的科学哲学将人类存在的现实简化为一个幻想。这种解释可能只是作为假设而被驳回，但是即使当今人们不认识科学影响人们对生活态度的方式，其负面后果仍然是真实的。

但是大多数人并不准备面对现实。这样的理论也不是受过教育的少数派的特权，因为它们经常以非常微妙的方式通过杂志和通俗文学传给大众。

在这种消极的灵魂倾向的背景下，我们试图教育我们的孩子们，真的，我们也赋予他们宗教意义，但在这里，我们首先面对的是分裂。因为如果我们在科学的生活观念的同时引入宗教观念，这必然会影响我们的灵魂态度，我们就进入了不真实的领域。虚假会带来超乎知性感知的代价，因为它通过自身的内在力量而活跃。虚假，即使隐藏在无意识的领域里，也会对生命产生毁灭性的影响。这一明确性将向我们表明，鉴于当今的主流思想，我们对一个没有人类生存空间的世界有了了解。

让我们研究一个应该让我们感到自豪的科学发现。我们遵循动物界的进化链，从最简单，最不完美的形式，到更加发达的动物，一直到人类被认为是最先进的人类的到来。这种看进化的方式是否就意味着我们认为人类是最完美的动物？但是，以这种方式，我们根本不关心真正的人性。这样一个问题，即使仍然是无意识的，也会削弱和搁置我们对我们本质人性的任何感觉。这样的问题，即使它仍然处于无意识状态，也会减少并抛弃我们对于我们的本质上人性可能有的任何感觉。

我再次想引用赫伯特·斯宾塞，因为他对当代教育的观点是如此具有特色，特别是在最近改革教育并使之与当前科学思维保持一致的最新尝试中。一般来说，这种改革是建立在与人类精神相悖的概念之上的。再次，斯宾塞代表了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几乎在任何地方遇到的东西。

他坚持认为，我们应该消除成年人（父母或老师）对孩子的通常影响。据他说，我们继承了一个坏习惯，即孩子做错了事会生气。我们惩罚孩子，让他们意识到我们的不满。换句话说，我们的反应与孩子的行为没有直接联系。孩子可能把东西散落在房间里，而我们，作为教育工作者，看到它可能会生气。换句话说，我们甚至可能会打到那个孩子。现在，打孩子和不整洁的孩子之间的因果关系(科研人员总是寻找因果联系)是什么？根本就没有。

因此，斯宾塞建议，为了教育得当，我们应该成为“因果过程的传教士”。例如，如果我们看到一个男孩在火焰中燃烧少量纸张而玩火的话，我们应该能够理解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天生的好奇心。我们不要担心他会烧死自己甚至放火烧房子。相反，我们应该认识到他是出于好奇的本能行事，并且允许他（当然要格外谨慎）将自己烧死一点，因为那样，直到那时，他才会体验到因果关系。按照这样的方法，我们建立因果联系，并成为因果过程的

传教士。

当您遇到教育改革者时，您会听到以下观点：这种因果关系原则是唯一可能的。任何思想开阔的人都会回答，只要我们认为智性自然科学方法是唯一正确的方法，那么因果关系原则也是唯一正确的方法。只要我们坚持公认的科学思维，教育就别无选择。但是，如果我们绝对是真实的，那么当我们遵循这些方法达到其逻辑极限时，这一切将导致什么呢？我们将人类所有的思考和感觉能力完全束缚于自然过程。思想和感觉仅仅是自然的过程，丧失了自己的身份，仅仅是无意识的，强制性参与的产物。如果我们被认为是自然必然性链中的一个环节，我们就不能以任何方式摆脱自然的束缚。

我们一直反对人们的这种观点，他们相信，对进化的普通科学解释只能是唯一正确的解释。

他们把一切的起源等同于原始星云，只有通过航空力学定律才能理解。他们把一切的结果等同于热的彻底毁灭，最终形成一个普遍的坟墓。他们将从人类范围以外某个地方实现的人类置于这个框架中，注定要发现所有道德愿望，宗教冲动和理想都只不过是幻想。这似乎与几分钟前我所说的完全相反，当时我说，当我被视为进化的最后一个联系时，人类失去了他们的独立的身份，因此被排除在世界秩序之外。但是，由于人类的身份仍然未知，我们只被视为自然的一部分。人类非但没有脱离自然的复杂性，反而只是被加入其中。我们变成了体现因果联系的存在。这样的解释把人驱逐出去，教育把人置于一个没有人性的领域，完全忽略了人类本身。人们没有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因为他们缺乏勇气。尽管如此，我们已经到达了进化的转折点，我们必须鼓起勇气面对基本事实，因为最终我们的观念将决定我们的生命的道路。

悲剧情绪笼罩着这些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必须有意识地生活在潜意识中。这种潜在的情绪已经成为当今文明的负担。但是，我们不能出于这种情绪进行教育，因为它消除了人类可以从中汲取的知识。它不能维持我们在其中找到我们的真实价值和真实存在的人的知识，即我们要在世界上体验自己的真实性所需要的那种知识。我们可以通过教育来满足外部生活的需要，但这种教育阻碍了人们成为自由的个体。但是，如果我们看到孩子们成长为自由的个体，那尽管发生了我们的教育之中，但不是因为它。

今天，仅仅考虑世界还不够。我们必须思考世界，使我们的思维逐渐成为对世界的普遍的感受，因为在这种感受中，对改革和进步的冲动越来越大。人智学的目的是提出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该世界不会保持抽象，而是能使整个人类活跃起来，并成为教育原则和方法的适当基础。

今天，我们已经可以将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后果视为历史事实。通过对世界的唯物主义解释，人类被抛弃。这样，长期以来受过教育的人们的思想所产生的回响现在可以在成千上万的无产阶级的口号中听到。然而，文明世界对自己的世界观与工人阶级的回声之间的直接联系视而不见。这种悲剧性的情绪是由敏锐的人们经历的，他们认为道德观念和宗教冲动是一种幻想，而人类只存在于现实的模糊开始和最终被热破坏之间。在数百万工人的观点中，我们再次遇到了同样的情绪，因为他们哲学中唯一的现实是经济过程和问题。根据无产阶级

的生活观，没有什么比经济学更重要的了——过去的经济解决方案、劳动力和生产管理、买卖的组织以及生产过程如何满足人们的实际的需要。另一方面，任何道德愿望、宗教思想或政治理想都被视为一种虚幻的意识形态，被认为是强加于现实生活（物质生产过程）的一种不现实的上层建筑。因此，在无产阶级中，某些受过教育的社会圈子中的某种理论上的东西，至多是半宗教信仰，已成为所有人类活动的决定因素。这就是当今人类面临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正在尝试进行教育。但是，为了做到这一点，公正必须使人们摆脱一切偏见，并观察和了解当前局势。

知必及其自然主义世界观的特征在于，它使人们脱离了现实生活。从这个角度来看，您只需要研究早期的生活概念即可。在这里，您可以找到与生活息息相关的思维方式——过去的人们永远不会将其视为纯粹的意识形态。他们植根于生活，正因为如此，他们从来不把自己的想法当作是从地球上冒出来的某种蒸汽。今天，这种态度侵犯了大部分受过教育的世界的实际领域。人们在所发生的事情的结果下呻吟。然而，人类还没有意识到，今天在俄罗斯发生的事件将蔓延到许多其他国家，这是学校和大学所进行的那种教学的自然结果。那里有教育，而地球上的一部分人却缺乏勇气去认识他们教学的可怕后果，而另一方面，这些后果却无情地推向了极端。除非我们清楚地理解（尤其是在这一领域中），并且将因果关系定律放在适当的背景下，否则我们将无法阻止这一轮的逃跑。这样，我们会认识到，人被置于现实之中，只要他仅仅通过知性来理解世界，就不会给他任何回旋的空间。我们将看到，知性作为一种工具，没有理解现实的力量。

我曾经认识一位诗人，他几十年前曾试图想象，如果人类以一种片面的、知性的方式越来越多地发展，他们将如何生存。在他所居住的地区，有一个关于知性的人的激烈的想法，他们被称为“大脑袋”（葛洛科 普费特）。比方说，他们肩上扛着大脑袋。这位诗人运用了一种地道的表达方式，认为人类的发展越来越集中在知性上，因此，人的头脑会越来越大，而人的大脑则会变得越来越大，而身体的其他部分会逐渐退化为某种初级器官。他预测，只有最基本的手臂，以小手结束，和基本的腿与极小的脚悬垂在一个不成比例的大头一直到人类像球一样滚动。最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就是必须处理悬垂着胳膊和腿的大球体，例如基本的附属物。当他试图预见到单方面的智力发展的后果时，他感到非常忧郁。

客观地看一下知性现象，我们可以看到它使人们与自己疏远，并使他们脱离现实。因此，知性主义者将只接受无产阶级认可的那种现实，这是不能否认的现实，因为一个人碰到它并遭受多种挫伤。与当前的教育系统（甚至是已完全改革的教育系统）保持一致，这些人认为，只有在因果关系中才能得出结论。另一方面，如果他们必须遭受剥夺之苦，他们又将对局势的把握限于因果关系法则。那些被剥夺了生活必需品的人只能感觉，看到和体验真实的东西；但是他们不再能够渗透出真正的原因。在以这种方式使自己远离现实的同时，人们之间的差异也越来越小。隐喻地说，它们实际上正在变成诗人滚动的球体。我们需要洞察我们的大学、学院和学校在现实生活中如何培养我们所厌恶的东西，而这也就是今天的生活方式。人们发现他们所看到的是错误的，但他们几乎没有意识到他们自己已经播下了他们所批评的东西的种子。西方人民看到俄罗斯，对那里的事件感到震惊，但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西方老师已经播下了这些事件的种子。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知性不是我们可以达到现实的工具，因此我们不能通过它的手段

进行教育。然而，如果这是真的，重要的是要问我们是否可以在教育中以任何积极的方式使用知性，这个尖锐的问题在我们的课程开始时就对我们提出了挑战。

我们必须采取知性以外的其他方法，而处理这个问题的最好方法是，看一个特定的问题，把它看作是一个整体的一部分。现代社会最擅长的活动是什么，什么已经成为人们最喜欢的消遣？好吧，公开的会议。与其悄悄地熟悉问题的本质，我们更喜欢参加各种会议并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中，知性会让人感到宾至如归。所讨论的问题往往不是问题的真正性质，因为这似乎已经得到处理；相反，因为它自身的原因，讨论仍在继续。这种现象是一种典型的知性的副产品，它使我们远离现实中的一种情况。因此，我们不禁感到，从根本上说，这样的会议充斥着一种幻想气氛，笼罩在现实生活之上。虽然各种各样的事情正在地下发生，但各种各样的公开会议却围绕着它们进行了巧妙的论述。我不是要批评，也不是要贬低人们在这些会议上的努力；相反，我发现在这种情况下经常会提出出色的论据。通常情况下，这些论点是如此令人信服地建立起来，以至于人们不得不同意两位甚至三位发言者的观点，他们实际上代表着完全相反的观点。从某种角度讲，人们可以同意所说的一切。为什么？因为它充满了知性，无法提供现实的解决方案。因此，不需要召开大量的会议来解决问题，生活也可以顺其自然。如果没有所有这些会议和辩论，生活也可以做得很好，尽管人们可以欣赏和欣赏在那里展示的创意。

在过去的五十或六十年中，有可能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遵循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理论论据。同时，如果在没有偏见的情况下静静地观察生活，人们还可能会注意到，日常事务的方向与这些通常精彩的讨论所表明的方向相反。例如，一段时间前，各国都在讨论金本位制，并发表了精彩的讲话，提出了金本位制。可以肯定地说（我对此并不持怀疑态度，但我是真诚的），在各个议会，商会等等中，都有关于金本位制利益的博学演说。具有判别力和智慧的专家以及具有实际经验的专家证明，如果我们接受金本位制，我们还将有自由贸易，后者是前者的结果。但是，看看真正发生了什么事；在大多数采用金本位的国家中，引入了难以忍受的进口关税，这意味着不允许贸易自由流动，而是受到限制。生活与我们聪明的知性主义者所预言的正好相反。必须清楚的是，知性与现实是格格不入的；它使人类成为一个大脑袋。因此，它永远不能成为教育科学的基础，因为它偏离了对人类的理解。由于教学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师生之间的关系，因此教学必须基于人性。只有真正了解人性才能做到这一点。人智学的目的是提供这种知识。

第2讲 基于人的存在的知识的教育 第二部分

1921年12月25日

如果您将昨天呈现给您的东西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您会发现今天对世界的解释并不能导致对人类的真正理解。而且，如果您在研究中进一步详细介绍这里仅能简单描述的内容并将其与生活中的具体问题相关联，那么您会发现对昨天讲课中所假设的一切的肯定。

现在，奇怪的是，现代世界观的代表似乎没有意识到他们无法到达特定人类领域的含义。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也不愿意承认他们对宇宙的解释是不完整的。仅凭这一事实就足以证明精神科学研究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正当的。通过观察有特点的例子，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理解这一点。在引用赫伯特斯宾塞的话时，我不打算证明什么，只想说明现代思维。在达尔文主义传播之前，斯宾塞已经提出了他最重要的基本思想。所谓的达尔文主义恰当地说明了科学的、知性的思考是如何解决由人类内心深处渴望所产生的问题的。

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于1859年，无疑是现代精神生活的里程碑。他的观察方法和他得出结论的方式是现代概念学科的典范。可以说，达尔文非常准确地观察到了提供给他感官感知的数据；他以一种非常巧妙的方式寻找潜在的规律；他考虑了这些观察能给他的理解力带来的一切。他从来不允许自己因自己的主观性而偏斜，丝毫不受影响。他养成了以与人类知性相适应的方式向外部世界学习的习惯。

以这种方式观察生命，达尔文发现了人类中最简单，最不发达的生物与地球上最高的生物之间的联系。他以严格的自然科学方法考虑了整个生命有机体，但他观察到的是外在的，而不是人类本质存在的一部分。他研究的对象既不是真正的人类，也不是人类的精神渴望。但是，当达尔文最终不得不陷入僵局时，他的反应很有特色。在提出了他的出色结论之后，他问自己，为什么神性造物主会更不高兴开始以少数相对不发达和原始的有机形式创造，而这些形式可以逐渐发展，而不是在世界开始时奇迹般地召唤出完全发达的形式呢？

但这样的反应意味着什么呢？它表明，那些把知性和自然主义的观点作为自己的观点的人，只在某种内在感知允许的范围内应用它，然后欣然接受这些新发现的边界，而不考虑是否有可能超越它们。实际上，他们甚至准备放弃传统的宗教观念。在后来的一本书《人类的下降》中，达尔文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的观点。达尔文的态度除了具有典型性外，还表现出某些民族特色，英美态度的特征以及与中欧的不同。如果我们睁开眼睛看现代生活，我们可以学到很多有关这种民族特征的知识。

在德国，达尔文主义最初以开放的热情受到欢迎，但这种热情却蔓延到两个相反的方向。首先是恩斯特·海克尔，他年轻时热衷于达尔文的观察方法，这些方法仅在非人类领域有效。但是，根据他的日耳曼主义倾向，他不准备接受达尔文自然宽容的既定界限。海克尔并没有因谈到创造了一些不完美原型的全能者而屈服于传统宗教观念。恩斯特·海克尔利用达尔文的优秀方法(仅与非人类领域相关)作为一种新宗教的基础，将上帝和人都纳入他的考虑之中，从而故意跨越达尔文所接受的界限。

杜波伊斯-雷蒙德以另一种方式接受了达尔文主义。根据他的观点，自然主义的知性思维只能应用于非人类领域。因此，他仍在其限度内。但他并没有就此止步，没有提出任何疑问，而是以自己的感受为指导；他把这个停止点本身变成了理论。就在那里，达尔文的观察结果变得模糊，杜波斯-雷蒙德提出了另一种选择，说要么有限制，要么没有限制。他发现了两个这样的限制。

当我们将视线转向世界时，我们遇到了第一个极限。第二个是当我们将目光转向内在，转向我们的意识体验，并且发现这些体验最终还是不可渗透的。因此，他得出结论，我们没有办法达到超感官，并把它变成一种理论：一个人必须上升到“超自然主义”的水平，在这个领域中，宗教可能占主导地位，但是科学与属于这个宗教领域的内容无关。这样，杜波伊斯-雷蒙德让每个人都可以根据个人的需要补充自然科学所证实的一切，无论是神秘的还是传统上被接受的宗教信仰。但是他坚持认为，这种超自然的信念永远不可能成为科学观察的主题。

中欧人民与西方人民之间的一个特征差异是，后者自然倾向于生活的实际方面。因此，他们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以允许他们的思想陷入现实生活中无法定义的范围。另一方面，在中欧人中，只要思想思路在理论上保持一致，直到达到或有或无条件，就有一种不切实际的倾向。当有关最终问题的基本问题受到威胁时，我们会特别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但是，达尔文仍然有一本关于感觉表达的第三本书。对于那些陷入灵魂问题的人来说，这项工作似乎比他的《物种起源与人类后裔》更为重要。

通过让人们的情感在本书中发挥作用，这些人可以从本书中获得极大的满足感——充满了对人类情感表达的精细观察。它表明，那些训练有素，以自然科学方式观察的人，也可以获得适合研究人类灵魂和精神领域的能力。毋庸置疑，达尔文只在他的直觉允许他走的时候才沿着这条路前进。然而，他的观察的卓越表现表明，对自然科学观察的训练也可以导致进入超感觉领域的的能力。这一事实背后隐藏着人类工作的希望，在它所承担的任何任务中，它都选择不偏离对自然科学思维方式的严格训练。但是，同时，人智学希望证明自然科学方法是如何发展的，从而超越达尔文建立的实际限制，大胆地跨越海克尔的自然主义，并被杜波斯-雷蒙德称为一种理论。它试图显示如何达到超感官世界，以便最终获得人智学的真实知识。

迈向此类高级知识的第一步并不能直接将我们带入教育领域，这将是未来几天我们的中心主题。相反，我们将尝试从普通的概念和情感的生活到超感官认知建立桥梁。如果使用普通的认知，我们学会了理解世界的理性理解的基本本质，就可以实现这一目标。

为此，首先，我希望您进行两个假设。想象一下，从童年开始，物质世界就对我们的理解是透明和清晰的。想象一下，我们周围的物质世界并不是不可渗透的，而是通过普通的感官观察和思考，我们可以充分渗透并理解其本质。如果是这种情况，我们将能够理解矿物王国的物质方面。我们还将能够理解人性的物理的方面；人的身体将变得完全透明。

但是，如果这样的假设是真实的，那么您就必须从头脑中消除一些真实的生活需要它存在的东西。爱的基础是什么，无论是对另一个人的爱，对全人类的爱，还是对精神存在的爱？我们的爱在于与彼此相遇的力量，这些力量与阐明我们思维的力量完全不同。如果透明或抽象的思想在我们遇见另一种存在时就立即点亮来，那么即使是爱的最初种子也将立即被摧毁。我们根本无法产生爱。您只需要记住，当抽象思想的光接管了，爱在平凡生活中是如何停止的。您只需要意识到我们对抽象思想的冷淡是多么正确，当我们接近思维领域时，所有内心的温暖将如何消失。如果我们只靠知性来满足外在的物质生活，那么温暖（通过爱展现自己）无法进入存在之中。

现在想象一下，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您研究自己的内部结构；当向内看时，您可以清楚地看到内部的力量和编织物，就像看到外部世界的颜色和听到的色调一样。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您将有可能不断体验自己的内在存在。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您也必须从头脑中消除一些东西，即人类需要原样存在于世界中。当您将视线向内转时，里面是什么亮起的？您会看到关于您在外部世界中所体验到的回忆式的图景。实际上，向内看时，您根本看不到自己的内在存在。您只会看到自己在世界上所经历的映像或你在世界中所体验到的记忆。

一方面，如果您认为，如果没有这种记忆力，个人生活将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如果您认为要感知自己的内心生活，就必须消除记忆，那么您就会意识到我们人类组织中的固有限制。清楚地感知外在物质的本质的可能性将以一个没有爱的人为前提。永久感知自己的内部组织的可能性将以一个没有记忆的人为前提。因此，这两个假设帮助我们认识到对普通人类生活和意识的两个限制的必要性。它们之所以存在，是为了发展爱，也因为人类需要个人记忆才能实现内心的生活。但是，如果有一条超越这些界限的途径进入超感官世界，就会出现一个明显的问题。我们可以走这样一条路，即一方面，我们不损害我们的个人生活，另一方面我们回避别人的社交生活吗？

人智学有勇气说，采用通常建立的自然主义方法，不可能获得超感官知识。然而，与此同时，它必须问：在严格的自然科学领域应用后，有什么方法可以使我们进入超感官世界？我们不能接受这样的观念，即跨界进入超自然世界是科学研究的极限。人智学的目标是通向超感官的道路，其使用的手段与普通科学穿透感官领域的手段一样精确。这样，人智学仅沿着现代科学的道路继续发展。人智学并不打算反抗当前的成就，但它努力带来当今所需要的东西，而当代生活却无法利用自身的资源提供这些东西。

如果我们按照我刚才介绍的那样看待达尔文的态度，我们可能会被提示说：如果科学只能处理感官上可以感知的事物，那么我们就不得不依靠宗教信仰来接近超感官，而我们只是不得不接受不可避免的情况。但是，这样的回应不能解决我们这个时代根本的、紧迫的人类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我想谈一谈当代生活的两个特征，因为除了补充已说过的内容外，它们还阐明了教育问题。它们可能有助于说明现代的知性思维——它正在争取绝对清醒——却容易陷入黑暗、无意识和本能领域。

如果观察过去人们对世界的态度，您会发现古代宗教从未被视为纯粹的信仰——只是

在后来的时代才发生——但是宗教是基于直接的体验和对精神世界的洞察力。这样获得的知识被认为与我们现代自然科学研究的结果一样真实。直到后来的时代，知识才被限制在可以感知的范围内，因此，超感官知识被转移到宗教领域。因此，幻觉来自于关于形而上学存在的任何事情都必须是信仰问题。但是，只要宗教基于超感官知识，这种知识就会赋予巨大的力量，甚至影响人类的物理的本性。现代文明无法为当今的人们带来这种道德的力量。当宗教仅成为信仰问题时，它就会失去力量，不再能够发展成为我们的身体的构成部分。尽管这是本能的，但其重要性尚未得到认识。这种本能的感觉和对复兴力量的追求找到了一个出口，它已经成为我们文明的一个显著特征；这是我们所谓的运动的一部分。

宗教失去了增强人类身体组成的力量。因此，人们产生了一种本能的冲动，人们只能通过外在的，物理的手段来获得力量的来源。当生活趋于两极分化时，我们发现人们本能地想通过锻炼运动来替代以前从其宗教经历中汲取的活力的损失。我不想反对（体育的）运动。我也不想贬低他们的积极方面。实际上，我相信这些活动最终将以健康的方式发展。但是，必须说，体育在未来的人类生活中将处于完全不同的位置，而今天它已成为宗教经验的替代品。这样的表述似乎很自相矛盾，但今天的事实却自相矛盾，因为现代文明已经陷入了如此多的交叉流之中。

我们的知性主义和自然主义文明的第二个特征是，与其说完全拥抱生活，不如说它趋向于导致破坏灵魂的矛盾。驱使思想前进，直到它陷入混乱的思想和矛盾网中，而思想家仍然不知道所造成的混乱。例如，从原始的人类时代到现在的文明，从某种意义上讲，幼儿将经历人类所经历的各个阶段，这使某些自然主义的知性主义者倍感钦佩。他们观察到年幼的孩子的鼻孔有些弯曲，并且眼睛的位置比以后的生活更加分散。他们通过特征性的曲率以及嘴的形状来观察额头的形成。所有这些功能使人们想起了原始部落中的人，因此他们将幼儿视为“小野蛮人”。

然而，与此同时，卢梭所表达的情感正在试图浮出水面，这些情感与刚才所说的完全相反。在考虑教育目标时，有些人更喜欢“回归自然”，两者都是身体和道德方面。但是，在知性的氛围的影响下，他们很快就打算根据逻辑原理来安排教育思想，因为知性总是会导致思维中的逻辑。他们观察到当今教育中许多不合逻辑的特征，希望以逻辑原理为基础，在他们看来，逻辑原理与孩子的自然发育完全兼容。然而，逻辑根本无法满足儿童的需求。对原始种族的仔细观察将使人们很快意识到，这些部落的成员几乎没有将逻辑思维应用于他们的生活方式。

因此，一些改革者有一种幻想，即他们通过在教育应该被视为野蛮人的年轻人中引入一种合乎逻辑的态度而回归自然，这种年轻人对孩子的态度是完全陌生的。这样，卢梭的信息的拥护者就以一种理性的态度陷入了一个奇怪的矛盾之中；追求与自然和谐相处不符合知性主义者的观点。而且，就意志的教育而言，知性主义者思想家与现实完全脱节。按照这种思维方式，首先应该教给孩子生活中有用的东西。

例如，这样的人从来不厌其烦地指出我们现代着装方式的不实用性，这不能满足实用性的要求。他们主张回归自然，说我们应该集中精力于生活的功利主义方面。这种改革者尤其对女童的教育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因此，现在他们面临着一个悖论。原始的人类（据称是幼儿重演的舞台）是否过着实用的生活？当然不是。根据考古学家的说法，他们既没有发展逻辑思维，也没有发展功利主义生活。通过天生的本能可以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但是什么吸引了原始人的兴趣呢？装饰品。他们不是出于实际的原因穿衣服，而是出于对自我装饰的渴望。不管这些部落的成员选择穿什么（或不穿什么，以在皮肤上显示图案），都不是为了实用，而是出于他们对美的向往。在幼儿中可以发现类似的特征。

那些意识到现代生活中的这些矛盾和缺陷的人将随时寻找其原因。他们将越来越认识到，人们普遍接受的知性主义，自然主义思维方式有多么不平衡和局限，而这种思维方式根本看不到人类是一个整体。通常只考虑我们的清醒状态，而实际上，睡眠时间与白天意识一样，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您可能会说自然科学也密切关注了人类的睡眠状态，实际上存在着许多关于睡眠和梦的本质的有趣理论。但是这些前提是由醒着的人创造的，而不是由能够进入睡眠领域的研究者创造的。如果对教育感兴趣的人们以理性和逻辑的方式思考生活中实用和有用的事物，另一方面，如果他们觉得自己被卢梭呼吁向大自然的方向发展，那么他们将成为奇怪的矛盾的受害者。他们真正做的是将对孩子们来说有价值的东西传给了孩子。他们试图将与孩子天性无关的东西嫁接到孩子身上。儿童确实在寻求美，尽管不是卢梭所建议的方式，对他们而言，美既不代表善良也不代表实用性，只是出于自身的缘故而存在。

在醒着的状态下，人类不仅具有意识，而且体验内心的生活并积极地参与生活。另一方面，在睡眠期间，人们失去了平常的意识，因此他们在清醒时检查睡眠。但是，对这种现象的正确研究需要的不仅仅是抽象理论。完全意识地进入睡眠对于理解它至关重要。

通过在研究睡眠现象时同时感到惊奇和惊讶，严肃而公正的研究者不太可能以希腊哲学认为重要的方式发展。按照古希腊谚语所说，每一种哲学（作为通往认知的途径）都始于好奇。但这仅表示寻求洞察力的开始。必须继续前进。必须从好奇发展为知识。

但是，迈向超感官知识的第一步必须不是期望能够直接进入精神世界，而是要建立从普通的感官世界到超感官知识的桥梁。实现这一目标的一种方法是将我们用来观察感官世界现象的规律应用于我们从睡眠和梦境中遇到的现象。现代人当然已经学会了精确地观察，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不仅仅是简单地进行精确观察的问题。为了获得洞察力，人们必须能够将观察指向特定的领域。

我想举一个例子，说明在研究梦现象时如何做到这一点，这些梦现象以奇怪和神秘的方式渗透到我们的清醒生活中。

有时仍然会遇到人们，他们仍然醒着和睡不着，但他们的意识只不过是一种朦胧而模糊的感觉。然而，他们知道一个清醒的人与一个睡着的人完全不同。因此，有人告诉他们睡眠是浪费时间和睡眠是空闲和懒惰的，这些简单的头脑会说，只要我们睡眠，我们就没有罪恶了。因此，他们试图说，他们认为清醒时有罪的人在睡觉时是无辜的。这种天真的态度隐藏着良好的本能。但是要弄清楚，我们需要训练自己的观察力。我想举一个例子。

当然，这里有些人——也许你们每个人——都有过梦，使他们想起了日常生活中可能发生的事情。例如，您可能梦到自己被带到河里，不得不以某种方式穿越。因此，您搜索了一条船，在大麻烦之后，您设法抓住了它。然后，您必须努力工作才能跨越。在你的梦中，您可能感觉到了挥动桨的体力消耗，直到你终于成功地通过了，就像你在普通生活中一样。有很多这样的梦。它们的内容无疑是对我们身体、感官生活的回忆。但是，还有其他种类的梦也无法与醒着的生活相呼应。例如，有人可能会再一次梦到过河是必要的。想知道如何实现这种渴望，做梦的人突然就能展翅高飞，而且！——只需飞越并安全降落在对岸即可。这种梦当然不是对唤醒生活中可能发生事情的记忆，因为据我所知，这绝不是普通凡人在现实生活中穿越河流运送自己的方式。在这里，我们有一些在物质的生活中根本不存在的东西。

现在，如果我们准确地观察睡眠与清醒之间的关系，我们会发现一些非常有趣的东西。我们发现，梦境中我们经历了醒来的辛劳和疲惫，反映了醒来的生活，使我们醒来感到疲倦。醒来时，我们的四肢感到沉重，疲倦似乎持续了一整天。换句话说，如果生活中的劳累和痛苦再次出现在我们的梦里，我们醒来时就会变得虚弱而不是精神焕发。但是现在观察另一种梦想的影响；如果您成功地飞翔—失重且热情洋溢，没有平常生活中的翅膀——在飞越河流时，您会清醒而微风，四肢轻盈。我们需要观察这些不同的梦如何以与我们在数学或物理学中进行观察时所使用的精度相同的方式来影响清醒生活。我们非常清楚，没有它，我们在这两个主题上不会走得太远。然而，梦一般不会成为精确观察的对象，因此，在该领域没有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这种情况很难鼓励人们为生活中这些晦涩难懂的领域争取更大的洞察力。

这不仅仅是呈现似乎可以确认先前迹象的孤立事物的情况。我们对相关事实的思考越多，睡眠与清醒生活之间的相互联系就越明显。例如，在梦想中，您可能会看到一些非常美味的食物，然后以饱满的胃口享用。您通常会发现，梦中吃了会使您醒来后食欲不振。第二天，您甚至可能没有进食，好像您的消化有些问题。另一方面，如果您在梦中有与天使交谈的经验，并且如果您完全进行了对话，则您的食欲会非常敏锐，这可能会持续一整天。毋庸置疑，在梦中分享食物代表着唤醒生命的记忆，因为在精神世界中，人既不吃不喝。当然，您将接受此证据而无需进一步的证明。因此，在梦中享受食物是对身体的生活的一种回忆，而与天使交谈（这是当今人们不太可能发生的事件），不能被视为日常的生活的回声。

这样的观察结果甚至可以向抽象的思想者表明，我们在睡眠中发生了未知的事情，但是仍然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推测在这个领域中不可能获得准确而清晰的概念是错误的。难道不是一个梦之梦回荡于尘世的现实吗？这种梦想在自然主义诗人中如此受欢迎，曾经渴望模仿尘世的生活，从未准备进入超感官领域，对我们的醒着的生活产生不良影响吗？如果平常生活中的印象再次出现在梦中，这些梦对我们的健康就会产生有害影响。另一方面，如果出现不切实际的梦象——被一个知性的庸俗的人轻蔑地斥为神秘的垃圾——它们会使我们在梦中醒来时感到明亮和清新。当然，可以观察到梦和睡眠之间的奇怪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

因此，我们可以说，在睡眠中必须发生一些与人类身体状况无关的事情，我们可以在人的身体有机体中观察到这种影响。梦使普通的意识感到惊讶和惊奇，因为它们使我们无法

进入清醒状态。您尝试收集此类示例的次数越多，您就会在人类的睡眠状态与清醒状态之间找到真正的联系。

你只需仔细观察一下梦，就会发现它们与我们清醒生活中的经历不同。当我们醒来时，我们可以随意地连接或分离心理意象，但当我们做梦时，我们不能这样做。想的图像被编织成客观的外观，超出了我们的意志。在梦中，灵魂的活动变得被动，麻木和静止。

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研究梦，我们会发现它们可以揭示人类存在的其他秘密方面。例如，观察您对与您可能有一定关系的人的判断。您可能会发现，自己的内心充满了同情或反感，不会出现自觉，而您对人的判断会因各种事实而变色，例如其头衔或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但是，当您梦到这样的人时，可能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您可能会发现自己给某人一个很好的殴打。这种行为与您在清醒的生活中的态度完全不符，使您可以瞥见同情和反感的更隐蔽的区域，其中有些甚至是您自己都不敢承认的，但梦在您的灵魂中幻化了。潜意识的图像放置在做梦的灵魂面前。它们相对容易观察，但是如果您深入研究某人的莫名其妙的脾气或欣快情绪，这些情绪似乎与外界情况无关，那么您也会发现它们也是由梦所引起的，而这些梦完全被相关人员所遗忘了。睡眠和梦境的经历会潜入无意识状态，并可能导致看似莫名其妙的情绪。除非我们考虑生活的另一面，即睡眠生活的隐藏领域，否则通过进行精确的研究，我们将无法全面了解人类生活。

然而，所有这些相互影响都是在没有人参与的情况下发生的。然而，它有可能把发生的潜意识和非自愿地提升到一种清晰意识状态，这与从事数学或其他科学研究的人的意识状态相同。要做到这一点，一个人的观察能力就会超越清醒和睡眠之间的不确定关系，增强到想象、灵感和直觉的全意识状态。

只有通过这三种能力，才有可能获得对人类的真正了解。通过运用人智学所提供的方法，人们可以在完全意识中发展出生活中通过睡眠现象模糊地暗示的内容，这些方法致力于对宇宙和人类的真实认识。

第3讲 基于人的存在的知识的教育 第三部分

1921年12月26日

当试图通过对现象的自然科学解释来理解世界时，无论是通过认知还是通过日常生活，人们往往只在当下遇到条件时才考虑条件。对于那些只看事物表面的人来说，这样的说法似乎是不正确的，但是随着我们的前进，很明显这是真的。我们已经习惯于使用公认的生物学、物理学和解剖学方法来研究人体，但是（尽管乍看起来可能是错误的）结果中，我们只能发现当下向我们揭示的内容。

例如，从生命的开始到生命的结束，我们可能观察到儿童，成年人和老年人的肺部，我们得出了某些结论。但是我们根本不会以这种方式真正渗透时间元素，因为我们将自己局限于空间观察，然后我们花费了时间的品质。当我们通过看钟来阅读时间时，我们在做同样的事情，就是使用明喻。例如，我们注意到早晨的手（指针）的位置，而空间中的位置则指示了我们的时间。我们可能会在中午再次查看时钟，并根据其指针的空间变化推断出时间的流逝。我们通过时钟指针在空间中从一点到另一点的移动来把握时间的变化。这已经成为我们判断日常生活时间的方式。但是通过这种方法，我们无法体验时间的真实本质。但是，只有以与我们体验空间相同的意识来穿透时间，我们才能正确评估人类在生与死之间的生命。我想通过实例说明这些理论观点，以显示生活在时间维度上的重要性，特别是如果您想实践教育艺术。

让我们以一个对成年人充满敬意的孩子为例。任何有健康本能的人都会认为孩子的这种态度有益于健康，尤其是如果这种敬畏是有道理的，那么成年人确实应该这样做。然而，人们通常不会进一步思考，而只是将对成年人的敬畏感归因于童年的某些方面，而将其留给了童年。但是，除非我们将人类的生命的整个过程都纳入考虑范围，否则我们无法意识到这种崇敬的重要性。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可能有机会观察老年人。我们可能发现其中一些人给需要安慰的人带来心灵安慰的天赋。通常，对受苦的灵魂来说，抚慰人们的不是他们所说的，而只是他们的语气或说话方式。如果现在您将这个老人的生活追溯到童年，您会发现，作为一个孩子，这个人充满了敬畏和对成年人的尊重。自然地，这种崇敬的态度将在以后的生活中消失，但只会在表面上消失。在深处，它会逐渐转变，直到稍后重新出现，作为给遭受苦难和困扰的人带来慰藉和升华的礼物。

人们也可以这样说：如果一个小孩学会了祈祷并且学会了发展一种内在的祈祷情绪，那么这种情绪将进入潜意识，并在老年人成熟时转化为祝福的能力。当我们遇到老年人时，他们的光彩照耀着周围的人，您会发现他们在童年时代就经历并发展了这种内在的祈祷情绪。只有当人们学会了像我们通常体验空间那样具体地体验时间时，才能发现这种转变。我们必须学会以与体验空间相同的意识来认识时间要素。不能像观看时钟那样仅从空间角度体验时间。我一直试图说明的关于生活的道德方面的东西，必须成为我们人类概念的一部分，当然，如果我们要发展一种真正的教育艺术，那肯定是这样。我想更详细地说明这一点。

如果我们将人与动物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动物（尤其是高等物种）就具备了生活所需的所有能力。雏鸡离开其外壳后，无需学习走路，并立即适应周围环境。每个动物的器官都可以适应其物种的特定需求。然而，对于完全无助地进入这个世界的人类来说，这根本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只是逐步发展生活所需的能力和技能。这是因为我们尘世生活中最重要的时期是在童年时代到老年时代之间。成熟的核心时期是地球上人类生命的最重要特征。在这段时间里，我们通过获得能力和技能使我们的有机体适应了外部生活。根据我们的经验，我们与外界建立了对等的关系。人体器官保持进化和适应能力的这一中心时期，在动物的生命中完全消失了。这种动物的出生状态基本上可以与老年人相提并论，后者的有机形态已经变得僵硬。如果您想了解动物与其周围环境的关系的本质，请从我们人类的年纪来看。

现在我们可以问一问，动物是否在灵魂品质上表现出老年特征。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在动物中也存在相反的极点，这抵消了这种动物成年后的衰老，这就是动物的繁殖能力。无论是在人类界还是动物界，繁殖能力总会带来复兴的力量。一方面，一方面动物过快地受到衰老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生殖力的大量涌入，使它们免于过早衰老。

如果您在没有先入为主的的思想的情况下观察动物或动物物种，您将得出以下结论：当该动物能够繁殖时，它已达到与人类晚年相当的阶段。人与人之间的典型差异是，老年人和童年（当孩子的生殖系统逐渐成熟时）都处于人类中心时期的两端，并且在此期间，人类有机体保持灵活状态，从而使人类得以生存与环境相关并适应环境。通过这种安排，人类将在适当的时间成为孩子，然后在适当的时间离开童年，进入成熟期。当一个人进入老年时，他就离开了成熟期。

如果您从时间的角度看待人类生活，您还将了解某些异常情况。您可能会遇到一些人（如果我这样说的话）过早地滑入老年。我没有考虑太多通常与老年有关的明显特征，例如白发或秃发；甚至一个光头的人可能仍然很幼稚。我正在考虑更细微的迹象，只有通过更亲密的观察才能发现。可以将这样的特征称为衰老的灵魂生活的标志，体现在那些仍应处于灵活性和适应性中心时期的人们中。但是相反的情况也可能发生。一个人可能无法在适当的时候离开童年的阶段，把婴儿的特征带到生命的中心阶段。在这种情况下，该人的生活中可能会发生奇怪的事情——我们今天只能触摸到这些症状。当我们将时间元素包含在人类的图像中时，我们就可以诊断出人类行为中的异常。

我们知道，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会失去灵活性，尤其是在头部。因此，我们在生命获得的所有能力都获得了更多的灵魂和精神品质。只有牺牲头部作为一个整体，假设某些动物一样的品质，但这是可能的。从身体的角度来看，老年人所经历的状况与新生动物相似。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变得“动物化”。因此，只要受过正确的教育，老年人就可以获得一生可以保留的东西。他们对外部世界的精神、灵魂体验不再完全进入人类的组织。颅骨变得骨化和固定。因此，老年人更多地依赖与周围世界的灵魂和精神联系。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能够将外部的事件转变为内在品质。因此，发生了上部区域的一种动物化。

头部结构的这种动物化有可能在生命的中期过早地发生，但是由于尽管有这种趋势，我们仍然是人类，所以我们不会遇到外部症状。相反，我们必须寻找灵魂领域的某些变化。如果老年人与外部世界的特征关系过早地表现出来（甚至在儿童时期就可能发生），那么人的体验就会被过多地吸收到身体的系统中，由于人类余下的组织的普遍的灵活性（更年轻的时期的典型特点）自然地保留优势。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会向内，过早地体验与典型的外部世界的关系。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会与身体的组织联系太多，从而带来的灵魂属性更像动物的世界，而不是正常的人类存在。

可以说（如果您要用这种方式表达），动物比人类具有某种本能的优势，这种本能比正常人更直接，更紧密地将其与环境联系起来。这不仅仅是一个神话，而且还完全反映了动物生命的特殊性，即某些动物将离开一个面临自然灾害危险的地方。动物具有某些预言性的自我保护本能。的确，与人类相比，动物在变化的季节中的体验更为强烈。他们可以感觉到即将到来的迁移时间，因为他们与环境有着亲密和本能的关系。如果我们能够观察动物的灵魂，我们将发现（尽管是完全无意识的）生命的本能智慧，表现为动物完全在自然的多种过程和力量中生存的能力。

现在，如果一个人过早地成为侵害年龄的受害者，这种动物般的本能体验就会开始发展，尽管它以升华的形式出现，因为它已经升入了人类的视野。较低级别的千里眼，例如心灵感应，心灵感应等，无论正确或错误地描述，都在人类生活中异常发生，而这仅仅是生命中枢时期过早衰老的结果。当这种衰老过程在适当的时候发生时，人们会以一种健康的方式经历它，而如果它出现在二十多岁，一个人将获得低阶的千里眼。过早衰老的症状代表生活中的异常，这种异常不会向外显现，而是以更隐蔽的方式出现。如果从过早衰老的角度研究这些形式的较低千里眼，人们将对这些现象有更深入的了解。但是，只有当人们以更现实的方式观察生命时，这才有可能。目前不足以研究我们用眼睛看到的東西。人们必须学会识别从较晚阶段到生命早期阶段的这些症状的迹象。

在接下来的几天中，我们将看到通过对人性的精确洞察，疗愈过程将如何发生的。一种动物化可能不会表现为向外可见的衰老过程，但是，作为一种与环境的密切、本能的关系，它侵犯了人类的下层区域，并具有动物的其他特征。

随之而来的心灵感应，心灵感应等现象并没有变得那么有趣，因为他们被认为是真正的他们——在生命的后期阶段对一个更早的、而不是精神世界的表现形式的侵入。通过发展时间意识，我们可以了解人性的深处。活在时间的维度中就是调查时间的流逝，直到我们可以从现在开始了解过去和未来。

您可以了解当前的观察（尽管在外部可能会以其他方式出现）与这种更加向内的观察方式相去甚远，而这种观察方式与时间及其流向更为并行。对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事物的解释不足是现代观察方法的结果。当代科学解释及其对生活的影响充满了贫血的解释。

纵观人类的生命历程，我们发现，当幼稚进入成熟期时，我们刚刚描述的情况也会发生相反的情况。儿童的特征是，他们不仅比成年人不那么自觉地体验外部世界，而且他们的

经历还与新陈代谢的变化紧密相关。当孩子看到颜色时，他们的印象会强烈影响新陈代谢过程；一个孩子在新陈代谢中会一直吸收外在的感官的印象。说孩子消化他们的感官印象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比喻，因为孩子的消化反应了他们所有的外在经历。老人会在身体中发展某些动物特征，但是孩子的一生充满了对有生长力的有机过程的敏感性，这些过程也影响孩子的灵魂生活。除非我们意识到这一点，否则我们将无法理解孩子的天性。

在后来的几年中，人类或多或少地离开了消化和代谢过程；外部世界的经验更独立于那些过程。他们不允许他们对外部世界的灵魂和精神的反映像影响孩子的程度那样影响着新陈代谢。成人对周围环境的反应并没有像儿童那样活跃的腺体分泌。

孩子们把外面的印象当作可食用的物质，但是成年人会自行消化，这在正常情况下就使他们成为成年人。但是在某些情况下，某些在儿童时期适当起作用的植物力和有机力继续在成年人中起作用，这也影响了他们的心理。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异常症状也容易发生。一个例子将使这一点变得清楚。想象一下，例如，有一个女孩爱上了一条狗，这对她的天性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如果她把幼稚带到了以后的生活中，这种温柔将直接作用于新陈代谢。与她的感觉相对应的有机的过程将被建立。在这种情况下，消化过程不仅发生在进食后或作为正常体育活动的结果，而且消化系统中的某些区域会因对动物的热爱引起的强烈情感而养成分泌和再生物质的习惯。这只狗将成为其植物生长系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狗死了怎么办？生命中的联系中断了；有机过程通过惯性力继续进行，但不再满足。她的感觉怀念他们已经习惯的事情，随后可能会出现内心的烦恼和奇怪的烦恼。一位朋友可能建议您养一只新狗来恢复以前的健康状况，因为内在的有机过程会再次通过外部体验找到满足感。但是，我们稍后将看到有更好的方法来解决此类异常，但是任何人都可以合理地尝试以这种方式解决问题。

当然，还有许多其他例子，其戏剧性比不到人狗之间的深深影响。如果一个成年人没有超过某些吸收外界印象进入消化系统的童年力量，并且该成年人不再能够满足这种异常习惯，那么植物体内的某些渴望会产生。但是，还有其他东西可能已经被爱和失去，无法替代；然后一个人仍然不满意，情绪低落和受心理影响的。必须尝试找出潜意识深处引起的看似莫名其妙的症状的真正原因。有些人可以感觉到需要采取什么措施来减轻因不满意的情绪而影响内部有机过程的痛苦。他们设法哄骗患者并使他们想起的事情，从而可以提供很多帮助。

由于我们文明的现状，许多人没有从童年时期正常发展到成年，因此引起的症状或轻微或者严重的，已经被广泛地注意到了。尽管这自然会导致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与乐于助人、感兴趣的人进行对话，但这种情况在许多方面促进了心理学研究，并出现了一个新的科学术语。通过对梦的调查或自由地或非自愿地放弃自己来检查患者的心理。通过这种方式，未实现的冲动从潜意识中产生到意识中。这门新的科学被称为心理学或精神分析，即探索灵魂隐藏区域的科学。但是，我们不是在处理“灵魂的隐藏区域”，而是在处理剩下的营养有机过程和渴望满足的问题。一旦诊断出受挫的欲望，便可以帮助患者重新适应，这就是精神分析的价值所在。

在判断这些事情时，人智学或精神科学发现自己处于困境。它与自然科学的发现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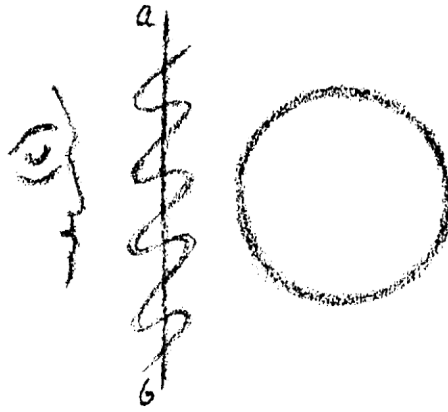
争执；相反，精神科学已做好充分的准备去认识和接受在其领域内适当存在的一切。同样，精神科学在其适当范围内接受精神分析。但是，精神科学试图在最广泛的范围内看待所有问题和问题，涵盖整个宇宙和整个人类。认为有必要扩大自然科学规定的任意限制，即使在今天，自然科学也经常以不专业和肤浅的方式进行研究。人智学没有希望，也没有争吵的意图，只是将更偏颇的观点放在更广阔的视野中。然而，这种方法对于那些偏爱盲人的人来说是令人讨厌的和不能接受的，因此，对人智疗法进行了猛烈的攻击。精神科学必须为不平衡的态度保卫自己，但是它永远不会具有侵略性。正如我们在精神分析中发现的那样，这必须与当前的思想潮流有关。

一个人可能将人生的最后阶段过多地带入了中年，并因此而与外界发生了异常的关系，表现为低级的千里眼，例如心灵感应。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的视野以一种动物般的方式超出了正常人类的视野。区分这两种相反的情况很重要，因为一个人也可能通过将适当地属于童年的东西推到以后的生活中而朝另一个方向运动。结果，人们变得过于强烈地与身体有机体纠缠在一起，结果是有机物的涌动淹没了心灵，造成了干扰和内在异常。这样的人的关系太接近自己的有机系统。这种关系已经通过心理分析得到了诊断，尽管如此，它仍应将注意力转移到人体的器官上，以了解这个问题的根源。

如果我们希望对人类有全面的了解，那么绝对有必要将我们从出生到死亡之间的整个人类生命都纳入考虑范围。聚集于流逝的时间并内在的活在这些影响的体验中，这是非常必须的。精神科学通过穿透超感官，使用其自身的特定方法并充分考虑时间因素来追求整个人类的知识，而在当今的文明阶段，这通常被完全忽略。想象力，灵感和直觉是精神科学工作的特定方法，必须建立在对时间的体验上。

想象力、灵感和直觉是导致超感觉认知的方式，不应被视为超越普通人类生活的能力，而应视为普通人类能力的延续或扩展。精神科学否定了我们只能通过某种特殊恩典才能获得这种认知的偏见。精神科学认为，我们可以意识到我们内部深处的某些能力，并且我们有能力对其进行培训。通过现代科学训练和通常的实际生活中获得的通常的知识肯定必须超越。

当我们试图理解周围的世界时，会发生什么？不是像受过科学训练的专家那样，而是像普通百姓那样？我们被色彩，声音，不同程度的温暖等等所包围，我想将所有这些都称为感官世界的织锦。我们屈服于这些感官印象，并毫无思想地编织它们。如果您想一想在您的灵魂中兴起的记忆的本质，您会发现它们是编织在我们思想中的感官印象的结果。我们的整个生活取决于将这种感官印象和思想的纹理赋予我们的灵魂生活。但是到底发生了什么？看一下图。



线a到b代表我们周围的感官世界的挂毯，由颜色，声音，气味等组成。我们放弃自己的观察，即这种感官的挂毯，并用我们的思想（这里用波浪线表示）编织出自己的印象。

在我们的感官生活中，我们将所有经验与思想结合在一起。我们通过思考来解释感官刺激。但是，当我们将思想投射到周围环境中时，这种挂毯成为我们的障碍，这是一种隐喻性的画布，我们可以在其上绘制所有的思想，但无法渗透。我们不能以普通的意识冲破这个无形的墙。当思想被这个画布阻止时，它们被铭刻在上面。

穿透这堵墙的唯一可能性是通过有计划的，有规律的冥想练习将自己的意识提高到想象的状态。同样可以接受内部冥想训练，作为化学或天文学的外向研究中的一种研究方法。如果您读了我的《如何认识更高的世界》一书以及《深奥科学概述》的第二部分，您可以说服自己，如果您想达到最终目标，那么这种冥想练习的方法当然不简单，也不像那些研究天文学或化学的方法那么费时。另一方面，阅读提供有关此类练习的信息的书相对容易，并使用自己的常识来检查精神科学研究的真相。您不必将这些当成权威。即使您自己无法调查精神世界，也可以通过研究所采用的特定方法来测试给定的结果。

冥想练习的基础是使自己摆脱外部感官印象。在冥想中，我们不屈服于感官印象，而是屈服于思考的生命。但是，通过一遍又一遍地沉思于给定的思想或心理形象（一种容易且完全可理解的形象），我们逐渐将我们的思想生活带入一种力量和内在本质，以至于我们学会了同样的把握我们有我们的感官印象。你们都经历过外在感觉印象的显著的影响与普通意识中我们思想的相当软弱和苍白的世界之间的区别。感官印象强烈而生动。我们献身于他们。另一方面，思想变得苍白，变得抽象而冷淡。但是，冥想的核心是通过常规练习学习，使思想沉浸于通常充满我们感官体验的强度和生活中。例如，如果我们成功地掌握了与通过色彩刺激所经历的内在强度相同的内在禅修，那么我们就以正确的方式使禅修的内在思想活跃起来。但是，所有这些必须在正常编织思想或常识性感知时使用的相同内在自由下发生。正如我们不允许自己被朦胧的情绪或神秘的梦所接管，或者在观察外部世界时成为愚蠢的幻想家一样，在以正确的方式进行冥想时，我们也不应失去坚定的立场。冥想时，也必须保持与我们感知周围世界相同的理智的情绪。

在冥想时以外部感官知觉为例的这种态度是人智方法的特征。许多模糊的神秘主义者贬低了感官知觉的劣质，建议将其抛在脑后。他们声称，当您冥想时，您应该达到神秘的梦境。结果当然是半睡眠的条件，当然不是冥想。精神科学追求相反的目标，以感官知觉的质

量，强度和活泼性为例，直到禅修者以与遇到感官知觉相同的自由向内移动。我们不必担心会变得枯燥乏味。冥想的内容（我们在冥想实践中客观地体验到）使我们从中摆脱了。由于我们在从普通生活中解放出来时所经历的内在内容，因此在冥想时无需进入模糊、恍惚的状态。

正确的冥想使我们获得了在思想生活中自由移动的能力。反过来，这又从先前的抽象本质中赎回了思想；他们变得像图像。就像所有健康的思维发生一样，这是在完全意识中发生的。至关重要的是，我们不失去全部意识，这将冥想与幻觉状态区分开来。那些放弃幻想，成为徒劳的狂热者或幻想家的人们，放弃常识；另一方面，那些希望遵循此处提倡的方法的人必须确保在所有编织思想意象中都包含常识。这会导致什么？尽管完全清醒，但我们体验了梦境的绘画品质。想象力和梦境图像之间的显着区别是，我们在体验梦境图像时完全是被动的。如果它们来自潜意识并进入我们的清醒状态，我们只有在它们发生之后才能观察它们。另一方面，在练习想象力时，我们会自己进行创造。我们创建的图像不仅是幻想，而且在强度和强度上与幻想（就像梦中的图像）不同。重点是我们自己启动了图像，这使我们摆脱了它们是外部世界的体现的幻想。然而，那些迷恋幻觉的人总是相信，他们身上的东西代表了现实，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并没有创造出他们所看到的東西。这就是欺骗的原因。那些通过冥想练习想象的人不可能相信他们所创造的图像代表了外在的现实。迈向超感官认知的第一步取决于使自己摆脱幻想，即我们所创建的图像（与梦境中的图像具有相同的强度）是真实的。但是，这很明显，因为冥想者仍然完全意识到已经完全自由地启动了它们。只有疯狂的人才会将他们误认为外部现实。

现在，在下一步的冥想中，我们获得了使这些图像消失的能力。这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容易，因为除非冥想的人完全自由地创造了它们，否则这些图像会变得非常迷人，并像寄生虫一样将自己固定在大脑上。一个人必须变得足够强大，以使这些图片随意消失。第二步与第一步同等重要。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需要有忘记的能力；否则，我们将不得不经我们所有的回忆。同样，冥想图像的彻底消亡与其最初的创造一样重要。

当我们彻底练习了这些练习后，我们对灵魂的生活就做了些可以与通过反复弯曲和伸展来增强肌肉相提并论的事情。通过学习编织和形成图像，然后消除图像——所有这些都是完全自由的意志下完成的——我们对灵魂进行了重要的训练。我们将建立一种有意识地形成图像的能力，这种图像在正常情况下仅在梦中出现，处于一种逃避普通意识并处于入睡和醒之间的时间的状态中。但是，现在，这种状况是在完全意识和自由中引起的。训练想象力意味着训练意志，以有意识地创建图像并将其从头脑中有意识地消除。并由此获得了另一名教师。

每个人都自动具有这种能力—不是在睡眠中，而是在清醒和入睡的时刻。在这两个时间点之间经历过的事情有可能作为梦的残余来到我们身边，常常像梦一样来自远方。自然地，我们在唤醒时遇到的一切也很可能使我们感到惊讶，以至于梦的所有记忆都降到了意识的界限之下。总的来说，我们可以说，由于梦的想象力是非自愿地经历的，通常存在于意识之外的混乱和不稳定的事物找到了通往我们的道路。如果在完全清醒的时候，我们发展了创造和消灭想象力的能力，那么我们可能会陷入虚无意识的境地。因此，这就像感觉世界的壁毯之外的一次新的唤醒。精神实体穿过挂毯，在通过冥想内容使道路平滑的路上到达我们（请参

见图中的圆圈)。在坚持不懈的意识的同时，我们穿越了感官的障碍，而图像则是由灵感带动的，从感官世界以外的地方传给我们的。我们进入感觉世界以外的世界。

通过想象，我们为灵感做准备，这涉及到有意识地体验在清醒时不知不觉中发生的事情的能力。就在觉醒的那一刻，超越我们觉醒的灵魂生活的某种东西进入了意识，因此，如果我们通过想象力训练了所描述的灵魂，那么有意识的感觉世界之外的东西就会进入我们。

这样，我们体验了超越感官世界的精神世界。超感官认知的能力是普通生活中自然赋予我们的能力的延伸。训练和促进这些高级能力的发展是精神科学的主要任务之一。掌握人类生活中的时间要素是这种发展的基础。

如果您查看《如何知道更高的世界》或《奥秘科学纲要》中给出的想象力、灵感和直觉的准备练习，就会发现那里所说的一切目标是一件事：学会体验时间的流逝。人类经历了世界的各个阶段，首先是孩子，然后是成熟的人，最后是老人。否则，一个阶段可能会陷入一个阶段与另一个阶段的异常重叠。不仅仅是想象力本身，而是冥想准备，这将使我们有可能充分发挥潜力，并学习如何从充实的生活中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世界。为此，必须在对童年，中年和老年世界的特定贡献之间实现和谐。这些必须和谐地融为一体，进入能够到达精神世界的世界观。包括时间范围在内的整体生命必须积极参与世界上的工作。

为了获得超越感官世界障碍的世界观，人类必须保留适合年轻人的经验的新鲜感。清晰的思想 and 自由的判断力适合生命的中心时期；以及热爱生活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在年老时达到完美。所有这些特质是正确发展想象力、灵感和直觉的必要准备。

第4讲 健康与疾病 第一部分

1921年12月27日

如前一讲所述，通过将潜意识和无意识地在做梦中活跃的东西提升到意识中，可以通过想象获得认知。更准确地说，是在我们做梦的背后进行的活动，而不是在梦中进行的活动，其内容被提升到意识中，因为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就应该停留在不现实的境界。

（此刻，我将把这项活动未知的梦的背后的活动。）正是这种活动——通过受控意志力提升为意识——成为通过想象进行认知的基础，并且这种意识的活动与梦的活动截然不同。在梦的活动中，因为我们不是积极的参与者，我们感到自己的体验是真实的。但是，当我们将产生梦的活动提升到意识中时，我们会很好地意识到自己正在看到自己制作的图像。正是这种意识使我们免于陷入幻觉，而是通过精神科学进行研究。

现在必须通过涉及抹去那些图像的第二步骤来取代创建图像的第一沉思活动，从而导致空性的意识。如果您能够以完全的意识 and 完全的控制能力以这种方式增强您的灵魂力量，那么您实际上已经进入了精神的世界。然后，您将能够从事独立于身体的纯粹的灵魂活动，您不再会感知自己的身体器官。当思想从身体中解放出来时，您的意识体验就变成了纯粹的精神性的。

昨天我表明，对于精神科学研究者而言，梦中的经历不应被视为精神感知的模型。只有与我们的感官感知相似的完全受到控制的体验才有效。显然，超感官认知中不可能有感官的知觉。然而，我们可以看到，在被感官的知觉包围时，我们具有一定的自由移动能力；在感知时，我们也可以脱离个人的粉饰。一个例子将阐明我的意思。

让我们看看人眼，这是我们最具特色和最具代表性的感觉器官之一。我们认识到该器官通过位于其腔内的方式的相对独立性，并通过不实质的联系与其余的有机体相连。暂时忘记了观看动作会发生什么，我们发现了另一个更外部的过程。泪腺附近是我们的清醒时不断分泌主要由盐水组成的液体的泪腺。该液体冲洗整个眼球，尤其是睁开眼睛时暴露于外部空气的部分。通过这种腺活动，眼睛会不断地洗澡，以便从外部进入眼睛的灰尘通过进入鼻子的泪液通道被冲洗掉。这个过程构成了我们视力器官正常功能的一部分，对普通意识而言是隐藏的。

现在，可以通过各种压力或寒冷刺激，或通过疲劳，通过眼部或整个生物体来加速这种聪明的（尽管是完全无意识的）活动。泪腺因此变得更加活跃，分泌的原因和泪液的分泌本身开始进入我们的意识。但是，这种活动的进一步增加可能会以非常不同的方式发生。当悲伤使我们哭泣时，由于纯粹的情感压力或因为我们的感情被深深感动而流泪。在这里，我们看到在正常情况下，泪液在完全无意识的情况下如何不断分泌，以及外部刺激物如何导致我们对此活动的意识增加。但是，当一个人由于灵魂困扰而哭泣时，这种泪液活动仅通过灵魂或道德问题，而不是通过身体原因，才被提升到意识领域。

这个简单的事实可以帮助说明当通过冥想我们能够将自己提升到无身体的意识状态时所发生的情况，在这种状态下我们可以完全生活在灵魂和精神的体验中。如果因收到一封令

您不高兴的信而流泪，则必须承认眼泪的原因与您的肉眼无关。但是，它会影响您的身体上的眼睛。如果别人读给您的信而您遭受同样的眼泪的结果，则容易证明泪水与阅读信的物理的行为无关。一些非物质的东西已经启动了一个有机的过程。

现在想象一下，您已经掌握了你自己，以至于遭受极大的痛苦而又不流泪。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您的痛苦不会比哭泣时的痛苦少。在这种情况下，灵魂体验不会直接影响身体功能。这个例子可以说明，通过自我发展，我们如何实现从身体的有机体解放出来的灵魂和精神状态。

它可能会帮助您形成一些想法，以作为精神科学方法的想象力、灵感和直觉如何打开通往超感官世界的大门。如果采取适当的步骤，您将能够从感官的挂毯中描述经验，这些体验可能被视为人在正常生活中所体验的增强的延续。但是，这只能通过特定的灵魂和精神练习来实现。

如果现在，通过不断的精神的训练，您已经可以抑制以前对自己创造的想象，并且如果在随后的空的意识阶段中，您能够体验到真实的灵魂和精神的内容，那么第一件事便是与您相遇是您从出生到现在的尘世生活的一幅画面。您将无法在该图片中看到您的身体，因为当您达到无身体感知时，它就会消失。在您面前，准备遇见您的灵魂的是您所经历的一切，属于您的记忆流的一切，这些记忆流通常保持无意识，仅偶尔出现单个图像。它作为一个实体面对您，作为一种充满自身内在运动的时间生物。

如果查看空间上出现的物质的身体，就会发现其成员是相互依存的，它们共同构成了整体。头部发生的事情与胃有一定关系，反之亦然。生物体中的所有过程都是相互关联的。当下存在的有机体也是如此。较晚的事件取决于较早的事件，而过去的事件则存在于现在。在这样的时刻，您马上要面对整个人生的画面。

现在，如果您能够有意识地压抑这些记忆图片的画面，而不仅仅是身体，乃至整个生命画面，那么您将达到可以感知出生之前或受孕之前的经验的阶段。在进入尘世之前，您所居住的灵魂和精神境界仍然是您内在生命的一部分，即使在世间生命中也是如此。它在我们体内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与氢在形成水后与氧气的的生活方式相似。当它们形成水时，不能将氢与氧分开检查。同样，当我们生活在地球上时，无法分开检查人类的灵魂和精神。正如必须先从中隔离出氧气才能检查剩余的氢一样，必须首先隔离人类的灵魂和精神部分。发生这种情况时，我们不会被带入当前，而是被带入我们尘世以前的存在。因此，您确实可以感知到什么是从精神世界下来的，以现世的形式出现的。我们在进入尘世生命之前所生活的领域向我们揭示的。

如果有些人不愿意竭尽全力调查永恒的人类，这是可以理解的。当然，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遵循这些道路。但是，认为可以使用普通的认知方法检查人类的灵魂和精神，就像天真地相信我们可以检查氢形成水的一部分时一样，而无需首先将其分离。必须认识到，普通意识无法进入灵魂和精神的境界。如果您不准备接受精神研究的结果，那么您将不得不对超感官的现实保持沉默。在这种情况下，您将只需要满足物质存在中的参与即可。真相对某些人可能令人讨厌，但生活中有某些事实必须被人们简单接受。

沿着这种精神训练的道路继续前进，我们通过灵感逐渐获得知识。我们受到某种通常不会进入意识但会渗透到我们体内的事物的启发，就像我们从外部空气吸入的氧气一样。在充分的意识中，我们充满了鼓舞性的认知和对我们前世生活的体验，就像在呼吸中，我们充满了身体的氧气。我们呼吸着自己的灵魂和灵性，呼吸到灵感的阶段。这个词不是任意选择的，而是牢记这种认知的性质。

灵感性认知还有另一个特征。您将在《如何知道更高的世界》中找到更多有关它的信息。为了发展这种更高的认知，还需要另一种才能：心灵的存在。正是这种才能使我们能够在任何给定的生活状况下自发采取行动。为了不错过正确的时机，我们可能不得不采取行动，而不要等到有时间适当地评估问题。我们应该真正地利用生活中的这些时刻来练习迅速而果断的动作，学会迅速地抓住这一时刻，因为通过灵感得到的一切都会瞬间消失。它一出现就已经消失了。一个人必须能够最大程度地专心捕捉这样的短暂时刻。

在我们看来，感官的普通世界似乎散布在空间之中。但是，当我们面对自己的生活场景时，我们会看到它及时的存在。但是，在灵感性认知中，我们不在时间范围内。我们依靠能够在瞬间感知到；我们一旦获得灵感，时间就失去了意义。

如果我们深入了解这个生活场景，我们会发现比普通的记忆图片所能提供的东西还要真实得多。记忆的图像是中性的，缺乏内在的力量。它们在那里，我们可以自由地收起它们，但它们本身没有力量。另一方面，在查看我们的生活画面时，我们看到它充满了自己的生命和力量，并且包含了构成人类的力量。这些是超感官形成力，它们是活跃的，例如，这些超感官形成力在最终结构完成之前塑形了幼儿的大脑。我们已经开始认识到这些形成力，因为它们包含在生命的戏剧性的画面中。我们不理解抽象的东西，而是全面的现实，包括时间的流逝和充满力量。它是精制的非物质力体，我们也称为以太体，或形成力体。由于它不断运动，因此它在空间中仅在瞬间呈现出轮廓分明的外观。如果我们要画一幅画，我们会画一些虚幻的东西，因为以太体在不断流动。就像前一个阶段有所不同一样，它的后续阶段将再次大不相同。这个以太体是一个贯穿时间的有机体，是生长过程和人类新陈代谢中活跃的力量基础。一旦我们在想象的认知方面取得了足够的进步，有意识地生活在超越肉体的灵魂和精神领域，并且一旦我们取得了足够的进步以随意看到我们的生命状态或以太身体，那么我们就真正体验了完整转变我们的认知。我们发现，以太世界的体验与艺术活动的世界相似，但又有很大不同。要体验到这一点，就必须开发一种更具创造性的思维方式，这与抽象的自然主义思维截然不同。尽管在某些方面这种思维类似于创意艺术家的思维，但在其他方面却截然不同。艺术家的创作必须在幻想的领域达到一定的终结。艺术家的创造力仍然与身体息息相关。它不能摆脱肉体。但是，在想象性认知中进行的完全脱离了身体，因此有能力把握精神现实。例如，当我们看着维罗纳纳斯金星时，我们几乎没有感觉到这座雕像会朝着我们走去。艺术创作没有体现外部现实。如果您看到魔鬼画在画布上，您就不会担心他正在追赶您。重要的是艺术家（与物质的现实相联系的）如何处理物质的现实。但是艺术家们并没有陷入灵魂和精神的现实之中。另一方面，在想象性认知中取得的成就则沉浸在最终的现实中，即精神过程的现实中。

现在有人可能会争辩说，纯粹的认知应该与艺术活动分开。逻辑很容易证明，认知意味着按逻辑顺序从一个概念移至另一个概念，并且，如果我们进入艺术领域，我们实际上正在超越认知领域。一个人可以就认知定律争论很长时间。但是，如果大自然本身是一位艺术创造者，那么她将永远不会向自己展示纯粹的逻辑思维。单靠逻辑永远无法达到她的真实状态。因此，无论有多少逻辑可以证明，认知不应与艺术的活动相混淆，没有艺术认知模式，我们就无法进入以太世界的现实。重要的是事物的状态，而不是认知的规律。即使某些假设在逻辑上站得住脚，它们也只能阻止我们实现目标。因此，如果我们希望将我们的普通认知提升到想象的水平，那么就必须坚持艺术元素必须成为我们努力的一部分。

当我们到达灵感的阶段时，我们可能会再次将我们的经验与它们相似但又有很大不同的东西进行比较：道德的体验和对道德观念的理解。从质上看，灵感就像道德观念。但是它们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可能拥有的任何道德理想本身都没有能力自行实现。道德理想本身无能为力。我们必须通过自己的身体个性使它们有效，并通过我们的物理存在将它们置于世界上。否则，它们仅是思想。但这不能说是一种灵感。尽管在质上与道德观念或道德冲动相似，但灵感却表现为一种现实，它本身就存在。它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其作用类似于自然界中的基本力量。因此，我们进入了一个世界，尽管我们必须将其想象为与道德观念世界相似，但由于其原始力量而具有现实。

如果一个人能够在灵魂和精神的世界中站稳脚跟，并且在灵感的状态下已经取得了足够的进步，那么仍然需要其他一些东西来体验其内容。我们必须将某些东西带入这个在抽象的思想世界中根本不存在的领域：完全献身于我们所选择的目标。除非我们热爱并完全屈服于在灵感状态下遇到的一切，否则就不可能知道精神世界中的存在或力量。起初，灵感只是精神世界的一种体现。它的全部内在本质只有在我们以热爱的奉献精神将自己倾注到它的实质中时才能展现出来。只有在以这种方式体验了灵魂和精神的现实之后，即充满生命并意识增强，我们才进入灵感领域。

这是直觉的认知。直觉的影子的形式可以在平常的生活中找到，它们以宗教的感觉和心情存在。但是，一种宗教感觉仍然是纯粹的内在体验，不会使我们陷入外在的精神性。另一方面，直觉是客观精神现实的体验。这样，直觉与纯粹的宗教经历相似但又非常不同。

如果您想以某种或多或少的系统顺序排列这些更高层次的知识，我们可以首先说，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拥有物质世界的知识，我们可以称其为自然主义知识。然后我们来了解通过想象获得的知识，它具有艺术性。下一步是通过灵感获得的知识，从本质上讲，这是一种道德。

最终，我们通过直觉获得知识，就像宗教的体验一样，但是只是在刚刚描述的意义

上。

这些艺术、道德和宗教上的超感官体验正在使整个人类改变。尽管普通意识对它们一无所知，但它们仍然构成了人类的一部分。因此，通过想象力、灵感和直觉获得的超感官知识使我们能够了解整个人类。而且由于这些力量从精神世界流向尘世，对儿童的作用特别强烈，因此，更高的认知尤其使我们能够理解儿童的天性。然而，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超感觉的

力量与物理的力量之间的关系。

如果我们以记忆为例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因为活动的记忆肯定取决于身体的器官的功能。

即使是平凡的经历也可以证明，当我们使用记忆力时，身体必须如何发挥作用。例如，我们可能希望记住一段戏剧或一首诗，而只是发现这些线条根本不肯被烙印在脑海中。然而，在他们过夜后，我们可能会突然记住他们而没有困难。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在睡眠过程中，我们的身体已经再生，因此我们能够在第二天早晨利用其重新焕发的活力来记忆诗句。

人们还可以从解剖学和生理学上证明，通过麻痹或分离神经系统内的某些区域，可以清除特定的记忆区域。换句话说，我们可以看到记忆取决于身体组织的功能，并且在记忆过程中身体的器官是活跃的。但是，这种记忆活动与我们通过想象力、灵感和直觉在增强意识中所体验的完全不同。对于这些超感官的体验，绝对不能以任何方式参与身体的器官的功能。这告诉我们为什么不能以普通的方式记住这种体验；它们不会给普通的记忆留下深刻的印象。

从事精神科学研究的任何人都必须让普通的记忆与超感官领域中的体验一起前进。普通的记忆必须保持完整。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智学的学生必须保持第二种人格，这种人格代表了平凡的生活并且一直存在。但是，研究人员非常清楚地知道，还有另一种、第一人格从事超感官的知识，这种知识不会让自己被烙印在记忆中。在平常的生活中，我们只能保留我们看到的鱼的记忆图像，而不是鱼本身。在超感官认知中，我们具有直接的感知能力，而不是心理的意象，因此我们无法将它们带入我们的记忆中。因此，人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回到它们身边。但是，有可能记住我们过去获得超感觉认知的过程，并且如果我们重复这些努力，超感觉视力将重新出现，尽管只是被动地出现，因为它不能存在于记忆中。只有通过新的内在的活动才能实现。这些高级能力超出了记忆的范围，这是超感官认知的一个特征。一个人可以重新获得它，但只能遵循与早先旅行类似的路线。一个人可以记住以前走过的道路，但不能记住超感官体验本身。

正是这一事实将超感官体验与普通的生活区分开。然而，必须一次又一次地强调，健康的记忆与真正的超感官体验是密不可分的。如果您在进行超感官体验时失去了共同的记忆，您将把主观性格注入其中。这样，您就不会成为精神科学的学生，而是生活在幻觉和个人视野中。重要的是要理解，所有形式的幻觉都应严格排除在超感官认知之外，并且这种认知必须与正常的、健康的灵魂生活一起发展。任何人认为通过人智学获得的想象力和灵感可能只是幻觉而已，他们都不了解精神科学道路的本质，而只是出于无知而说话。

必须认识到超感官认知与记忆之间的这种差异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两者都是真实存在的。通过想象和灵感获得的超感觉物质有其自身的独立存在，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意识到这一点。另一方面，记忆不仅是我们自己努力的结果，因为潜意识也起着作用。我们通过想象获得的体验仍然存在于精神世界中，就好像与我们联结在一起一样。但是记忆就在我们中流动，进入身体并引起身体的参与。它穿透了人类身体的存在。将记忆与想象力进行比较

有助于我们理解与身体有关的一切与永恒存在于我们内部的超感觉力量之间的差异，甚至包括生与死之间的差异。但是，由于这个避开了普通的意识，因此必须通过精神科学研究来证明。

我们只有沉浸在人类的超感方面与身体存在之间的这种关系中，才能了解整个人类。如果我们渗透通过超感官认知获得的知识，我们就会以发展真正的教育艺术的方式认识孩子和成长中的人类存在。超感官人类的存在与记忆活动之间关系的这个例子有助于阐明这个问题。

让我们想象一个老师正在向一个班级介绍一个主题。首先，他以某种笼统的方式来对待它，并且可能会觉得一切进展顺利。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他注意到班上的一个孩子正在变得苍白。苍白并不总是很明显，并且可能会被未经严格观察的人员轻易忽略。但是，理想情况下，教师应充分了解每个学生的状况。我将描述的症状可能有很多原因。但是，当教师通过人智学的训练加深对人类的了解时，他们会唤醒并增强他们的一般教学本能，因此他们也能够诊断和解决其他原因。如果一门教育的科学确立了固定和抽象的规则，它将对教师产生影响，就好像他们在试图走路时不断踩脚一样；它剥夺了他们所有的创意自发性。当教师总是想知道如何应用教育科学规定的规则时，他们会失去所有的创造力和适当的教学本能。另一方面，基于精神科学的教育原理却产生相反的效果。他们不允许天生的教学意识消退，反而使老师的整个人格充满活力。至少，这是源于人智学的实用的教育原则的意图。

然而，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外部症状（毕竟生活充满惊喜），我们的想象中的老师由于人智学的原因而激发了他的教学意识并使其变得敏锐，他可能突然意识到这个孩子的脸色变得苍白，因为他对记忆力的养分过剩。当然，有天赋的老师也可能会发现，这种症状可能还有许多其他原因。但是，我举这个例子来说明精神科学的基本任务之一：使人们意识到人的灵魂和精神如何与人的身体的、物质的本质相互作用。人智学并不想简单地揭示精神的知识。最重要的是，它努力使人们对活生生的精神工作的方式睁开眼睛，并在物质中展现自己。

这些知识使我们能够正确处理生活中的实际的问题，并将其牢固地置于必须完成任务的世界中。

如果这种苍白，由于学生记忆的过度负担，在时间上没有得到认可，那么一位敏锐的老师会注意到孩子的另一个变化——这个时候的心理——这是一个焦虑的复杂的发展。同样，这种症状可能并不明显，只有被敏锐的洞察力成为第二天性的老师才能发现。最后，使学生的记忆负担过重最终可能会阻碍孩子的成长力。甚至身体的成长也会受到影响。

在这里，您有一个例子说明灵魂与精神如何与物质相互作用。它向我们展示了教师知道如何应对儿童的健康和疾病倾向是多么重要。当然，疾病必须由医生治疗，但是教育者总是面临儿童健康或疾病的内在趋势，他们应该学会认识到这些趋势。他们还应该意识到疾病在以后的生活中会如何发生，以及如何经常将其追溯到学校发生的事情。这些知识使教师在选择教学方法时更加谨慎。在给出的例子中，老师当然会避免对学生的记忆施加太大的压力，并且他可能会看到更健康的肤色回到孩子的脸上。他可以通过给他的学生看一些能给他

带来乐趣的美丽的东西来实现这样的改变。第二天，他可能会再次给孩子看一些美丽的东西或前一个物体的变体，从而绕过单纯的记忆。

老师可能还会发现孩子的相反症状。

例如，一位老师注意到一个女孩的脸永久性地脸红，即使只是轻微地脸红。她可能会发现这种变化完全不是尴尬的结果，而是女孩健康状况的转变。同样，这种症状可能是如此轻微，以至于没有那么敏锐的老师就会注意到它。这种情况可能还有许多其他原因，而这些也无法逃脱我们老师的注意。这名学生可能会脸红，因为老师对孩子的记忆力关注的不够。意识到这一点，她将尝试通过给学生更多的记忆来纠正这种情况。如果不解决，这种不正常现象可能会加剧并蔓延至女孩的心灵，在这种情况下，会表现出轻微但强烈的脾气暴发。

记忆的懈怠和轻微但不健康的脾气之间的这种联系当然是可能的。这种情况的普遍影响将损害学生的健康。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是灵魂与精神之间的相互作用，另一方面是身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可能导致呼吸和循环系统问题。因此，不知道这种联系的老师可能会在他们的学生中不知不觉地植入疾病，这些疾病可能会保持多年休眠状态，然后由于其他原因而引发严重疾病。因此，任何值得这个头衔的老师都应该意识到人性的这些联系和特征。如前所述，急性疾病必须由医生处理，但是在儿童的发展阶段，他们总是朝着健康或疾病的方向发展。教育的艺术要求教师精通这些指示，并具有感知它们的能力，即使表现形式更为微妙。

为了更彻底地说明这一点，我将再举一个例子，我意识到这可能会引起争论，但是生活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情况。因此，我将描述的情况也可能是完全不同原因的结果。如果您生活在人智学为教学提供的东西上，那么当您遇到一个特定的问题时，您就会习惯于寻找最多原因。但是，症状和原因之间的以下联系肯定是可能的。

让我们想象一个班上有一个男孩专心听课并且得到了老师的满意。然而，有一天他突然显得有些生气。他不再倾向于关注，而且许多主题似乎都没有引起注意。根据男孩老师的经验和看法，他甚至可能会采取体罚或其他形式的矫正来带来更大的参与。但是，如果这位老师意识到健康和疾病中所表现出的精神与物质之间的相互作用，他将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来处理。他可能对男孩说：“您不应该让手指和脚趾甲长得太长。您应该更频繁地剪断它们。”灵魂和精神也渗透着外在的生长迹象，例如指甲和脚趾甲。如果指甲和脚趾甲的生长时间过长，这些生长力就会被阻塞。以这种方式被阻止，这些力不再能够流入指甲。剪指甲时去除的这种阻碍生长力的流动同样会影响灵魂和精神上的对立面，表现为集中注意力困难。只有通过无穷无尽的生命力渗透到整个有机体中，才能发展注意力的能力。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集中力的变化可能不会引起注意。我举这个例子说明，人智学的教育原理和方法绝不会忽略生命的身体方面。它们也不会导致一种含糊的精神；精神得到充分考虑，因此生命可以被理解和适当对待。

逐渐学会了解人性的教育者可以学习如何正确处理与学生的健康和疾病有关的事情。

第5讲 健康与疾病 第二部分

1921年12月28日

在昨天的演讲中，我并不是要挑选出某些类型的疾病，也不是要指定不同的健康程度，也不是我今天继续这个主题的目的。我只想指出，教师学习认识到学生的生活中的治愈和有害影响是多么重要。最重要的是，真正的教育者必须已经对整个人类组织有了真正的了解。他们一定不允许抽象的教育理论或方法导致他们背离其自然的或自然的（我们也可以称之为）自然的，直观的理解。抽象理论只会妨碍教师的努力。他们必须能够在没有先入为主的想法的情况下看着孩子。

在中欧经常听到一句话（也许在西方也知道）：“只有一种健康，但是有很多疾病。”许多人都相信这句话，但实际上并没有接受审查。人类是如此个体化，以至于我们所有人，包括儿童，都有自己特定的健康状况，代表了一般健康概念的个体差异。一个人可能恰如其分地讲了这样一句话：“世界上有许多种健康和疾病。”这本身就表明我们必须始终考虑每个人的个性。但这只有在我们学会了完整地看待人类时才有可能。在每个人类中，灵魂和精神的力量不断与物理的力量相互作用，就像氢和氧在水中相互作用一样。我们不能将氢和氧视为水中的独立元素，并且类似地，当我们看着某人时，我们通常也无法将人类的灵魂和精神与人类的身体和物质方面分离。认识到灵魂与精神方面与人的身体的本性之间的真正关系，首先必须亲密地了解它们，但是我们不能仅仅通过普通的知识手段来做到这一点。今天，我们习惯于从两种角度看待人类。其中一项涉及生理学和解剖学研究，其中我们的形象根本不是基于活着的人类，而是基于人体的尸体，而排除了人类的灵魂和精神。另一种观点来自心理学，即对我们内心生活的研究。但是，对于我们的自然主义和知性主义的时代，心理学家只能形成抽象、冰冷的概念。这样的研究人员只有在尝试探究人类情感的深度和冲动时才会温暖起来。然而，从本质上讲，这些也是无法掌握的。以一种模糊的方式，他们只看到波浪从内部涌出。

显而易见，冰冷的、瘦小的和苍白的人文心理概念不会给我们真实的真实感。从现代的角度来看，我要说的似乎有些奇怪，但这是真的。今天的人们采取唯物主义的态度，因为对他们来说，精神变得太消弱和疏远了。结果，当人们观察人类的内心生活时，它不再具有任何现实感。那些拥有最抽象思想的人已经成为我们文化时代最物质主义的人。当代思维（思维是一种精神活动）使人们变成了唯物主义者。另一方面，那些对当今的科学思想没有什么影响的人，其思想更多地转向外部物质事件的人，则是那些感觉到外部过程背后的奥秘的人。今天的科学思维为人生的奥秘留下了很小的空间。它的思想是薄薄而透明的，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非常精确的；因此，它们并非立足于现实生活。另一方面，自然的物质过程充满了神秘感。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思想上的清晰，因为它们可以唤起一种奇异的感觉，使我们的情感也投入其中。

那些没有受到当今贫瘠的思维影响而仍然远离科学训练的严格学科的人们，更对自然物质过程的奥秘持开放态度。但是这里有一定的危险。在渴望找到自然界中的精神时，他们寻找的精神似乎也同样重要。他们成为唯心论者。另一方面，现代科学思维不会产生直接针对精神的人，而是唯物主义者。但是，对物质世界的自然开放很容易产生一种精神主义的方

法，这就是我们时代典型的奇怪矛盾。但是，唯物主义的观点和精神主义的观点都不能提供人类的真实描述。这只能通过区分灵魂和精神元素在人类的每个器官中如何与人类的物质本质相互作用来实现。

今天人们确实在谈论灵魂，而在谈论我们的身体方面。然后，他们对这两个方面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哲学思考。专家们提出了详尽的理论，这些理论可能是独创性的，但却从未触及现实，仅仅是因为我们只有在我们感知到整个人的灵魂与精神元素以及身体，物质元素的完全相互渗透时才发现现实。如果我们查看当今生理学和心理学研究的结果，我们总是会发现它们模糊且无色。

今天，当人们看着另一个人时，他们会感觉到自己面对着一个统一的整体，因为另一个人被整齐地包裹在皮肤上。人们通常没有意识到这种看似奇异的现象是最多样化的器官合作的结果。如果我们说不能假定这种团结，那么反对者会迅速崛起，指责我们破坏了人类统一的观念，他们认为人类是根本的。但是，除非将人类存在的多种组成协调成一个单一的组织，否则他们关于人类一体性的概念仍然只是一个抽象思想。

当人们向内看时，他们会用一个小词“我”来概括生命中的所有的总体。约翰·斯图尔特·米尔（John Stuart Mill）等著名人士努力制定有关这种内在认同感本质的理论，我们用“我”来表达。停下来想一想，但是我对这种“我”的想法到底有多模糊。您很快就会发现，您不再用这个概念来把握具体的现实。在德语中，只有三个字母组成这个小词（ich），而在英语中则更少。人们很少设法超越这些字母的外在含义，因此，无论您是看内在的生命还是看物理的成分，当今对人类的了解仍然很模糊。正是看到精神和物质协同工作的能力，丰富了我们理解人类本质的努力。如今，有许多人对歌德的话“物质在精神中，精神在物质中”感到满意。如果这些话使人们感到高兴，那是一件好事，因为它们肯定地表达了真理。但是对于那些习惯于在任何地方看到精神和物质共同努力的人来说，这些话仅仅是一种琐碎的表达；他们赞美显而易见的事实。如此多的人以这样的赞扬接受了这一有点理论性的格言，这一事实恰恰表明，他们不再体验其根本的现实。理论上的解释通常掩盖了具体内在的体验上的损失。当我们查看有关圣餐的理论时，我们便在历史上找到了一个例子，这些理论在人们失去体验其现实的能力的那一刻就开始被广泛讨论。通常，形成了一些理论来解释实践中不再体验到的内容。

到目前为止表达的心态将对那些希望将教育作为一门艺术进行实践的人有所帮助。它使您能够获取人类存在多方面组成的具体形象，而不必使用一些模糊的人类一体性概念。一个作为有机的整体的人类存在的图像，但是您可以在其中看到各个组成如何和谐地合作。这样的图画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我在《心灵的谜语》一书中所指出的：人类在三个基本方面的发现，每个方面在功能和特征上都互不相同。在外部，头部作为一个组织看起来与肢体和代谢系统的有机体非常不同。我将后面的两个系统联系在一起，因为新陈代谢在人的四肢活动中显示出其真实的本性。用形态学的术语来说，我们可以将消化系统看作是运动中的人的一种延续（虽然可能只是向内）。四肢与消化系统之间有密切的关系。例如，四肢活跃时，新陈代谢更加活跃。可以详细说明这种关系，但我仅在此处进行说明。由于它们的密切亲缘关系，我将这两个系统归为一组，尽管当单独查看每个系统时，它们也代表了某些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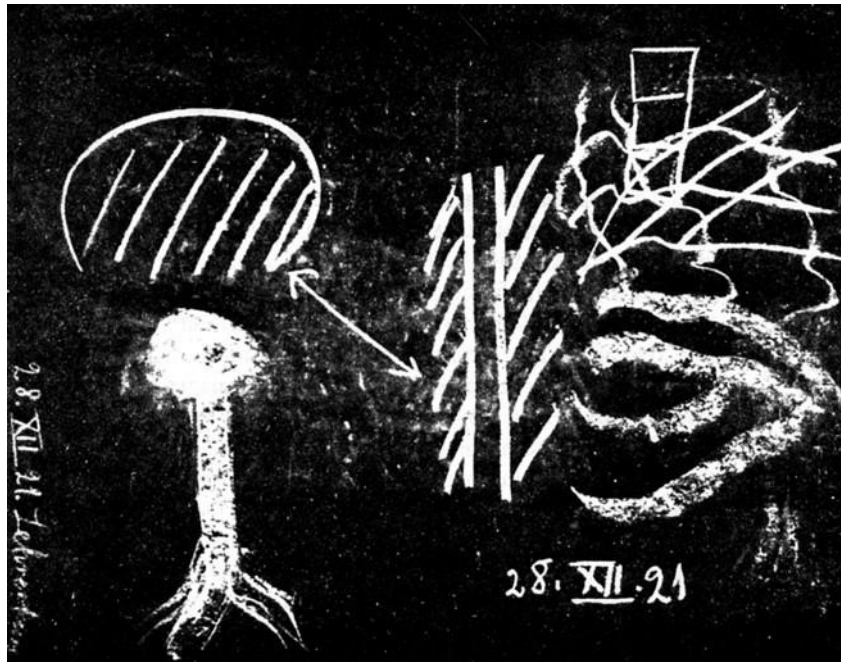
现在让我们从头开始看人的形状。目前，我们将忽略头发，无论如何，它会从头部散开，并且由于它是一种死物质，因此保留在活着的头部组织之外。人发确实是一种非常有物质，但是进一步的细节只会使我们偏离我们的主要考虑因素。

如果我们保持图像的灵活性，并通过以静态方式描绘各个器官（也许通过绘制准确，清晰的插图）来避免变得过于简单化，那么我们肯定会被这三个人类成员之间千差万别的关系和不断相互作用所迷住。如果我们观察呼吸的节律活动，就会发现在吸入过程中推力是如何导致脑脊液的。在接受这些呼吸节奏时，这种液体将振动直接传递到脑部液体中，从而充满了大脑的各种空腔。可以说，这种由节奏性呼吸引起的对大脑的“拍打”会刺激人类活跃于神经感觉组织中。由呼吸过程引起的节律不断通过椎管传递到脑液中。因此，通过呼吸激活的刺激不断地朝着头部区域努力。

如果我们向下看，我们会发现在某种意义上，有节奏的呼吸在脉搏的节奏中变得更加“尖锐”和“激动”，以及当脑脊液向下推动，每次呼气时血液循环如何影响新陈代谢。如果我们对呼吸过程和血液循环有鲜活的、艺术性的敏感的理解，那么我们就可以跟踪脉动的血液对神经感觉的组织 and 代谢的肢体系统的影响。我们一方面看到呼吸和血液循环过程如何到达大脑和头部区域，另一方面又朝相反方向进入新陈代谢肢体系统。如果我们以这种方式逐渐获得人类的生动图画，我们就可以在研究中取得真正的进步。我们可以形成完全符合人类的中央系统性质的概念。这些概念不能太简单，以至于我们可以将它们变成图表。当要了解人性的持续的、元素的编织和流动时，方案和图表总是有问题的。在我们的人智学努力的早期，当我们仍在神智团体内工作时（允许我提一下），我们一次又一次地面对各种各样的图表，这些图表慷慨地配有大量数据。一切似乎都安装在精致的、整洁的示意图的梯子中，足够高，任何人都可以爬到存在的最高区域。一些成员似乎将这种梯形图视为一种精神健身房设备，希望借此达到奥林匹克的高度；一切都整齐地装在盒子里。这些东西使人四肢抽搐。对于那些知道要以超感觉的方式掌握我们不断移动的人性的人来说，我们必须保持我们的思想的灵活性和活力的人来说，它们是难以忍受的。固定的思维习惯使我们想逃离。重要的是，在我们寻求人类的真实知识时，我们必须保持思想和观念的灵活性，然后我们可以再迈出一步。

现在，当我们尝试建立关于呼吸和血液循环之间的节律如何在上部区域改变和转化的心理印象时，我们得到了以下想法，我将在黑板上画出它——不是固定的方案，而仅仅是作为指示（见图）。让粗线代表某种绳索的心理的形象，这将帮助我们大致想象呼吸和血液循环的过程。这是我们掌握物理血液以外存在的“以太神经”的细微且不可思议的物质的一种方法。

现在，利用我们的想象力，我们可以从胸腔上方向上看，进一步感觉到内向的逼迫，以“磨损”我们的图像并将它们转换为细密的线，它们交织在一起并形成精致的网络。这样，我们就可以洞悉并向上改变的心理意象，这些意象发生在外部和身体上。我们发现我们只需要将这些粗线磨损成线即可。想象这个过程，我们逐渐体验到灰质下的白色的、纤维状的大脑的物质。在我们的心理的图象中，我们变得像渗透到人性的过程一样灵活。



将图像制作朝相反的方向向下进行，你会发现不可能把你的脑海中的图像分割成细丝，然后

编织成某种纹理，就像在神经系统外部看到的那样；这样的线只是消失了，你就失去了它们的所有痕迹。否则，您会误入歧途而形成不再与外部现实相对应的图像。如果您跟随大脑，通过十二个背椎骨（一直穿过腰椎和骨椎骨等等）继续向下进入脊髓，您会发现神经物质（现在外部为白色，内部为灰色）逐渐向新陈代谢的区域。以某种方式，无法想象神经继续向下延伸。除非我们的图像能够变换，否则我们无法获得人类的真实和全面的画面；我们必须保持图像的灵活性。

如果我们往上看，我们的心理的图像就会与往下时看到的有所不同。我们可以在图像中重现人性的灵活性，这是艺术活动的开始，最终使研究人员找到了我们在物质的人体内所发现的东西。因此，我们避免了先观察外部物理世界并形成有关其的抽象概念而导致的分裂。相反，我们直接潜入人性。我们的概念变得生动活泼，并与人类实际存在的事物保持和谐。没有其他方法可以理解人类的真实本性，这是教育艺术的基本前提。

要了解人类，我们必须变得内向灵活，然后我们才能正确发现人类组织的这三个成员以及它们如何共同创造健康的平衡。我们将学习认识到这种平衡的扰动是如何导致各种疾病的，并以鲜活的方式区分人类生命中健康和疾病的原因。如果您以一种应有的崇敬来看待人类的创造，那么您就不会通过称其为自然统一来简化这种错综复杂的人类组织。而且，当您观察胸部区域时，如果您想象粗大的绳索状形状会随着接近头部区域而变得更加精致，直到它们磨损成简单的线，您便开始达到物质的现实。您会发现您的想象力已由神经纤维的物理结构以及它们的交织方式向外证实。

当我们考虑整个人类的生活时，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人类组织的这三个成员在生活的各个阶段以不同的方式相互联系。在童年时期，灵魂精神元素以与后期阶段完全不同的方

式进入身体组织。我们必须对这些细微的变化给予足够的重视。但是，如果我们愿意发展此处指出的那种心理意象，我们将逐渐学会拓宽和深化以前的概念。

当我指出孩子们拥有成年人不再拥有的一种智慧时，似乎冒犯了《个人与人性的精神指南》的许多读者。我当然不希望贬低成年人的智慧和能力，而只是想像一下如果在早期大脑和其他器官还不成熟的时候，我们的整个组织必须依靠我们的个人的智慧来形成自己，那么这种情况就会发生。恐怕我们会变得相当糟糕。当然，孩子们完全是在潜意识里形成大脑和其他器官的，但是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大的智慧在起作用。

当您按照以前的讲座中介绍的方式考虑整个人类的生活时，您会认识到这种智慧，尤其是如果您对孩子们的梦想可以告诉您的事情有一定的了解。成人倾向于将这些梦想视作幼稚的废话，但是，如果您可以体验它们的内在现实，那么与成人梦想截然不同的儿童梦想实际上非常有趣。当然，孩子在谈论自己的梦想时并不能清晰表达自己的意思，但是有一些方法可以发现他们想要说的话。然后我们发现，通过梦中的精神的存在物，孩子们朦胧地体验了智慧的崇高力量，这些智慧有助于塑造大脑和其他身体器官。如果我们尊重孩子的体验来接近他们的梦，我们看到一种普遍存在的宇宙智慧在起作用。从这个角度来看（原谅这个有点冒犯性的陈述），孩子比成年人聪明得多，也比成年人聪明得多。当老师进入教室时，他们应该充分意识到孩子们的智慧。老师们自己已经长大了，而相反，他们所获得的东西——对自己经验的了解——根本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成年的梦已经失去了这种品质。他们将日常的生活带入梦中。我从不同的角度讲过这一点。

当成年人做梦时，他们将白天的智慧带入夜晚的生活中，从而影响到他们。但是，当孩子们做梦时，崇高的智慧在他们中流动。尽管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孩子们醒来后仍保持昏暗的意识。而且，在白天，当他们坐在学校里的时侯，他们对这种宇宙智慧仍然没有什么模糊的感觉，他们在老师中找不到。另一方面，教师在知识和智慧方面感觉要比孩子优越。当然，这是自然的，因为否则他们将无法授课。教师意识到自己的智慧，因此，他们当然是卓越的。

但是，这种智慧并不像孩子那样充实而崇高。

如果我们用言语表述，当一个充满智慧的小孩遇到失去了这种原始智慧的老师时，会发生以下情况。当今时代，与教师有着密切联系的抽象知识，往往使他们成为有些枯燥而学究的成年人。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的举止和外表彰显了这些特征。另一方面，孩子们保留了灵性智慧带来的新鲜感和智慧。

现在，当老师进入教室时，孩子们必须控制自己的兴高采烈。老师觉得自己很聪明，他们的学生很无知。但是在教师和学生的潜意识领域中，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情况。如果让梦发表讲话，情况将大为不同。孩子们在潜意识中的某个地方，感觉到老师有多愚蠢。在潜意识里，老师们觉得孩子们有多聪明。

所有这些都成为课堂气氛的一部分，属于在教育中起着非常重要作用的不可思议的事物。因此，孩子们不由自主地面对自己的老师，无论他们多么微小，他们仍然完全没有意识到。它对老师的天生态度是一种娱乐。他们忍不住感觉到这种智慧的流动弥漫在自己的身体中，以及在教师中幸存的很少。孩子本能地将自己的智慧与他们的老师的智慧进行对比，后者进入教室时有些僵硬和书呆子——由于长期生活在抽象的智力观念下而变得呆滞的驼色，外套被图书馆的灰尘沉重以至于不能刷衣服。在这种遗憾的景象中，轻度的娱乐是孩子的最高感觉。

这是通过孩子的眼睛看到老师的方式，不管孩子是多么的无知。我们不能不看到这种态度有一定的道理。毕竟，这种反应是自我保护的一种形式，可以保持孩子的健康状况。对于年轻的学生而言，梦见老师的经历很难成为令人振奋的经历，他们仍然可以梦见渗透到他们整个生命中的智慧。

在教师的潜意识区域中，一种相反的感觉也产生了，这种感觉也非常真实，并且它也属于教室不可思议的事物。在孩子中，我们可以说到昏暗的意识，但是在老师中，潜伏着一种潜意识的渴望。尽管教师永远不会自觉地承认这一点，但内心的向往却升起了祝福儿童的智慧生命。如果人类灵魂的心理学家比平时更了解精神现实，他们将迅速发现孩子的新鲜，重要的成长和其他人的力量在教师的潜意识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这些是遍布教室的一些隐形元素。而且，如果您能够在后台看到一些东西，您会发现孩子们由于某种迷惑而转身离开老师。他们朦胧地感觉到一个不为人知的问题：在这个成年人中，谁是我的老师，流经我的一切变成了什么？但是另一方面，在教师中，潜意识的渴望开始激起。像吸血鬼一样，他们想捕食这些年轻的灵魂。如果您稍微靠近一点，在许多情况下，您会看到这种类似吸血鬼的冲动在原本有序的外观下发挥了多大作用。这就是幼儿患各种健康不良倾向的根源。一个人只需要睁开眼睛看看一些老师的心理倾向，看看这种倾向是如何从课堂生活中产生的。

作为老师，除非我们被充满对人类之爱的人类知识所支撑，否则我们就无法克服这些有害影响。我所描述的知识既灵活又活泼，并且与人类有机体融为一体。只有对人类的真诚热爱才能克服和平衡人类本性的各种力量。而且，对人类的这种了解使我们不仅能够认识到不同人表达人性的方式，而且能够认识到其童年，成熟和老年时期的特征变化。在生命的三个主要阶段中，人类的三个成员具有完全不同的工作关系，每个成员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

我们需要牢记这一点，尤其是在制定时间表时。显然，我们必须照顾孩子的整个生命，包括头部和四肢，并且必须考虑到以下事实：在三个成员中的每个成员中，从另外两个成员中产生的过程一直持续存在。

例如，代谢过程总是在头部发生。

如果孩子们不得不静静地坐在办公桌前做脑力劳动（稍后在这和教室的桌子上进行更多讨论），如果他们的活动没有流到四肢和新陈代谢中，我们就会在他们之间造成失衡。我们必须通过让头部放松来平衡这一点，即让他们稍后在体育课中享受自由运动。果您知道头

部和四肢的极性过程和新陈代谢，您将意识到在日程表中提供正确的变化的重要性。

但是，如果在激烈的体育课之后，我们将学生带回教室继续上课，那我们该怎么办？您必须意识到，当一个人从事刺激新陈代谢的肢体活动时，过去几年中人工地植入脑海中的想法就不再存在了。当孩子们跳来跳去，活跃在四肢和新陈代谢中时，以前种在头上的所有想法都会飞走。但那些只体现在儿童梦中的力量（超感官的智慧和力量）现在进入头脑中并占据它们的位置。如果在上完运动课后，我们带孩子们回到教室，用其他必须比他们的潜意识低下的东西代替了这些力量，那么在课堂上就会感到不满。在上一课中，感觉的力量，尤其是超感官的力量一直影响着孩子们。学生可能不会在外部表现出不情愿，但内在的怨恨肯定是存在的。通过在运动课后立即恢复普通课程，我们违背了孩子的天性，并因此而给孩子植入了疾病的潜在种子。根据生理学家的说法，这是很久以来众所周知的事实。我从人智学的角度对此进行了解释，向您展示了教师在培养儿童正确知识的基础上，有多大的责任来养育儿童的健康。自然地，如果我们以错误的方式处理此问题，我们实际上可以在孩子身上种下各种疾病，我们必须始终充分意识到这一点。

正如您现在可能已经注意到的那样，我并没有赞美普通的世俗智慧，这些智慧如今已非常珍贵。这种智慧不足以塑造未来几年年轻人的内在的器官。如果到成熟时我们还没有变得僵硬，那么通过自然主义和知性的概念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知识将被记忆化，这些知识最终将流到我们身体的其余部分。不管这听起来多么荒谬，如果一个人在正常情况下属于头部的东西流到肢体和新陈代谢区域，就会生病。头部力量进入低层的区域时就像毒药。实际上，一旦进入错误的领域，或者至少达到新陈代谢，大脑的智慧就会变成一种毒药。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大脑知识生活的唯一方式（我具体使用这个术语，而不是作为道德判断）是防止这种毒物进入我们的新陈代谢和肢体系统，因为在那会产生毁灭性的影响。

但是儿童不受成年人的僵硬的保护。如果我们将知识运用于儿童中，我们的观念就会侵袭并毒害他们的新陈代谢和肢体系统。您可以看到，从实践经验中认识到，我们可以期望儿童吸收多少头部的知识，而又不让他们暴露于新陈代谢肢体中毒的危险是多么重要。

因此，促进儿童的健康或生病在老师手中。如果教师坚持按照现代的标准使学生聪明地学习，如果他们以各种知性的知识来塞住孩子的脑袋，那么他们就可以防止潜意识的智慧的力量渗透到这些孩子中。另一方面，当孩子四处奔跑并有节奏地运动时，宇宙的智慧立即被激发。

由于节奏活动在头部和肢体的新陈代谢之间具有独特的位置，因此，有节奏的活动带来了与宇宙智慧力量的物质统一。赫伯特·斯宾塞在谈到修道院教育的负面影响时说得很对，修道院教育旨在使年轻人在知性上表现出色。他指出，在以后的几年里，那些学者将无法利用他们的知识才能，因为在他们的学年里，他们被各种疾病的种子浸透了。

这些事情不能用某些特殊的尺度来衡量。它们只向开放的思想 and 通过人智训练获得的灵活思维展现出来。这种思考必须与实际生活保持联系。

对于教师了解控制人类健康和疾病的基本知识的重要性而言，这非常重要。在此必须

再次强调，为避免陷入外部标准和固定概念的束缚，您必须学会认识人性不断变化的过程，该过程总是趋向于健康或疾病。老师将在课堂上遇到这些事情，他们必须学会正确地处理它们。当我们关注儿童和成长中的人类不断变化的阶段时，我们将进行更详细的介绍。

第6讲 七岁之前的孩子

1921年12月29日

任何要照顾一个非常年幼的孩子的人，无论是作为父母还是在任何其他的照顾孩子的能力中，都会体验到这项任务所涉及的巨大责任。这些人在道德上感到有义务为孩子的未来发展打下最好的基础。因此，令我深感悲痛的是，我们位于斯图加特的华德福学校只能接受已达到正式入学年龄的孩子，如果我们能够接受更小的孩子，这将给我最大的满足感。除了其他困难之外，我们开办托儿所的目标由于缺乏资金而受到阻碍，就像许多其他人智学的活动所发生的那样。持续的资金短缺使我们至少寄希望于，如果我们能够获得公众的支持，我们最终将能够建立一个托儿班，成为我们华德福学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很小的孩子对我们来说是最难去理解的。灵魂生命的大门绝对与外界隔绝，外界的影响力无法触及它。那些照顾这个年龄婴儿的人在婴儿挣扎和哭泣时无能为力。这些孩子做他们想做的事。

因此，细心的成年人必须接受这样的事实，即孩子们的意志是他们无法控制的，即使是在人生的后期，甚至是人生的最后阶段。您可能知道，早在1894年，在出版其他人智学著作之前，我就出版了《自由的哲学》。这本的目的是给出世界上人类品质上真正的评估，这个评估就是在社会背景下发展出对个人自由的冲动。如果您接受它的信息——一方面是自由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命运的问题——您会发现它甚至与婴儿有关。如果您聆听人类内心的生活，您会发现人类在地球上的真正幸福取决于对人类自由的认识，对人类价值观的理解以及对人类尊严的感觉。人智学向我们展示了——除了一个人甚至在出生或受孕之前仍处于精神世界中就已经发展起来的東西，以及一个人死后会再次相遇的东西——尘世化身的目的就在于使对自由的冲动变得活跃。这种冲动完全取决于跳入尘世的身体。这种自由只有在肉体化身中才能实现。我们只有在地球上生活时才能获得自由，而当我们进入其他世界时，我们只能带着我们在地球上所达到的自由度。

如果您以这样的感觉来对待幼儿（并且感觉是从事教育艺术的人的最有效的来源），那么当您负责婴儿时，这个问题将始终存在于您的脑海中：我必须怎么做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即孩子在成熟时会发展出最充分的人类自由意识？有了这个问题，一个新的真理开始浮出水面。生命的外部条件已经清楚地指出了它，并且通过人智学的洞察力，可以内在确定地理解它。事实是，尽管人人有自由，但每个人都有命运，或用东方术语来表示业力。

让我们想象一下，一个人在晚年遇到一个他以前认识的人，并且这个人对该人的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许这样的人甚至可以终生结伴。起初，他们似乎只是碰巧碰面。但是，当他们回顾自己的一生中的几年时，即使对精神科学一无所知，这个人也很可能会发现一个奇怪的事实，即在这次会议之前的几年中，他不知不觉地采取了许多步骤，最终导致了另一个人。尽管起初似乎只是偶然，但事后看来却揭示了一种固有的模式和基本计划。回顾自己的一生，歌德的老朋友诺贝尔从他的灵魂深处讲出了这些有意义的话：“如果在以后的几年中，我们研究一下我们的早年生活，一切似乎都将变成一种确定的模式；一切都将融为一体。”由于我们的意志扎根于我们所有的行动中，因此我们可以在任何地方看到命运在生

活中事件如何面对我们。一个人可以引用许多其他人，这些人通过观察平凡的生活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当我们观察生活的外部事件时，就会发现业力的隐藏真理。

负责幼儿的任何人，特别是在儿童之家工作的幼儿，都了解命运的活动，必须问：我是否被专门挑选来指导和教育这些孩子？随之而来的还有其他问题：我该怎么做才能尽可能地消除我的个人自我，这样我就可以不受主观性的影响而让那些人受到照料？我该怎么做，以免干扰孩子的命运？最重要的是，我怎样才能最好地教育孩子走向人类自由？如果您了解孩子在出生和牙齿变化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在最初的七年中），您将意识到幼儿是多么脆弱，我们会对他们的存在产生多大的影响（我将在后面谈到胚胎期开发）。牙齿的变化代表了儿童生活中的决定性转折点。仔细观察发现，在第七年之后，孩子的思维，感觉和意愿之间出现了全新的相互关系。

我们已经习惯于将通过观察物理过程获得的某些概念应用于人类的生活。例如，在自然过程中，当我们注意到在以前的状态下无法察觉并且没有从外部引入的热量突然出现时，我们说潜热正在释放。就像通过物质过程可以释放潜热一样，牙齿更换后，灵魂和精神力量也可以释放，到目前为止，这些力量已经与生物体结合在一起，并有助于其生长。然而，这些力量摆脱了成长和营养的过程，在孩子的灵魂中发挥了作用。他们变成了灵魂力量。

今天的自然科学形成了关于身体与灵魂之间关系的抽象概念。理论是用来解释其中一种对另一种的影响的。有人谈到心理物理上的平行性，等等。一个人没有做精确的观察，而是哲学。但这一切无济于事。如果你想了解人性的秘密，你就必须用观察外部自然现象的同样精确的方法来观察它。然后您会发现，大约在第七年之后，用于建立孩子的身体有机体的力量现已转变为灵魂力量，这些力量将决定孩子与外界的关系。

如果我们想弄清楚孩子从出生到第七年的灵魂是什么样的，我们必须观察这孩子从七岁起的发育情况。然后，在孩子的灵魂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身体组织中活跃的非常相同的力量。我们会发现，塑造和塑造孩子的大脑和其他有机体的隐藏有机活动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通过出生或受孕，孩子将他们从灵魂世界获得的东西带入他们的身体组织。当儿童以这种方式充分参与建立身体器官时，必须让他们自由活动，因此，通往外界的门仍然关闭。我们必须避免以笨拙的方式干扰儿童的这些内在活动，因为他们正在做他们必须做的事情，因此外部意志的力量是无法接近的。

但是，我们还必须认识到，尽管儿童全神贯注于其成长过程，但我们在他们周围所做的一切仍然给他们留下深刻而独特的印象。稍后我将进一步详细介绍，但我们不要忘记，孩子七岁后在灵魂中起作用的所有事物都直接参与了直到那个年龄的器官的构建过程。这意味着直到第七年，来自外部世界的印象都会直接影响他们的身体结构——肺，胃，肝和其他器官。在这个年龄的孩子中，灵魂还没有摆脱身体的组织，而身体仍然在积极地参与其中。因此，他们通过我们的一般行为从我们这里获得的所有印象对其未来的健康或疾病构成具有决定性影响。

您来是希望学习一些有关我们的教育原则的知识，但是最重要的是这些原则的实际应用。在教育中真正重要的是教师对人的内心情感和灵魂态度。除非我们以真正的见识与成长

中的人类接轨，否则我们无法真正为教育艺术服务。甚至可以说，教师可以自由地以自己的方式来对待学科，因为无论如何，他们都必须根据从生活中学到的知识来准备学科的材料。重要的是，每位教师都将自己真实地描绘出人的形象。如果这张照片出现在他们的内在的心眼之中，他们将做正确的事，尽管从外观上看，每个老师的举止可能都非常不同。

我作为华德福学校的精神指导者参观了平行班（很多人已经要求平行班），当我看到老师们如何以非常个性化的方式对待同一科目时，我从不反对或坚持他们都遵循相同的方法设置课程。即使同一主题的两个版本在外部看起来很矛盾，每个版本也可能以自己的方式是正确的。实际上，如果一位老师要模仿另一位，那么结果可能是完全错误的。我们的学校被称为“自由的华德福学校”是有充分理由的。这不仅是因为我们脱离国家体系而独立，而且这个名字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弥漫其整个结构的自由气氛。

在上一讲中，我指出对人类的超感官思考将向我们揭示除身体之外的另一个更精细的身体，我们称为以太体或形成力的身体。以太体不仅提供维持营养和成长的力量；它也是记忆能力的来源，也是创造精神意象和思想的能力。它只有在更换牙齿后才成为一个独立的实体，它的诞生类似于身体是从母亲那里生出来的。这意味着，直到牙齿更换之前，以太体的力完全在儿童的有机成长过程中起作用，而在那之后——尽管在很大程度上仍保持活跃，但这些力却部分地从那些活动中撤离。然后，以太体释放出来的力量开始作用于心理的图像和记忆的灵魂领域，以及儿童灵魂生活的许多其他细微差别。

牙齿的变化是一个独特的事件。推出第二颗牙齿所需的力在此事件之前就已存在，但现在不再需要。一旦第二颗牙齿露了出来，以太体的这种特殊活动就变得多余了。推出第二颗牙齿的最终活动是在儿童的有机体内发生的某种活动的外部表现。在最初的七年期末，这些以太力中的大多数被释放，流入了孩子的灵魂和精神世界。

一个人可以识别整个生命中的这七年的时期，而每个时期又可以在三个明显不同的较短时期中看到。如果我们观察到其中一些以太力量逐渐撤退，直到大约第七年，我们就会看到在物理出生后的头两年半中，以太体是如何从头部释放出来的。在接下来的两年半中，它从胸部区域中解放出来。最后，直到牙齿更换为止，它才从孩子的新陈代谢肢体系统中解放出来。因此，我们看到以太力量逐渐撤离的三个阶段。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在以太体仍与头部相连的同时，孩子如何拒绝来自外界的任何有意图的影响。

在最初的两年半中，孩子们学到的东西对于他们的一生至关重要。他们通过即将来临的活动以及产前生活带来的带来的成就来做到这一点。只考虑孩子在这最初的短时间内如何学习说话和走路。

从个人和社会的角度来看，这是两个与保持自信密切相关的人类的才能。这两个重要的能力是在以太体仍在塑造大脑并辐射到有机体其余部分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如果这些以太力强烈地辐射到生物体内，并干扰婴儿的新陈代谢，呼吸和血液循环的微妙过程（如果它们在婴儿的生物体内变得过于强大），则即使在这个很小的年龄，猩红热和类似的儿童疾病也可能发生。基本上，由于儿童在这个阶段的所有这些活动，他们仍然无法接触到由外界的意愿和要求引导的有意识的方法。他们想让自己去研究自己的有机体。

在头两年半时间内无法进入外部世界是一个重要因素。另一个事实是，孩子们对周围发生的一切都有一种很好的、本能的感觉，尤其是在他们与他们建立了某种融洽关系的人身上所发生的事情。照料这样一个孩子的任何人自然都属于这一类。我并不是在说孩子有能力像更大一些的人那样使用感官。这不是孩子们用眼睛看到什么的问题，而是对在他们周围发生的事情最亲密的一种普遍的感知。然而，这种感知排除了任何试图从外部强加自己的东西，在头两年半的时间里，儿童将本能地捍卫自己。当他们的感官知觉仍然深深地沉浸在感觉中时，为了更好地了解儿童对外界的敏感性，这可能有助于查看动物，即位于人类下方的生物，因为它们对外部的世界具有类似的敏锐的敏感性。我没有反驳我在上一堂课中说的关于衰老的话；必须简单地准确观察。动物对周围环境特别敏感。我不知道那些来自英国或其他欧洲国家的人，是否曾听说过战前几年因做简单的数学计算而引起轰动的马。在柏林，有著名的冯·奥斯汀先生的马，在埃尔伯费尔德，有几匹马可以进行数字的计算。好吧，关于埃尔伯费尔德的马我什么也没说，但我确实在柏林结识了冯·奥斯汀的马，而且我能够观察到这匹马与其主人之间的密切关系。确，这匹马的脚踩到了三分之三，即九分。对于一匹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尊敬的成就。

各种各样的理论被提出来解释这匹马对冯·奥斯汀的问题的反应。一位大学讲师（一位博学多才的人）甚至就这匹马写了一整本书。他写道：“当然，这匹马无法计算，但是每当冯·奥斯汀先生说“三乘三”时，他的言语都伴随着几乎看不到的面部表情。他有点模仿，当他念出“九”这个词时，这匹马就是能够观察到这些面部表情和印记。”他的确是一篇学识渊博的论文。他继续说：“我本人无法检测到冯·奥斯汀脸上的笑容，因此我不能保证我的理论是正确的。但是它一定在那里并且马能够观察到它。”在我看来，作者只是说他是一名大学的讲师，认为这匹马比他本人更能观察。在我看来，关键是冯·奥斯汀的程序，因为他有装满糖果的大口袋，然后将其塞入马口，从而保持了不间断的感觉和满足感。结果是主人和马之间的亲密关系。一切都沉浸在同情中，这使马与动物的本性保持一致，即使主人的思想和感情阴影也是如此，但对于他脸上的神秘表情却几乎没有影响。冯·奥斯汀脑中进行的计算过程是通过糖果的甜味转移到马匹上的。当用这种方式解释时，这种现象并没有变得越来越有趣，但是它可以教会我们很多关于生物的关系。不能通过观察一匹马所能察觉到的面部表情来解释，尽管不是通过大学讲师。

在头两年半中，儿童与母亲或与其紧密相连的其他人有类似的关系，只要他们的态度和行为能够做到这一点。然后孩子成为完美的模仿者和模仿者。这给成年人施加了道德上的责任，值得这种模仿，这远不及对孩子施加意志的舒适。儿童会接受我们所做的一切，例如我们的行为和行动方式。他们同样容易受到我们的感情和思想的影响。他们模仿我们，即使这在外表上并不引人注目，但他们还是通过形成模仿的倾向来做到这一点，通过他们的有机灵魂力量，他们压入了身体。因此，在头两年半内的教育应仅限于负责成人的自我教育，这些成年人的思想、感觉和行为方式应被儿童感知，不会对他们造成伤害。从根本上讲，模仿的阶段一直持续到牙齿更换为止，因此以后儿童也将受到周围环境的强烈影响。

下面的示例可以证明这一点。下面的示例可以证明这一点。这是真的吗？乍一看，是的，因为她已经从橱柜里取出钱了，这钱总是由母亲保管。然后，孩子用钱买了糖果，甚至还给了其他孩子一些糖果。我向父母保证，他们的孩子根本没有被偷，但她只是模仿了母

亲，母亲经常从橱柜里拿钱买东西。从来没有任何偷窃的意图。这个概念在孩子的脑海中还不存在。但是孩子是模仿者，会像母亲一样去做。如果我们希望避免混乱，则应由成年人来意识到这一点，并在孩子面前采取不同的行动。

孩子们也不会学会遵循我们的努力来使他们站起来并进行各种动作。孩子们也不会学会遵循我们的努力来使他们站起来并进行各种动作。如果我们通过让孩子过早站立和行走来进行干预，我们可能会对神经过程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这些损害可能会持续一生。如果孩子们看到成年人处于直立姿势，那么他们会在模仿时尝试将自己提高到相同的姿势。我们必须始终将人类在最初的阶段视为模仿者，并相应安排我们的孩子抚养。

有时这肯定是非常困难的尝试，而且我们都知道有些婴儿似乎整天在大吼大叫，除了耳鸣的声音外，还对成年人造成了其他各种挑衅。的确，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必须大刀阔斧，以免造成儿童的严重伤害。但是，这些措施并不真正属于教育领域。诚然，很难忍受一个尖叫的孩子，但是当我们按照描述进行行为时，我们的行为会逐渐沉入孩子灵魂和精神力量的深层（它们仍与有机过程紧密相关），并最终带来更多积极的结果。

如果我们观察小的孩子没有先入为主的想法，就会发现他们的尖叫和其他不愉快的特征来自他们的身体组织。尽管孩子会一直保持剧烈哭泣的内在力量，但哭泣的习惯会逐渐消失。这种力量非常强烈。如果我们通过树立正确的榜样和道德行为来正确地影响孩子，那么婴儿哭泣背后的力量将在以后的生活中表现出强烈的道德力量。在成年后的生活中，一种很强的道德风尚就是生活在幼儿强烈哭泣中的那些力量的表达。另一方面，如果那些接近孩子的人具有不道德的态度（即使只是在思想上），这些力量将在以后以强烈的不道德力量重新出现。我们必须小心，不要在儿童学习说话时损害他们的成长。当我们让他们说出自己选择的单词时，这很容易发生。这也将我们的意愿强加给孩子。最好在孩子面前自然地说话（只要我们以道德的方式说话），以便他们有机会听到我们的声音。这样，孩子们就可以找到自己的语言表达方式。现在，您可以欣赏到到目前为止所讲内容的真实意义——切勿以一种虚假的本能来吸引我们，以使婴儿说话为孩子的利益服务。这不是一种本能，而是一种我们可能通过误入歧途的习俗而获得的东西。护士或其他与幼儿打交道的人不应以人为或幼稚的方式与他们说话。当我们改变通常的说话方式以“适合”一个孩子时，我们确实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孩子们总是想像我们真实的那样模仿我们，而不是像我们假装的那样。他们拒绝任何接近他们的表达方式来表达他人的意愿，例如孩子气的和天真的婴儿谈话。孩子们不得不忍受它，但是他们对这种方法有着深深的内心不满。这种愚蠢的愚蠢之举的影响深远，以至于在后来的几年中由于消化能力减弱而浮出水面。当诊断出一个老年人的消化不良时，这可能仅仅是由于热情高昂但被误导的护士在他的幼儿期采取了错误的方法而导致的。

这些是关于第一个七年期的前三分之一的要点，需要牢记。

在两岁半的时候，儿童的头部结构已经发展到足够大的程度，以至于可以释放一直作用于其上的以太体的力量。这种逐渐退缩一直持续到胸部，直到第五年左右，那时呼吸和血液循环也已经达到一定的完成阶段。因此，当儿童学习说话和走路时，从头部释放的形成力（现在正在充当灵魂和精神力）与在胸部区域释放的形成力结合在一起。这种变化可以通过出现异常生动的记忆和奇妙的想象力而在外部得到识别，这种记忆和孩子的成长在两岁半到

五岁之间。然而，当孩子们发展这两种能力时，你必须非常小心，因为他们在建立灵魂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儿童继续靠模仿生活，因此我们不应试图让他们记住我们选择的東西。在这一阶段，最好不要让记忆力不断发展，让孩子们记住自己喜欢的东西。我们绝不应该给他们任何形式的记忆练习，否则，由于无知，我们可能对仅在观察整个人类生活过程中看到的后果负责。

有时，我们遇到的人在40岁左右或更高年龄时抱怨疼痛或风湿病。当然，这可能有多种原因，但如果我们进行足够深入的研究，我们可能会发现风湿病是由儿童早期记忆过早引起的。

生活的方式确实非常复杂，只有努力认识生活中许多隐藏的联系，我们才能产生爱，这是人类成长的真正基础。

无论一个人的态度是什么，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都必须对儿童的想象力和幻想做出回应，当他们玩玩具或与其他孩子一起玩游戏时，孩子要向外表达自己。在两岁半到五岁之间玩耍的冲动实际上只是孩子幻想力的外在活动。如果我们对这些事情有必要的观察能力，我们可以仅通过观看儿童的玩耍就对他们未来的灵魂生活做出很多预言。幼儿的玩耍方式清楚地表明了他们以后生活中的天赋和才能。现在最重要的是满足他们天生就喜欢使用正确玩具的冲动。过去，人们根据自己的特定理解来响应这种需求

也许这也发生在西方国家，但有一次流行在整个中欧蔓延开来，特别是在圣诞节期间，给孩子们装盒积木。人们期望孩子们用分开的立方和四边形石头建造微型建筑怪兽。这种事情对儿童的想象力发展有深远的影响，因为它导致一种原子主义的，唯物主义的态度——一种总是想将零碎的东西拼成一个整体的心态。在处理实际生活中，充分发挥孩子的灵活和想象力的能力要比培养反过来鼓励现代思维的原子性的智力能力更好。儿童的想象力代表了刚刚释放出来的力量，使他们摆脱了在大脑物理结构内进行类似创造性工作的压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尽可能避免将这些想象力转化为僵化的、完成的形式的原因。

想象一下，有两个护士正在照料一个两岁半到五岁之间的孩子。其中一个——她可能非常喜欢她负责的那个小女孩——给她一个“美丽”的洋娃娃，这个洋娃娃不仅画了脸颊和真实的头发，而且闭上了眼睛，头部可动。我相信有些娃娃甚至会说话。好吧，她把洋娃娃送给了小女孩，但是由于它的每一个细节都完成了，所以孩子的想象力再也没有创造出来了，她对创造灵活性的向往仍然不满意。好像它的想象力被束紧了。另一位对孩子的内在需求有更多了解的护士则拿了一块旧布，没有其他用途。她在上端缠绕一根线，直到出现类似于头部的东西。她甚至可以要求小女孩在脸上，或者鼻子和嘴上画两个或更多的黑点。现在，由于激发了孩子的想象力，因为她可以创造而不是忍受固定的和完成的形式，所以对所谓的美丽娃娃相比，孩子经历了更加活泼和亲切的反应。玩具应尽可能让儿童释放幻想的力量。而且由于智力与幻想或想象力不同，因此组装许多零件的活动实际上与该年龄段儿童所特有的幻想类型并不协调。

任何唤起内在活泼和灵活性的感觉总是适合年幼的孩子。例如，有一些带有剪纸和彩色人物的儿童读物，可以通过拉下下面的绳子来移动，因所以他们会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比

如拥抱或互相殴打。这些总是激发孩子们创造整个故事，因此它们是非常有益健康的游戏对象。同样，与其他孩子的游戏也不应过于正式，而应留出足够的空间供孩子想象。

所有这些建议都源于基于现实的人类知识，并使教育工作者能够获得必要的理解，尤其是在生活的实际方面。

当儿童快到第五岁时，身体的以太力量—迄今为止一直在促进呼吸和血液循环—现在可以用于其他活动。同样，直到牙齿更换为止，以太力将自由挣扎，并且在新陈代谢的肢体系统中完成其任务后将变得多余。那时，新的精神的灵魂力量逐渐醒悟，并在第七年后完全显现出来（我们将在后面对此进行更详细的研究）。但是，这些力量已经在这最后的第三阶段即曙光中发光了，这是人类生命的第一个七年期。

当来自胸腔的以太力量重新作为灵魂和精神力量出现时，孩子们变得顺服于劝诫和权威感。以前，他们无法理解应该做或不应该做的事情，只能模仿，但是现在，他们逐渐听从并相信成年人所说的话。只有到第五年，才有可能唤醒儿童的对与错感。我们只有正确地认识到孩子，在意识到这直到牙齿变化的最初的七年期间，孩子们都是靠模仿生活的，才逐渐正确地发展他们的想象力、记忆力和对成年人所说的第一信念。

成人的信仰会引起一种权威感，特别是对于与孩子有密切关系的老师。但是，在这个阶段，孩子还太小，无法接受任何正规教育。我很痛苦地知道，第六年已经被确定为正式的学龄。儿童不得在七岁之前上小学。因此，我总是很高兴听到（因此，我不介意（如果您认为这是不文明的话），即使是八岁的时候，有些人智学家的孩子也不懂读写。除非我们准备破坏物理的有机体，否则决不可将其后来的成就加诸于较早的阶段。

在接下来的几天中，我将向您展示当我们的孩子进入华德福学校时，我们如何对待他们，而不对其造成伤害。明天，我将首先向您介绍华德福学校，尽管只是一讲。

第7讲 华德福学校

1921年12月30日

回顾本次大会过去的几次会议，我觉得有必要偏离我们计划的议程，并向您介绍有关华德福教育的实际问题。

从您到目前为止所听到的信息中，您可能已经了解到，这种形式的教育，无论是在课程还是方法上，其关键在于对身体、灵魂和精神的人类组成的理解。为了遵循这一原则，有必要对教育进行一般性的重新审视，其结果是华德福学校在许多方面与传统学校截然不同。

我们必须考虑的第一点是如何最大程度地利用教学时间，尤其是在发展学生的灵魂的生命方面。通常的做法是将可用时间分为许多单独的课程，但是这种方法并不能给各个主题带来足够的深度和关注。例如，假设您想带给学生一些对他们来说具有持久价值的东西，他们可以在以后的生活中使用它们。我将以几乎每所学校都教授的科目为例：历史。想象一下，您想介绍伊丽莎白女王一世的时代，包括主要事件和通常描述给孩子们的人物。教师可以通过在历史课程中谈论那个历史时期的事实来做到这一点，这可能需要半年的时间。但是您也可以以其他方式执行此操作。经过在家中的有条不紊的准备，教师可以对明显的事实产生良好的感悟，然后成为这一时期的一种框架。老师允许这些事实在灵魂上起作用，从而使学生记住它们没有太大困难。然后，所有额外的材料将或多或少地自然到位。如果以这种方式精通该主题，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三到四节课中，很有可能给学生提供一些可能需要半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获得的東西，以便学生保持对主题的持久印象。

如果您对今天孩子在学校应该学习的所有内容进行详细调查，您将同意我刚才描述的方法。在我们目前的文明状态下，我们的孩子在十四岁时应该学习的是材料的积累，以至于他们真的无法吸收所有的材料。没有哪所学校能真正地做到这一点，但是通常忽略这一事实。人们只是假装当前的系统起作用，并且相应地设置了课程。

华德福教育的目的是安排所有教学，以便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简单的方式向学生展示最大数量的（教学的）材料。这有助于孩子们保持对主题的整体看法——与其说是在智力上，不如说是在他们的感觉的生命中。

显然，这种方法对教师提出了巨大的要求。我坚信，如果教师采用这种方法（我称之为基于“灵魂经济”的一种教学形式），则他们每半小时必须花费至少两三个小时的集中准备时间。如果他们想避免伤害学生，他们必须愿意这样做。这样的准备可能并不总是可行或可能的，但是如果老师想成功地将综合的、生动的主题呈现带入课堂，这种私下的准备是至关重要的。它确实对教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但这种义务是这一使命固有的，必须以最好的方式予以接受。

在我们新成立的华德福学校开始实践这一基本教育原则之前，有必要制定合适的课程和 timetable。今天，我想概述一下本课程及其应用，但无需赘述，因为这将是未来几天的工作。

因此，老师们如前所述做好了准备，于是早晨进入了学校。学生在夏天的早些时候到达，八点钟，冬天的时候晚些时候到达。当他们在教室里集合时，老师们通过与全班同学合唱晨祷使他们聚集在一起。这节诗文也可以唱，既包含了一般人类的内容，又包含了宗教内容，并且使学生们在祈祷的气氛中联结起来。它后面可能会有一个真正的祈祷。在我们的“自由的”华德福学校中，这些细节完全由每位老师负责。

然后，我们开始了所谓的主要课程，该课程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在传统的时间表中，这些时间通常分成较小的时间段。但是，在教学中“灵魂经济”的原则使得有必要改变传统的教学计划。因此，在早晨的前两个小时内，在“封闭式”期间内教给学生相同的主题，每个阶段持续四到六周。在主要课程中留给班主任短暂的休息时间，这对于年轻的班级来说是必不可少的。通过这种方式，一次可以教授四到六周的时间，例如地理或算术。之后，又要对另一个主要课程主题进行学习，而不是在整个一年中定期进行较短的课程学习。

因此，我们根据我们商定的原则介绍了各个主要课程主题，其中包括精心计划的儿童灵魂生命的经济（原则）。不惜一切代价，必须避免对孩子的思想和灵魂施加太大的压力。孩子们永远不要觉得上课太难了；相反，孩子应该渴望从一个步骤移到另一个步骤。学生切勿在主题上随意中断；一件事应该总是导致另一件事。在主要课程的四到六周内，班主任将始终尝试将教材作为一个完整的章节（艺术的整体）进行介绍，以使孩子们可以融入到以后的生活中。不用说，在临近暑假的学年结束之前，应将这一年中教授的所有主要课程主题组合在一起，形成简短的艺术再现。

正如我们为孩子们提供的衣服有足够的空间让他们的四肢自由成长一样，作为老师，我们应该通过为他们的内在需求做出回应，不仅为他们提供现阶段的材料，还应为他们提供足够的材料以进一步扩展。如果我们给孩子固定的概念和完成的概念，就不允许内部成长和成熟。因此，我们所引入的所有概念，我们所唤起的所有感觉，以及我们所给予的所有意志的冲动都必须得到与我们给孩子穿衣服时同样的谨慎和远见。我们不应期望他们在余生中记住抽象定义。在四十五岁的时候，您的小手指将与八岁时的手指不一样。同样，在八岁时引入的概念在学生达到四十五岁时不应保持不变。我们必须接近儿童的生物体，以便各个成员成长和壮大。我们一定不能以固定和僵硬的形式来装饰我们的材料，以使当我们的学生达到45岁时，他们完全记得在第八年或第九年介绍的材料。但是，只有当我们向我们的主题介绍使用我所说的“灵魂经济”原则时，这才有可能。在早上剩下的时间里，还会教其他课程，在这里外语起着最重要的作用。当他们的孩子在六年级和七年级第一次进入华德福学校时，它们就被引入一年级。呈现外语是为了让孩子们真正地融入其中，这意味着在教授语言时，老师会尽量避免使用孩子的母语。

自然而然，外语老师必须考虑到学生比他们初次学习自己的语言时年龄大，并将相应地安排课程。这对于与学生的年龄和发展保持和谐至关重要。孩子们应该能够使用该语言，以使他们在想说什么的时候不会向内翻译成母语。应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从一种语言跳到另一种语言。例如，如果要引入特定的单词（例如表格或窗口），则不会以孩子的母语提及相应的单词，而是在清楚地说出该单词的同时指明对象。因此，孩子们在学习翻译的单词之前就直接学习了新语言，这可能根本是不希望的。我们发现，在早期阶段，如果我们避免常规的

语法以及所需要的所有这些，孩子们就会以一种自然而生动的方式找到进入一种新语言的途径。当我们谈论各个年龄段时，将提供更多详细信息，但现在，我想向您简要介绍一下华德福学校的实际安排。

此阶段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是手工，其中包括一些手工艺品。因为华德福学校是男女同校，所以男孩和女孩共享这些课程，看到男孩和女孩忙碌地从事编织，钩编和类似活动确实是令人心动的景象。经验表明，尽管男孩与女孩的编织关系不同，但他们喜欢编织并从中受益。这种方式的合作无疑有助于所有学生的全面发展。在涉及大量体力劳动的工艺课中，女孩也充分参与。这是在我们学校中发展和培养手工技能的方式。

在早上的课程中教授的另一个主题可以称为“世界观”。请理解，华德福学校——或任何可能起源于人智学运动的学校——都不希望教授当今的人智学运动。我认为这是我们最糟糕的事情。目前形式上人智学是成年人的主题，从头发的颜色可以看出，成年人通常是相当成熟的。因此，精神科学通过文学和口口相传的形式仅适用于成年人。我应该考虑向学生展示我的《神智学》或《如何认识更高世界》一书中的任何内容，这是对这种材料的最坏使用。它根本不可能发生。如果我们教授的这种材料完全不适合小学生使用（原谅德语中的一些琐碎表达），我们会让它们想要“跳出他们的皮肤”。自然地，在上课时，他们将不得不服从老师带来的一切，但是从内心上，他们将经历这种冲动。这样的人智学不应在华德福学校教授。重要的是，精神科学不能成为单纯的理论或基于某些思想的世界观；相反，它应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涉及到整个人类。因此，当人智学主义者的老师进入学校时，他们应该发展自己，以便他们在教育艺术上具有多方面的技能。这一成就是重要的，而不是给你的学生带来任何人智学的愿望。

华德福教育的宗旨是务实。它意在成为以实用的方式应用人智学知识的地方。如果您拥有自己的世界观并将其与实际生活联系起来，那么您将不会变得理论化，脱离生活，而是一个熟练而有能力的人。我并不是要说人智学运动的所有成员实际上都已经达到了这些目标——距离目标还很远。我碰巧知道，我们成员中仍然有些人甚至不能缝制掉下来的裤子纽扣。遭受这种缺点困扰的任何人都不能被视为一个完整的人。最重要的是，仍然有一些成员不完全接受这样的论点，即如果需要的话，如果您不能将手放在任何东西上（例如修鞋），就不能成为真正的哲学家。这听起来可能有点夸张，但我希望您知道我要说的话。

那些必须从事理论工作的人应该比那些身兼裁缝，皮匠或工程师的人更加坚定地将自己置于现实生活中。我认为，只有当另一个人精通生活中的实际知识时，才能传授理论知识。否则，这些想法对生活仍然是陌生的。通过人智学的知识进入课堂，作为艺术家的教师应培养找到满足儿童需求的正确解决方案的能力。如果教师将这种态度连同他们的努力成果一起带入课堂，那么他们还将在特定情况下以良好的教学本能得到指导。然而，在当今的常规教育中很少出现这种情况。

请不要将这些言论误认为是对任何老师的批评。那些属于教学专业的人将是第一个体验所讲内容真实性的人。由于自身的局限性，他们很可能认为自己是当前条件的受害者。仅仅是他们自己不得不遭受高中教育的殉难这一事实就足以阻止他们冲破许多巨大的障碍。教学中最重要的事情是能够满足因学生的即时反应而不断变化的课堂环境的能力。但是，在这

个广阔的世界中，谁训练教师这样做呢？他们是否没有经过培训就可以提前决定要教什么？这常常给我的印象是，在教育审议过程中根本不考虑儿童。这种态度就像是在学生入学时将他们变成纸制口罩一样，以便教师可以处理口罩，而不是对待真正的孩子。

如前所述，在华德福学校讲授意识形态并不是我们的目标，尽管在听到人智学者建立了新学校时人们很容易想到这种思想。我们的目标是将通过精神科学获得的理解的权利带入实践教学中。

这就是为什么我愿意将宗教课的责任移交给代表各种宗教的人。毕竟，宗教是一个人的世界观的核心。因此，在我们的华德福学校中，一位罗马天主教神父被要求为该教派的学生提供罗马天主教课程，而一名新教牧师则教授新教宗教课程。做出此决定后，我们不担心我们将无法平衡这些牧师带入学校的任何外部影响，这些影响可能与我们试图做的事情不一致。但是随后出现了某种出乎意料的情况。当我们的朋友埃米尔·莫尔特建立华德福学校时，我们的大多数学生来自他工厂的工人家庭。其中有许多父母是无神论者的孩子，如果将他们送到另一所学校，他们根本不会接受宗教教育。由于与孩子和父母打交道时经常发生这种情况，因此这些孩子逐渐也希望接受某种形式的宗教课程。这就是我们免费的，非宗派的宗教课程的来源。这些是由我们自己的老师讲授的，就像其他宗教课程是由传道人讲的一样。这些老师被我们认可为华德福课程中的宗教老师。因此，我们学校引入了人智学的宗教课程。这些课程对我们许多学生，特别是工厂工人的孩子们来说意义重大。

但是，所有这些都给人带来了具体的问题，因为人智学是针对成年人的。因此，如果教师希望将正确的材料带入人智学宗教课程，则必须重新制作，这绝非易事。这意味着重塑和改造人智学的材料，使其适合各个年龄段。实际上，改变现代的哲学以适应年轻人的这项任务占据我们大量的精力。它意味着深入研究一些基本问题，例如某些符号的使用可能如何影响学生，或者人们如何处理这种情况下固有的不可思议的事物。稍后我们将详细讨论。

我相信您一定会感激的是，一所学校必须根据人类的精神科学知识，根据成长中的儿童的需求，采取各种妥协方案。今天，根据抽象的教育思想（后来被称为“华德福教育原理”）教孩子们是完全不可能的。这种误导性方法的结果是，我们的毕业生将无法找到自己的生活方式。今天批评生活太容易了。大多数人每天都会遇到不愉快的生活，我们很容易就如何使世界秩序化提出聪明的建议。但是对孩子进行教育是完全不合适的，因此，当他们离开学校进入生活时，他们只能批评所发现的东西毫无意义。尽管不完美的生活可能是出于抽象的原因，但我们仍然必须能够充分发挥其作用。华德福的学生——可能比平时更多地被视为个人——必须被送入生活；否则，开办华德福学校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学生们不应对当代生活感到疏远，以至于只能批评自己在外面遇到的东西。

我只能在这里谈谈。从一开始，即使在课程和教学目标上，我们也必须做出最多种多样的妥协。学校成立后，我立即向教育当局发送了一份备忘录，并要求我们按照华德福教育的原则，从第六年或第七年开始，直到第九年结束，或者在该年末结束时向我们的学生授课（没有任何外在干扰）。我的意思是，要计划的课程，要达到的标准以及教学方法，应完全交由我们的教学人员“教师学院”掌握，而教学人员应对此承担最终责任。

我在给当局的信中说，在第三学年结束时，我们的学生将达到与其他学校相同的基础教育水平，因此能够毫无困难地更换学校。这意味着，与这个新班级的学生相比，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孩子将能够适应任何新的环境，并且这样的学生通常不会与生活失去联系。对我们来说，不仅重要的是要让老师很好地了解自己的学生，而且在整个老师群体与学校全体学生之间也要有相应的关系，以便学生可以随时与任何老师联系以寻求指导或建议。每当有人进入华德福学校时，看到学生不仅与班级老师，而且与所有班级内外的老师多么友好和信任，这真是一种喜悦。

同样，我说过，从第九年级到第十二年级，从第三年级末到第六年末，我们的教学旨在达到与其他学校相当的水平，我们的学生将能够进入在另一所学校读七年级，但不落后。

我们不希望变得狂热，因此，我们必须做出让步。华德福教师必须始终乐于应付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如果学生必须在14岁时离开我们的学校，那么进入高中或任何其他参加大学入学考试的学校时就不会有问题。因此，我们尝试将已描述的内容付诸实践。

现在，我们在14岁以前就建立了学校，每年我们都在增加一门新课程，这样我们最终将能够提供全方位的中学教育，从而发展高等教育。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计划课程，以便年轻人能够参加毕业考试。在奥地利，该考试称为“成熟度考试”，在德国称为“Abitur”，其他国家/地区也有其他名称。无论如何，我们的学生都有进入其他高等教育学校的可能性。我们仍然不可能开设职业学校或大学。无论我们试图以这种方式做什么，总会带有私人倡议的烙印，并且由于我们永远不想举行正式考试，因此没有政府会准许我们签发没有考试成绩的教育证书。因此，我们被迫在华德福计划中作出让步，我们完全愿意承认这一点。重要的是，尽管有种种妥协，但真正的华德福精神仍然存在于我们的教学中，而且要尽可能做到这一点。

因为在开设华德福学校时我们想要一所完整的初中，所以我们不得不从其他学校招收一些学生，这给了我们很多机会来见证其他学校所特有的“严格纪律”的成果。在这一点上，我们还有两年多的“华德福训练”，这很大程度上是我们试图摆脱普通的学校学科。例如，就在几周前，我们为一栋更大的教学楼奠基；到现在为止，我们不得不处理临时教室。在我看来，我们所有的孩子都参加这一奠基仪式似乎是正确的。而且，就像生活中经常发生的那样，事情花的时间比预期的要长一点，而当我们为实际的仪式做准备时，我们的学生已经在大楼里了。首先，我不得不见老师和其他几个人，但是孩子们已经在那里了。成年人必须在我们所谓的职员室见面。我们该如何对待所有这些孩子？该师范学院的校长简单地说：“我们将把他们送回教室。现在，他们已经到了可以无人值守而不会造成严重后果的阶段。它们不会打扰我们。”

因此，尽管从其他学校引进了可疑的“纪律”，并且摆脱了所谓的学校纪律，也可以毫无干扰地将学生送到教室。诚然，这种和平有些短暂。过度敏感的耳朵可能被冒犯了，但这没关系。扰乱过于敏感的耳朵的孩子通常不会受到过度的约束。无论如何，在这些不寻常情况下，在华德福学校，不可估量的影响在孩子们的良好行为中变得明显起来

如您所知，大多数学校都实行各种惩罚，我们也必须找到解决这个问题方法。当我

们在一次老师会议上讨论惩罚问题时，一位老师报告了一个有趣的事件。他试图发现某些形式的惩罚对他的学生的影响。他的学生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纪律训练，其中有一些臭名昭著的流氓。这些无用的小事（在德国被称为“无所作为”）做得非常糟糕，应根据学校的常规纪律处分并予以拘留。他们被告知在课后留点时间正确地做算术。但是，当在课堂上宣布这项惩罚时，其他学生则抗议说，他们也想留下来做额外的算术，因为这很有趣。可以看到，惩罚的概念已经发生了彻底的转变。它已经成为全班同学的享受。如果教师试图直接使这种事情发生，这种事情很少发生，但是它们成为正确方法的自然结果。

我很清楚，学校纪律问题今天已经引起很多人的注意。

我有机会密切观察教师与学生之间关系的重要性，这种关系是师生性格倾向的自然产物。有人甚至可以说，学生是否从课程中获利或获得的收益取决于老师对学生的同情还是反感。是否有一个随和的老师（甚至没有按照适当的教育原则工作的老师）是否比打算遵循完全合理但抽象的原则却无法在课堂上实践的老师更有效，这完全值得讨论。

这些天来有很多抽象原则。当我称它们为聪明和机灵时，我不会感到讽刺。他们的优点值得争论。但是，即使不修边幅，呆滞的老师进入教室，如果他们仍然为学生散发出温暖和爱意，他们可能比一个有高度原则性的老师（性格令人反感）为学生提供更多晚年生活。尽管一位和蔼可亲但不整洁的老师的学生的学生不太可能成长为有秩序的榜样，但至少他们在以后的生活中不会遭受“紧张”状况的困扰。紧张可能是对老师（甚至是使用出色教育方法的老师）产生反感的结果，而该老师无法与学生建立正确的联系方式。

这些观点尚待讨论，如果我们认真对待教育艺术，就应该讨论这些观点。我曾经不得不参加过这样的案例，我的决定可能会引起某些人的强烈反对。在我访问华德福学校的一次访问中，我被告知一个班级中的一个男孩造成了巨大的困难。他犯了各种各样的轻罪，而他的任何一位老师都无法对付他。我要求将男孩送给我，因为首先我想找到麻烦的根源。您将承认，在许多其他学校中，这样的男孩会受到体罚或其他较不激烈的处罚。我仔细检查了这个男孩，得出的结论是他应该升入上述下一班。这是他的惩罚，此后我再也没有听到任何投诉。他的新班级老师确认男孩已经成为模范学生，现在一切似乎都井井有条。毕竟，这才是真正重要的。重要的是，一个人（老师）走进了这个孩子的灵魂和本性。麻烦的原因是他和他的老师之间没有人际交往，并且因为他足够聪明以应付下一堂课的工作（在他的情况下没有可比的课），所以唯一正确的是让他动起来。如果我们把他放到下一个更低一级的班级，我们会毁了那个孩子。

如果一个人牢记孩子的幸福和内在成长，就会找到正确的教学方式。这就是为什么最好查看特定和有症状的病例。我们无意否认华德福学校在许多方面都建立在妥协的基础上，但是在人类可能的范围内，我们始终尝试从人类的真实知识中进行教育。

让我们回到课程表。上午课程的安排如前所述。因为对我们的学生来说，继续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至关重要，所以我们必须包括其他科目，例如希腊语和拉丁语，这些也在早上的课程中讲授。在这些古老的语言中，灵魂经济特别重要。下午的课时将进行更多的体育活动，例如体育馆和韵律诗美以及艺术的创作，而艺术创作在华德福学校中起着非常特殊的作用。

用。未来几天，我将提供更多详细信息。

我们会尽力在早上教更多知性的主题，并且只有在完成脑力劳动后，他们才能上运动课，因为他们没有在早间课之间放任自流。但是，运动课结束后，他们并没有带回教室做更多的练习。我已经说过，这会对生活造成破坏性影响，因为当孩子们身体运动时，超感觉的力量通过他们下意识地起作用。屈服于身体运动的头部不再能够恢复其工作。因此，认为通过将体育课夹在其他更多智力课之间来提供有益的变化是错误的。上午和下午课程的同质性已显示出对学生的总体发展有利。如果我们牢记人性的特征，我们将为人类的倾向提供最好的服务。

我提到我们发现有必要为我们的学生提供某种人智学上的宗教课程。不久之后，从这些课程中汲取了教训，我们感到了另一种需要，从而为我们的学生引入了周日服务。这项服务具有正式礼拜的品质，在这种礼拜中，孩子们怀有深厚的宗教感情。我们发现，每个星期日早晨在孩子们的面前进行的仪式大大加深了他们的宗教经验。

为了要离开我们中学的学生，必须扩大周日服务。在德国，通常会在一个特殊的仪式上对这个年龄的学生进行确认，这标志着他们已经成熟到可以进入生活的成熟阶段。我们已经安排了类似的仪式，经验表明，这给我们的学生留下了持久的印象。

在任何基于人类知识的教育中，需求都变得显而易见，而这种需求在传统教育形式中可能并未引起注意。例如，在德国，每个学生在每个学年末都会收到学校报告，因为在离开暑假之前给他们这样的东西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感到需要创新。我必须承认，我会很难接受华德福学校的一般形式的学校报告，这仅仅是因为我永远无法理解“令人满意”与“接近令人满意”之间，或“公平”与“相当不错”之间的区别等等。然后将这些年级转换为数字，以便在德国的一些报告将各种主题显示在同一列中，而在另一侧则显示一系列数字，例如 $4\frac{1}{2}$ ，3、3-4，依此类推。于这些有些神秘的关系，我从未能够发展出必要的理解。因此，我们决定寻找其他编写学校报告的方式。

当我们的学生在学年末休假时，他们会收到报告。它们包含一种由他们的班主任写的关于他们一年中的进步的镜像或传记。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发现，我们的孩子在获得内部批准的情况下接受了这些报告。他们可以阅读这些年来所创造的印象，他们会感到，尽管描述是出于同情的理解，他们不容忍任何粉饰他们工作中不那么积极的方面。这些报告是以深刻的内心满意的方式收到的，结尾是一篇诗句，特别是为每个孩子撰写的。这首诗是未来几年的一种指导动机。我相信我们的这类报告已经证明了自己，并将在未来保持其价值，尽管在德国的一些地方，它们已经被称为“ersatz”报告。

学生们对华德福学校的生活做出了完全积极的回应。为了显示他们有多喜欢他们的学校，我想重复一些我最近从我们的一位母亲那里听到的东西，因为这样的例子有助于说明更一般的症状。“我的男孩从来都不是一个深情的孩子。作为母亲，他从未对我表现出任何温柔的感情。在华德福学校就读第一年时（还很小的时候）他的暑假就开始了。当他们快结束时，我告诉他不久他将再次上学，他来第一次吻我。”这么小的轶事可以被认为是基于人类知识并在人类友好环境中实践的教育效果的征兆。我们学校的报告也有助于为这种气氛做出

贡献。

作为对华德福学校生活的介绍，我觉得有必要偏离我们计划的课程。明天，我们将继续更详细地介绍孩子换牙后的发育情况。同时，我想在这里包括对目前已成为华德福学校实践生活外部框架的描述。

第8讲 从七岁到十岁的孩子

1921年12月31日

当孩子开始失去乳汁或乳齿时，将发生重大而深远的变化。这不仅是人类生命的物理变化，而且整个人类组织都在经历着变革。真正的教育艺术要求对这种变形有透彻的欣赏和理解。在我们以前的会议中，我谈到了形成力的精炼体、以太体。在牙齿更换和青春期之间的这段时间内，这些力量正在摆脱某些功能。以前，以太体直接作用于孩子的身体，但现在它开始在孩子的灵魂领域发挥作用。这意味着，儿童的身体是以一种与前一阶段完全不同的方式从内部进行的。当时的情况或多或少是由唯物主义观点所描述的，他们在人体的物理过程中看到了人类心灵的基础。他们认为儿童的灵魂和精神源于身体，并与之息息相关，就像烛光与蜡烛有关。这对于年幼的孩子来说直到牙齿更换为止都是正确的。在早期，孩子的灵魂和精神生活与身体和有机过程完全相关，并且所有身体和有机过程都具有灵魂和精神品质。在那个年龄段，人体的所有塑形都是从头部向下进行的。当第二颗牙齿被推入时，该阶段结束。这时，在头脑中作用的力量停止主导，而灵魂和精神活动进入身体的较低区域——心脏和呼吸的节奏活动。以前，这些力量，特别是在儿童大脑的形成过程中，也一直向下流入机体的其余部分，进行塑形和模制，然后直接进入人的身体的物质。在这里，它们引起了物理过程。

所有这些随着第二颗牙齿的来临而改变，其中一些力量开始在孩子的灵魂和精神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尤其影响心脏和肺部的节律运动。它们不再在身体过程中活跃，但现在它们也以呼吸和血液循环的节奏起作用。在这段时间里，随着孩子的呼吸和脉搏明显增强，可以从身体上看到这一点。现在，孩子们强烈渴望通过节奏的波动和在体内的搏动来体验灵魂和精神的新生的生命——当然是在潜意识中。他们对节奏和节拍的相互作用有着真正的渴望。因此，成年人必须认识到，在换牙后带给孩子的任何东西都必须具有固有的节律和节拍质量。此时针对儿童的所有事物都必须具有这些特质。教育者必须能够以一定的节奏进入节奏元素，使他们所呈现的一切都能给孩子留下深刻的印象，并使他们生活在自己的音乐元素中。

这也是其他事情的开始。如果在此阶段呼吸和血液循环的节奏未得到适当的处理，则可能会造成伤害，并扩大到以后的生命。在成年时期，呼吸和循环系统的许多弱点和不健康状况是这些早期学年教育不当的后果。通过儿童以太体的工作方式的变化，四肢开始迅速生长，包括整个骨骼在内的肌肉和骨骼的生命开始起主导作用。肌肉和骨骼的生活试图适应呼吸和血液循环的节奏。在这个阶段，儿童的肌肉会随着呼吸和血液循环的节奏而振动，从而使他们的整个身体具有音乐上的品质。以前，孩子的天生活动就像雕刻家的活动一样，但是现在，一个内在的音乐家开始工作，尽管这超出了孩子的意识。对于教师而言，至关重要的是要意识到，当一个孩子进入第一堂课时，他们正在与一个自然的，尽管无意识的音乐家打交道。须满足儿童的这些内在需求，从某种意义上说，它要求一种类似于小提琴手的治疗，以使其适应音乐家的声波特征。通过虐待，小提琴可能会永远毁了。但是对于活的人类有机体来说，可以种植有害于生长的原理，这些原理会不断发展直至最终破坏人的一生。

一旦开始研究人类，从而阐明了教育原理和方法，您就会发现上述特征大致占据了牙齿和青春期之间的时间。您还将发现此时期又分为三个较小的阶段。第一次是从牙齿变化持续到大约第九年年底。第二个大致到第十二年末；从十三岁到性成熟的第三年。如果您观察孩子完全在一种音乐元素中生活的方式，那么您可以理解这三个阶段之间的差异。在第一阶段，大约直到九年末，孩子们希望体验与自己的内在节奏相关的一切——与节拍和尺度有关的一切。它们将一切与呼吸和心跳的节奏联系起来，并间接地与它们的肌肉和骨骼的形成方式联系起来。但是，如果外部影响与他们的内在节奏不同步，那么这些年轻人最终会成长成为一种内心的残废，尽管在早期阶段可能无法从外部看出来。

直到第九年，孩子们都强烈渴望向内体验他们所遇到的一切节奏和节奏。当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听到音乐时（任何能观察孩子灵魂活动的人都会察觉到），他们将外在的声音转换成自己内在的节奏。他们随着音乐而振动，在无知的情况下再现。在这个阶段，儿童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其先前阶段的特征。可以说，直到牙齿变化，儿童才是一种感觉器官，就像大多数感觉器官一样，在不知不觉中重现了外在的感觉印象。如前几次讲座所述，儿童尤其是通过模仿生活的。考虑一下人眼，而忽略了由于眼睛的感觉而产生的心理图像，您会发现它通过形成后像来重现外部刺激。导致心理表象的活动将这些后像保留下来。只要很小的孩子向内复制他们所感知到的所有东西，尤其是周围的人，它们就像一个伟大的无意识的感觉器官。但是向内复制的图像并不仅是图像，因为它们还充当力量，甚至物理地形成和塑造它们。现在，当第二颗牙齿出现时，这些后像只会进入有节奏的运动系统。保留了一些以前的形成活动，但现在伴随着一个新元素。在换牙前后，孩子对节律和跳动的反应方式存在明显差异。在此之前，通过模仿、节奏和节拍直接影响身体器官的形成。换完牙齿后，这变成了一种内在的音乐元素。

从第九年级开始直到第十二年级，孩子们对节奏和节拍以及旋律本身的理解得到了发展。他们不再具有向内复制此领域中所有内容的相同冲动，但现在他们开始将其视为外部事物。早些时候，孩子经历了节奏并在不知不觉中跳动，而现在他们对这种节奏有了自觉的感知和理解。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第十二年，不仅是音乐，还有一切从外面与他们见面的机会。

在大约第十二年，也许是更早的时候，孩子们发展了引导节奏元素并跳入思维领域的的能力，而他们以前只是在想象中体验过。

如果通过了解，您可以感知灵魂领域中发生的事情，那么您还可以识别出身体中相应的影响。我刚才说过，儿童如何根据器官内发生的事情来塑造肌肉和骨骼。现在，到了第十二年，他们开始对仅仅生活在节奏和节拍元素中感到不满意。现在，他们希望将这种体验更多地带入抽象和有意识的理解领域。而这恰好与导致肌腱的肌肉部分硬化有关。以前，所有运动都更多地面向肌肉本身，而现在，所有运动都面向肌腱。灵魂和精神领域中发生的一切都会影响身体的领域。肌腱生命的这种包含，即肌肉和骨骼之间的联系，是外部的，物理的迹象，表明孩子正从一种感觉的节奏中航行并跳入属于逻辑领域的事物，这是没有韵律和节奏。这种发现是人类真正知识的一个分支，应该被用作教育艺术的指南。

大多数成年人以概括化的方式思考事物，无论是植物还是动物（作为老师，您必须向学生介绍这类一般性科目），都会回想起他们自己学习植物学或动物学的方式，尽管年龄比我们的孩子晚。在谈论。不幸的是，大多数有关植物学或动物学的教科书确实不适合教导年轻人。其中一些可能具有很大的科学价值（尽管通常不是这种情况），但作为此处所关注的那个时代的教材，它们是无用的。我们带给我们的学生动植物研究的一切都必须编织成一个艺术整体。我们必须努力强调工厂存在的和谐配置。我们必须描述一种植物与另一种植物之间的和谐关系。对于华德福老师来说，无论是什么孩子通过有节奏的，和谐的感觉方法欣赏，都必须比普通教科书具有更大的意义。通常的植物分类方法特别令人反感。也许所有系统中最不令人反感的是林奈（Liné），他只看着一棵植物的花朵，那里的植物不再只是植物而已，它的力量进入了整个宇宙。但是这些植物的系统无法在学校使用。我们稍后将看到在这方面需要做些什么。

看到老师们走进教室，手头上教科书，并向这些年轻的班级教他们自己在植物学或动物学中学到的知识，真是可惜。当他们在学生面前走来走去时，他们变成了一位真正的老师的讽刺画，他们从一本完全不合适的教科书中阅读，试图记住他们很久以前所学的知识。我们必须以一种生活和艺术的方式来谈论动植物，这是绝对必要的。这是使我们的材料适应孩子的内在音乐需求的唯一方法。始终牢记，我们的教学必须源于艺术元素；不仅要考虑课程。即使正确，抽象的观察还是不够的。只有充满敏感和艺术经验的生活元素才能为孩子提供他们所需的灵魂营养。

当孩子们进入第一堂课时，我们应该尽快教他们写作，并且我们很想介绍当今使用的字母。但是，这个年龄的孩子（正好是在换牙之初）与这些字母的形式没有丝毫内在的联系。当我们仍然与书面信件有着如此直接的人际关系时，会是什么样？我们只需要看看早期文明中发生的事情。在远古时代，原始人将图像刻在平板或彩绘图片上，仍然与他们在自然界中所见相似。外在物体与它们的书面形式之间仍然存在着直接的人类联系。随着文明的进步，这些形式变得越来越抽象，直到经历了无数次转换之后，它们终于成为了今天的字母，不再与写它们的人有任何真正的人类关系。



儿童从许多方面向我们展示了早期文明的人们如何体验世界。他们需要与我们要求他们的意愿有直接联系。

因此，在介绍写作时，我们必须避免立即教授今天的抽象字母。特别是在这个换牙的时刻，我们必须为孩子们提供一个人类和艺术的桥梁，以达到我们所教的一切。



这意味着我们让孩子们把他们看到的东西和他们在纸上的意志活动的结果联系起来，我们称之为写作。通过自己的意志积极体验生活是现阶段儿童的首要需要。我们必须让他们有机会表达这种与生俱来的艺术动力，例如，允许他们在地板上以曲线形式实际奔跑（见图）。现在，当我们向他们展示他们的腿弯曲在地板上时，我们将他们的意志活动提升为部分意识的感觉。接下来，我们要求他们用手臂和手在空中画出这条曲线。现在，另一种形式可以在地板上运行，也可以在空中写。

因此，由整个身体通过跑步制成的形式，然后通过手复制。随后，老师要求孩子们发音以字母L开头的单词。在老师的指导下，孩子们逐渐发现奔跑和绘画的形状与字母L的发音之间的联系。

一旦孩子经历了自己的内向运动，他们就会被引导自己画字母。这是进行的一种方法，但是还有另一种可能性。换完牙齿后，孩子们不仅是内在的音乐家，而且作为早期阶段的回声，他们也是内在的雕刻家。因此，我们可以从与孩子们谈论一条鱼开始，逐步从艺术上引向其外部形态，然后由孩子们画出。然后，根据他们的声音感觉，我们将他们的注意力从整个单词fish转移到初始声音“F”，从而将字母的形状与其声音相关联。

这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甚至遵循字母F的历史发展。但是，没有必要将自己局限于历史例子，使用我们的想象力当然是合适的。重要的不是孩子们概述了字母的演变，而是通过绘画的艺术活动找到了自己的写作方式，这最终导致了现代抽象的字母形式。例如，一个人可能会提醒孩子水是如何产生波浪的，像第一个那样画一幅画，然后像第二个一样逐渐变成一幅。通过在绘制表格时重复“洗水浪一挥舞，洗水”之类的事情，我们将字母W的声音与其书面形式联系起来。从孩子们自己的生活经历开始，我们从绘画活动到最终的字母形式。

按照我们的华德福方法，孩子们不会像在其他学校那样快地学习写作。在华德福学校，我们定期举行家长会议，让他们的孩子不在场，并邀请父母与老师讨论华德福教育的影响。在这些会议中，一些父母对他们的孩子，即使是八岁，仍然无法正确书写的事实表示关注。我们必须指出，放慢脚步确实是一件好事，因为它可以使孩子们将写作艺术与整个人融为一体。我们试图向父母表明，我们学校的孩子们在适当的年龄学习书写，并且比他们不得不吸收本质上与他们的本性无关的材料更加人性化—外来材料是长期文化的产物演化。我们必须帮助父母理解儿童对介绍写作的即时和直接反应的重要性。当然，我们必须为学生提供学习的工具，但是我们必须通过使材料适应孩子的天性来做到这一点。

今天经常被忽略的一个方面涉及特定区域与整个生活的关系。在我们文明的先进阶段，一切都取决于专业化。当然，在一段时间内这是必须的，但是为了达到人类健康的发展，我们已经进入一个阶段，我们必须对精神研究及其对人类的了解保持开放的态度。相信人智学者总是反对新技术，这是严重误解了这一运动及其对人类知识的贡献。有必要从整体角度看待生活的复杂性。例如，我完全不反对打字机的使用。当然，打字比手工书写要少得多的人类活动，但是我不反对这样做。但是，我发现重要的是要意识到它的含义，因为我们的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都会产生影响。因此，为了说明我的观点，如果我从人智学的自觉的精神见解的角度谈打字，您必须原谅我。任何不愿意接受它的人都可以自由地将生活现实的这一方面视作愚蠢的废话。但我要说的与事实相符。

您会发现，如果您知道像平常生活中那样的精神过程，那么使用打字机会给人留下非常明确的印象。在白天输入内容后（如您所见，我确实不反对它，我有空的时候感到很高兴），此后不久它仍然会影响我。就其本身而言，这并没有打扰我，但是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当我终于达到内在的宁静状态时，以想象的意识所见的打字活动便转变为看待自己。面对一个站在那里的人，因此可以向外见证向内发生的事情。所有这一切必须在完全意识中发生，这使我们能够认识到，外观作为一种外在形象，仅仅是对内部有机活动可能正在或更早发生的事情的一种投射。一旦达到千里眼想象的阶段，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人体内部正在发生什么。在这样的客观观察中，打字机按键的每一次敲击都变成一道闪电。在想象的状态下，那些被视为人类心脏的事物不断被那些闪电击中并刺穿。如您所知，打字机键不是根据任何精神原理排列的，而是根据其使用的频率排列的，以便我们可以更快地键入。因此，当手指敲击各种键时，闪电就变得完全混乱。换句话说，当以精神的眼光看时，打字的时候会刮起一阵可怕的雷雨。

这种因果关系是生活模式的一部分。我们并不希望嘲笑技术创新，但是我们应该能够睁大眼睛，注意技术创新对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应该找到弥补任何有害影响的方法。这些事情对老师来说尤其重要，因为它们必须将教育与普通生活联系起来。我们在学校和孩子一起做的事情并不是唯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是，学校和与教育有关的所有事物都必须最充分的意义上与生活有关。这意味着那些选择当教育工作者的人必须熟悉大世界中的事件；他们必须在最广泛的范围内了解和认识生活。这是什么意思？这仅表示我们在这里解释了为什么这么多人带着软弱的心走来走去；他们无法通过适当的对策来平衡打字的有害影响。对于那些在年纪太小，心脏最容易受到不良影响的时候开始打字的人来说，尤其如此。如果打字继续流行，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各种心脏不适的情况有所增加。

在德国，从菲尔特到纽伦堡的第一条铁路建于1835年。在此之前，巴伐利亚州卫生当局被问到，从医学的角度来看，是否会建议建造这样的铁路。在开始诸如此类的大型项目之前，通常会征询专家的意见。巴伐利亚卫生当局回应（有文件证明），专家医学意见不建议建造铁路，因为乘客和铁路工人都会因乘坐火车旅行而遭受严重的神经紧张。但是，他们继续说，如果尽管有警告就修建了铁路，则所有铁路线都至少应被高高的木墙封闭，以防止对附近农田或可能正在行驶火车附近的农民造成脑震荡。

这些是巴伐利亚卫生局聘用的医学专家的发现。今天，我们可以嘲笑这个例子和类似的例子。但是，每个问题至少都有两个方面，从某种角度来看，甚至可以同意不久前（实际

上甚至一个世纪前)提出的这份报告的某些方面。事实是,自铁路旅行到来后,人们变得更加紧张。而且,如果我们对当前火车时代的人们与那些继续乘坐古老而古老但粗暴的驿马车旅行的人们之间的差异进行必要的调查,那么我们绝对可以确定这些后代的人的体质是不同。他们的神经系统表现完全不同。尽管巴伐利亚的卫生官员自欺欺人,但从某些角度看,他们并没有完全错。

当新发明影响现代生活时,我们必须采取措施,通过找到适当的对策来平衡任何可能的不良影响。我们必须设法通过内部加强自我,补偿由于外部影响而造成的人类体质的任何削弱。但是,在当今专业化不断发展的时代,只有通过基于人类真实知识的新型教育艺术,才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

向幼儿介绍写作的唯一安全方法是刚刚倡导的一种方法,因为在那个年龄,所有学习都必须从意志的领域进行,而孩子们对节奏和测量世界的倾向则来自于意志。我们必须通过允许孩子们控制意志活动来满足孩子们的这种内在冲动,而不是诉诸于他们的观察意识和创造心理形象的能力。因此,在孩子们开始写作之前先教阅读是不合适的,因为阅读代表了从意志活动到抽象观察的过渡。第一步是在艺术和想象力上介绍写作,然后让孩子们阅读他们写的东西。由于现代生活的要求,最后一步是帮助儿童阅读印刷文本。通过基于生活的现实,加深对人类的了解,教师将能够辨别需要做什么。

当孩子们进入第一堂课时,他们当然已经准备好学习如何用简单的数字进行计算。当我们在引入算术时,也必须仔细满足儿童的内在需求。这些需求源于相同的节奏和测量领域,以及对数字世界中固有的和谐的敏感理解。但是,如果我们从我所谓的“加法”开始,教孩子们数数,我们将再次无法理解孩子的本质。当然,他们必须学会计数,但是加法计数本身与儿童的内在需求不一致。

只是因为我们的文明,我们才逐渐开始通过结合数字来综合处理数字。今天,我们有了单位或一体的概念。然后我们有第二个单位,第三个单位,依此类推,等等。当我们数数时,我们在精神上将一个单位与另一个单位相邻并加起来。但是,从本质上讲,儿童不会以这种方式体验数字。人类的进化并没有按照这个原理发展。没错,所有计数都是从一个单位开始的。但是,最初,第二个第二个单元不是第一个单元的外部重复,而是被认为包含在第一个单元内。第一是第二个的起源,两个单位都隐藏在原始数字之内。相同的数字一分为三,得出的数字三,三个单元被认为是一个单元的一部分。转换为当代术语,当达到数字二概念时,一个人没有离开数字一的界限,而是经历了数字一的内在进步。二是内在于一之中。同样,三个,四个及所有其他数字被认为是包含全部内容的第一个单元的一部分,并且所有数字都被认为是由此产生的有机成员。

由于其音乐性,节奏性,儿童以类似的方式体验数字世界。因此,与其以一种相当古怪的方式开始添加,不如呼吁一个孩子并提供一些苹果或任何其他合适的物体。我们没有提供例如三个苹果,然后再提供四个苹果,最后再提供两个苹果,然后要求孩子将它们全部添加在一起,而是从提供一整堆苹果或其他方便的东西开始。这将开始整个操作。然后有一个孩子又叫两个孩子,对第一个孩子说:“这里有一堆苹果。给另外两个孩子一些,然后自己留一些,但你们每个人最终都必须得到相同数量的苹果。”这样,您可以帮助孩子理解三人

共享的想法。我们从总量开始，然后得出划分原则。按照这种方法，孩子们自然会做出反应并理解这一过程。根据我们对人的描述，为了使自己适应儿童的天性，我们不是从加法开始，而是从除法和减法开始。然后，回溯我们的步骤并颠倒前两个过程，我们得到了乘法和加法。从整体到部分，我们遵循数字的原始经验，这是分析或除法之一，而不是当代的合成方法或加法将事物放在一起。

这些只是一些例子，说明我们如何在儿童成长过程中阅读在各个阶段应该教什么和如何教。呼吸和血液循环是感觉生活的物理基础，就像头部是心理图像或思维的基础一样。随着牙齿的变化，感觉的生命得以解放，因此，在此阶段，只要教材在艺术上适应了孩子的天性，我们就可以通过感觉的元素始终接触到孩子。

总而言之，在换牙之前，孩子们尚未意识到自己的独立身份，因此无法欣赏他人的特征，他们以难以理解的方式模仿他们的手势，说话方式甚至情感。直到第七年，孩子们仍无法区分自己和另一个人。他们将他人体验为直接与自己联系的方式，就像他们感觉自己与自己的胳膊和腿相连接的方式一样。他们尚不能区分自我和周围世界。

随着牙齿的变化，与呼吸和血液循环有关的新的灵魂感觉力量出现了，结果是孩子开始与其他人疏远，而他们现在已经成为个体。这使他们渴望以各种方式跟随成年人，以害羞的敬畏态度仰望成年人。他们以前的倾向是模仿更多的外部特征，但是这种变化在第二次牙列之后就改变了。忠于儿童的本性，对权威的强烈感觉开始发展。

19世纪90年代初，作为一个年轻人，他把《直觉思维作为一条精神之路》发表了，你很难期待他对权威的普遍服从。但是，必须尊重和培养在牙齿和青春期之间变化的儿童权威感，因为它代表了那个年龄的先天需求。在人们晚年能够适当地使用自由之前，必须先经历害羞的崇敬和对牙齿变化和青春期之间的成人权威的感觉。这是另一个必须在社会生活的大背景下如何看待教育的例子。

如果您回顾几十年，看到许多人对他们的“现代”教育思想感到多么自豪，那么一些奇怪的感觉就会开始激起。普鲁士1866年战胜奥地利后，经常听到有人在奥地利发表讲话，在那里我度过了半生。人们表示，这场战斗是普鲁士校长赢得的。普鲁士实施教育法的时间早于奥地利，后者一直被认为是劣等的教育体系，普鲁士的校长赢得了胜利。但是，在1918年（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没有人唱过普鲁士校长的赞美歌。

这是一个例子，说明“现代”教育态度是如何获得最杰出成就的。今天，我们目睹了一些结果—我们的混乱的社会生活，它有可能变得越来越混乱，因为对许多人来说，他们强烈的自由感不再受意志和道德的控制，而是被放纵和许可所控制。许多人忘记了如何利用真实的内在自由。那些能够观察生活的人发现，当今的普遍混乱与教育原则之间有着明确的联系，尽管这些原则高度满足知性主义者和自然主义的态度，但并不能促进人类的全面发展。我们必须意识到生活中的极性影响。例如，只有小时候经历了仰望和尊敬成年人的阶段，以后的人们才能以正确的方式获得自由。当老师这样说的时候，让孩子们相信某些事物是美丽，真实和美好，或者丑陋，虚假和邪恶的，这是健康的。

随着牙齿的变化，儿童进入了与世界的新关系。随着他们自己的灵魂逐渐出现，现在他们自己体验了这种生命，他们必须首先遇到通过权威经验得到支持的世界。在这个阶段，教育者代表着更大的世界，孩子们必须通过他们的老师的眼光来迎接它。因此，我们可以说，从出生到牙齿变化，孩子有一种模仿的本能倾向，从牙齿变化到青春期，他们需要体验权威的原则。但是，当我们说“权威”时，是指孩子们对老师的自然反应——从来没有强制执行过。这种权威通过无形的方式在孩子和老师之间建立了适当的融洽关系。在这里，我们进入了不可思议的领域。我想举例说明它们如何工作。想象一下，我们希望给孩子们一个灵魂永生的概念，这一任务比人们想象的要困难得多。在我们所说的时代，当孩子们如此开放地接受教育中的艺术元素时，我们不能通过抽象的推理或想法来传达这些概念，而必须在图片中穿插它们。

现在，假设有一位老师被生活中知识和自然主义的一面吸引住了；这位老师将如何进行？她可能会下意识地对自己说，我自然比一个实际上很无知的孩子更聪明。因此，我必须发明一幅合适的图画，使孩子们了解人类灵魂的永生。从中出现蝴蝶的茧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比喻。蝴蝶隐藏在茧中，就像人类灵魂隐藏在人体中一样。蝴蝶从茧中飞出，这给我们提供了死亡的印象，当超感官的灵魂离开身体并飞向精神世界时，死亡发生了。这种想法是，一个熟练的（尽管在智力上很倾向）人可以弥补将灵魂不朽的观念传给孩子们。但是，以这种心态，孩子们不会感到内向。他们会接受这张照片并很快忘记它。但是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完成这项任务。但是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完成这项任务。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宇宙智慧如何仍然直接通过儿童起作用，从这个角度来看，是儿童才智，而老师实际上是无知的。我可以牢记这一点，并完全相信我对新兴蝴蝶的印象。对世界的精神状态教会我相信这幅画的真实性。它告诉我，当蝴蝶从茧中出来时，在一个较高的平面上表示灵魂从身体中撤出的相同过程在较低的水平上以简单，可感知的形式重复出现。这幅画不是我的发明，而是被宇宙智慧的力量带入世界的。在这里，在我的眼前，我可以看到当灵魂死亡时在更高的平面上发生的事情的再现。

如果这张照片给我的灵魂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将深信它的真实性。如果教师有这种经验，那么他们的学生和他们自己之间就会开始搅动一些东西，我们必须将这些东西归因于不可估量的领域。如果教师带着内心的热情将这张照片带给孩子们，它将给人留下深刻而持久的印象，并成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

如果您能看到自然权威的作用如何导致一种内在的顺从，那么类似的观点将把权威视为健康有益的事物。由于错误的自由观念，它不会被怨恨。作为教育的艺术家，教师必须像对待生命的艺术家一样对待儿童，因为在换牙后，孩子们也像雕塑家和音乐家一样将老师也当作艺术家。在某些情况下，儿童的潜意识和内在天赋得到了高度发展，特别是在后来成为德才或天才的儿童中。这样的人永远不会失去他们的艺术天赋。但是内心地，完全是在潜意识里，每个孩子都是伟大的雕刻家。他们保留了这些礼物，这些礼物是在换牙前留下的。此后，内部音乐活动与内部形成活动交织在一起。作为教育者，我们必须学会与这些通过儿童工作的艺术力量进行生动的合作。

按照这些方针，有可能防止年轻人的猖獗增长，我们使他们能够在尽可能广泛的意义上开发他们的潜力。

第9讲 十岁的孩子

1922年1月1日

一旦孩子完成了第九年，那么一个重要的时刻就来到了他们的成长中。要欣赏在第九和第十年中发生的重大变化，我们必须牢记，孩子天生的对权威的感觉（始于换牙）是相当普遍且没有区别的。孩子们理所当然地接受了权威的命令，并感到内在的顺从性需要而又不关心成年人的个性。然而，到了九年级，孩子们希望获得权威的内在理由。

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孩子们永远不会内心地思考这种权威是否值得。然而，某些事情在灵魂中产生，并寻求保证成年人的权威将经受住质量的考验——它是生活中适当的基础，并且具有一定的内在保证。在生命的这个时期，孩子们对这些特质有着敏锐的意识，这种意识表现为灵魂状态的微妙但客观的变化。任何优秀的教育者都必须能够注意到这种变化并采取相应的行动。直到现在，孩子们仍无法完全区分自己与周围环境；他们体验了世界和自我的统一。

在试图描述此类问题时，我们有时必须变得相当极端，我请您以正确的态度接受这一点。例如，当我说在第九年之前，孩子们不能正确地区分人，动物，植物和岩石，并且周围的一切似乎都以一种普遍的方式活着时，用教条主义说是完全错误的。孩子无法欣赏人与百合之间的区别。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说法是正确的。真正的教育艺术可以欣赏这种看似激进的陈述的含义，而不必将它们变成教条。生活无处不在，生活本身向我们展示了没有尖锐而僵硬的轮廓，在学究者的思想中如此流行。

第九年的结尾也是典型特征的结尾，这一特征经常被儿童心理学家误解。例如，当一个孩子不小心碰到桌子时，响应就是回击。心理学家将其解释为“个性化”那张桌子。根据儿童心理学，儿童赋予无生命的物体以活着的灵魂，他们想惩罚它们。但是这种解释只是对孩子的感受的肤浅理解。实际上，儿童根本不拟人化桌子，但还没有学会区分无生命的物体和生物。孩子们对这种情况做出反应是因为他们还无法将自己与周围的环境分开。

到了九年末，孩子们的灵魂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来自于自我与外部世界之间新的区分感，以及与老师作为一个人的分离感。面对世界的这种新方式使这个年龄成为儿童发展的转折点。面对世界的这种新方式使这个年龄成为儿童发展的转折点。9岁以下的孩子不会对这种情况做出反应，例如，一次教会在教堂礼拜中所做的那样。传道人每讲完一次句子就养成摸鼻子的习惯，这种习俗在教堂引起一阵笑声。的确，孩子们甚至在完成第九年之前就已经注意到了这种特质，但是这种特质会在没有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情况下过去。认为孩子没有注意到这些事情是错误的，但是在第九年之后，他们对这些事情变得敏锐了。一两年后，到了第十或十一年，孩子们对这种事情的关注程度大大降低了。但是，在这个特定的年龄，这种敏锐的观察被包裹在困扰他们心灵的整个内部问题系统中。儿童可能永远不会提出这些问题，但是它们仍然存在。孩子们想知道老师在与生活有关的一切方面是否熟练，是否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最重要的是，他们是否牢固地扎根于生活。他们对教师性格的一般背景很敏感。因此，不管他们说什么，持怀疑态度的老师都会给与真正信奉者的老师

一个完全不同的印象。

这些是在九至十岁之间与儿童有关的事情。成人的许多个人特征起着重要作用。一个严格的新教老师给孩子的印象与天主教老师的印象完全不同，这仅仅是因为他们的灵魂差异。还需要考虑其他因素，例如这一转折点根据种族和国籍在不同的年龄出现，这一点比较早，而后来又不同。在每种情况下，此更改可能会更早或更晚出现，因此任何概括都可能会引起误解。我们所能说的是，老师应该意识到孩子心灵的这种微妙变化。与教育的许多其他方面一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老师对班上所有学生的敏锐而客观的观察。

这一点对我们在华德福学校特别重要。在定期的老师会议上，我们讨论每个学生，并尝试通过每个孩子的个性来学习尽可能多的东西。自然，如果我们的人数继续增长，我们可能不得不做出其他安排。但是，在这些会议上当然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尤其是如果我们努力研究不断增长的人类的更多隐藏方面。在这里，我们可以做出令人惊讶的发现。例如，一段时间以来，我在男女同校中仔细观察了各个班级中男孩或女孩是否占多数，或男孩或女孩的数量或多或少保持平衡的影响。撇开学生普通课堂生活的明显特征（可以合理解释的特征），我发现，女生占多数的班级与男生较多的班级有着完全不同的素质。在这里，不可估量的东西在社会领域里起着很大的作用。但是，得出一个方便的结论并建议取消共同教育是非常错误的。这种倒退的步骤只会增加问题。唯一的答案是学习如何处理各种班级中大多数男孩或女孩所构成的问题。

教师观察每个学生以及整个班级的方式始终非常重要，这引起了深刻的哲学问题。例如，在华德福学校，我们观察到，当教师能够以正确的方式与所授课的内容相联系时，他们取得了最大的进步，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的教学方式也必须改变。在此，潜意识元素再次起主导作用。

从到目前为止的所有发言中，您可以看到，在这一关键时刻，孩子们会向老师提出各种内在问题。这些问题的实质和给出的答案都不像逐渐浮现在孩子心灵上的某种内在意识那么重要。这种意识源于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在这个特定的时间，必须在作为指导的老师与学生之间发展。学生感到：“直到现在我一直仰望老师，但除非知道老师仰望更高的东西，安全地扎根于生活，否则现在我不能这样做。”学生感到：“直到现在我一直仰望老师，但除非知道老师仰望更高的东西，安全地扎根于生活，否则现在我不能这样做。”一切都取决于教师认识到这一阶段的重要性，并意识到现在孩子的温柔方法渴望重新建立信心和信任。老师对这种情况的反应方式可能是孩子一生的决定性因素。孩子是否发展出不稳定的性格或是否已牢固融入生活，可能取决于在这一关键时期内教师的行为是否具有内在确定性和理解力。

如果我们意识到老师在孩子的九至十年级的行为举止的重要性，我们可能会想知道人类以何种方式依赖于他们的环境。但是，除非我们在审议过程中纳入其他基本因素，与命运密切相关的因素或因果报应，否则我们将无法回答这个重要问题，这些问题在本次会议结束之时将更加占据我们的位置。然而，这里所说的对于任何认真的教育讨论都是绝对相关和正确的。重要的是，在生命的这一刻，孩子们可以找到一个人（无论是一个人还是几个人），他们的一生可以随身携带。

只有少数人可以观察到我想向您描述的某种生活现象。在一个人的生活的某些时期，童年经历的影响一次又一次地浮出水面，从这个特定的转折点产生的图像非常重要。它们在以后的生活中是否只是暗淡地出现非常重要。它们是否出现在梦中或处于清醒状态；或是否以同情或反感的眼光看待他们。所有这些都是重要的，而不是本身的同情或反感，而是一个事实，即某种事物通过孩子的灵魂传递，在一种情况下引起同情，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引起反感。我并不是在暗示在第九至第十年中对这一转折点的回忆是清楚的。在某些情况下，它们几乎完全隐藏在潜意识中，但是它们必然会发生。有着生动梦想的人可能会经常看到某一场景，甚至是一个人或者向导（在童年时通过告诫、安慰和唤醒个人关系来帮助的向导。）是第九年到第十年之间每个人都需要经历的那种心灵体验。这是儿童发生客观改变的全部内容，这些儿童以前无法与周围的环境区分开来，现在感觉需要找到自己的身份，成为可以面对外部世界的独立个体。

根据所说的话，可以得出结论，我们在这个年龄的儿童所教的材料必须适应他们发展的这个特定时期。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时代，通过对人类的真正洞察力来处理所有教育问题变得越来越必要。只是想一想，有多少孩子在换完牙齿后有可能看到各种工作中的机器，例如铁路引擎，地铁等。在这里，我可以从个人经验谈起，因为我小的时候在一个小型火车站长大，每天我可以看到无数火车经过。我必须绝对肯定地说，对于第九年末之前的孩子来说，最糟糕的事情是对机车，地铁运输或任何其他机械方面的机械理解。

如果您观察到相关现象，您将理解这些问题如何影响整个身体直至身体。例如，想一想整个国家采用一种新语言对几代人的生活经验意味着什么。例如，为什么保加利亚人会出现斯拉夫语？他们的种族起源根本不是斯拉夫民族，因为他们在种族上属于芬兰人或匈奴人。根据种族，它们属于蒙古族和塔塔尔族。但是在他们的历史早期，他们采用了斯拉夫语的习语，因此他们逐渐成为斯拉夫民族。他们用新的语言和文化吸收的所有东西都渗透到了整个内部。我遇到过一些人，他们认为保加利亚人是所有斯拉夫元素中最纯正的人，从人智学角度来看，他们绝对不是。我们常常无法意识到灵魂和精神影响对儿童整个身体的有效影响，而直接影响到身体的组织。

因此，我必须发表一个相当激进的评论。完牙齿后，当孩子经历概念性思维时，就好像是尖峰贯穿了他们的整个生命，尤其是当这些概念来自无生命的无机世界时。从无情的世界中获取的任何东西本身都会使孩子疏远。因此，那些任务是教这个年龄的孩子的人需要一种艺术能力，使他们带给生活带来的一切。一切都必须活着。老师必须让植物说话，他们必须让动物扮演道德人的角色。教师必须能够将整个世界变成童话，寓言和传说。

在这种情况下，还必须考虑其他重要的事情。面对这样的教育挑战，懒惰的老师会做什么？他们很可能会去图书馆寻找传说，动物故事和其他类似主题的书，然后他们会在教室中通读它们。当然，有时您不得不处理次等安排，但是这种方法远非理想。理想情况下，教师会为这项任务做好充分的准备—这确实需要进行充分的准备—以至于植物之间的对话或关于百合和玫瑰的童话故事是作为老师自己创造出来的。理想情况下，日月之间的对话应该是老师独特想象力的产物。为什么要这样工作？让我用图片回答。如果您告诉学生您在书本中发现的内容—无论您多么活泼—如果告诉他们您已阅读甚至记忆的内容，您将像一个干燥粉状的人与他们交谈，就好像你没有活生生着的皮肤，但覆盖着羊皮纸，因为从过去学到的

东西中总会出现自己的死亡痕迹。另一方面，如果您在作为老师的工作中富有创造力，那么您的材料将散发出不断增长的力量，它将变得新鲜而充满活力，这就是养育孩子们灵魂的关键。

如果您想成为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的老师，则必须有一种创造性的冲动，用生动的故事为动植物世界，日月世界穿衣。一旦您全神贯注于这种富有想象力的工作（这需要大量的内在努力），您就会着急上步，表明您渴望与全班分享这项服务，并且这种努力的结果对所有人都是有益的这些孩子。这样的老师非常清楚，他们的故事将保持不完整，直到他们看到了年轻听众的光芒四射的面孔

直到第九年末，所有儿童学习的植物，动物和石头，太阳，月亮和星星，或者云，山和河的知识都应该用图片来覆盖，因为孩子们会觉得与世界融为一体。在那些年轻的日子里，一个孩子和整个世界是一个整体。

随着大变革的到来，出现了新情况。现在，孩子们开始体验自己的独立生活。他们学会将自己与环境区分开来，从而有可能（确实有必要）以新的术语将他们介绍给世界。现在的教学应该强调植物世界和动物世界之间的根本区别，因为需要以自己的方式将儿童引入这两个自然王国中的每一个。在儿童的第十到十二年中，肯定有可能向他们介绍动植物界，但是必须从不同的角度来对待这两个主题。

通过向他们展示从地球上拉出的标本，好像标本本身是完整的，将这个年龄的学生介绍给植物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从一开始，就应该感觉到，从地球上撕下的一棵植物并不能代表现实，就像从身体上拔下的人类的头发那样，它永远不可能独立存在。从一开始，就应该感觉到，从地球上撕下的一棵植物并不能代表现实，就像从身体上拔下的人类的头发那样，它永远不可能独立存在。植物属于地球的表面，就像人类的头发属于头部一样。植物与地球同在。一会儿我们会看到这里还需要其他东西，但是首先，我们唤醒孩子一种植物与地球如何结合的感觉。我们让他们体验植物的根部如何像大地。根能够适应土壤的不断变化的性质。然而，这种观察绝不能是抽象的，也不应该简单地作为事实来教导，但学生应该逐渐产生一种感觉，例如，根在干燥或潮湿的土壤中是如何不同的，或者当它们靠近高耸的岩石或靠近大海时是如何生长的。首先，孩子们必须学会将植物视为地球灵魂的一部分，并看到所有发芽的植被都是由土壤产生的。

然后，我们必须在孩子身上发展一种感觉，以了解与太阳密切相关的类地根与开花和果实之间的对比。在谈论花朵和水果时，我们应该带领孩子们从地球来到太阳圈。学生应该对开花如何在阳光的温暖和阳光下展开以及在开花和果实中从大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植物有一种感觉。地球、植物生长和太阳的影响都必须视为一个完整整体的一部分。我甚至要说，孩子对植物的想法应该如此沉浸，以至于如果我们在谈论它时不谈及整个地球和太阳，那么孩子会感到内心的痛苦，就像看到植物从尘世的家中被撕毁。

同样，在这里我们不能只看到我们抽象的课程，而要考虑它的社会含义。试想一下，现在我们很大一部分人口生活在城市环境中对我们的文明发展意味着什么。这会产生影响（离开该国居住在城镇中的人们会证实这一点），导致几代城市儿童长大后无法区分小麦和

黑麦。尽管这听起来有些夸张，但在我看来，一个尚未学会将黑麦与小麦区分开的人不能被视为一个完整的人。我甚至可以说，仅通过处理这些谷物之间的区别仍然无法达到理想的城市居民。只有一个站在黑麦和小麦生长的土壤上并学会识别它们在那里的人与这些植物具有正确的内在联系。

现在，如果我们呈现一幅有关植物如何从地球，从生物体生长以及植物如何适应各种土壤，不同气候和其他影响的图片，那么我们可以轻松地地理过渡。该主题的其他方面将很自然地适合图片。但是，当谈到地球时，今天通常会呈现什么样的画面？通常，地球的绿色地幔（植物界）被完全忽略了。人们说地球好像只是一个在太空中移动并受引力定律控制的地球，这解释了天体之间相互影响的方式。似乎所有的数学和机械方面都很重要。但是，谁有权将引力的数学和机械定律与生长中的植物如此紧密地隔离在属于地球的事物之间呢？当说地球是一个在宇宙中移动的球体时，应该至少同样注意地球对植物根部的有什么贡献以及重力的数学和机械关系等。

作为老师，我们应避免收集标本展示给班上的学生。最好将孩子带到大自然中，以便在地球，阳光和天气等真实的生活场所中了解植物的生活。这也将使我们有幸向他们展示其他重要的东西：什么是马铃薯。看起来马铃薯不是根的一部分。实际上，它是球茎。马铃薯植物生长在干燥的土壤中，将真正属于绿色叶子的部分吸取并重新植根到大地。观察植物的这些绿色部分，人们应该能够认识到植物的生长受地球力的支配，以及土壤使它的冲动在植物中感觉到了多少。一个人应该能够体验土豆秸秆是如何通过在干燥的地面下爬行来贬低自己的。再一次，一个人应该关注一片潮湿的草地和秋日阳光的角度，创造出秋紫丁香、秋番红花的紫丁香色杯。让每一堂课都充满生命是很重要的。而且，正如我们将植物世界与地球表面相关联一样，在引入生态学时，我们也应该将动物与人类联系起来。

在介绍我所描述的有关植物世界的想法时，教师会注意到课堂讨论中关于世界为何和原因的各种问题。如果在研究植物时出现这样的因果关系问题，那比在机械概念或无机矿物研究的刺激下要健康得多。在研究植物时，应该让人们人们对因果关系有一种发展的感觉，同样，我们应该通过将动物与人类进行比较来介绍对动物的研究，这种比喻在整个生命中仍然有效。为了使您更清楚地了解动物学导论的原理，我想将某些想法传递给您，这些想法在今天经常被忽略。但是，这些想法是专门针对成年人的，必须适应于10至12岁的学生。

如果我们以形态学和生理学的方式来看待人类，我们会发现头部在外观上或多或少是球形的。头部内部是大脑的灰质，与细胞神经节只有细微的区别，而在其中更深处是纤维状的白质。现在，我们可以找到类似于动物世界中人头形成的类比吗？如果是这样，在哪里？我们必须寻找动物界中最低层的存在。人的头部当然是一个高度复杂的器官，但是它的最典型特征是包裹在硬外壳中的柔软物质，并且这种基本特征可以在低等动物中发现得更为原始。任何愿意不加成见地看自然的人，都会在甲壳动物中认识到人类头部最原始形式的原理，因此可以将人类头部与贝类联系起来。从这个角度来看，人头比牡蛎更像牡蛎。如果您查看用硬壳包裹的任何软肉动物，就会发现人头的最简单形式。

现在，如果我们观察到人类的胸部系统，即人体的主要受脊柱影响的部分，我们就会被带到更高的动物身上，例如鱼。鱼的成分是什么？在鱼中，头部只是脊柱的延伸，尽管其

头部更具差异性。鱼本质上是一种“脊柱生物”。如果我们把鱼的组织看成是动物界中心的生物，就可以将它与人类淋巴系统相比较，后者是人类的中心。如果我们看的是更高等的动物，哺乳动物，则必须将它们的高度发育与人类新陈代谢的肢体系统进行比较。例如，狮子或骆驼的整体以肢体和新陈代谢的特殊组织为主导。

从这个角度看动物界，这三个动物群与人类构成之间形成了显着的关系：

头部组织：更低等的动物

心律系统：中级的动物

新陈代谢系统：高等动物

这也使我们对人类和动物的进化有了真正的了解。人类的发展始于最终成为头颅的人类，这发生在非常古老的时期，当时地球的外部条件与当今完全不同。在头部的早期阶段，仍然有大量的时间和机会——像牡蛎一样，并依赖于来自环境的冲动——逐渐发展成它所变成的样子。头部就像寄生虫一样，位于其他生物体的顶部，像牡蛎一样从其周围环境中吸取。

在进化过程中，人类将头部发展为人类有机体的一部分，从而取代了周围的外部环境。我们可以通过观察人类胚胎学来追踪这种发展，并且就头部而言，人类已经经历了漫长的进化。头部始于一个仍以软体动物为代表的时期。然而，今天的软体动物是进化中迟到的。由于它们今天必须在不利的外部条件下发育，因此它们无法达到人头的密度，而仍然是被硬壳包围的软体动物。在当今完全不同的外部条件下，它们仍然代表着人头组织的早期阶段。

另一方面，鱼的构成发生在地球进化的后期，而不是人类的进化时期，即使那时，它也遇到了不同的外部条件。那时，人类已经可以从自己的节奏系统中汲取动力，而鱼类仍必须从周围环境中汲取动力。中间动物群的构成被添加到了进化中的人类的构成中，那时该人类已经达到了一定的发育阶段。最后，当人类开始发展今天出现的肢体和新陈代谢系统时，更高等的动物开始出现在地球上。当时人类的新陈代谢已经分化，仅在头部和胸部组织中留下了残留物。

这种观点将使您了解当前的人类祖先理论是正确的。但这仅在头部方面是正确的，因为头部起源于祖先，这些祖先与当今的最低动物有着相似之处。但是，这些祖先又与当今的甲壳动物大不相同，因为这些生物存在于如此不同的环境中。

人类中央系统的组成来自前辈，这些前辈肯定正在走向人类，就其身体组织而言，它们类似于鱼。但是，鱼类本身来得太迟，因此缺乏充分发展头部所需的时间，特别是因为鱼类仅限于水元素。

因此，我们得到了一种符合现实的人类祖先的理论。一方面，如果我们不考虑人的三重组织，那么我们只能得到一个单方面的理论，即无论多么巧妙，它都不能经受彻底的研究。因此，可以说，按照当今动物物种的升序排列，我们看到了人类组织系统的单方面发展。贝类是一种单侧的“头动物”，这些鱼是一种单侧的“胸部动物”，高级哺乳动物通过其代

谢和肢体系统的发育而专门化。我们可以通过将每个主要的动物群体一方面看做是在人类生理学的三个主要系统中具有专门性的知识，来理解每种动物的形态。

1900年左右，仍然有些人对这样的想法有自然的感觉。

但是，由于没有足够的知识来与他们进行彻底和现实的合作，因此只有内在的感受才是正确的。如今，德国天生的哲学家奥肯仍然被鄙视，但他还是一个独具匠心的人。他曾经发表过一个看起来很怪诞的声明——当然，今天很容易嘲笑这一说法，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从正确的角度说的感觉。

他说人的舌头是章鱼。好吧，人的舌头当然不是章鱼，但是得出这样的结论很容易。在奥肯的陈述的背后，有一种普遍的感觉，如果我们想了解人脑中各种器官的形态，就必须看那些下部的动物。

我告诉您的只是您自己的信息，但是可以提出这样的想法，使孩子也能理解它们，因为他们接受人类的形态学方法。人们可以研究各种人类形式，然后找到与动物世界中各种形式相对应的适当类比。这样，肯定有可能唤醒孩子一种感觉，整个动物界可以被描述为一个被散布成所有多种动物形式的人，或者该人是整个动物界的合成。

这样，教师将动物世界与人类联系起来，就像植物世界与地球有关。这样，教师将动物世界与人类联系起来，就像植物世界与地球有关。目标不是让学生积累大量的知识，而是为打下基础，使他们能够获得对世界的正确感觉。

只要想一想以教育的名义所做的事情，就学生和教师的培训而言。在教师教育中，情况正在发生可怕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通常要求考生为通过考试而在脑海中背负不必要的事实知识负担。在大多数情况下，考试题需要一种可以在百科全书中简单查找的知识。记住的事实没有什么实际价值。真正重要的是，考官要使考生相信候选人具有从人类的真实知识中进行教导的能力。

记忆和我们对其在儿童中发展的态度是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我们绝对不能忘记，直到牙齿的变化，记忆力或记忆力与儿童的身体发育直接相关。那个年龄的孩子如此容易记住的东西，也是在孩子的营养和成长过程中通过力量产生的。取决于牙齿的变化，儿童的灵魂精神和身体力量是一个简单的统一体。因此，我们会在尝试更换牙齿之前人为地增强孩子的记忆力，这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我们必须清楚，在这种改变之前，孩子在发展记忆的方式上也是模仿者。这意味着，如果我们在他们的前面正确行事，儿童将根据他们对身体生长和营养的倾向而发展记忆。身体护理（我们将在后面讨论）和卫生是培养儿童记忆力的最佳方法。

我们唯物主义时代的特征之一就是人们试图通过人工教育手段来干扰幼儿的自然发展。通过吸引他们的灵魂和精神元素，人们甚至希望在第七年之前训练孩子的记忆。有些人甚至想走得更远，这只是表明了唯物主义态度会变得脱节。有些母亲（我是根据个人经验讲

的)问他们如何才能换牙之前教孩子,这种方法只适合年龄较大的孩子。然后,他们甚至进一步询问如何在出生前对孩子进行教育。他们问应该如何培养胚胎。只能说,让母亲照顾自己和行为。如果她的生活健康,并且对待自己得当,那么孩子将以健康的方式成长。婴儿的成长必须留给创造者。这可能是一种极端的表达方式,但鉴于有关复杂的教育原理的问题确实属于合理的年龄,这确实是合理的。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清楚,随着牙齿的变化,儿童的灵魂和精神部分从身体上解放出来,以至于这是正确的时间来计划有助于他们记忆的教育方法。在这个阶段,这个老师也被释放了。当孩子达到学龄时,应该采取一些措施来增强他们的记忆力,但这需要根据明确的计划来完成。如果我们加重他们的记忆力,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试图通过使儿童超负荷来加强他们的能力,那么他们的记忆力只会被削弱。这种误导性的努力会在以后的生活中产生某些深层次的僵化,并会产生难以克服的偏见。另一方面,如果完全忽略了记忆的发展,儿童将被剥夺某些增强体力的手段。如果在孩子上学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训练记忆,后果将是青春期出现炎症性疾病。这样的人经常患有炎症并且更容易感冒。

这种因果关系再次表明,我们必须如何同时考虑生理和灵魂精神方面。因此,记忆的发展需要老师一定的技巧,老师必须避免做太多或太少。过多地训练孩子的记忆与完全忽略记忆有关,这是错误的。我们既不应通过机械记忆来破坏儿童的生活的兴趣,也不应完全忽略建立记忆。

让我们看看将这些想法付诸实践的方法。我们可以向孩子介绍上一讲中描述的四个算术规则。如昨天所示,我们可以根据是减,除,加还是乘来让他们对数字关系有所了解。但是,只要有正确的方式将乘法表与这四个规则相关联,总有机会让学生记住乘法表。这也有助于他们处理更复杂的数字关系,这将在以后介绍。从这个意义上讲,通过引入所谓的对象课程很容易犯错。引入了计算器[算盘]。我不希望成为一个狂热者,计算器可能会有用。从某些角度来看,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合理的。但是,使用十个手指或使用班级中的学生人数,同样可以很好地实现使用发明的计算机所获得的大部分收益。如果我这样说,请不要误解,当我在教室里看到计算器时,从精神的角度来看,它就像在中世纪的酷刑室内一样震撼着我。将学习过程委托机械设备,只是绕过看似机械的记忆,确实是不正确的。在这里,我们在华德福学校面临着一项特别艰巨的任务。我告诉过您,我们的目标是在教学中实现灵魂经济(节约),因此,我们认为,如果我们将学习限制在课堂上,对学生将是有益的。这意味着我们给学生尽可能少的作业。另一个动机推动了这一原则。

当然,我们应该着眼于让孩子养成一种责任感和责任感,稍后我们将讨论如何实现这种责任感。但是,对学生提出某些要求,使他们随后无法实现,这是非常有害的。和家庭作业一样,家庭作业也非常有利于这种效果。父母经常向我们抱怨,他们的孩子没有得到足够的家庭作业。但是,我们必须考虑这样一个事实-这对于任何有足够见识的人来说都是绝对清楚的-过多的家庭作业会导致一些学生负担过重,而另一些人则倾向于制作便笺簿工作或完全逃避它。有时候,满足老师的要求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围。但是最糟糕的是,当孩子们没有按照老师的要求去做的时候。因此,最好是少问而不是冒险让他们不完成任务而逃脱。关于记忆训练的所有期望和要求以及涉及家庭作业的期望和要求都应由老师以机智的方式处理。学生记忆的发展尤其取决于教师的敏锐感知,并且由于这种素质,他们与班级之间的正

确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发展。

明天我们将详细介绍有关记忆训练的正确态度。

第10讲 从十岁到十四岁的孩子 第一部分

1922年1月2日

在昨天的演讲结束时，我试图和您谈谈早期学校期间记忆的发展。现在，如果我们看看大多数当代教育理论家对这一问题的态度，我们会发现，人们完全不了解学生早期的某些冲动如何继续影响他们的晚年生活，以及这些冲动如何重新出现。无论如何，这就是对人类的真实了解。今天经常发生的事情是，成年人在试图了解自己的身体有机体和心理方式时会得出某些结论。尽管人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认为这些结论也适用于不同年龄和不同阶段的儿童。但是，这种态度极具误导性，因为正如我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我们要进行良好的教育，就必须认识并支持在整个儿童发展中发挥作用的力量。我们必须满足儿童的内在需求，这就是我们榜样在幼儿生活中的重要性的榜样。

想象一个人，在他四十年中经历了某些模糊的灵魂的事件。外部的环境可能会突然使他的灵魂中出现的事情变得明朗起来，他可能会认识到，他心中的想法仅仅在八岁或九岁时就被一位心爱的老师所接受了。在这样一个温柔的年龄，他只能将其托付给记忆，因为他可能直到40岁的时候才能够理解它。（我是这样说的，尽管没有多少人会相信我的解释。）但是，孩子们总是不能等到四十岁才明白八岁时被告知的事情，这就是他们内在渴望权威的原因。当四十岁的时候，仅仅在权威上，新的光芒突然闪烁在八岁时所接受的事物上时，该事件带来了新的内在生命力的体验，这对整个人都产生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效果。在这种过程中，新的内在力量（后来的生活中迫切需要）得以发展。如果人们接受了大量的权威材料，他们就有福在余生中恢复力量—这些材料，通过外部环境，似乎通过魔法从一个人的有机体中重新出现。今天，许多人的身体和灵魂都过早衰老，因为他们被剥夺了这种生机勃勃的力量。自从在学年早期基于对成年人权威的信念和信仰，通过适当和合理的方法有系统地增强记忆力以来，已经过去了很多年。除了记忆训练，还有很多其他的机会来培养孩子们的理解能力，就像我昨天提到的。但是在牙齿和青春期的变化之间，对于教师来说，通过深思熟虑的明智方法来发展学生的记忆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如果没有这种方法，他们在以后的生活中将被剥夺太多。

如果我想取悦我的听众，那么我在很多事情上都必须有不同的说法。但是，我只想传达人类数十年来的人智学研究所揭示的真实知识。因此，与目前的看法相比，我不得不说的很多话听起来都很奇怪。我的某些发现将被视为过时的，而另一些则可能显得前卫。但这不是重点。唯一重要的是我所说的内容能否经受住对人类真实知识的考验。

如果我们考察当今许多人所看到的人类的总体情况，我们会感觉到它只是通过外部观察而产生的。这就像试图仅通过查看时钟的外部来了解时钟的工作原理。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读取时间，并且可以分辨出手表是用金还是银制成的，但是我们永远不会成为制表师。今天，人们所谓的生物学，生理学或解剖学向我们展示的仅仅是人类在外表上的样子。只有当我们学会渗透身体、灵魂和精神时，人性才对我们的理解变得透明。只有在我们的调查中包括这三个成员，我们才能根据人们的本性对待他们。如果我们利用人类的真实洞察力来研究某个问题，这些问题最近在教育工作者中讨论得很多，即儿童的疲劳问题，那么我们必须

这样说：正在进行实验以确定儿童疲劳的原因。然后将这些调查的结果用于旨在减轻学生压力的新教学技术中。这种事情在世界各地都可以解决，但是整个问题都基于错误的前提。首先，对人类的真正了解永远不会导致这样的问题。您只需要考虑我们最近几次会议中在此指出的内容。回想一下强烈而反复的呼吁，即年轻时的所有教学都应吸引儿童的节奏和音乐元素，这首先是对他们的呼吸和血液循环起作用。

现在我问，疲劳的根源是否曾经在于孩子的呼吸和血液循环中？它可能源于人的中间区域吗？在孩子的学年中，我们一直特别重视和对待这一区域吗？绝对没有。从出生到死亡，我们是否都在睡眠和清醒生活中持续呼吸，而从未感到呼吸疲劳？从出生到死亡，我们的血液会不会不停地循环吗？流动不会因疲劳而中断；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后果将是严重的。这不是向我们表明，从事真正教育艺术的老师不断地吸引着这些永不疲劳的器官吗？必须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来考虑整个问题。我们必须以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它，并问：人类疲劳的真正根源在哪里？我们在头部和肢体系统中找到它们。如果我们想了解儿童疲倦的本质，就必须看看这两个系统，根据疲倦是从头还是从四肢以及新陈代谢产生的，它具有完全不同的特征。

从头部向下一直进入人体其余部分的力量会沉积出非常精细的代谢残留物，并希望通过类似盐的精细沉积物渗透到整个人体。这一过程也影响呼吸和血液循环，是疲劳的原因，因为头部直接接触外部世界，并且它与外部世界有节奏、非音乐的关系。另一方面，呼吸和血液循环的节奏与人体有着紧密的联系，它们保持着平衡状态，遵守自己的规律。并且，在中央系统中，充当独立单元的东西不会疲劳，至少不会受到很大程度的疲劳。当然，通过错误的治疗方式可能会损害儿童和成人的内在节奏。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在任何一种真正的教育艺术中，如此重要的节奏系统都不会遭受疲劳或疲劳。

四肢和新陈代谢，就像头一样，确实会累。您可以通过看蛇吃完后看到它。肢体和新陈代谢系统疲劳，或至少成为疲劳的源头，影响到整个人类。然而，这种疲倦形式与头部完全不同。头部系统通过在人体有机体内沉淀矿物质而沉积盐分，从而导致疲劳。另一方面，肢体和代谢系统总是倾向于通过创造温暖来溶解物理的物质。在此，尽管它与头部的极性具有相反的作用，但在该系统与人类组织内在节奏的相对独立性中却发现了引起疲劳的原因。这种疲劳源于四肢在外部世界中的活动以及对食物摄入的代谢反应。饮食通常不定期进行，因为很少有人坚持严格的饮食节奏。饮食通常不定期进行，因为很少有人坚持严格的饮食节奏。

饮食通常不定期进行，因为很少有人坚持严格的饮食节奏。整个学生疲劳的问题需要换个说法。如果孩子容易疲劳，我们应该问：我们做错了什么？我们在哪里犯错？我们无权假设我们的教学方法总是正确的。我们永远不会通过测试儿童在写作半小时后所犯的数字错误，或者如果我们在阅读一段时间后测试他们对插入到课文中的无意义单词的理解而达到人性。我们只有通过提出正确的问题才能达到人性，在儿童疲倦的情况下，应该设法确定我们是否使孩子的头部或四肢系统负担过重。我们必须找到对这两个系统都不会施加太大压力的方法。

但是，认为我们可以简单地通过调整课程安排来实现这一目标，这是错误的，因为体

育课本身不会平衡过多的脑力劳动，也不会直接在新陈代谢中进行算术运算，尽管这样做是间接的。仅仅通过调整时间表是不可能实现适当平衡的。这只能通过对课程资料进行艺术展示来实现——至少在早期的学年期间。反过来，这意味着我们必须首先呼吁（如我所指出的）节奏系统，这是人类永不疲倦的一种系统。

因此，我们在学习活动中还涉及了其他两个系统，即头部和新陈代谢肢体系统。自然，这需要正确完成。

我希望到现在为止，您意识到对偏见的人经常表达的对新的教育观念和方法的某些怀疑根本不会适用于华德福教育，因为从任何意义上说，这都是基于对真正的理解的基础上的。因为他们也试图照亮人类的灵魂和精神本质，因此华德福方法可以为适用于整个人类的方法奠定基础。

例如，重要的是要看到人的头部系统承受的力会穿透整个人类有机体（在儿童时期最强烈，在随后的年龄逐渐减弱），塑造，形成并赋予力量。头脑的思维指导能力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我们在出生或受孕时就把自己带入了这个世界。最终，这些力量承担了形成整个人类的任务。如果头部没有直接接触外部世界，如果结果是人类的内在节奏没有一直受到干扰，那么（如果我可以这样说）在头部出生时化身的东西将完全满足于人类的身体组织。人类将流入他们的身体组织，这个身体宣称他们的全部的存在。我们将完全被它所吸收，无法与超感官世界进行任何接触。因为人类将因此与精神世界分离，所以他们的内心生活将变得越来越虚假和虚假。相反，如果人类不通过肢体和新陈代谢系统与外界保持持续接触，他们将无法渗透出从头顶流下来的炽热的温暖。我们将无法抵抗这些力量，而这些力量将朝着越来越人为的完美状态发展。

在这里，我们有两个明显的极性。头部总是希望通过使我们的身体塑形，从而阻止我们与精神世界建立正确的关系，从而使我们与精神世界隔绝。头部和所有属于它的东西很久以前就已经在人类早期存在时完成了发展，从头部发出的物质化过程必须始终被人类新陈代谢和四肢从下面向上流动的活动所抵消。这样，在我们的体魄上达到了平衡。在这两个极点之间是我们的中央系统，就像一个独立的有机体，是我们呼吸和血液循环的节奏系统。这个系统本身就像一个独立的世界，就像一个缩影。但是，尽管它相对独立，但是必须保护它不受头部的极端影响，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当肺部受到各种外来有机物侵入时，头部可能受到影响。我们可以在患有肺部疾病的人的肺部硬化和肺部新生长中观察到这一点。

作为人类，我们需要在头部和新陈代谢之间保持这种极性。新陈代谢总是试图从头部溶解硬化过程，这种情况可以在医学上得到利用。如果我们认识到头部代谢和从新陈代谢中提升的东西之间的相互作用，则可以通过治疗代谢系统来治愈喉、气管或肺部的病理症状，即使疾病的根源在于头部系统。特别是在儿童疾病的情况下，通过治疗患者的新陈代谢来解决头部组织中出现的疾病症状，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结果。人类是一个有机的个体，必须得到相应的对待。这不仅适用于合理的治疗方法，而且适用于人类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在教育领域。

如果人们回顾过去几个世纪以来常识的发展，就会很快注意到在人类知识方面所取得

的成就很少。这主要是因为调查方法仅考虑身体的、外部的方面。至关重要的是，参与教育艺术的任何人都能够相当现实地认识到成长中的孩子的身体，灵魂和精神发生了什么，特别是在九岁大转折到青春期开始之间。能够看到我们所教育的孩子们的身体、灵魂和精神力量是如何相互作用并相互影响的，这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我们观察九到十岁的孩子有真正的理解，就会发现进入灵魂的所有东西都被吸收和形变，因此被生长力渗透的肌肉组织变得活跃起来。在生命的那一刻，肌肉总是对儿童的灵魂的性质做出反应并发挥其作用，尤其是在活跃的成长力更强的地方。肌肉的内部肿胀或伸展主要取决于儿童灵魂力量的发展。十到十二岁之间的特征是，肌肉与呼吸和血液循环有着特别密切的关系。它们与呼吸和血液循环的中央系统相协调。由于华德福教育非常注意儿童的这一部分，因此我们间接促进了儿童肌肉的生长和发育。

到第十二年，出现了新情况。肌肉不再与呼吸和血液循环保持紧密联系，而是更多地向骨骼倾斜并适应骨骼的动态变化。生长的力量完全参与肢体在行走，跳跃和抓握时的运动，实际上是参与与骨骼有关的每条肢体活动。以前与节奏系统密切相关的肌肉现在完全朝骨骼系统定向。因此，儿童现在比十二年前更强烈地适应外部世界。以前，肌肉系统与孩子的内心更直接地联系在一起，而节奏系统由于其相对独立性，在肌肉生长中起主要作用。一个孩子与肌肉系统协调一致地运动，并随身携带了嵌入肌肉中的骨骼。现在，到第十二年，情况迅速改变。肌肉开始为骨骼组织提供力学和动力。

一旦您看到并了解了在十二岁之前儿童内部发生的情况，您将对人性的发展有深刻的了解—肌肉如何简单地将骨骼携带在一起，然后又开始直接与骨骼相关，因此，也与外部世界有关。这样的洞察力使我们摆脱了抽象的、知性的研究模式，这些模式在今天是如此普遍，很容易进入教育领域。这些见解也使教育工作者朝着真正的人类对待儿童的方向发展。如果我们允许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的灵魂上起作用，我们将永远不会对马西娅斯所忍受的孩子施加那种待遇。当然，当一些人看到人类在人类的这种知识中变得多么透明时，他们可能会被吓跑。他们可能感觉到人类的灵魂正在被解剖，但事实并非如此。人智学的方法既是艺术又是一种知性。这种看待人类的方式是一门艺术，如果我们想把握整个时期的重要性，直到青春期，或者（我们现在可以描述）从肌肉系统与呼吸和血液循环系统之间的亲密亲和力过渡到第十二岁之前，以及随后从第十二岁到青春期的肌肉和骨骼之间的关系，就需要这样做。

你现在能看到一个化身为人的的人是如何逐渐适应世界的吗？在很小的孩子中，形成力集中在大脑中，并从那里辐射出来。然后，活动的中心转移到肌肉系统，可以说，十二岁以后，一个孩子正倒入骨骼中。只有这样，人类才准备充分进入世界。化身为入必须首先穿透身体，然后才能与外部世界建立关系。首先，头部力量是活跃的。后来，这些力量被注入肌肉，然后被注入骨骼系统，并且在达到性成熟后，青少年便能够进入世界。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世界上站得住脚。如果我们想找到正确的选择和课堂材料的呈现方式，尤其是这个年龄段，就需要考虑这种化身的渐进过程。然而不幸的是，今天的教育者们对人类的知识并不了解。

现在我必须请您原谅我给您看似完全荒谬的东西。我常常被迫去做这样的事情，因为

我必须捍卫人智学的真理。当代的生理学家，生物学家和解剖学家将看到我要说的是纯异端，但这仍然代表了事实。想象一下，人类的大脑以类似的方式运作。神经从大脑到达感觉器官，即感觉知觉的位置，然后传导回大脑。在大脑的中央是人类的“伦敦”。然后，想象一下从大脑到运动器官的运动神经，它们根据大脑的思想产生运动的意志冲动，在某种程度上，它们也是意志活动的一部分。

当人们谈论或思考当今的人类时，他们首先将注意力转向头部。尽管头部本身总是倾向于将我们推向物质上，并且如果任其自由束缚，每天都想杀死我们，但是它仍然成为当今普通大众关注的焦点，这是当前对人类的评价不健康的方面。这是我们现代科学观的自然结果。通常的想法是：大脑是大脑，它是我们思考或做的所有事情的绝对统治者。我不知道在电报之前会如何解释这样的理论，因为这项发明提供了一种与我们大脑中发生的情况相似的合理类比。

只有在使用电信使这种比喻成为可能之后，才提出人类神经系统理论。因此，将大脑与设在伦敦的电信中心进行了比较（施泰纳画在黑板上）。如果这是伦敦的中心，那么这里就是牛津和那边的多佛。如果以伦敦为中心，那么我们可以说，这是一条从牛津到伦敦的线路。在伦敦，来自牛津的消息被切换到多佛。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以很好地想象这样。一旦发明了这样一种理论，就可以提出事实，以便他们似乎可以证实这一事实。读一本关于生理学的书，您会发现其中的描述，说明在不同的实验中神经是如何被切断的，以及人体中各种物理反应如何导致确定的逻辑结论。除非您从一开始就保持强烈的保留——毕竟，这些事情看起来很合理——否则一切似乎都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这里唯一的障碍是它不能承受人类的穿透性知识所要说的话。在那里，这是不能接受的。

我将忽略以下事实，即感觉神经和运动神经在解剖学上是无法区分的。一个可能要厚一点，但是它们的结构没有明显的不同。根据人类营养学研究，它们是统一的（我只能简短地指出这一点，否则我将不得不就人类营养学生理学进行整个讲座）。感觉神经和运动神经不同是荒谬的。感觉和意志的元素在人类灵魂中无处不在，因此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将它们称为感觉神经或运动神经，但是由于没有本质区别，它们必须被视为一个统一的实体。唯一的区别在于它们的作用方向。视神经（感觉神经）对眼睛开放，周围的事件反过来影响另一条神经，现代生理学将其称为运动神经。如果这条神经从大脑传到有机体的其他部位，它的功能就是感知身体活动过程中发生的事件。正确治疗背侧花斑可以证实这一点

所谓的运动神经的功能是感知身体运动过程中的运动冲动和发生，而不是引发这种冲动。神经，无论它们在哪里，都是传递印象的器官。感觉神经传递外部印象，运动神经传递内部印象。但是，只有一种神经。只有科学唯物主义才能创造出神经与电报系统之间的类比。只有唯物主义科学才能相信，除了在感知过程中传递感官印象的神经之外，还必须有其他神经，其特殊功能是引发意志冲动。但这不是它起作用的方式。意志冲动起源于灵魂和精神领域，在那里它们开始并直接进入新陈代谢的肢体系统，而不是通过任何其他种类的神经。进入新陈代谢和四肢的神经只传递一个人对灵魂和精神冲动的反应的印象。通过它们，我们意识到灵魂-精神的意志过程在血液循环，保持的新陈代谢以及四肢运动中的后果。我们感知到的。所谓的运动神经不会引发身体运动，但会让我们感知到意志冲动的后果。除非我们对这些关系不清楚，否则我们将无法正确理解人。另一方面，如果您能理解我所说的话

的真相，您也将理解为什么我必须坚持做出这种看似矛盾的陈述，因为它们有助于向我们展示人类的灵魂和精神如何始终作用于人类。

直到大约第十二年，肌肉活动才发现了刚才描述的效果，而肌肉活动与孩子的呼吸和血液循环密切相关。从十二岁到青春期，这些因素更多地与骨骼中起作用的力量有关。这意味着，在第十二年以前，孩子们用所谓的运动神经来感知肌肉活动中所生活的东西，而在第十二年之后，他们的感知力更倾向于在肌肉和骨骼之间发生的过程中。现在考虑一个事实，即思维的每个过程中也都涉及意志。当连接（或合成）某些心理图像时，或者当分离（或分析）它们时，我们也将使用意志力，并且您必须在有机体的适当区域（该区域从该区域起作用）中寻找此意志要素，它从人类灵魂和精神的领域起作用。如上所述，参与思维过程的意志力与有机体有关。因此，进入十二年级时，孩子们发展出一种思维，这种思维自然而然地发生在骨骼和骨骼的动力学中。在这一点上，从软肌肉系统到硬骨系统正在发生重要的转变，正如我喜欢说的那样，它像杠杆系统一样进入了世界。这就是异端邪说的所在，这是我必须摆在您面前的悖论：当我们考虑到属于外部，无机性质的事物时，我们主要是通过骨骼进行的。当居住在多纳赫的人坚持我们抽象地思考骨骼时，习惯于当前接受的生理学思想的任何人都很可能会笑。但这是这样的。如果不这样说，那就更舒服了，但是必须说，因为当今非常需要对人的正确认识。

我们大脑中的思想只是思考过程中实际发生的事情的图片。大脑只是一个产生思维活动过程中发生的真实过程的被动心理图像的工具。为了意识到我们的思考，我们需要这些心理的图像。但是我们的大脑映射给我们的图像缺乏纯粹的思考固有的内在力量。它们缺乏意志的元素。思考的真正本质与大脑的心理的形象无关，而墙上某位绅士的照片与该人本人无关。我们必须将图片与实际人物区分开。同样，思考过程中的实际过程必须与从它们衍生的心理的图像区分开来。当思维指向外部物理的本质时，整个人类有机体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其中，尤其是骨骼。在第十二年，孩子的思想进入了骨骼的境界。这是我们前进到一个新领域的信号，抛弃了昨天描述的主题——与地球有关的植物和与人类有关的动物界。

我们对儿童灵魂和精神领域发生的事情的认识必须导致做出适当的选择和教学计划。柔软的肌肉系统在呼吸和血液循环中发挥作用的方式表明，应从10岁到12岁将动植物以描述的方式介绍给儿童。与更遥远的主题（例如矿物学，动力学，物理学等）相比，这些主题与我们的内在人性更直接相关。

因此，随着第十二年的临近，以前具有主要图形特征并包括活的植物和有感觉能力的动物的教学，现在应更加注意到对无机的自然的知性认识。

现在，我们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年轻的青少年可以将自己作为尘世的存在置于动力学和力学的世界中，并体验其力量。现在，有可能将它们引入物理和化学的基本原理，这些基本原理要服从特定的自然法则和矿物领域。如果这些学科的教学年龄较小，我们将干扰人性的发展，并在不知不觉中损害学生的健康发展。

掌握历史联系的能力——全面了解历史发展以及潜在的冲动和社会的影响——代表了学生能够理解生活的物理和矿物方面的另一端。直到第十二年，它们在这两个方面都已经足

够成熟。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向外表达并直接影响社会生活和形式的历史观念和冲动，就像历史的骨架一样，尽管（从纯粹的历史背景来看）它们也可能完全不同。可以说，血肉或肌肉是由历史人物的生活以及具体的历史事件所代表的。因此，要介绍十年到十二年之间的历史，我们必须将其带入图像中，从而产生一种温暖的感觉并向内提升学生的灵魂。这可以通过告诉孩子们传记事件以及描述构成一个整体的某些具体事件来实现。但是，我们绝不能介绍某些历史时代背后的抽象的观念和冲动。学生们应该在他们的第十二年见面，这是他们开始在外在世界站出来的时候。在这里您再次可以看到内部发展如何逐渐向外扩展。现在，学生们已经准备好掌握外在事件中表现出的历史冲动如何影响人们的生活。

重要的是要意识到这一点，因为否则会有从成人的角度接近儿童的危险。在对年轻人进行教育时，要与成年人的科学的学习相提并论是很容易的，首先是从简单的物理和化学内容开始，然后逐步发展到更困难的部分。可能有人认为我们应该以类似毕业的方式在学校教授科目。但这不符合儿童的天性。一个成年人可能会把一些东西看作是最简单的物质，比如我们在矿物王国和无机物理世界中发现的东西，但是孩子们只有在进入他们的骨骼系统的领域之后才能抓住这一点，根据骨骼的动力学在外在世界中移动，就好像符合杠杆的原理一样。

如今，许多人已经习惯于观察生活的几乎每个方面，好像它应该属于自然法则的领域。我们发现历史学家试图解释历史冲动的社会现象，好像它们也应该服从自然规律。即使在儿童时期，也要鼓励这种态度，因为在十二岁之前以及在课程中研究与人类生活更紧密相关的其他主题之前，就应教授物理和化学定律。如果以错误的顺序介绍学校科目，则学生会将自己的经验和对纯自然法则的理解投射到社会领域和对历史的理解中。而且由于这种看待世界的方式已经深入地渗透到教育实践中，因此公众非常愿意在生活的每个领域中寻找自然法则，因此人们可能不再暗示历史的冲动来自精神世界。同样，这反映在当前的教育原则中。鼓励孩子们对他们在物理和化学方面学到的东西形成坚定的信念，以便以后作为成年人，他们将在整体上保持这种有限的观点。我在黑板上写的东西来自美国。

自然在社会现象中的进程。这句话几乎已成为一种口号，作为一种教育原则，它假定应当对儿童进行教育，以便他们将社会进程看作是自然法则。儿童应把社区生活中的事件视为自然过程。

人们一次又一次地来找我，告诉我这个短语的英文读物应该不同，应该读“自然的进步”或类似的东西。无论从语言使用的角度来看，他们的批评有多合理，重要的是，这句话已成为教育科学中特定原理的口号。无论正确的措词是什么，我们都必须意识到它的信息需要更正，这是我希望从世界范围内的角度做的。纠正措词还不够好，因为其含义意味着我们发现只有自然法则通过社会冲动起作用。这就是我们在孩子中灌输的一种态度。这就是我们在孩子中灌输的一种态度。但是，这没有发生。

当我们过早地向学生介绍化学，矿物学，物理学，动力学等主题时，我们就破坏了他们未来的世界观。正如我已经多次指出的那样，我们必须密切关注我们文化的整个环境，才能知道在哪里推广教育艺术的冲动。如果我再次提出反对普遍做法的主张，请原谅我，但我认为这是合理的。

如果我们通过遵循“如何知道更高世界”中概述的路径获得的知识和见识来研究现代科学，我们会得到一种印象，即自然科学描述的世界（仅根据矿物和物理定律）不是我们作为有血有肉的人类可以生存的世界。他们完全是一个不同的世界。当我们以富有想象力的知识睁开眼睛看着现代自然科学所描述的世界时，当我们看到他们的世界图景如何影响当今的人们时，我们根本找不到那里的有血有肉的人。我们只看到行走的骨骼，骨头男人和骨头女人。他们的世界确实是一个陌生的世界。

我曾经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这里的年轻人不会记得一位名叫沃格特的瑞士哲学家（被称为“胖的沃格特”），一位典型的思想家，在19世纪50年代，他设法把一种粗糙而现成的唯物主义世界哲学拼凑在一起，就像幽灵一样，至今仍萦绕着许多世界观。今天，我试图想象如果真正的有血有肉的人类找到进入这个行走的骨骼世界的路，将会发生什么。任何一个身体健康的人都不能忍受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上。

但是，我问我自己，如果至少有少量有血有肉的人进入这个行走的骨头世界会发生什么呢？用纯粹的唯物主义观点描述的生活效果及其对人的故意影响，会使真实的人遭受神经衰弱和歇斯底里的最坏的影响。一个人永远不可能摆脱所有周围的影响。本质上，当今的自然科学描述了一个我们都将变得神经衰弱和歇斯底里的世界。仁慈的是，自然科学家的世界不是真实的世界，也不是我们所生活的世界。非常不同的力量，这些人做梦也想不到，在现实世界中起作用。然而，我们需要从这个虚假的，统一的幻象世界中解脱，从中我们几乎得到了有助于当今普遍文明的一切。我们必须了解人类的真实知识，然后我们才能以正确的方式进行教育。

第11讲 从十岁到十四岁的孩子 第二部分

1922年1月3日

从到目前为止所听到的信息中，您可能已经获得了这样的印象，即基于人类的人智学知识的教育艺术旨在培养儿童身体的健康的、和谐的发展。您可能已经注意到，某些问题可以看作是我们教育目标的指南。例如，我们如何帮助释放从头部流出的形成力，影响并塑造年轻的有机体？在中间时期，我们如何与孩子不断发展的肺部和血液循环协调工作？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培养在整个儿童肌肉组织中起作用的力量？我们如何适当地支持与骨骼和肌腱有关的肌肉生长过程，以使青少年能够在外部世界中占据适当的位置？

这些问题意味着，我们为增强孩子的灵魂和精神发育所做的一切工作首先要朝着身体尽可能最佳的健康和正常发展发展。确实是这样。我们有意识地尝试帮助和促进身体健康发展，因为通过这种方式，灵魂和精神本性被赋予了通过孩子自己的资源自由展现的最佳方式。通过尽可能少地伤害通过儿童工作的精神力量，我们给他们以健康方式发展的最佳可能性。不能通过任何关于成长中的人类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先入为主的思想来做到这一点。我们在教学中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为孩子的身体健康创造最有利的条件。而且由于我们还必须注意灵魂和精神元素，并且由于身体最终必须成为其外在表现形式，因此我们还必须以最适合儿童健康发展的方式来适应灵魂和精神方面。

您可能会问这种态度来自哪个教育理想；它源于对人类自由的完全奉献。它源于我们的理想，即将人类放置在世界上，以便他们可以发挥个人自由，或者至少以某种方式使人为障碍不会阻止他们这样做。

当我们在教育中强调儿童的身体发育时，我们特别努力帮助他们学习在以后的生活中充分利用他们的身体力量和技能。华德福教育的基础是知识和信心，即只要生活自由，健康发展，一般的生活就有最大的发展机会。自然，所有这些都必须相对地考虑，我希望可以理解。

在学年期间由于教育失当而被阻止正常呼吸，无法正常使用其骨骼和结缔组织的儿童，不会成长为自由个体。同样，那些脑袋里塞满了对晚年生活至关重要的固定思想和观念的学生也不会变得内在的自由。除非通过适当的教育原则和方法来理解和满足儿童的身体发展所带来的童年的需求，否则他们不会成长为自由的人。

当然，还必须认识到儿童的灵魂和精神需求，并用正确的教育方法加以满足。人智学并没有导致任何虚假或崇高的理想主义，而是希望通过使其追随者能够处理生与死之间生命的实际问题来证明自己，即我们应该发展与灵魂和精神相一致的物质的身体的时间跨度。

因此，您会看到，即使我们作为教育工作者想要灵魂和精神领域，我们也不会对灵魂和精神领域的发展产生任何影响。人类的灵魂和精神部分只有从我们入睡到醒来才存在于其真实存在中。这意味着，如果我们想教育人们的灵魂和精神，就必须在他们睡觉时进行。实

际上，我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今天，我们强烈地相信，我们必须教育灵魂和精神，并以某些观念灌输人们。我们真正能做的就是帮助人们通过灵魂和精神自由地使用身体的能力。

我常常说过，如果不充分考虑我们整个时代的生活状况，并考虑到教育所处的一般环境，就不可能处理教育问题。在这里，我将避免在我们的考虑中引入任何无关紧要的内容，但是我现在想说的绝对是我们的主题。

有消息传给我们，东欧正在制定一种新的教学法，以造福那些仍然在那得到认可的人，即激进社会主义党的人。由于现在革命之前没有可以接受的东西被认为是正确的，因此在那里正在研究新的教育方法。这是通过纯粹的外在手段来完成的。

有人告诉我们，现代俄罗斯的一位领导人已受委托撰写共产党的历史。新政府给了他一个月的时间来完成他的任务。在这一个月中，他还不得不在莫斯科中心做一些实际的工作。这些活动的结果是，将出版一本书，这本书将成为重新教育所有被认为是正确的俄罗斯人的正式典范。已委托另一名党员撰写西方工人运动的历史和国际共产主义的历史。在编制权威报告时，他还需要做其他工作，六个星期后，他应该完成了这项工作。所有真正的苏联俄国人都应该学习这本书。原谅我，我相信第二位作家实际上得到了两个月。第三个人受命出版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正是他得到了六个星期的时间来完成这本书。有了这本书，每一个真正的俄国人都熟悉东方的新情况。根据这些相同的方法，还指派了其他几个人来撰写新的俄罗斯文学。他们都被分配了固定的时间表来完成他们的订单。在撰写本文时，他们都被告知必须做哪些其他工作。被选中撰写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书的党员也已成为《真理报》的编辑。

我为什么今天提这个？因为从根本上说，今天的苏联俄罗斯正在发生的事情是我们所有人所代表的当今文明的最终结果。因为从根本上说，今天的苏联俄罗斯正在发生的事情是我们所有人所代表的当今文明的最终结果。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荒谬之处在于，它已经确定并正式宣布了公民必须知道的内容。它并没有问人们能做些什么，以使其成为正确融入世界结构的真实人类。

呼吁教师在上课时最大程度地尊重灵魂。没有这些，他们将失败，好像他们缺乏最基本的艺术和科学理解。因此，华德福教师的首要先决条件是对孩子带给他们世界的灵魂和精神潜能的崇敬。当面对孩子们时，教师必须意识到他们正在与天生自由的人打交道。以这种态度，教师可以制定出保护儿童与生俱来的自由的教育原则和方法，以便在以后的生活中，当他们回顾他们的学校时代时，他们不会发现对他们个人自由的任何侵犯，甚至在他们的教育的后期效果中也不会发现任何侵犯。

为了弄清这些陈述的含义，我们可以问问自己，那些在童年时期未能正确处理其身体特质的人会怎样？幼稚的特质一直延续到以后的生活，如果您想知道孩子成年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会说些看似奇怪和令人惊讶的话来回答。如果不加以治疗，儿童早期的特殊体育习惯就会退化并成为后来的疾病原因。您必须非常认真地意识到，如果允许其继续保持不变，儿童时期的典型身体倾向就会成为疾病的原因。这些知识将为您提供适当护理的正确冲动，而这些冲动绝不会与对人类自由的最深切尊重相冲突。

相比之下，想象一下一个人，对自己内心的最深处充满激情，对内心的自由充满热情。想象她生病了，必须去看医生。医生通过使用当今最先进的治疗手段来治愈她。这样的人会不会觉得自己的个人自由受到了干扰？决不。以这种方式遇到一个人永远不会影响一个人的内在自由。

从事教育艺术的人必须有类似的感觉。他们应该有意愿和能力看到他们自己的召唤的性质，类似于医生与病人的关系。教育自然是自然而然地存在的，它当然不仅仅是简单地用真正的含义来治疗。但是，医生的工作和老师的工作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和相似性，这可以作为比较的依据。

当学生在青少年时期离开学校时，是时候让我们再次检查在他们从牙齿变化到青春期到来的学年中，我们是否尽了最大的努力来帮助和装备他们以适应以后的生活。（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将处理教育的审美和道德方面，并更紧密地关注青春期。现在，我们将考虑更一般的人类方面。）我们必须意识到，在他们过去的学年中，我们主要是在处理他们的形成力的以太体，而灵魂的生活（其中更多内容将在以后描述）才刚刚开始朝着毕业的方向显现。

我们必须考虑下一个阶段，该阶段始于第十四至第十五年，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初，那时青年男女必须面对越来越多地适应外在生活的任务。我们已经看到了儿童如何逐渐抓住身体，最终将其完全融入骨骼，以及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如何与外界越来越多地联系并适应外界条件。从根本上讲，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二十岁之收，之后是人生非常重要的时期。尽管作为老师，我们在现阶段不再对年轻人产生任何直接影响，但实际上，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们已经以这种方式做了很多工作，并且这将在二十岁的早期或者稍晚的时期变得显而易见。

离开学校后，年轻人必须接受职业训练。现在他们不再收到主要来自人性本身的东西，而是至少在选择的行业或职业方面已成为我们生活的文明的一部分的东西。现在，年轻人必须适应某些形式的专业化。在我们的华德福学校，我们试图通过向14至15岁的学生介绍纺纱和编织等实用手工艺品，为学生迈入生活做好准备。此类手工艺品的实践经验不仅对未来的纺纱厂或织布厂来说并不重要，而且对于所有希望能够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做的人也不重要。但是，在正确的时间介绍正确的活动很重要。

在学龄早期儿童的以太体内所培养的东西，在二十岁那年的年轻人的灵魂领域再次出现，当时他们必须进入职业。他们在学校受到对待的方式将起到很大的作用，即他们是否笨拙地，勉强地，对事物的束缚对事物时行反应，还是熟练地，有足够的内在力量来克服障碍方面做出反应。二十多岁的年轻人逐渐意识到自己学年的经历是如何进入地下的，而当他们接受行业或职业培训时，他们只是以能力的形式再次浮出水面，例如能够处理某些情况或以正确的方式使自己适应生活。意识到这些事实的老师会关注学生生活中牙齿变化和青春期的关键时刻。

我经常谈到在第九至第十年出现的重要转折点。在第十二年，发生了另一个重要的变

化，我也提到过。正如我所说的那样，六，七岁的孩子入学时就是“一个巨大的感觉器官”。在这个阶段，很多东西已经被模仿吸收了。儿童还忙于塑造和雕刻器官的内部过程，并将结果带到学校。现在，教师与孩子们所做的一切，直到九岁左右的转折点，都应具有形成性的效果，但应以某种方式激发他们自由积极地参与这种内在塑造。在介绍阅读，写作和算术的过程中，我强烈呼吁采用一种艺术方法来表明这一点。在这个时代，艺术元素尤为重要。

在学年早期，所有的教学都必须从孩子的意志领域开始，并且应该逐步地逐步发展为知性（智力）。那些认识到这一点的人将特别注意教育孩子的意志。他们将知道，儿童必须学会以正确的方式驾驭他们的有机体的意志力。为此，他们的意志活动必须带有感觉的元素。老师与孩子们做不同的事情是不够的。他们还必须根据自己的行为发展同情和反感。除了音乐本身，音乐元素还提供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方法。因此，一旦把孩子带到我们身边，我们就应该使他们沉浸在音乐的元素中，不仅要通过唱歌，而且要让他们用简单的乐器来做音乐。这样，年轻的学生不仅会培养美感，而且最重要的是(尽管间接地)，他们将学会如何使用和控制和谐的意志力量。

孩子们将许多天生的天赋带到学校。在内部，它们是自然的雕塑家，我们可以利用这些天赋以及其他隐藏的才能。例如，我们可以让孩子们用颜料在纸上做各种事情（即使这样做可能对老师来说很不方便），因此我们向他们介绍了色彩的秘密。观察儿童独自一人遮盖各种颜色的白色表面时，与颜色之间的关系确实很有趣。它们以看似随意的方式产生的结果并非毫无意义，但在所有斑点和涂抹中，我们可以检测到与色彩世界的先天关系导致的某种色彩和谐。但是，我们必须小心，不要让儿童使用在儿童绘画盒中出售的纯色块，他们应该使用这种颜色直接将其从绘画块上绘画到纸上。即使在作为艺术绘画的情况下，这也具有破坏作用。一个人应该用已经溶解在水或其他合适液体中的液体颜料来画画。重要的是，与孩子建立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对于儿童。如果我们使用调色板中的厚漆，则与使用瓶子的液体颜料时，我们与颜色的亲密关系并不相同。

在绘画课上，您可能会对一个孩子说：“您所画的东西真的很漂亮。您将红色放在中间，周围的所有其他颜色与红色搭配得很好。您所绘画的一切都与红色搭配得很好。现在试着反过来做。在有红色的地方，涂成蓝色，然后在所有其他颜色周围涂上颜色，这样它们也可以与中间的蓝色很好地结合在一起。”这种锻炼不仅会极大地刺激这个孩子，而且可能通过在老师的帮助下进行色彩转换，孩子将在与整个世界建立内在联系方面大有收获。

无论对教师而言可能有何不便之处，他们都应始终鼓励年轻学生用他们可以动手的任何合适的材料来形成各种形状。当然，我们应该避免让它们过分脏乱，因为这可能是真正的麻烦。但是，与单纯保持清洁和整齐相比，儿童从这些创造性活动中获得的收益要远远多于他们。换句话说，对儿童来说，尤其是在早期，体验其艺术元素确实有价值。

任何儿童需要的东西都必须首先以适合他们本性的方式诱导。如果按所述介绍艺术活动，学习其他科目将变得更加容易。例如，如果学生事先做过艺术作品，那么外语学习就会容易得多。我已经说过，孩子们应该从小就开始学习外语，如果可能的话，他们应该尽快入学。

如今，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狂热的态度。如今，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狂热的态度。外语教学也不例外。孩子们自然地学习母语，没有任何语法意识，这就是应该的方式。而且，当他们进入学校时，他们应该以类似的方式学习外语，而没有语法意识，但是现在学习语言的过程自然变得更加成熟和有意识。

在第十年中，在人生中多次提到的转折点上，一种新情况要求介绍语法的第一个基本原理。这些应该任何迂腐的东西地教。为了儿童的健康发展，有必要采取新的步骤，因为在这个年龄段，他们必须从一种以感觉为主的方式过渡到一种生活，以一种他们必须发展其自我意识的方式。现在，青年人要做的任何事情都必须比以往更自觉。因此，我们在学生已经学会说，写和阅读的语言中引入了更自觉和智力的元素。但是，这样做时，我们必须避免进行学究式的语法练习。相反，我们应该在识别和应用基本规则方面给予他们激励性的实践。在这个阶段，孩子们确实需要语法可以提供的逻辑支持，这样他们就不必反复思考如何正确地表达自己。

我们必须认识到，语言包含两个始终相互交互的主要元素—情感或感觉元素和智力思考元素。我想用歌德《浮士德》的一句话来说明这一点：

亲爱的朋友，每一个理论是灰色，是绿色生命的黄金树。

我不希望我们（主要来自西方）的您应该学习有关歌德《浮士德》的所有评论，因为有足够的资源来填满图书馆。但是，如果您这样做了，您将发现一个奇怪的发现。在《浮士德》中使用这句话时，您很可能在页面底部找到一个新编号的注释（由于已经给出了很多解释，至少要有一个四位数的注释），并且您会找到有关该注释的注释（关于这句话的逻辑的缺乏）。尽管已将诗意的许可授予任何知名作者（因此评论员可能会指出），但此节中树的颜色没有意义。一棵“金树”他能代表一棵橙子树吗？但是，当然，它也不是绿色的。如果是一棵普通的树，那将不是金色的。歌德可能在想一棵人造的树吗？在任何情况下（典型的评论都会继续），一棵树不能同时为金色和绿色。再有就是灰色理论的另一个问题。如果理论是不可见的，怎么会变成灰色呢？这样，许多评论指出这句话缺乏逻辑。

这样，还有其他更倾向于艺术的评论员，他们对这篇文章中明显缺乏逻辑感到高兴。但是到底是什么呢？事实是，一方面，语言的情感，感觉的元素在这句话中占主导地位，而另一方面，它又强调了意象方面的思想。当歌德谈到一棵金树时，他暗示我们就像爱金一样爱这棵树。此处的“黄金”一词没有图像的品质，但表达了金子发光带来的温暖感觉。只有感觉被描绘。另一方面，形容词绿色指的是一棵普通的树，就像我们在自然界看到的那样。这是它的逻辑。关于理论一词，理论当然是看不见的。然而，对还是错，仅用一句话就能使某些人联想到伦敦的迷雾的感觉。一个人可以轻松地将这种感觉转化为“理论”以作为概念。语言的纯感觉的元素再次以形容词“灰色”表达。

语言中的感觉和思维特质交织在一起。在当代语言中，很多东西已经变得残废不堪，但是在早期阶段，活跃而富于创造力的元素随处可见，由此形成了感觉和思维特质。

如前所述，在九岁之前，孩子与语言有着完全的感觉的联系。

但是，除非我们也将思考的要素引入语言中，否则他们的自我意识就无法得到适当发展，这就是为什么将语言的知识方面带给他们如此重要的原因。这可以通过首先用母语然后再用外语明智地教语法规则来实现，其中只有在孩子开始讲这种语言后才引入规则。因此，根据这些迹象，教师应该引起九岁或十岁左右的学生的一种感觉，他们开始更有意识地渗透语言。这样可以在儿童中培养适当的语法意识。

当孩子到十二岁时，他们应该已经对语言的美感有了一种感觉——一种语言的审美感。这应该会刺激他们的“说话中的美”，但绝不会陷入习惯性。此后，直到青春期之前，学生应学会欣赏语言的辩证法方面。他们应该培养一种能力，通过掌握语言来说服别人。语言的第三要素只有在他们即将毕业时才应引入。为了简要总结语言教学的目的，孩子们应该首先逐步地逐步发展出对正确使用语言的感觉，然后对语言的美感，最后是语言命令中固有的力量。对于教师而言，找到自己的语言教学方法比仅仅遵循固定的课程更为重要。这样，教师可以迅速发现如何介绍和处理各个年龄段的需求。在采取一种主要是艺术性的方法之后，九岁以下的学生非常积极地参与其中，教师应该开始更多地关注语言的描述性元素，但又不应该忽视创造性。如果您选择我过去几天尝试描述的课程大纲，这当然是可能的，在该课程中，自然研究的引入导致了地理学的发展，并且在人类的背景下看到了动物。包含描述性元素的最有效方法是主要吸引儿童的灵魂领域，而不是要求他们的全部存在。这应该通过以生动，富于想象力的方式讲述故事中的课程来完成。同样，在生活的这个阶段，教师应该通过生动描述人类事件来呈现历史内容，这些事件本身就构成了一个整体，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

经历了自发活动的阶段，接着是描述性元素的欣赏，接近十二年级的学生已准备好采用所谓的解释性方法。现在，因果关系已被普遍考虑，可以提供扩展推理能力的材料。

在这些阶段中，老师应以适合学生年龄的方式以多种形式展示数学元素。如算术和几何学所讲授的数学，可能给教师造成特别的困难。在第九年之前，以更简单的形式对其进行了介绍，并随后进行了扩展，因为如果我们知道如何做的话，儿童可以承担很多。事实上，整个学年中教授的所有数学材料都必须以一种完全艺术性和富于想象力的方式呈现。教师必须努力使用各种手段来艺术地介绍算术和几何，在这里，在第九至第十年之间，教师也必须采用描述性方法。必须教给学生如何通过描述性方法观察角度，三角形，四边形等。在第十二年之前不应该引入证明。

一个无聊的数学老师将几乎没有什么成就，而受此主题启发的老师将成功地使它变得令人兴奋和振奋。毕竟，从数学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从根本上体验理念世界的和谐。如果教师们对勾股定理或平面与实体之间的内在和谐感充满热情，那么他们会在课程中引入一些对孩子来说非常重要的东西，即使在灵魂发育方面也是如此。通过这种方式，教师可以抵消生活带来的困惑。

您会发现，没有思想和感觉的不断融合，语言就不可能存在。我再次发表了一个极端的声明，但是如果您研究各种语言，您会发现感觉和思想如何在各个地方交织在一起。这本身以及许多其他因素很容易将混乱引入我们的生活，如果不是数学可以给我们带来内在的坚

定感。那些可以更深入地研究生活的人知道，只要学习如何以正确的方式观察三角形，四边形，四面体和其他几何形状的真实感，许多人就可以摆脱神经衰弱，歇斯底里和更严重的痛苦。

也许此时您可以给我更多的个人注释，因为这可能有助于阐明我的观点。我对机械特别热爱，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客观价值，而且是出于个人原因。我对机械师的热爱归功于我在维也纳高中的一位老师，以及他对这个学科表现出的热情。这样的事情一直存在到以后的生活中。当从给定的组件中搜索结果时，这位老师兴奋地发光。有趣的是，他看到了寻找结果的乐趣，以及为了将它们重新放入组成部分而又将它们分解的喜悦。在执行此操作时，他几乎从黑板的一端跳到另一端跳动，直到充满欢乐，他终于喊出了他发现的公式，例如 $c^2 = a^2 + b^2$ 。他被写在板上的发现吸引住了，他会以良性的微笑环顾观众，这本身就足以激发人们对分析力学的热情，这一学科几乎从未在人中引起这种感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在学校里以各种形式授课的数学应该像过往一样向所有学生灌输它自己的特殊内容。

因此，我们可以说人类发展的两个极点：节奏和艺术极点以及数学和概念极点。如果如前所述，如果从内到外培养年轻的灵魂，学生将以正确的方式逐渐成长为世界。

快到毕业年龄或十几岁的时候，教师将再次感到内在的需求，那就是回顾过去几年中学生发展中最重要时刻。学生在六、七岁时进入第一堂课。几年后，他们又被送回世界，正如我在今天的演讲开始时指出的那样，这是老师的目标，使他们能够适应世界的生活。当我们在第一堂课接待年轻的学生时，他们就像一个伟大的感官器官。在内部，他们携带着父母和周围其他人以及整个社会的副本。我们的任务是将这些已采用和专用的功能转换为更一般的人类功能。为此，我们可以通过吸引儿童的呼吸和血液循环系统来达到这一目的，而中间系统与他们较个人的一面并没有太大关系。

然而，除了儿童无意识地从环境中复制的习惯特征外，他们入学时还具有自己的个性。它们不如成人中发现的类似特征那么明显，这些特征与忧郁，多血质，粘液质或胆汁性气质有关。然而，孩子的天性也肯定被所谓的气质性格所掩盖，因此我们可以说孩子有忧郁，多血质，粘液质或胆汁性气质倾向。对于教师来说，至关重要的是要很好地理解儿童气质倾向引起的多种症状和特征，并找到正确的应对方式。

忧郁症儿童是最依赖身体状况的儿童。由于他们特殊的体格，他们倾向于被身体的特质压抑。他们很容易以自我为中心，并且通常对周围发生的事情不感兴趣。然而，把忧郁的孩子认为是纯粹的漠不关心是错误的，因为只有在他们周围的环境和他们的老师的身上，这才是正确的。另一方面，他们非常注意自己的内在条件，这就是忧郁症孩子往往情绪低落的原因。请注意，我所说的关于性情的说法只适用于那些症状不能自动转移到具有同样气质的成年人身上的儿童。

多血质儿童与其周围环境的关系是向整个世界屈服的完全（尽管是完全潜意识的）关系之一。由于世界是如此广阔，充满了他们投降的事物，所以他们对更近的事物几乎没有兴趣。再说一次，我对这种气质的评论只针对儿童，否则他们可能会被视为对有多血质的成年人的一种赞美，而他们肯定不是那样。做一个相当笼统的陈述，可以说，如果不是多血质倾

向的孩子生活在地球上，而是生活在宇宙的天堂里，那么这些孩子将对周围的环境充满兴趣。他们在世界各地感到宾至如归。多血质的孩子们对巨大的事物以及任何遥远而又不会立即产生影响的事物都持开放态度。

在某种程度上，多血质的孩子表现出与忧郁质或粘液质的孩子相反的特征。年轻的忧郁症患者沉浸在身体中。粘液质的孩子被吸引到无限的领域，因为它们与以太体紧密相连。以太身体总是倾向于无限的整体，它在死后几天就分散到宇宙中。多血质的孩子生活在我们称为星芒体或灵魂的身体中。人类的这一部分与物理或以太体不同，因为它与任何时间或空间无关。它存在于时空领域之外。由于存在星芒体，因此在生命的每个时刻，我们都知道直到现在的整个生命，尽管对早期经历的记忆通常比最近的记忆弱。星体身体主要是引导我们的梦想。如您所知，这些与正常时间顺序关系不大。我们可能梦想着直到昨天才发生的事情，在梦想中混杂在一起，人们可能出现在我们幼儿时代遇到的人。星芒体混合了我们的生活经历，并且不考虑时间和空间的元素，但是它以混沌的方式具有其自身的维度，与时空是完全不同的。

多血质的孩子投降自己的星芒体，这在他们的整个行为方式中变得明显。他们回应外在印象，就好像时间和空间之外的东西是直接通过外在世界传递给我们的。它们快速响应印象，而无需内在地消化它们，因为它们不关心时间因素。他们只是屈服于星芒体而没有努力保留外部印象。或者再次，他们不喜欢生活在早期事件的记忆中。因为他们很少关注时间，所以多血质的孩子生活在当下。他们向外表达某种东西，实际上是更高世界中星芒体的任务，这使多血质的孩子有些肤浅。

胆汁质的孩子与他的“自我”中心最直接的相关。

他们的身体构造显示出强烈的意愿，这些意志会被他们的自我存在的力量所渗透，可能会积极地进入生活。

对于成长中的孩子的气质的这些特征，对教师而言，培养出良好的感知是非常重要的。您必须尝试以双重方式处理它们：首先，根据各种性情在班级中引入社交元素。当教师对学生整体有所了解时，应根据气质的相似性将他们分组。当然，也有气质混合的孩子，这也必须加以考虑。但是，总的来说，当具有相同气质的孩子们坐在一起时，它具有有益的作用，原因很简单，即气质相互摩擦。例如，忧郁质儿童的同学也会忧郁质。他们意识到这个邻居如何遭受身体构造造成的各种不适。忧郁症的学生会认识到自己的类似症状，而邻居的长相只会对自己的天性产生治愈作用。

如果有粘液质孩子与其他有粘液的孩子坐在一起，他们会变得很无聊，最终，他们的有粘液质的性格变得动荡不安，以至于他们试图摆脱没精打采。

多血质的孩子坐在其他多血质孩子中时，会意识到他们从一种印象飘移到另一种印象的方式，暂时对一件事感兴趣后又对另一件事感兴趣，直到他们像被苍蝇掠过一样。多血制裁的孩子在邻居中经历自己的特质后，意识到自己气质的肤浅。

当胆汁质的儿童坐在一起时，会不断发生打击，以至于彼此之间产生的瘀伤将对其气质产生非凡的治愈效果。

您必须观察这些事情，并且通过选择座位，在教室中引入社交元素，您会发现对每个孩子都有益于健康和平衡。这样，教师与每种气质的关系也会找到合适的表达方式。要记住的第二点是，对待忧郁的孩子--或任何其他气质--违背他们固有的性格是没有帮助的。相反，我们应该养成喜欢相处的习惯。例如，如果我们强迫一个胆汁质的静坐并保持安静，那么结果将是被抑制的胆汁质者积聚起来，在孩子的身体系统中就像毒药一样。它根本行不通。另一方面，例如，如果教师对忧郁质儿童的不良情绪表现出持续的兴趣和理解，这种态度将最终带来有益和康复的效果。尽管我们对学生有真正的内在兴趣，但在粘液质的孩子打交道时，我们在外表上也应该显得相当冷静且有些冷漠。多血质的孩子应该受到许多快速变化的感官印象。这样，我们增加了他们自己的气质倾向，结果他们试图赶上许多短暂的印象。它们将发展出更强的强度。大量的感官印象将为孩子带来自我强化的内在努力。

通过像样对待，我们可以掌握不同的气质。至于胆汁质的孩子，如果学校条件允许的话，最好在下午把他们送到花园里，让他们跑来跑去，直到筋疲力尽。我会让他们爬上树下。当他们到达树梢时，我会让他们向坐在另一棵树上的玩伴大喊。我会让他们互相喊叫直到他们累了。如果我们让胆汁质的孩子自然地摆脱被压抑的胆汁，我们会对他们的气质产生治愈的影响。

通过了解不同性情的特质，您将学会有效地担任老师。

但是，一件事是必不可少的。果老师带着玫瑰花的举止进入教室，那根本没有好处。即使在早期，这种举止也会在脸上留下深深的皱纹。教师必须在课堂上知道如何以极大的幽默感行事。他们必须能够成为课堂上遇到的一切的一部分。教师必须能够让自己的自己融入孩子们的生活中。

第12讲 十四岁以后的青少年

1922年1月4日

当学生达到青少年年龄时，他们已经进入青春期。在实际体现出来之前，教师需要非常牢记这一点。我们只需要对性成熟之前和过程中成长中的孩子所发生的事情睁开眼睛，以了解为应对这一挑战做好准备的重要性。

我们在研究中已经看到，直到牙齿变化之前，孩子都是模仿者，并且尽管在有机功能和灵魂活动之间仍然没有明显的区别，但孩子还是被内在地赋予了灵魂和从头顶流下来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继续有机地工作，并渗透到整个有机体。这个阶段最典型的特征是那些灵魂力量与身体力量一起工作的方式。

我将需要使用千里眼意识的洞察力，向您清楚地描述在这个生命阶段幼儿所发生的事情—不是因为我认为我们需要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来形成我们的想法，但这可能是最好的理解到目前为止所说的话的方式。

当年幼的孩子睡觉时，灵魂和精神成员离开身体的外鞘（就像任何成年人一样）并在醒来时重新进入。然而，在儿童中，清醒时的有意识体验与睡眠时的无意识体验之间仍然没有显著差异。通常，如果没有白天事件的记忆进入睡眠世界（这种情况很少发生于儿童时期），则儿童的睡眠生活将在远离地球的范围移动。从这些更高的世界中，汲取了活跃的力量，然后这些力量在清醒状态下发挥作用，从大脑向下进入儿童的整个生物体。

在第二次牙列学习中，儿童的某些灵魂和精神力量完全脱离了有机领域的工作。他们开始承担独立的灵魂精神品质。在牙齿和青春期的变化之间，儿童的思维、情感和意愿开始更加自由地工作。孩子们不再是模仿者，而是通过一种对权威的自然感觉，发展了与世界联系所需的意识。对成人权威的这种信仰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外部条件不足以确保儿童与世界充分联系。成人彼此面对面的方式，无论是口头还是其他方式，都与儿童与成人相遇的方式大不相同。儿童需要权威感所提供的额外支持。因此，清醒时的体验会在睡眠时进入他们的灵魂的生命。因此，教师有可能通过牙齿和青春期之间的变化的教育来接触儿童，就像尘世的体验进入儿童的睡眠并取代那些睡眠中的精神世界一样。

随着青春期的到来，一种全新的情况开始了，新兴的青少年与性成熟之前的青少年本质上是不同的。为了描述这一点，回顾一下昨天演讲结束时所说的内容可能会有所帮助。直到牙齿更换为止，儿童完全生活在身体内部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这种状态超出其自然时间，它将不再正常，这将导致非常忧郁的气质。童年时期，灵魂—精神和身体组织之间的关系是自然的，这是成年人忧郁质的特征。请记住，对人生某个阶段正确和有益的事情在另一阶段变得异常。

在第二次牙列期间，某些灵魂—灵魂力量从先前的有机活动中解放出来，并流入我称之为形成力的身体或以太身体。人类的这个成员与外部世界完全相连，对于孩子来说，它生活

在在牙齿变化和青春期之间是合适的。如果甚至在换牙之前，这些以太力过大——也就是说，如果孩子第二次牙列之前在以太鞘中生活过多——则结果是明显的粘液质。然而，儿童可以与以太的身体保持正常和平衡的关系，而这在第七和第十四年之间，在牙齿的变化和青春期之间是绝对必要的。再次，如果这种情况被带到了以后的生活中，则成年人会出现明显的粘液的气质。

多血的气质的真正发源地是人类的下一个成员，在正常情况下，该成员在青春期会变得独立。昨天，我称其为星芒体——生命中超越时空的人类成员。如果在换牙和青春期之间，孩子从只有在性成熟的时候才能从中吸取太多的东西，就会产生多血的气质。只有随着青春期的到来，成长中的人类才会因多血质而变得内在地成熟。因此，生活中的一切都有正常的时间段。当一个正常时期的生命被推入另一个生命周期时，会出现各种异常情况。如果从这种角度考察生活，您将开始更深入地了解人类。当孩子性成熟时，真正发生了什么？在过去的几天中，我们已经对此有所说明。我们已经看到，孩子们是如何在牙齿改变后，继续与在一定程度上必须成为解放灵魂精神力量的力量一起工作的。在接下来的阶段中，孩子们通过呼吸和血液循环系统化身，肌腱和肌肉更牢固地生长在骨骼上。他们从内而外地朝着人类的外围化身，在性成熟时，年轻的青少年闯入了外部世界。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世界站得住脚。

这种巨大的发展使教师必须接近经历过性成熟的青少年，这与他们以前对待孩子的方式大不相同。基本上，以前的过程在青春期之前就涉及到解放了的灵魂精神力量，而这些力量在其自身领域仍然与性无关。的确，男孩或女孩对自己的性别表现出一定的倾向，但这不能被视为具有性倾向。只有在突破进入外部世界之后，当与外部世界建立新的关系时，性感（性别）才会发展。

但是，这时，青春期的灵魂和身体天性发生了变化，这与第二次牙列治疗之前发生的情况没有什么不同。在换牙齿的过程中，力量得以解放，使其活跃于孩子的思维，感觉和意愿中，这些力量随后更多地指向记忆。然后释放了记忆的力量。现在，在青春期，其他的东西可以在灵魂领域进行自由活动。这些力量以前进入呼吸的节奏，然后努力将有节奏的特质引入肌肉组织甚至骨骼。现在，这种有节奏的元素已转变为对创意和幻想领域的青春期接受。从根本上说，幻想的真正力量要到青春期才能诞生，因为它们只有在星芒体诞生之后才能产生。当我们在梦中经历时，星芒体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之外，并根据自身原理将过去，现在和未来联系在一起。

青少年通过骨骼系统闯入外界时会带来什么？这是他们最初从远古时代就带来的东西。它逐渐与他们的整个内在交织在一起。而现在，随着性成熟的开始，青少年被逐出了精神世界。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表达这一点，因为它代表了事实。随着青春期的到来，年轻人被抛弃在精神生活世界中，而被扔进外部世界，他们只能通过身体和以太体来感知。尽管青少年不知道他们内部正在发生什么，但是在潜意识里，这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潜意识或半意识使青少年将他们现在进入的世界与他们以前所拥有的世界进行比较。以前，他们没有自觉地体验过精神世界，但他们仍然发现与之和谐相处的可能性。他们的内在感觉与之协调，并准备与灵魂领域自由合作。但是现在，情况已经改变，外部世界不再提供这种可能性。它提出了各种障碍，这些障碍本身就产生了克服这些障碍的愿望。反过来，这导致青少

年与周围世界之间发生混乱的关系，这种关系从十四岁或十五岁一直持续到二十岁之初。

这种内在的动荡必将到来，因此教师们应该很好地意识到它的到来。可能有过于敏感的人认为，最好把青少年从这种内心的混乱中拯救出来，结果却发现他们（过于敏感的人）已经成为了他们（青少年）最大的敌人。试图让他们度过如此艰苦的生活时光是不正确的。最好事先计划好您的教育目标，以使您在青春期之前做的事情能够帮助并支持青少年的身心斗争。

教师必须清楚，随着青春期的到来，出现了一种与世界新的关系而产生的完全不同的事物。这对学生以前的权威感没有吸引力。现在他们将要求他们提供所有期望的理由。教师必须养成理性接触年轻男人或女人的习惯。例如，想想一个青春期的男孩，他的精神的世界带领他进入了这个尘世的世界，而现在由于与他的预期相去甚远而变得叛逆。该成年人必须设法向他（并且没有任何脚踏术）展示他在这个世界上遇到的一切都具有“史前史”。成人必须让这个青春期的孩子看到当前的状况是以前经历的后果。您必须扮演真正了解为什么事情如此的专家的角色。

从现在开始，您将无法通过权威完成任何事情。您必须通过无可争辩的知识和专长的绝对力量说服青少年，并为您所做或期望做的事情提供不透水的（牢固的）理由。如果在这个阶段，学生们看不到您提供给他们的材料中的正当理由，如果世界上的情况似乎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那么他们就会开始怀疑自己早年的生活是否正确。他们认为，他们处在相反的位置上，他们在那几年中所经历的，似乎只是导致目前无法接受的情况。而且，如果在这种内部动荡中，他们至少无法与可以使他们放心的人接触，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确保世上发生的事情有充分的理由，那么内部压力可能变得无法忍受，以至于他们可能会崩溃。

这个新出现的星芒体并不属于这个世界，这些年轻人已经被抛出了星芒体的世界。只有当他们确信这个世界有存在的权利时，他们才愿意进入这个尘世世界。

如果我认为青少年最不了解他们正在发生的事情，那将完全是我的误解。在普通意识中，这种斗争产生于无意识的朦胧感觉中。它通过减弱的意志冲动涌起。它生活在对看似无法实现的理想的失望中，在沮丧的欲望中，也许在对世界上不合理事件所表现出的某种内在麻木感中。

它生活在对看似无法实现的理想的失望中，在沮丧的欲望中，也许在对世界上不合理事件所表现出的某种内在麻木感中。这必须是未来几年的准备——直到二十岁的早期，乃至生命的靠后的时期。经历了生命的创伤并以各种方式进行了报复，从15岁到20岁之初的年轻人必须最终找到回到青春期被逐出世界的途径。这个时期的持续时间各不相同，尤其是在我们的混乱时期，这往往会延长它到成年人的生命。年轻人必须感到自己再次被接纳，并能够与精神世界重新建立联系，因为没有它，生活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他们感到受到权威的任何胁迫，这种新的联系将失去生命的所有意义和价值。

如果我们早在青春期到来之前就意识到了这些困难，我们就可以充分利用儿童对儿童权威的天生渴望，使他们达到不再需要独裁方式的地步。这个阶段应该与性成熟的到来相吻

合。但是，到那时，教育工作者必须准备好为他们的要求给出令人信服的理由。

从更广泛的精神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观察到性成熟期间年轻人发生的巨大的形变。非常重要是要意识到，整个性问题只有在青春期才成为现实，因为青春期进入了我所描述的外部世界。自然，由于生活中的一切都是相对的，所以这也必须被视为相对的真理。但是，您应该意识到，在性成熟之前，孩子的生活将更多地像普通人一样。直到青春期开始，他们才根据男人还是女人来改变世界。直到青春期开始，他们才根据男人还是女人来改变世界。它还帮助她们了解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问题，不仅在我们这个时代，而且在未来。

一旦理解了声音变化过程中雄性有机体发生的巨大变化（举一个例子），您将能够理解以下说法：在性成熟之前，孩子保留着更普遍的人性，一个仍然不分性别。在雌性有机体中发生相似的过程，但是在不同的区域。人的声音具有调节和形成声音和音调的能力，是我们一般人性的体现。它源于对儿童起作用直至青春期的灵魂精神的物质。另一方面，在此突变期间音高和对准的变化是外部影响的结果。可以这么说，它们被迫从外部逼迫青少年，这是男孩将自己的内心深处进入外部世界的方式。不仅喉部较软的部分与骨骼的关联更紧密，而且喉部本身发生轻微的骨化，从本质上讲相当于使喉部从纯粹的人类内在本质退缩到更尘世的存在。

实际上，应该比从一般情况更广泛地看待这种进入世界的行为。通常，人们认为此时唤醒的爱的能力与性吸引力直接相关，但这并不是全部。在性成熟过程中产生的爱的力量，涵盖了青少年整个领域的一切。两性之间的爱只是世界上爱的一个特定而有限的方面。只有当我们从这种角度看待人类的爱时，我们才能正确理解它，然后我们才能理解它在世界上的任务。

在性成熟过程中，人类真正发生了什么？在此之前，作为孩子，他们与世界的关系是他们首先模仿周围的环境，然后受到权威的影响。外在的影响作用在他们身上，因为当时他们的内在主要代表着他们从前世带来的生活。整个人类必须首先通过模仿的原则，然后通过权威，从外部对它们进行研究。现在，在青春期，他们已经进入了人类的生活，不再像年幼的孩子那样依靠外部支持，在他们中产生了新的感觉，以及对整个人类的全新评估。而人类的这一新的体验代表了与复制的身体能力的精神对应。从身体上讲，它们具有繁殖能力。在精神上，他们获得了体验整个人类的能力。

在这个新阶段，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极性变得非常明显。只有通过社会互动真正了解另一性，才有可能实现人类在地球上的潜力。这也适用于灵魂和精神领域。男人和女人都充分代表了人类，但是以不同的方式。一个女人把人性视为形而上学世界的礼物。从根本上说，她认为人性是神圣丰富的结果。在不知不觉中，在她的灵魂深处，她以人类的图片作为价值观的标准，并根据这一标准对人类进行评估。如果今天不普遍接受这些言论，那是因为我们当前的文明带有男性主导社会的所有迹象。

长期以来，我们文明中最强大的影响力已显示出绝对男性化的性质。在共济会中可以找到一个例子（听起来很怪异）。这是我们时代的象征，如果人们想把某些事情留给自己，他们就会把自己孤立到共济会的分会里。也有男人和女人聚集在一起的旅馆，但共济会已经

在这些方面变得迟钝了，他们不再印有它的原始邮票。共济会的构成是一个具体的例子，但它仍然表达了我们的社会中男性主导的特征。女性也从我们的文明中吸收了大量的男性元素，正因为如此，她们实际上阻止了特定的女性元素进入自己的文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得到这样的印象：就内在实质和外在形式而言，各种女性运动的理想和程序与男性运动的理想和程序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即使在她们发表演讲的语气方面也是如此。显然，这些运动是不同的，一方面，有人要求维护妇女的利益，而另一方面，要求代表男性。但是，就其内在实质而言，它们几乎无法区分。

当您全面了解现代医学的所有实质性方面时，您会发现现代医学如何无法理解人性，尤其是在其物理元素方面，从而取决于实验。如果您观察现代医学，会发现产品具有明显的男性化态度，但这听起来很奇怪。实际上，没有什么比现代医学如此公然地向我们揭示的男性思维更好的例证了。对于一个人，在其内心深处，体验人性是一个谜。在他看来，这似乎是深不可测的，并提出了无休止的问题，其解决方案似乎超出了他的能力。这种典型的男性化特征体现在所有神秘仪式以及共济会的干燥和男子气概的气氛中。这种相同的男性倾向已渗透到我们的文化中，以至于尽管妇女受其折磨，但她们仍然希望效仿它并使之成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

如果我们今天说的是实话，人们往往会认为我们这样做只是为了向世界提出相反的说法。然而，现实往往是不合常规的。因此，如果我们要说实话，我们必须忍受看似相反的事实，但这可能会带来不便。

女人更多地生活在他们创造的人性形象中，而男人则以更加如意和神秘的方式体验人性。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弄清楚一种症状，这对于当今的教学艺术尤其重要。人们今天谈论爱情时，很少区分各种类型的爱情。自然地，我们可以概括爱的概念，就像人们可以以一般方式谈论调味品一样。但是，当人们抽象地猜测某些事情然后坚持不懈时，它总是让我印象深刻，就好像他们只是在调味品上谈论盐、糖或胡椒一样。我们只需要在咖啡中加入盐而不是糖，就可以将这种抽象应用于实际生活中，毕竟它们都是调味品，以实现这种愚蠢。凡是沉迷于一般的猜测而不是进入生活的具体现实的人，都会犯同样的愚蠢。

女人的爱与男人的爱大不相同。她的爱源于想象的境界，并不断创作照片。女人并不像他本来的那样爱男人，而是在平淡无奇的生活中站在她面前（原谅我，但是男人毕竟不是那种健康的想象力可能会爱上的男人）。相反，她将自己从天堂获得的理念编织成自己的爱。另一方面，男人的爱充满欲望。它有一种一厢情愿的性质。无论是以理想主义还是现实主义的方式表达差异，都需要加以注意。理想的爱情可以激发对理想品质的渴望。本能的和感性的可能仅仅是幻想的产物。但这种爱的根本区别，因为它生活在一个男人和它生活在一个女人是一个现实。女人的爱情充满了想像力，男人的爱情中蕴含着欲望。而且由于这两种爱是互补的，它们可以在生活中变得和谐。

当面对性成熟的学生时，教育者需要牢记这一点。他们必须意识到，他们不能再为他们带来某些属于青春期前的东西，而他们已经错过了这样做的机会。因此，为了防止以后的生活单方面，我们必须设法给青春期前的孩子足够的正确材料，以使他们经历以下阶段。幸运的是，如今在初等和中等教育中，男女同校越来越被接受，因此男孩和女孩并肩工作，

并在以后成为社会中的男女学习合作。因此，务必要注意刚才所说的内容。通过这种方式，诸如妇女运动之类的当代现象将具有真正健全和健康的基础。

如果我们从世界范围的角度扩展这些考虑因素，就会导致东西方之间存在根本性差异，一方面是亚洲，另一方面是欧美。东西方之间的差异远大于我们在比较欧美时可能发现的任何其他差异。在整个亚洲，仍然存在着古老而明智的文明痕迹。从外观上看，它们看起来完全是颓废的，但是他们的智慧却像记忆一样永存。它被尊为神圣的记忆，从某种程度上说，亚洲人根本无法真正理解欧洲，反之亦然。那些对这一事实抱有幻想的人会自欺欺人地认为这是我们时代世界上最伟大的历史秘密。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秘密，不仅对今天，而且对未来也是如此。

尽管复杂多样，但西方的生活比东方的生活更具统一性。西方人最关心的是这个地球文明中的生活，这个文明主要从生与死之间汲取思想。东方人民（至少在其内部宗教生活中）并不将其视野局限于生与死之间的世俗时间，或外部机械文明中的生活。然而，西方人的确生活在这个尘世时代，即使是出于宗教信仰。另一方面，东方人问自己，他们在寻找问题，例如：我为什么出生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我完全进入这个可以感知的世界？西方人或多或少地将物质世界视为理所当然的生活，即使他们以自杀而告终。西方人认为尘世生活是理所当然的，他们之所以对死亡后的生活有一种内在的接受，仅仅是因为如果尘世的生活被彻底消灭，那将是不令人满意的，也是令人失望的。

这两种观点之间有根本的区别。但是，我们不能仅仅通过抽象的描述而不是完全进入生活来深入了解这一点。我们从东方移到西方越远，我们越能发现，尽管西方女人有外在的意识，但她仍然渴望东方的灵性。然而，西方人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景象。他也有他的秘密向往，但没有任何含糊不清的东西。他的渴望源于他内心的体验。从摇篮到坟墓，他沉迷于自己文明的活动和压力，但他内心渴望摆脱一切。从东欧的维斯瓦河到德国，法国和英国，从美洲大陆到太平洋沿岸，我们周围的所有文明国家都能感受到这种灵魂。在所有这些地区中，我们发现此属性是相同的。青少年打交道的教育者也经历了这种情况，可能会感到绝望，而没有意识到根本原因。只有戴遮光罩的老师才有可能忽视这一点。

在之前的会议中，我提到我们确实应该扔掉每本学校教科书，因为只有师生之间的直接和个人关系才能影响孩子。但是，在教导青少年时，每本可用的教科书，以及就此而言，几乎整个外部文明都成为痛苦的重要根源。我知道有很多人不知道这一点，因为他们没有睁大眼睛进入现实生活。再一次，在我们的外部文明中，我们发现了明显的男性化倾向。任何有关历史的书籍（无论是文明史还是人类学史）都将证实这一趋势。作为西方文明的代表，人们渴望逃脱被困住的物质世界，但是他们缺乏这样做的必要勇气。人们无法找到从感觉世界到精神世界的桥梁。因此，在我们文明的每个地方，我们都渴望摆脱一切，但却无力采取相应行动。

为教青春期前的孩子建立正确的环境已经非常困难。但是那些必须教育青少年的人几乎会感到无助，因为满足他们需求的可用手段非常不足。仅此一项就应该激发这种教师对人类的更深了解的真正渴望。当然，这种渴望可能已经存在于年幼的孩子的老师中，但这是任何具有良好教学意识的，教导青少年的先决条件。

女人对东方方式的怀旧和男人对摆脱西方生活的束缚的愿望是我们时代的基本特征。性别差异在青春期前的儿童中较不明显，他们仍然具有更普遍的人类特征。但是，一旦我们面对青少年，我们就会遇到许多具体出现的困难。

例如，想象一下，一位德国文学老师想向她的青少年学生推荐一本介绍德国歌德观点的书。由于没有合适的书籍，她真的会陷入困境。如果她选择一个可用的，这个勤奋聪颖的学生将无法获得正确的歌德的印象。如果她选择由例如刘易斯撰写的歌德传记，那么这个勤奋聪颖的学生比从任何有关该主题的德国书籍中都会更好地了解歌德的外在特征，但是他也不会再次熟悉歌德的德国特色。歌德今天就是这种情况，因为我们根本没有足够的文献来教导青少年。为此，一切都取决于女性在文化中的地位。应该允许她们发挥自己特别的女性特质，但同时也必须小心，不要引入她们从我们男性主导的文明中采纳的任何东西。

在 1890 年代，我与德国女权主义者进行了交谈。她用激进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但我不禁感到，她没有采取仅由女性提供的服务来丰富社会，而是试图通过采用男性化的策略来强迫自己进入一种男性化的男性文化。我的意思绝不能胡乱或偏颇。我觉得我不得不对这位自由、不妥协的女士说：“您的运动尚不能满足世界的真正需求。世界上不需要‘穿裤子’的女人[原谅我，我相信英国，言论是不可原谅的粗鲁]。相反，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都对我们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作为教师，每当我们接触日益增长的人类存在时，我们都必须注意青春期前和青春期后的明显对比。让我们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有米尔顿的《失乐园》，在我们的课程中很好用。问题是，什么时候？那些已经考虑了目前为止所讲内容并理解我有关在适当时候引入叙事和描述性元素的言论的人会发现，米尔顿的这部作品（或一般史诗）在十年后将是合适的材料。同样，在第 10 至第 14 年间授课时，荷马将得到最好的理解。另一方面，在现阶段使用莎士比亚作为学习材料还为时过早，因为为了准备戏剧化的诗歌，学生至少必须进入青春期。为了在更早的年龄吸收戏剧性的元素，学生将不得不过早地将某些东西赶出自己，后来肯定会错过。

我刚才描述的内容可以生动地体验到，例如，当男孩和女孩进入青春期后必须为其提供历史课程。男性力量和女性力量在历史事件中都发挥着作用，尽管形式与今天不同。然而，可用于教导青少年的所有历史记录都具有绝对的男性气质，就好像它们是由埃皮米修斯编写的一样。达到性成熟的女孩对这种方法几乎没有倾向。男孩们可能会觉得这很无聊，但在这种情况下，并非不可能使用这种“埃皮梅泰安”的方式，这种方式会判断和坚持什么可以确定和建立的内容。但是，普罗米修斯还提供了一种查看历史的方式，该方式不仅可以记录发生的事件，还可以显示它们已转变为当前的思想。这种对历史的态度表明了导致过去的冲动如何成为当今的当前思想，以及推动力又如何继续进一步引领当前的时间。普罗米修斯看待历史的方式尤其吸引了女性元素。

但是，在女校以普罗米修斯风格讲历史，或在男校以埃皮梅泰安风格讲历史是非常单方面的。年轻人的思想只会回到过去，变得比以前更加僵硬。如果普罗米修斯的历史教学方法只适用于女子学校，那么学生们会被诱惑飞向未来主义的猜测。他们总是会被他们自然喜

欢的冲动所吸引。只有在以更主要的 埃皮梅泰安方式添加具有普罗米修斯预言的历史观点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实现更加平衡的社会，而到目前为止，这是迄今为止仅有的一种方法。然后，如果两种态度在我们的课程中都得到体现，那么我们最终将为已达到性成熟年龄的学生提供正确的历史方法。

第13讲 美学的教育

1922年1月5日

正如我向您描述的那样，人类组织及其各个机构或成员有助于理解整个人类。这是可以从许多不同角度呈现的图像，正是这些多方面的因素使我们能够进一步探究人类体质的背后。我曾说过，人类星芒体是人类的一员，它以自己的方式利用时空关系，打破了时空的所有界限。我试图描述我们如何在梦中体验到这种品质的东西，这些东西主要来自星芒体，并将我们生活中的事件编织在一起，否则将它们分隔开来，形成连续的梦中意象。

我们可以从许多方面对星芒体进行描述，其中之一是基于性成熟过程中人类的事件。如果我们观察相关现象及其潜在力量，就会得出星芒体的图景，因为青春期是其诞生的时间，人类可以自由使用它。

中世纪哲学家圣奥古斯丁试图以另一种方式接近人类的星芒体。我想指出的是，在他的著作中，我们找到了对人类无形成员的描述，这与精神科学所提供的一致。然而，他的发现是本能千里眼的产物，它曾经是全人类的共同遗产，而不是人智学实践中对精神领域进行有意识调查的结果。

圣奥古斯丁对星芒体在青春期获得独立的描述确实是人类生活的特征。他说，由于星芒体的基本特性，人们可以理解影响人类生活的所有人类发明。如果我们盖房子，耕种或发明纺纱机，我们是通过直接与星芒体相连的力来实现的。事实是，人类通过星芒体了解了人类活动所产生的环境中的一切。因此，作为教育者，当我们将青少年介绍给生活的实际方面和人类创造力的结果时，这完全符合人类的真实知识。但是，今天的过程比圣奥古斯丁时代要复杂得多，当时的生活要简单得多。

只有通过教学中应用我所谓的“灵魂经济”，我们才能成功地为 15 至 20 岁（甚至更年长）的学生制定教育计划，从而逐步将他们介绍给当今围绕他们的各种贡献。请想一想，在我们当前的文明中，我们还差多少呢？您只需要问自己有多少人经常使用电话，公共交通工具甚至轮船，而对工作方式没有最模糊的了解。在我们的文明中，人们实际上被他们不了解的技术所吞噬。那些相信只有我们的有意识的体验的才是真正重要的人，才会将这些言论视为无关紧要。

当然，当一个人成功地买了一张火车票去哪里选择去哪里时，或者如果一个人收到一封电报，而不知道消息是如何到达目的地的，或者对一个摩尔斯装置是什么样的有一丝一毫的概念，那么就很容易有意识地享受生活。普通的意识是不关心它是否理解过程，从这个角度来看，它可以争论这些事情是否重要。但是，当我们观察潜意识深处发生的事情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不了解事物如何运作或如何制造的情况下使用现代技术，就像在一个没有窗户的牢房中囚禁囚犯一样，而这个牢房的窗户至少可以透过它看到自然界和自由。

教育者需要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当青少年经历两性分化时，理解现代生活中其他差异

的时机已经成熟。现在需要向学生介绍生活的实际领域，这就是为什么随着青春期的临近，我们在课程中加入纺纱和编织等手工艺品的原因。当然，这样的计划必然会带来很多困难，当然就时间表而言。在计划课程时，我们还必须牢记其他培训中心的要求，例如大学，技术学院或学生可能希望进入的其他机构。这就要求我们包括主题材料，在我们看来，这些材料对生知的价值较低。要获得完全依赖严格的灵魂经济教学的均衡课程，确实需要很多麻烦和痛苦。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但并非不可能。如果教师对生活中真正重要的事物有了认识，并且教师可以与学生进行简单而经济的交流，从而最终使他们了解使用电话，交通工具或其他现代发明所做的事情，则可以这样做。我们必须设法使我们的学生熟悉当今的文明方式，以便他们能够理解它。甚至在青春期之前，教师还必须准备化学和物理课程，以便在青春期开始后，可以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继续学习，然后将其作为理解实际生活领域的基础。

在这里，我们必须考虑另一点；现在的学生正进入一个时代，在一定程度上，他们需要根据以后是否从事更多的学术或实践职业来对他们进行分组。同时，我们决不能忘记，基于人类真实知识的教育总是在教学中力求平衡，我们需要知道如何在实践中做到这一点。自然，我们必须为学术性更高的学生提供未来教育所需的知识。同时，如果我们要保持适当的平衡，则任何专业化（以后也要进行）都应通过扩大到原本被忽视的领域来补偿。一方面，如果我们将他们的意志冲动更多地引向学术方面，我们还必须给他们一些对实际生活的具体理解，这样他们就不会对整个生活失去视线。因此，我们实际上满足了人类星芒体的需求。当它引导有意识的冲动朝一个方向前进时，它也感到需要适当的反冲动。一个具体的例子可能会有所帮助。

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对于统计学家来说，在没有至少如何制造肥皂的情况下收集某些地区肥皂消费的统计数据是不正确的。没有肥皂的一般知识，没有人能理解这样的统计数据。但是生活变得如此复杂，以至于我们必须考虑的所有事情似乎没有止境。因此，灵魂经济原则在教学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实际上，这是解决教育中这一大问题的唯一方法。而且使我们更加困难的事实是，我们自己在我们自己的教育过程中被错误、过时的教育形式所堵塞，这是由今天不再合理的教育传统造成的错误。

一个古希腊人会惊讶地发现当时的年轻人在进入生活之前就被引入了埃及人、迦勒底人或其他先前文明的生活方式。但是，这或多或少是当今小学阶段的工作方式。但是，不可能随意谈论这些问题，因为我们必须考虑我们的学生将如何适应现有的社会。

我们那些可能会从事学术职业的学生应该至少获得一些涉及手工技能的实际工作经验。另一方面，可能会从事某行业学徒的学生应该熟悉一个人想要从事更多学术职业的背景。所有这些都应该成为普通学校课程的一部分。将男孩和女孩直接送到工厂与成年人一起工作是不正确的。取而代之的是，应该在学校引入各种手工艺品，以便年轻人在将自己学到的东西变成更专业的技能之前，可以将所学的知识作为一种榜样。我也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应让年长的学生承担在学校工作坊中制造某些物品的任务，然后再将其出售给公众。我们的一些监狱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囚犯的产品被出售到外面。

只要学校建设性和健康，青年人就应尽可能留在学校。逐渐进入生活，而不是过早或过快地投入生活，这符合人的内在天性。当今世界青年运动之所以变得强大，是因为老年人

对青年一代的需求了解甚少，而老年人至少了解其理由。产生这种运动的深层原因，不仅应被认识，而且应在正确的方向进行引导。但这只有在正确指导教育原则的情况下才有可能。

华德福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尽可能地为学生的生活做好准备。因此，当他们到二十多岁时，他们的智商使他们能够在社会上全面发挥自己的作用，他们将能够与整个世界发展正确的关系。然后，青年人应该能够与他们的长辈建立某种关系，因为毕竟，他们的一代为年轻人提供了方法。年轻人应该能够欣赏和理解上一代的成就。因此，当坐在椅子上时，他们不仅应该意识到椅子是由其父亲那一代人制造的，而且还应该对椅子的制造方法有所了解。

自然地，今天有许多意见反对将年轻人介绍给实际生活，但我在这里是从完全实际的角度讲的。可以诚实地说，在人类发展的所有过去时代中，我们目前的唯物主义时代以其自己的方式是最精神的。也许我可以通过向您介绍一些我曾经遇到过的，致力于真正的精神生活的神学家来更好地解释自己。但实际上，他们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他们谈到了物质的身体和它的密度。而且，以太体被认为具有一定的密度和有孔性，尽管稀少得多。他们将星芒体描述为比以太体密度无限低，但仍然具有一定的密度。这也是他们谈论各种其他神秘事物的方式，认为他们正在进入更高和更多的精神领域，直到他们想象的物质变得如此稀薄和衰弱，以至于人们不再知道该怎么做。他们所有的形象都带有唯物主义的印记，因此，它们根本没有到达精神世界。奇怪的是，我所遇到的最唯物主义的观念是神智学会的一些成员。例如，在巴黎给神智学者演讲后，我曾经问过一个听众，演讲对他有什么印象。我不得不忍受我的演讲在教室里留下了很好的震动的答案。听起来好像可以闻到我的讲话给人留下的印象。这样，一切都减少到了唯物主义的解释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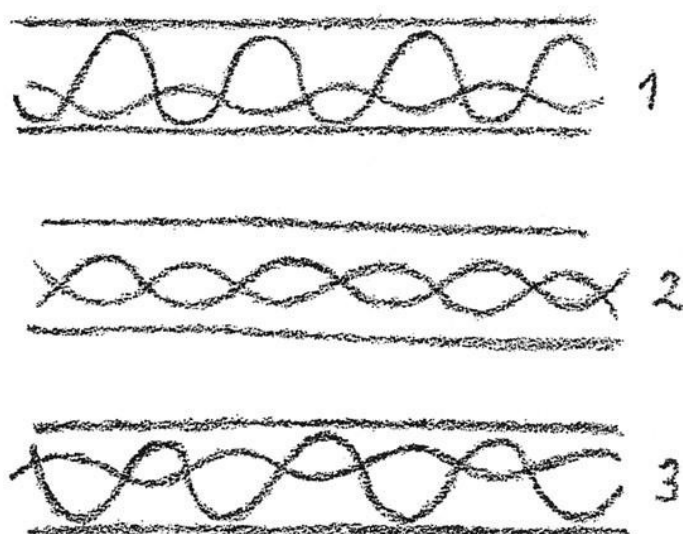
另一方面，我喜欢告诉那些愿意倾听的人，我更喜欢一个对世界有唯物主义概念的人——一个能够进行精神思考活动的人——而不是一个神智学者（尽管他朝着精神的世界而努力，却跌回物质主义的图像中）。唯物主义者是错的，即使他们的思想也包含着精神——真正的精神。它是“淡化的”和抽象的，但是却是精神。这种思维方式迫使人们进入现实的生活。因此，我发现唯物主义者他们的精神比那些渴望克服唯物主义的人更丰富，但是这些渴望唯物主义的人却以一种完全唯物主义的方式这样做。我们时代的特征是人们吸收如此稀薄的形式的精神，而不再能识别它。但是，当今时代最精神上的活动可以在技术创新中找到，其中一切都源于精神——人类的精神。

把一瓶漂亮的花放在桌子上不需要很大的精神成就，因为大自然提供了它们。但是实际上即使是最简单的机器，也确实需要精神活动。尽管人们没有以正确的方式观察自己，但这种精神虽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但仍在发挥作用。在这样的活动中，精神仍然存在于人的潜意识中，除非人已经掌握了必要的客观性，否则人性很难承受。只有找到进入现实生活的道路，我们才能逐渐学会承受抽象的精神，这种精神是我们在当今文明中倾泻而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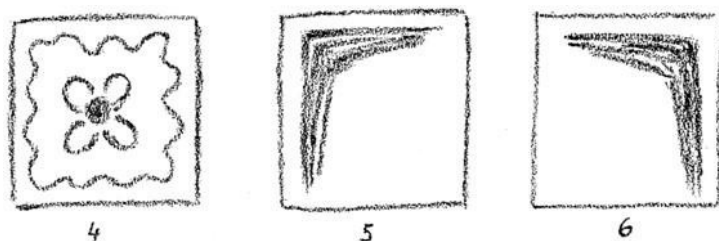
我可以向您保证，一旦一门基于精神科学的教育艺术站稳了脚跟，它将把那些比那些经历过我们更具唯物主义倾向的教育体系的人放到世界上去。华德福教育将充满创造性的精神，而不是那种诱使人们对外部现实视而不见的梦幻般的精神。我们在不失稳固的情况下找到精神时，我将其称为真正的人智学倡议。

任何希望向青少年介绍生活实践的老师都可能会因缺乏对我们时代有症状的手工技能而感到沮丧。我们确实必须问自己，是否有可能鼓励第二牙和青春期之间的孩子变得更加实用和熟练。而且，如果我们以生活为出发点，而不是通过抽象观念或理论指导生活，那么我们发现答案就是让孩子尽可能地接近美。我们越能使他们欣赏美，青春期时他们就将为处理实际任务做好充分准备，而不会损害他们的余生。除非在适当的年龄培养了绘画或雕塑的审美观，否则我们的学生将无法安全地理解交通工具或铁路引擎的工作原理。这是教师应牢记的事实。然而，美必须被视为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自身的独立和完整。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文明仍然必须学习很多，特别是在教育领域。

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可以使您更好地理解培养与日常生活无缘的美感。也许在家庭住所或学校教室里当您进行手工作业时，您就在场。您可能已经看到女孩将花样缝成缎带，也许是这样（见图 2）。



我将使其尽可能简单，仅出于澄清目的而绘制它。如果您随后问学生，“您在做什么？”答案可能是：“我们首先在衣服的脖子上缝制这种图案，然后在腰带上缝制，最后在衣服的下摆缝制。”这种评论足以使人感到绝望，因为它完全无视将美适合给定的目的。如果我们对这些问题敏感，并且看到一个女孩或年轻女士在一件衣服的上部，中部和下部缝制相同的图案，那么我们不禁会感到，当某人穿着这样的礼服时，她似乎已经被压缩或缩小了，从上到下。无论是在脖子上，中间还是在下摆周围，我们都必须睁开眼睛，以适应根据花样出现的样式进行调整的必要性。最上面的色带可以这样变化（图 1），而最下面的色带可以这样变化（图 3）。我将图案保持简单，只是为了澄清。现在，学生可以安全地在脖子上缝制第一个花样，因为这种形式表明头会升到它的上方。第二个花样可以缝到皮带上，第三个花样缝在下摆上，表明它的位置在下面。人的上方和下方之间确实存在区别，这需要用艺术来表达。



我曾经发现枕头是以这种方式绣制的（图4）。您是否想将头靠在具有划伤脸部中心的图案上？当然，它并不是为吸引您而设计的。这种图案至少没有表现出枕头的功能。这就是应该做的事情（图5）。但是现在只有当人的脸向左转时才能使用它。为了从艺术角度解决问题，我们也需要在另一侧进行相同的布置（图6）。但这也不是正确的解决方案。幸运的是，艺术使我们能够创造出某种不存在的东西的印象，因此图案应产生一种感觉，使枕头使我们的头部处于其选择的任何位置。这将我们引向我想通过艺术表达的“外表世界中的现实”。只有进入这个现实，我们才能发展出一种可以被看作是对什么只是实际的反感的能力。只有当我们的美感进入生活的充实时，我们才能以一种正确和平衡的方式体验实践领域。

最近，用各种装饰点缀绒球变得很流行。当我看到其中一个编织袋时，我常常想知道在哪里寻找开口。当然，这些袋子上的图案应表明顶部和底部以及放置羊毛的位置。这些一般情况下，一切都会被完全忽略，就像书的封面设计时通常没有指示应在何处打开页面。此类设计是随机选择的，通常会鼓励人们将书关闭而不是阅读。

这些例子仅表明如何在年轻人中发展出实用的美感。除非做到这一点，否则我们无法继续进行下一步，使他们适应生活的现实。

孩子们需要的是一种现实感。同样，我将选择一个非常简单的示例向您展示我的意思。一个人可以画出这样的图案（见图）。教师必须能够唤起孩子的这种感觉，因为它不能代表现实，因此是无法忍受的，并且以健康方式做出反应的学生稍加练习就能很快使您做到这一点。教师应该增强这种健康的感受，而不是通过建议，而是通过将其吸引到学生身上，以至于他们看到这样一种模式时，就好像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只有半张脸或一只手臂或一只脚的人一样。这样的事情与事实背道而驰，因为它不表现现实。这是教师在学生中应该引起的反应，因为它都是审美情感的一部分。换句话说，教师应该让学生感到自己无法休息，直到他们画出缺失的，互补的部分来完成一个模式。通过这种方式，人们可以在儿童中培养一种即时的、活泼的美感。在德语中，“schön”（“美丽”）与“Schein”（“shine”或“glory”）相关。这种方法刺激孩子的星芒的躯体变得灵活，并且能够作为人类的生活成员发挥良好的作用。

对于教师来说，培养自己的美感也是很重要的。老师很快看到了这如何使孩子们变得活跃。因此，正如我在这些演讲中已经提到的那样，他们还为其他活动培养了一种艺术方法。我指出，教师上课时带给孩子们的所有东西都应渗透艺术元素。与孩子们谈论周围的环境时，老师应该用真实的技巧来做，因为否则他们很容易陷入拟人化的境地，从而限制了一切以缩小人类利益。例如，当使用童话故事或传奇故事来上课时，教师可能被误导告诉班级，某些树种是从地上冒出来的，这样人们就可以从树皮上塞上软木塞并密封瓶子。绝不能以这样的方式来表达绘画方式。在这个特定年纪中使用的照片必须具有美感。美感要求真实和清晰，这直接说明了人类的感受。自然界中的美丽不需要拟人化。如果我们鼓励青春期前的学生在遇到的一切事物中都对美感赞赏，那么青春期后，他们将把与人的品质带入实际生活中，使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与等待他们的实际任务协调一致。

所有这些都与社会的问题息息相关，必须从许多不同的角度来解决这个问题。今天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如果我们能够培养每个孩子都未受破坏的美感，那么我们肯定有可能在几代人的时间里改变几乎每个欧洲城市中包围我们的所有丑陋，从审美上讲，您几乎无法否认我们是几乎每个大城市都被各种暴行所包围。

今天，我们从外面看人类，看到物质的身体。然后，我们从人格或自我方面观察内在的人。在自我体和肉体之间是星芒体和以太体，它们在今天变得越来越发育不良。从本质上讲，它们仅在亚洲人中得到适当发展。在西方，它们变得萎缩，不能正常发育。但是，通过唤醒整体的美感，我们可以培育这两个身体的自由发展。在学校里，成长中的人类最容易接受对美的欣赏。因此，我们应该尽一切可能唤醒和培养儿童的美感，尤其是在第二次牙列发育到青春期开始之间，以便它能延续到以后的生活中。

这对于说话尤为重要。语言源于人类对内部体验的直接反应。如果我们将自己沉浸在说话的品质中，我们仍然可以听到这些内部反应在形成某些单词时所起的重要作用。但是，在我们的抽象的生活中，语言的逻辑起着主导作用，而我们对艺术的元素的认识几乎已消失。逻辑确实是语言固有的，但它仅代表骨架，骨架已死。语言除了逻辑之外还有很多，但是除非您被语言的创造天才所打动，否则您将无法感受到它的呼吸和脉动。

从这个意义上讲，尝试感受单词试图将自己投射到外面的生活中的方式。我将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尽管它是德语，但我希望您能理解。在Sucht（“疾病”）一词中，您可以检测到suchen（“寻求”）一词。当身体有“疾病”时，它正在寻找通常不会出现的東西。某些其他词指向身体寻求什么。例如，Gelbsucht（“黄疸”）或 Fallsucht（“癫痫”）。Sucht（疾病）这个词使人的灵魂能够通过某些疾病来体验身体正在寻找的东西。

我们往西走得越远，我们越发现人们失去了欣赏语言中艺术元素的能力，而亚洲人仍然可以体验到。对我们来说，重新获得至少一些有关语言天才的基本经验非常重要。这将特别促进全世界的社会理解。

原谅我，如果我用另一个例子-亲爱的我-来解释我的意思。但是请非常小心，不要误解我要说的话。在我的书Die Kernpunkte der Sozialen Frage的英文译本第88页上，我发现这一点：“没有所有人的自由，一个人的自由就不可能繁荣。”权衡一下，这句话毫无道理。正如我所说，你不能误解我，但这个英语句子只是胡说八道，因为它说的东西与最初的德语单词非常不同，后者是“die freiheit des einen kann nicht ohne die freiheit des anderen gedeihen”。这句话真的试图说出完全不同的话。

为了正确传达其含义，翻译人员必须完全对其进行限制。任何书籍的翻译都应像直接从新语言的天才那里写出来一样读；其他任何事情都不可接受。我可以肯定的是，边沁在星芒体世界中遇到“一个没有所有人的自由就无法繁荣的自由”的人，必定会站得住脚。

它根本经不起清晰的思考，而且是出于特定的原因。如果您遇到这样的句子，您会立

即回答，是的，自由存在，但是作者谈论的东西不适用于英格兰，特别是如果您将其与教育联系在一起。但是，在最初的德语中，情况并非如此。在那里确实有道理。但是当翻译成引用时，原始的真正含义无法理解。为什么是这样？

我将重点介绍句子中的重要单词进行演示。在英语中，单词是自由。如果我们将该单词的质量与相应的德语单词相匹配，则必须使用 Freitum-英语的结尾“ dom”对应于德语的结尾“ tum”。如果存在这样的话，我们可以不受惩罚地使用自由。“Freiheit-”然后将被翻译为“自由”，不会有任何误解。但是原始文本中使用的单词是 Freiheit-结尾的“ heit”对应于英语结尾的“ hood”。为了向您展示 Freiheit 的“自由”翻译与语言的天才并不一致，我将使用另一个德语单词 Irrtum (“错误”)，该单词表示一个确定的事实，该事实只发生一次。如果我们想给这个词加上“ heit”的结尾，我们就必须形成“ Irreheit”这个词。您不会在任何德语词典中找到该词，但是它与创造该语言的天才并不一致。很有可能会使用它。犹豫不决立即将我们引向内心的人类。它表达了人性的内在品质。在德语中，没有任何单词以“ heit” 结尾，这并不表示一个人的内在柔韧性。这样的词对一个人具有其意义。确实，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在德语中使用弗赖特姆 (Freitum) 一词，因为如果它存在的话，我们可以直接表达英语单词 free 的含义，而无需对其进行限制。这种事情使我们直接进入语言本身的深处，并使我们意识到语言的天赋。因此，当我用德语写一本书时，我试着选择可以正确翻译成其他语言的单词-我的德语读者毫不犹豫地称之为糟糕的风格。但这并不总是可能的。例如，如果有一本针对德国文化的书，有时可能有必要首先考虑德国的情况。这就是为什么我反复使用“ Freiheit”一词的原因，永远不要将其翻译为“自由”。我的著作《自由的哲学》 (Die Philosophie der Freiheit) 永远都不应以英语《自由的哲学》 (The Philosophy of Freedom) 为标题。尚未找到这本书的正确英文标题。

从统计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也很有趣。这样做既不会使我腐，也不会无耻，但我的发现是经过认真调查的结果。如果我用德语写一本关于教育的书，“Freiheit”这个词将在某些章节中一次又一次地出现。为了找出相应的“自由”一词是否也可以用在有关教育的英语书中，我仔细浏览了该书中可能出现的章节，发现“自由”一词根本没有出现过，也没有出现过一次。这是一种我们应该发展出一种良好的感知的事物，因为这是我们需要得到更大的世界理解的东西。这也应该在学年中考虑。正如我所提到的，我在写书时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因此，我对某些单词的选择非常谨慎。例如，如果我在不同的句子中使用德语单词 Natur，我可以肯定它将被翻译成英语中的 nature。毫无疑问，“Natur”将被翻译为自然。然而，英语单词 Nature 会唤醒与德语单词 Natur 截然不同的概念。这就是为什么在预期翻译时，我在某些作品中用某些词来解释。我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对我想说的东西产生错误的解释。当然，我使用 Natur 一词的次数很多次，但是当将德国概念与外国概念相匹配很重要时，我用“感官世界” (die sinnliche Welt) 来形容 Natur，尤其是如果这本书是可能会翻译成西方语言。对我而言，“感觉的世界”似乎或多或少地与德语中使用的自然概念相匹配。显然，我希望“sinnliche Welt”可以自然翻译成英文，却发现它又被字面翻译为“感官世界”。意识到语言的鲜活天赋确实非常重要，尤其是在涉及语言的艺术处理方面。除了我引用的那句话的翻译没有意识到语言的天才 (我只是顺带提及) 外，您还会发现以下措辞：“没有所有人的自由就无法繁荣。”同样，这在德语中毫无意义。它既没有文字也没有暗示。原来的一句话说：“一个人的自由就不能没有另一个人的自由而繁荣”，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的人类同伴或邻居。那才是真正的重点。

我再次请你不要误解我的意图。我选择了一个与我亲近的例子，以说明我们如何达到人类发展的阶段，而不是体验生活的现实，而是趋向于略过它们，而语言则提供了一个特别惊人的例子。我们的文明逐渐使我们变得草率。现在，我们必须努力重新使用语言，并与文字相处。除非我们这样做，否则我们将无法满足我之前提出的要求，即儿童在被介绍了语法，然后是语言的修辞和美感之后，最终应被带去欣赏语言的艺术元素。我们必须让学生睁开眼睛，欣赏生活在语言中的艺术元素。这对于培养与其他国家的共同体感觉也很重要。同样重要的是，以非常新颖和不同的方式来看待所谓的社会问题。

第14讲 身体的教育

1922年1月6日

我今天要说的主要是儿童的体育教育。正是在这个主题的本质，我只能用格言来谈论它，主要是因为人们往往已经在这些问题上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当谈到身体发展时，每个人似乎都有明确的好恶，这常常使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论更加鲜明。但是，由于个人的同情或反感而引起的任何事情都容易导致狂热，这与精神科学的真正目标和活动相去甚远。对某种特定原因的任何形式的狂热或煽动完全与人智学运动无关，后者只想指出生活中各种态度和行为的影响，而让每个人都可以对此事表达个人同情和反感。

只要考虑一下今天支持或反对素食主义的狂热主义，每一种都使用无懈可击的科学证据。但是，我们不禁要注意到，从未出现过如此肤浅的繁荣，就像人们捍卫类似性质的各种运动一样。事实上，人智学对任何形式的极端主义都没有丝毫偏向。它不能与热心的素食主义者一起去，他们希望对态度不同的其他人采取观点，而他们的狂热甚至否认肉食者在社会上具有完全的人文地位。如果狂热主义偶尔蔓延到人智学运动中，那根本就不能反映出精神科学的真实本性。

现在，在这些讲座的背景下，我们还必须考虑另一个方面。也许您已经注意到，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儿童的灵魂和精神领域中强调适当的教育方法，这也为以自然、健康的方式进行身体发育提供了最佳可能性。可以说我们正在研究一种教育系统，如果正确有效地进行实践，它将为实现健康的身体发育提供最佳方法。因此，已经介绍了良好的体育教育的基础知识。尽管如此，再次回顾和总结它们还是很有用的，尽管我们必须这样做，因为缺乏时间。为了公平对待这一主题，我将不得不花费整个演讲周期。

我们的主题自然分为三个主要部分：我们喂养孩子的方式；我们将孩子与温暖或寒冷联系起来的方式；还有我们的体操方法从根本上说，这三类包括对儿童体育教育重要的一切。

从根本上说，这三类包括对儿童体育教育至关重要的一切。

基于知识方法的现代知识方法不能提供与人类有机体的复杂性相适应的可能性。尽管人们今天为之感到骄傲的科学态度，但我们仍需要获得某种本能的知识，以了解哪些因素会养育或损害健康，并涵盖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整个范围。对这些事情保持健康的直觉非常重要。毕竟，我们的自然科学是否普遍变得更加物有所值？考虑通过显微镜下的研究或解剖各种低等动物研究其部分功能，从自然界中汲取了多少秘密。在不考虑人类组织最重要的特征与所有低等动物物种的根本差异这一事实的情况下，通过观察动物的行为来确定人类的行为有多少次？无论如何，对这种重大差异的重视程度不够，主要是因为当今科学依赖于分别研究每个细节，因此只能部分地了解生命。

让我尝试通过比较来说明这一点。想象一下，我一天早上九点钟遇到两个人。他们坐

在长椅上，我停了一会儿与他们谈论各种事情，从而对他们的角色有了总体印象。然后我又继续前进。然后我又继续前进。现在，与此同时发生的事情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可能是他们一直坐在那里聊天。或者，根据不同种族或民族的人的行为方式不同，可能发生了其他事情。也许他们沉默地坐在一起。或者，对我而言不为人所知，其中一个可能会在我刚离开后就离开，而另一个可能会留在板凳上。第一个可能在我再次出现之前就回来了，依此类推。在外部，尽管在上午9点到下午3点之间，两者在气质和生活方式上似乎有很大不同，但似乎没有任何变化。

如果我们只观察外部的表现，生命将永远不会透露其秘密。然而，使用当今的科学方法，这种情况发生的频率比任何人都能发现的普遍实现的频率要高得多。当前的科学态度确实可能导致我不久前目睹的情况。在我年轻的时候，我认识一个朋友，过着正常健康的生活。后来，我们走了不同的路，多年没有见面了。然后，有一天，我再次拜访了他。然后，有一天，我再次拜访了他。当他坐下来吃午饭时，食物以一种不寻常的方式提供，桌子上放了一个秤。他称重了肉和蔬菜，因为他已经开始“科学地”吃东西了。他完全相信一门科学，该科学规定了人们食用正确的各种食物才能健康。

对于任何值得召唤的老师来说，健康或损害健康的本能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品质。这样的老师肯定知道如何详细阐述和使用以前的讲授内容，其中包括对儿童的体育教育。

例如，我们已经看到，在换牙之前，儿童完全生活在物理的有机体中。这尤其适用于婴儿，尤其是在营养方面。如您所知，当婴儿开始进食时，他们对完全统一的饮食完全满意。如果我们作为成年人，每天必须以完全相同的食物作为早餐，午餐和任何其他食物来生活，那么我们在身体和精神上都会感到无法忍受。成人喜欢混合饮食来改变食物。另一方面，婴儿根本没有换食物。然而，只有少数人意识到婴儿获得“单调”饮食的幸福。整个身体都被母亲牛奶的强烈甜味所饱和。成人只有在味蕾和邻近器官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品尝食物。他们很不幸，因为他们所有的味觉都局限于头部，因此它们与婴儿完全不同，婴儿的整个身体成为味觉的重要器官。

在婴儿期结束时，整个身体的品尝会停止，并很快被遗忘。拥有普通意识的人们完全没有意识到婴儿期品尝食物的感受有多么不同。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以后的生活会尽力消除这种记忆。例如，我曾经参加过一个“节食者”和一个相反立场的人之间的对话。（我不会告诉您整个故事，因为这会使我们离主题太远。）节食者像许多这样的人一样，是一个狂热者，并试图改变这位贪吃的人，他回答说：“但是我整整两年都完全节制了。”节食者大吃一惊，问他是什么时候，对方回答说：“在我生命的头两年。”以这种幽默，尽管相当琐碎的方式讨论了生活中的重要事实。很少有人对这些事情有更深入和正确的认识。

婴儿与身体的联系方式使得他们只能在整个身体组织中进食，从而从这种状况中获得最大的收益和愉悦。逐渐过渡到下一个阶段涉及的力量开始集中在头部，最终导致牙齿的更换。这些力非常强大，以至于当第二颗牙齿通过时，它们可以将乳齿推出。这种缓慢而渐进的过程发生在出生和第二次牙列之间，影响了其他（身体的）各个区域。婴儿期过后，味觉撤退进入了头部。孩子们不再仅仅通过身体的组织进餐，还通过灵魂的力量进餐。他们学会通过自己的灵魂力量来区分各种口味。在此阶段，重要的是要仔细观察儿童对不同食物的反

应。他们的好恶是他们内在健康的重要指标。但是，要判断此类问题，我们至少需要营养的基本知识。

今天在谈论这一点时，人们通常会想到体重方面。但这不是那么重要。真正重要的是，每种食物都包含一定数量的力量。每一种食物都具有一定数量的力量，通过这种力量它可以适应外界环境。但是，人类有机体内发生的事情却完全不同。人类有机体必须彻底改变它所摄取的食物。它必须改变各种食物在生长过程中经历的过程——将在人类有机体内活跃的力量。发生的事情是持续不断的冲突，在此期间，食品中的动力完全被改变了。我们通过刺激和维持生命而对食用的物质产生这种内在反应。因此，仅询问多少盎司或应该吃多少盎司是没有好处的。相反，我们应该问一下，即使最小量的某种食物，我们的有机体也会如何反应。人类有机体需要对外部自然过程产生抵抗力的力量。

尽管经过了一些修改，但仍可以将人类有机体某些区域（在嘴和胃之间）的过程与外界的力量进行比较。但是，胃中和消化的后续阶段中的那些与我们在人体外所发现的完全不同。但是，当涉及到头部发生的事情时，我们发现与外部自然过程完全相反。这表明如何通过我们吃的食物以正确的方式对人类整体进行刺激。

我必须简短，所以没有时间去深入探讨该主题的更深层次的术语。但是，就目前而言，将使用较不专业和更流行的术语。如您所知，在平常的生活中，有些食物我们认为营养丰富，而其他食物则营养不足。有可能靠营养价值不高的食物为生——想想有多少人主要靠面包和土豆喂食，而这两种食物的营养价值肯定都低。另一方面，您必须记住，如果身体不健康，则必须格外小心，以免营养不足的食物使消化负担过重。面包和土豆对消化系统有很高的要求，其结果是剩余的功能只剩下很少的能量。因此，饮食面包和土豆不太可能促进身体发育。因此，我们正在寻找不会对消化系统造成不必要压力的其他食物，对消化系统几乎没有作用的食物。但是，如果将这些事情都推向极致，则大脑的异常活动开始，反过来又开始了其他与外部性质完全不同的过程。这些又影响了人体的其余部分，结果，消化系统将变得迟钝和松弛。所有这些都是极其复杂的，并且很难理解发生的所有后果。要知道例如当将马铃薯或一块烤牛肉放入人口时会发生什么，这是全面科学研究的最艰巨任务之一，而不是当今如此普遍的任务。这两个过程中的每一个都非常复杂，并且彼此之间有很大不同。为了科学地研究消化的后续阶段，需要大量的专门知识。

仅说明发生了什么就足够了。想象一下，一个男孩在吃马铃薯。首先在他的头部（口腔中）上品尝马铃薯，味觉器官的位置，然后味觉的感觉会引起进一步的反应。尽管味觉不再渗透到男孩的整个有机体中，但仍会以某些方式影响它。马铃薯没有特别刺激的味道，因此，使该有机体有些冷漠的和没有活性的。器官组织对孩子嘴里的马铃薯会发生什么并不特别感兴趣。然而，胃也不能迅速地接受它，因为它没有受到味觉的刺激。口味总是决定胃是同情还是反感。在这种情况下，胃将不会发挥自己的作用以将马铃薯与动力结合在一起。但是，这必须发生，因为马铃薯不能留在胃里。如果胃有力量，它将吸收马铃薯的动力，并带着某种不适在马铃薯上工作。它可以使马铃薯进入而不会对其产生任何明显的反应，并为马铃薯没有刺激到胃。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消化道的其余部分，在此过程中，马铃薯的剩余部分又被勉强地加工了。很少有什么可以使土豆的力量可以到达头部组织。

这些少量迹象（对于任何正确的理解都应加以深化），仅是对人类有机体中发生的复杂过程的暗示。尽管如此，教育工作者应该获得这些知识的工作知识，为此，我认为有必要深入探讨其原因和理由。我可以想象一些听众可能会认为这很好，只是告诉他们应该给孩子吃什么，以及避免吃什么食物。但这还不够，因为要做正确的事情——尤其是涉及身体方面的事情——教师必须对问题有足够的了解。有太多的方法来处理这些事情，以至于我们需要指导来了解每个案例需要什么。为此，教师至少需要一个简化的图片，儿童应该如何喂养。

在体育的教育中，我们特别看到教育原则在多大程度上偏离了普遍的社会条件。除非学生碰巧住在寄宿学校，在这里可以实践我一直在说的事情，否则有必要赢得父母或其他负责孩子的人的合作，众所周知，这会造成很大的困难。除非克服了巨大的阻力，否则不可能采取一种认为正确且对学生有利的措施。

让我给你举个例子。想象一下，您的班级中有一个学生患有过度忧郁的倾向。这种极端症状总是表示身体组织异常。灵魂区域的异常总是源于一种或另一种身体异常，而身体症状是灵魂和精神生活的一种表现。所以让我们想象这样一个孩子在日制学校。当然，在一所寄宿学校，人们会与宿舍合作解决这一问题。那我该怎么办？首先，我必须联系孩子的父母，如果我绝对确定问题的真正原因，我可能会要求他们将孩子的糖消耗增加至少150%，或者在某些情况下增加200%。我建议父母不要扣留这种额外的糖，例如可以作为甜食使用。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也许相反的例子会让您更清楚。想象一下，我不得不面对一个病态的乐观的孩子。如果我有道理，我们必须假设这是一个过于乐观的孩子。同样，这些症状显示出身体组织的异常，在这里我不得不请父母减少给予孩子的糖量。我要他们大大减少给孩子的甜食量。

我的理由是什么？人们只有通过了解这些事实，才能发现是增加还是减少糖的含量。所有的牛奶和奶制品，特别是母乳，都可以在整个人体中均匀地传播其作用，从而使每个器官都能和谐地获得所需的食物。但是，其他食物对特定的有机系统影响更大。请注意，我并不是说其他食物具有排他性影响，但它们对某些器官的影响要大于其他器官。儿童或成人对特定口味或特定食物的反应方式取决于特定有机系统的一般状况。在这方面，某些奢侈食品和普通食品一样起着重要的作用。

牛奶影响到整个人类，而其他营养素影响到特定的有机系统。关于糖，我们必须研究肝脏中的活性。那么，给一个异常忧郁的孩子大量的糖我在做什么呢？我降低了肝脏的活性，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糖取代了肝脏的活性。这导致肝脏将其活动更多地引导到多余的东西上，因此活动减少了。在某些情况下，明显的忧郁症状可能是儿童肝脏活动的结果，因此有可能仅通过饮食就可以减少儿童过度忧郁的趋势，这也可能表现为贫血的趋势。为什么在孩子过于乐观的情况下，我建议减少糖的摄入量？在这里，我尝试降低糖的刺激作用，使肝脏自身变得更加活跃。通过这种方式，我可以刺激孩子的自我感觉，从而帮助孩子克服过度乐观的气质的身体症状。

如果我们在一段时间内密切注意，通常会发现必要的预防措施。通常，只有当它已经

成为警觉和敬业的教师的第二天性，并且发现学生中甚至略有异常的症状时，该教师才能发展。显然，在采取行动之前，我们绝不能让异常情况恶化太多。为了实现这一能力，教师必须愿意不断加深他们的理解并克服许多个人障碍。否则，恐怕老师们退休后才会获得必要的全面性。

这个例子说明了如果我们观察整个人的身体组织，就有可能抵消某些异常的可能性。因此，为什么和原因是重要的。当然，我们必须始终与无数的细节作斗争，但并不是不可能将这些细节与通常导致极性的更广泛的方面联系起来。真正优秀的老师（甚至比那些已经存在的老师更好），通过与学生的密切接触，本能地并且事先知道在遇到特定情况时如何处理孩子。无论如何，如果他们要采取适当的行动，对于老师来说，感知与孩子正常，健康的行为之间的任何偏离都是极为重要的。

我们必须非常仔细地观察儿童——作为身体、灵魂和精神的存在——如何不仅对自己而且对周围的环境表现出兴趣。我们必须对儿童的兴趣或缺乏兴趣产生一种本能的认识。这个代表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教师对在学生中最初的疲劳的迹象的认识。

每个孩子独特的兴趣的来源是什么？它出现在代谢和肢体系统中，但主要发生在新陈代谢中。如果我看到一个孩子对智力活动失去兴趣（这是最明显的迹象），我就会知道饮食不当是个问题。或者，如果孩子对外部活动几乎没有兴趣，并且不再希望参加游戏或类似的追求；或如果我发现孩子对食物失去兴趣（这是最糟糕的迹象，因为孩子天生对各种口味感兴趣，应该学会区分各种口味）；或儿童食欲不振（因为食欲不振也意味着对食物缺乏兴趣）。在这里，食物对孩子的消化系统的需求过多。因此，我必须找出给这个孩子的哪些食物具有相对较小的营养价值，因为这种食物会加重消化系统的负担。就像我可以通过阅读晴雨表来确定天气一样，当我发现对孩子的兴趣明显不足时，我也可以推断出饮食不当。

兴趣和冷漠是针对儿童正确饮食的最重要指标。

现在让我们看一下相反的一面。如果我发现孩子由于精神或身体活动而疲劳得太快，我又可以将原因归结为身体状况。在这种情况下，孩子可能食欲正常，但是进食后，孩子可能会昏昏欲睡，与喂食后的蛇不同。如果孩子在吃完饭后有不正常的想蜷缩在沙发上的欲望，则表明无法应付消化，这会使孩子变得疲倦。这表明孩子吃了太多的食物，不能充分刺激消化，结果是消化系统的未满足的要求现在进入孩子的头部区域，引起疲劳。

因此，我必须给具有明显营养价值食物给一个表现出明显缺乏兴趣的孩子。但是没有必要对这些事情狂热。狂热的素食主义者会说，对儿童的这种缺乏兴趣是由于饮食肉食引起的，他们现在必须习惯于吃生果饮食，这样他们才能恢复对世界的正常兴趣。这可能是对的。但是那些相信给孩子吃肉的人会坚持认为，如果他们太累了，我们就必须通过饮食来刺激他们。

这些事情不应该引起太多讨论，仅仅是因为有可能通过适当的组合来平衡各种食物，在这种情况下，很可能会代替肉。把孩子变成素食者也没有必要。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一方面，缺乏健康的兴趣的儿童可以通过改善饮食来帮助他们，一方面含有特别有营养的食物，

另一方面，通过相反的方向工作，可以克服疲劳的倾向。这是简化和轻松理解非常复杂的主题的一种方法。例如，如果我发现孩子太累了，我必须意识到消化作用不足，因此我要相应地改变饮食。我们必须发展一种人类症状，以一种具体而实际的方式帮助我们。并非总是必须进入所有细节。在营养方面，如果我们正确地解释了某些症状，我们将开始了解情况并认识到应采取的步骤。

与所有这些紧密相关（尽管在某种意义上是相反的）是整个童年温暖的问题。在这里，外部的现象比营养更清楚地指导我们；我们只需要正确的解释。另一方面，它们很容易导致极端情况并变得有害。我指的是“硬化”或“强化”。在某些情况下，这可能是好的，并且在它的支持下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如果我们对人类的知识有很好的基础，当我们看到成年人在孩提时代被系统地硬化时，我们就会情不自禁地感到恐慌，现在不能穿过一个炎热和阳光明媚的广场，而不感到被炎热所压迫。这可以达到一个点，在那里，他们的心理和身体组成阻止他们穿越一个阳光明媚，开放的广场。当然，如果不能使一个人忍受任何形式的身体困难，那么硬化就是不合适的。

在考虑温暖或寒冷的问题时，需要牢记两个事实。首先，自然给了我们明确的指示。只要我们意识不到周围的温度时，我们就会有幸福感。如果我们暴露于过多的热量或寒冷中，我们很快就会失去幸福感。显然，我们需要对外界温度的感官知觉，但这绝不能对我们的整个有机体产生不利影响。为了保护自己免受高温和寒冷影响，我们通过使用衣服来抵消其影响。当暴露于过多的寒冷中时，一个人将失去维持某些内部器官正常功能的能力。另一方面，如果外部温度过高，则人体会对这些器官的过度功能做出反应。因此，我们可以说，如果一个人暴露于非常低的温度下，其内部器官就会在其自身上覆盖一层粘液，从而引起我称之为（白话）内部粘膜炎的疾病类型。器官内衬有新陈代谢过量，这导致粘液分泌过多。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暴露于过多的热量下，这些器官的反应是干涸。器官形成僵化并变得贫血时，会形成结皮的趋势。

这种看待人类有机体的方式为在教育方面取得进展提供了正确的指示。每一种症状和现象都会教给我们一些东西。例如，作为人类，可以安全地将脸暴露于比身体其他部位更冷的温度下。并且由于面部暴露于较低温度下，因此可以通过刺激其他器官来防止其干燥。面部容易接受一定程度的寒冷，与人类身体组织的其他成员之间存在着持续的相互作用。但是，我们绝不能将面部与人体解剖结构的非常不同的部分混淆。原谅我这么粗略地讲，但我们决不能将人们的脸和他们的小腿相混淆。这是我们今天经常遇到的一种恶作剧，因为在寒冷的天气中，孩子们可以四肢裸露地走到膝盖，有时甚至更高。这确实混淆了物质身体的两端。如果人们只知道这里的隐藏联系，那么他们将意识到由于两个人类肢体之间的混淆，以后会发展出多少阑尾炎病例。另一方面，也需要说，我们不应该对温度的微小变化太敏感，应该培养孩子们平静地承受他们。当孩子对温度的轻微变化反应过度时，我们必须再次知道，我们可以通过改变饮食来提供帮助。这些事情向我们表明，保暖和营养必须协同工作，饮食和保暖相互补充。那些对温度变化过于敏感的人应获得高热量的食物，这将产生抵御这些变化所需的内在力量。再一次，你可以看到，在这种情况下，对人类的真正了解是如何帮助的，以及从根本上说，不仅人类有机体中的一切都必须和谐地共同工作，而且大多数受托教育年轻人的人必须能够认识到各个器官之间的这种合作。

体育教育的第三个主要方面涉及各种形式的运动。人类的组成是这样的，我们必须活跃在我们的身体功能之外，我们也必须参与外部世界。人们必须能够体验与外部世界的联系。的确，只有在休息状态下才能理解一个人体器官。我们必须将它与其功能的固有活动和运动联系起来，然后我们才能理解一个器官，即使是在静止状态下。无论是外部器官（即使处于静止状态，其形态也表明其正常运动），还是内部器官（其形状和构造都表达了使其成为整个人类有机过程的一部分的功能和运动），都是如此。当我们以正确的方式向儿童介绍各种形式的运动时，将考虑所有这一切。同样，请记住人类的整体性。我们必须尽力在物质、灵魂和精神方面给予应有的重视。对于儿童，我们只能通过允许他们进行正确的运动来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与孩子的先天意图保持一致，因此带来了满足感。这种运动总是伴随着一种幸福感。

在基于人类知识的教育中，朝这个方向迈出的第一步是学习儿童在获得自由时想要移动的特定方式。典型的游戏与他们的抑制规则是相当陌生的性质的幼儿，因为他们压制什么应该保持自由流动的儿童。有组织的游戏逐渐使他们的内心活动迟钝，孩子们对这种外部强加的运动失去了兴趣。通过观察玩耍的孩子的自由运动过多地投入固定的体操锻炼中会发生什么，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就像我说的那样，我不希望谴责体操课，但总的来说，应该说，当年轻学生进行体育锻炼时，他们的动作是由外部决定的。任何根据人类的实际知识工作的人都希望看到幼儿在双杠，单杠或绳梯上自由玩耍，而不必遵循健身教练大喊“一二三”的确切命令。当孩子们踩着绳梯的第一，第二和第三梯级时，或者在健身器材上进行精确的运动时，这些运动往往会在他们的身体上施加刻板印象。

我意识到，这些言论略微超出了现代体操的普遍趋势，现代体操的倡导者往往有些狂热。一个人很容易引起反感，方法是对外界进行的那种体操锻炼有所了解，并将其与孩子们因参与自由运动而产生的自然运动相比较。然而，我们应该观察和研究的正是这种自由发挥。必须先与孩子们亲密了解，然后才能知道如何做才能激发正确的自由游戏，男孩和女孩当然应该参与其中。

这样，通过儿童外在运动带来的内在灵活性，他们的有机功能便可以和谐地协同工作。这种方法还使我们了解某些症状的根源，例如那些表明年轻女孩贫血的症状。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症状仅仅是人为地与男生分离的结果，因为人们认为在自由活动期间他们与男生嬉戏似乎是不道德的。女孩和男孩在玩耍时都应热闹起来，尽管可能方式略有不同。关于“类似淑女”的传统观念通常被年轻女孩所接受，但它们往往在以后的生活中导致贫血。但是，我必须要求您不要将此评论作为对既定生活方式的个人批评，而只是作为客观观察。我们可以通过允许年轻女孩从事正确的自由活动来消除贫血的趋势。这样，我们可以防止它们的内在功能变得如此迟钝，以至于它们无法通过其消化活动形成正确的血液。

这些天来，很难完全理解这些问题，仅仅是因为今天培养的知识不是观察人性的结果，而是来自收集详细数据的结果。通过所谓的归纳法，这些事实便变成了常识的大杂烩。当然，通过遵循这种方法，有可能发现各种有趣的事实，但是观察对生命具有真正意义的事物更为重要。否则，一位热心的现代科学仰慕者可能会说：“您告诉我们，贫血之所以会表现出来，是因为不允许年轻女孩自由玩耍；但是我在一个从未受到过年轻女孩约束的村庄遇到过几次贫血病例在他们的游戏中。”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人们将不得不研究贫血的原因；

也许在孩提时代，这些女孩中的一个就咬了秋天的番红花（秋茄），从而在以后的生活中出现了贫血的趋势。

我们主题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涉及儿童精神紧张的后果。如果我们负担他们过多的精神力量，我们肯定会对他们的整体健康产生有害影响。如果我们阻止孩子们发现他们的运动和游戏的自然倾向，则将无法充分刺激新陈代谢的组织。通过给儿童负担太多的世界知识，我们人为地增加了头部的代谢活动。尽管人类具有三重天性，但在其他两个系统中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着主导这三个领域之一的任何活动。当我们使学生对外部物质领域的事实多而不是对精神问题的重视时，我们会将一些正常的消化活动从新陈代谢转移到头部，从而导致整个新陈代谢系统发生异常活动。

这也可能导致青春期贫血。这也可能导致青春期贫血。再一次，我们必须看看具体的情况。例如，我们可能发现该村庄的一所房屋被弗吉尼亚爬山虎覆盖，并且一个孩子的好奇心被其黑色，闪闪发光的浆果所激发，以这种方式吃了一些熟食增加先天性贫血趋势。

总而言之，我想这样说：收集单独的数据然后从中提取常识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我们想获得与实际生活密切相关的知识，就必须仔细观察现实生活，以便我们发现在哪里以及如何解决问题。只有人类的真实知识才能为教育工作者提供这种见识。它通过引导儿童采取正确的运动方式，并防止他们强调照料儿童的心理能力，从而使他们能够完成自己的任务。实现这些可能性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当然，我们不一定能阻止孩子吮吸秋天的番红花或吃弗吉尼亚爬山虎的黑莓，但我们可以适当的时候将直觉灌输给孩子。这将使他们能够全面发展身体力量并培养更大的灵活性。

第15讲 宗教和道德的教育

1922年1月7日

在基于人类对人类的洞察力的教育会议的最后演讲中，我想谈谈教学中的道德和宗教方面，这两个自然相关的主题。同样，只有时间进行一些特征性的观察。

几乎没有其他学科能够以这种无所不包的，统一的精神渗透到教育的方方面面，这种精神源于对人类的真实了解。昨天，我与您谈到了体育教育，而今天的主题必须被视为真正的精神主题——当我们从文明的精神来看待体育主题时，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要立即强调，这两个主题（无论是身体的还是精神的）必须一起流动并形成我们在此考虑的那种教育的统一性，即使它们在传统教育中往往被视为两个非常独立的分支。

一般情况下，可能要花一些时间。

但是，在我们的华德福学校中，我们试图通过在所有课程中引入“优律诗美”作为必修科目，在这种精神和身体活动的紧密结合中开创一个小小的起点，这可被视为一种灵魂和精神形式的体操。优律诗美使用人体作为媒介来表达所带来的一切。然而，从最细微的细节到每一个动作，灵魂和精神都有意义地渗透着。优律诗美取决于身体的器官，而言语则取决于人类的说话的器官，没有这个器官，就不会有声音交流。身体的说话的器官带有灵魂和精神内容。

如果我们有足够的洞察力，语言中的精神因素可以直接进入道德甚至宗教领域。圣约翰福音以“开始是道”开头，这是有原因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尽管这不是一个众所周知的科目，而且还是采用了某种本能的方式，但在华德福学校的每一堂课中，都通过讲授优律诗美来培养这种身心，灵魂的融合。虽然与身体运动直接相关，但优律诗美是一个可以比任何其他科目更清楚地显示身体、灵魂和精神的统一如何在课堂上有条不紊地练习的科目之一。在未来，许多其他活动将不得不站在优律诗美旁边，提供今天人们尚未梦想到的可能性，并更直接地进入灵魂和精神领域。这种可能性是固有的，在已经给予的，并等待实现；方法是存在的。即使我们在优律诗美的第一次努力远非完美和有限的范围，优律诗美的原则最终将克服体操中的所有不平衡，这是今天唯物主义影响的结果。

即使说只能从格言上讲，也确实有一种内在的渴望去谈论教育的道德和宗教方面。一方面，我们希望最强烈地呼吁所有人超越种族和国籍的界限作为共同纽带共享。另一方面，显而易见的是，几乎不可能以所有民族都能理解和接受的方式谈论与人们的内心生活紧密相关的事情。一个例子可以说明世界上各个地区的道德和宗教态度有多么大的不同，以及在试图接触这一特定水平的人们时，人们如何因此受到抑制。在现实中，这种关于道德和宗教的亲密问题只能通过有关人民的民族和宗教背景来解决。

在我们会议期间的所有先前的考虑中，我能够以远比今天更笼统的措辞谈论人类事务。但是，人智学的世界观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建立桥梁，跨越所有的分裂，民族、种

族等等。在其最主要的方面，人智学的精神被迫以超国家的或国际的声音讲话。然而，我们敏锐地意识到，用普遍人类的声音来谈论人类生活中的这种内在问题时，尤其是在当今世界，毕竟这是我们面临的现实，这是困难的。所以我必须请你以我刚才提到的态度来接受我要说的话。这是一个示例，旨在说明人类分裂的深渊。

在这些演讲中，我提到了赫伯特·斯宾塞，无论他对哲学有何个人看法，都必须视为西方文明的代表人物。我已经指出，斯宾塞向世界介绍了具体的教育原则，其中一项可以概括如下：实物繁殖是人类的目标；因此，相应地抚养和教育我们的后代符合我们的道德利益。因此，我们必须努力提供合适的父母和教育者。斯宾塞的观点大约就是这样，这些观点始于并瞄准了人类的自然图画。他关注人类的发展，关注人类的繁殖，并据此调整自己的教育目标。

现在让我们看看另一个人，尽管他住的时间稍晚一些，但仍然可以被视为代表东方世界观。让我们考虑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的哲学。尽管他用西方术语表达自己，但真正的俄罗斯民间灵魂通过他的作品说话。因此，我们发现，索洛维约夫的伦理和宗教目的对人类而言，有着东方信息所渗透的完全不同的信息。他告诉我们，一方面，人们必须在真理方面争取完美，另一方面，人们必须参与永生。在这里，索洛维约夫并不意味着因成名或荣耀而导致的世俗不朽，而是灵魂的真正不朽，它理应属于每个人类灵魂。他继续说，如果不为此努力实现真理的完美——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获得真正的知识，人类的生存将是毫无价值的。只有我们能够越来越多地自我完善，我们的人类生活才能获得价值。但是，如果人类的灵魂被剥夺了不朽，那么所有的完美，所有向完美努力的能力，都只会是一种可怕的宇宙欺骗。然后，人类在寻找真理方面的所有成就都将被淹没，人类将被宇宙基础本身欺骗其最宝贵的愿望。然而，索洛维约夫声称，如果人类通过尘世发展将人类繁殖视为最终也是最重要的目标，情况就是如此。然后，人类在世界上的特殊任务将从一代代转移到下一代，而人类的历程就像旋转的恒星轮，至少就生存的道德价值而言。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Vladimir Solovyov, 1853—1900），俄罗斯哲学家，专门研究索菲亚。他最受欢迎的作品是《神性人类讲座》（Lindisfarne Books, 1995 年）和《爱的意义》（Lindisfarne Books, 1985 年）。换句话说，本着东方精神，索洛维约夫显然拒绝了斯宾塞的西方理想。

体验和判断人类在地球上的人类任务的这种双重方式使有关道德和宗教问题的所有分歧分裂了。如果我们想了解人类的道德和道德目标，我们必须首先摆脱偏见。然后，我们需要做出诚实的努力，以理解各种不同的生活哲学。两位思想家的对立观点表明，在今天的讨论的主题上，人类的身体是如何不同的。

人智学世界观本身旨在帮助人们，无论他们生活在地球上的何处，获得超越种族或民族语言所有限制的知识。因此，精神科学试图讲一种超国家语言（当然不是任何物理意义上的语言），这种语言在整个现代文明中都是可以理解的。目前，我们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实现这些目标。但即使是这些初步步骤也将使我们能够理解更广泛的问题。一旦我们更好地理解了解了刚才所说的内容，只要我们向孩子们介绍宗教教义和固定的道德观念，我们就会看到在道德和宗教教育中将无能为力。根据我们自己的宗教信仰，充其量我们只能教他们成为基督徒，犹太人，罗马天主教徒或新教徒。但是，我们必须从一种真正的教育艺术中消除任何

将年轻人灌输到我们自己的特殊意识形态中的企图。

教育中的一个特定问题可能有助于说明这一点，也有助于我们在与儿童打交道时尊重人类自由。我们将很快意识到，如果我们也认识到应同等对待迟钝或聪明的学生，甚至是崭露头角的天才，就必须尊重儿童的固有自由。如果教师决定让学生只接受自己灵魂附近的东西，将会发生什么？在他们的身体本性中，智力较低的人生来就有沉重的负担。另一方面，天才则带有翅膀的灵魂。我们必须向自己承认，我们被要求帮助承担残疾人的重担。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作为老师，我们可能无法跟随年轻天才的飞行。否则，每所学校都必须配备伟大的天才，这可能是不可能的。然而，我们的教学方法必须确保我们不会阻碍一个内在天才的进步。我们绝不能割断天才精神的翅膀。我们只有通过发展一种不干扰必须在人类成长中自由发挥作用的精神力量的教育艺术，才能做到这些。

我们之前对这次会议的所有考虑都是针对这一目标的，一旦您对这些事情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您就会发现它是正确的。你还会发现，华德福教育的原则可以在实际生活中得到实施，这样教师就只需要处理他们在儿童身上所能发展的东西，即使是在一个最终会成为天才的人身上。正如身材矮小的老师不能阻止学生长高一样，同样，老师的精神限制也不必限制学生天生的精神成长可能性。学生的后期生活将被教师不可避免的缺点所阻碍，只要我们站在一个关于整个人类的知识上，它来自于完整的人，就像体力增长的力量一样。

因此，我欢迎这样的事实，在斯图加特的华德福学校，已经出现了一些可能容易被过往的访客忽略的东西。尽管如此，这是一个具体的现实。我说的是华德福学校的精神，该学校独立存在，而与各种员工的个人情况无关，他们的灵魂和精神生活由于共同的努力而蓬勃发展。这种精神鼓励教师越来越多地教育儿童，即使他们必须帮助承担残疾人的沉重负担。教师小组对人类的学习帮助他们承担了这一重担，同时尽一切努力避免了妨碍高才能学生的自由发展的教育错误。这是我们的理想，不言而喻，杜鹃并不仅仅存在于布谷鸟的土地上，因为老师们齐心协力，将其融入了华德福学校的日常生活中。

当处理教育的道德和宗教方面时，我们不能从现有的意识形态，宗教机构或公认的道德观念中汲取材料。当处理教育的道德和宗教方面时，我们不能从现有的意识形态，宗教机构或公认的道德观念中汲取材料。因此，我们不会通过吸引他们的概念才能开始教学。尽管知识提供了意义，但它不可能以一种活泼的方式进入灵魂的亲密区域。在传授知识时（我们一定会在学校中做到这一点），当将思维能力作为三个灵魂能力之一来对待时，我们必须意识到思维也必须朝着道德目标发展。但是，在处理教育的道德和宗教方面时，我们必须首先呼吁学生的感觉生活。我们不能直接解决意愿，因为人类活动立即将人们与社会联系起来，而社会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环境的普遍条件和要求。

因此，我们不能直接转向总是要朝某个方向转向的思想，也不能转向愿意从主流社会状况中汲取动力的意愿。但是，我们总是可以诉诸于感觉，在某种程度上，感觉是每个人的私有领域。如果我们在教学时诉诸于这一元素，我们就会遇到具有道德和宗教素质的人类灵魂力量。然而，我们必须超越培养学生的思维、感觉和意愿，就好像每个都是一个独立的能力。我们必须设法一起训练灵魂力量。显然，以一种偏斜的方式集中精力训练思维是错误的，就像只专注于意志是错误的。相反，我们必须让感觉同时流入思考和愿意。

通过思考，只有基于精神科学的关于世界和人类的知识才真正对我们有帮助，因为它使我们能够建立在物理基础上。有了这些知识，我们就可以安全地求助于物理和化学等学科，而不必担心无法升至形而上学或精神层面。如果我们一路到达超感官世界，我们不仅会思考，也会参与感觉。当我们将对世界的了解提升到超感官水平的那一刻，我们就开始与世界地面以及超感官存在自身建立道德关系。

感觉的要素是我们必须进行道德和宗教教育的三个灵魂能力中的第一个。如果培养得当，感觉就会转化为感激之情。从学校生活的一开始，我们就必须系统地培养孩子们的感激之情—现代教育只能以有限且相对无意识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点。我们必须努力使孩子们所收到的一切，以及我们从生活本身中汲取的每一个具体例子，都感激不已。

如果这种感觉得到适当发展，它将上升到可用于认知的宇宙定律的最高境界。在这样的时刻，人们感到感觉世界如何包围他们。他们开始了解自然规律，并在感觉的领域内看到自己。他们开始理解，仅凭感官发现的任何事物都永远无法使他们成为完全的人类。他们逐渐找到了一种认识人类的方法，该方法超越了感官世界的界限，但是仍然可以通过科学方法获得。然后，他们不仅会体验到自身普遍宇宙定律的活动，而且会发现神圣的精神存在。这种意识使知识变成一种深深的感激之情，向那些将它们置于世界中的超感官的存在感激。知识对神圣的存在充满感激。我们知道，如果年轻人最终对他们产生了对超感官世界的感激之情，我们就会以正确的方式让年轻人了解世界。

因此，感激之情是通向道德和宗教领域的三个人类灵魂才能的首要品质，我们必须在年轻人中培养。感激本身就包含一定的认识的品质，因为我们必须理解为什么我们会感恩。这种感觉的特征是，它与我们的理解能力紧密相关。在华德福学校，我们不诉诸于传统所传授的信仰。这留给我们来访的宗教老师。在班主任准备好基础之后，宗教老师被邀请介绍他们可以给生活带来什么。

在学生的思维能力下，我们首先尝试营造一种感恩的心情。当我们转向感觉时，发现的东西会使我们超越自我，进入世界。有了感恩的体验，我们发现自己面对的是其他人。而且，如果我们能够在与他人共处的程度中与自己相处，那么在我们的感觉生活中就会开始发展某种东西，我们用这个词的真实含义来称呼爱。爱是在道德和宗教生活中需要养成的第二种心灵情绪，这是我们可以通过尽一切努力帮助学生彼此相爱而养成的一种爱。我们可以通过帮助孩子从九、十年级的模仿和权威阶段逐步过渡到对老师的真爱之情，从而为这种爱提供坚实的基础，他们的老师在校承受力和一般行为必须自然地保证这一点。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奠定了双重人文素质的基础。我们灌输古老的呼唤的本质，爱你的邻居，就像你爱自己一样，同时帮助培养一种感恩的感觉，这更多地指向对世界的理解。“爱你的邻居就像你爱自己”是对“爱作为神圣的存在高于一切”的呼唤的补充。

这种真理的话语在当今大多数人眼中已经耳熟能详，因为它们已经流传了很久。但是，从理论上了解它们并重复它们并不是重点。寻找立即将其付诸实践的方法是最重要的，因此每个时代都可以看到人类的复兴。当我们爱自己时，我们经常听到爱我们的邻居的告

诚，而上帝高于一切，但我们却看不到任何证据。学校生活应该设法确保不仅谈论这些事情，而且还注入新的生活。

只有一种方法可以为成熟的爱情能力提供坚实的基础，那就是模仿和权威的童年阶段向爱情的自然转变。如果我们与孩子的自然发展和谐相处以实现爱（从这种角度来看，其质量应该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将不需要发明由唯物主义思想家制造的，旨在引导性成熟的青少年进行初恋的那种冗长的理论。关于这一主题的完整文献已被撰写，所有这些文献都遭受一个简单的事实，即一旦年轻人达到性成熟，就不再知道该怎么办。失败的原因是儿童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因为人们不知道如何应对童年的前几个阶段。如果在生活中这个关键时刻正确地指导青少年，那么我们就不会遇到这样的困难。

在儿童的意志生活中，我们必须引导不断发展的灵魂，使感觉以正确的方式自由地流入意志。儿童必须自然地表达许多不同的外冲，但是现在有什么主张呢？如果我们无法利用身体的力量来表达意志的冲动，那么我们就不会在身体的意义上成为人类，特别是当我们从道德和宗教角度看待我们的行为时。通过产生爱，我们将自己倾注到世界上。有了意愿，我们会回到自己的生活中，并且因为意愿对我们的生活至关重要，所以我们进入了直觉、驱动力和情感的领域。目前，我们正在寻找通向道德和宗教的道路，我们必须意识到，使我们成为人类的一切现在都必须融入我们的本能和欲望。当我们有意识地思考宇宙并在那找到人类时，这条路向我们揭示了自己。古代传统通过告诉我们人类是神格的形象将其表达出来。

只有当我们能够将这种体验带入我们的深思熟虑的行动中时，才会出现具有道德和宗教性质的意志，即使我们在本能的冲动中也能找到上帝的形像。因此，我们知道，我们真正的人性仍然活在意志的领域。当我们允许意志冲动进入世界，使人们直觉到本能时，我们正在做什么？通过对自己的本性产生一种感觉，并将其注入我们的意志冲动和活动中，我们揭示出三种灵魂氛围中的第三种。第三个要素的德语单词没有。因此，为了使我的意思清楚，我必须借用一个英语词语——职责（duty）。在德语中没有一个词对应职责。那些能够体验到单词如何揭示语言天才的人（如上次会议所述）将能够感知我的意思。的确，只要不费吹灰之力，只要按照字典中的内容进行翻译，任何人都可以将“责任”一词翻译成德语单词“Pflicht”。但是这个词根本不能满足需要。作为一个由动词 pflegen 组成的名词，它来自灵魂的一个完全不同的区域。如果要基于 Pflicht 进行处理，则必须以非常不同的方式处理此问题。这种难以找到正确单词的困难提供了另一个例子，说明在地球的各个地方，人是如何不同的。如果我们希望在使用语言时保持认真和正确的态度，那么我们就不能用 Pflicht 来表达 duty，以表达灵魂的第三种氛围，因为这不能反映出事实的真相。它将是谎言，即使在技术上的谎言。

1. Gratitude 感激
2. Love 爱
3. Duty 职责

同样，我们可以用德语来表达感激之情（Dankbarkeit）和爱（Liebe），这是一个特征，但是没有德语可以表达灵魂的第三种氛围。它之所以具有特色，是因为一旦我们离开认

知领域，就会发现自己进入了明确的地理区域，这一领域将我们与人类联系起来（因为思想可以被所有有思想的人共享），而一旦我们离开了爱的境界，它可以团结各地的人们，并进入个人意志的范围。在这里，我们被要求去形成自己的生活，并意识到我们被置于地球上某个确定的位置而在我们内部发展的个性。

然而，如果我们在学生第九或第十年的感觉生活中接近他们，当以前的模仿能力和与生俱来的权威感逐渐转变为新的能力时，我们的教学就其性质而言，将导致他们的道德和宗教的体验。当人们被想要成为真正的人类的感觉所浸透时，他们必须过上自己的生活，以便在本能的水平上，他们自己和其他人将在他们的内在认识到真正的人性，他们立即成为信使，神圣世界的天使。道德生活将被宗教情绪所渗透。

如果在十二年级之前对学生进行了正确的指导，那么新主题的引入将使他们进入人类领域之外的领域。这使他们意识到，通过观察外在的本质，他们正在进入另一个世界，受到感官的限制和对无生命的无机世界定律的服从。（我们已经描述了这一时期，并指出了正确的教学方法。）那一刻，孩子们内心深处感到，他们想要成为真正的人类，即使是低级的本质层面，在本能和驱动力的层面。然后，第三种灵魂的氛围出现了，这就是责任感。因此，通过我们的教育并顺应孩子们的天性，我们引导他们体验了灵魂的三种氛围。自然地，必须在以前的学年中做好准备。

在迈向十二年级的阶段，内在和谐的某些损失将体现在我们学生的宗教体验中。我的意思是，在他们的宗教生活中，最重要的时刻已经到来。自然地，学生必须为这个转折点做好准备，以便他们以正确的方式通过它。教育者不能简单地接受“事实”，即现代文明不可避免的某些冲突。

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有他们的道德和伦理观点，这些观点深深植根于人类的灵魂，没有这些观点，他们就无法想象人类的尊严和人类的价值观。另一方面，他们发现自己被自然法则的影响所包围，这些自然法则本身就是不道德的，影响人类生活的法则不考虑任何道德问题，并且只有在完全不考虑道德问题的情况下才能处理。

在当今的教育界中，当儿童达到其生活中的关键点时，有一种广泛的趋势可以方便地绕过此问题。然而，在我们当今的文明中，人类灵魂中的这种冲突既是根深蒂固的，也是悲剧性的。这必须在成年之前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解决。除非学生能够调和世界的道德和自然秩序，使他们被视为一个统一体的一部分，否则他们可能会遭受内在的冲突，而这种冲突有可能使他们的生活破裂。今天，几乎所有有思想的人们生活中都存在这样的冲突，但他们仍然不知道。人们喜欢依靠传统的宗教信条，试图像人智学一样，努力将仍然不可逾越的事物架起桥梁，除非它们能够从感官世界升至精神世界。

对于成年人来说，这样的冲突确实是悲惨的。如果它发生在第十一年之前的童年时期，它将带来严重的混乱，以致破坏孩子的灵魂的生命。一个孩子永远不必说：“我学习动物学，对上帝一无所知。当我学习宗教时，我确实听说过上帝，但这无助于解释动物学。”让孩子陷入这样的困境将是很糟糕的，因为这种质疑可以使他们完全偏离正常的生活。当然，最近几天我们一直在考虑的教育永远不会允许这种分裂在孩子的灵魂中发展，因为它充

分考虑了十一至十二岁及其后所有的重要性。只有到那时（而不是之前），学生才有时间意识到生命之间的不和谐，从自然的角度来看，从道德的角度看，生命与生命之间的不和谐。我们不应通过掩饰生活中的某些事实来过度保护儿童，例如，除了感激、爱心和责任外，世界是人眼所见的双重性。但是，如果根据此处阐述的原则进行教育，学生将能够解决世界上似乎不和谐的问题，尤其是在这个特定年龄段。某些问题将加深和丰富我们学生的宗教生活，远胜于仅接受传统的宗教信仰所必须接受的传统宗教教育。这样的真实含义可以确保学生可以在他们第一次体验的深渊上架起一座桥梁，因为这是现实。

我们的文明要求我们让我们的道德和宗教观点在生活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在我们的宗教教学中，我们必须从学生发展感受的生命的关键时刻汲取教训。八十年代末在伦敦出版的一本书中强调了找到我所描述的那种桥梁的困难。它被称为勒克斯·蒙迪（Lux Mundi），其撰稿人中有几位代表高等教会的官方观点。它试图吸收教会中已经结晶的东西，并将其更多地融入社会生活。它试图吸收教会中已经结晶的东西，并将其更多地融入社会生活。您会发现人们到处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它很可能成为我们宗教生活的实质。

我们真的可以提供一些今天正在争论的东西作为成长儿童的话题吗？当神学家越来越多地争论基督的真实性时，我们是否有能力带领年轻人加入基督教？寻找帮助每个人作为自由人与基督教联系的方法不是我们的任务吗？我们绝不可以将公认的教条或固定公式作为道德和宗教教义进行教；相反，我们必须学会培育生活在人类灵魂中的神圣精神元素。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正确地指导儿童，而又不影响他们最终选择自己宗教信仰的内在自由。只有到那时，学生才会发觉内在的不确定性，因为他们发现一个成年人是高级教会的成员，而另一个成年人可能是清教徒。我们必须成功地使学生掌握宗教的真理。同样，通过培养心灵的三种情绪，我们必须成功地使道德在儿童的心灵中自由发展，而不是试图通过既定的道德准则来灌输他们。这个问题是社会问题的核心，与此有关的所有谈话或社会工作将取决于我们是否为青少年的道德教育提供了正确的基础。整个社会问题的重要部分仅仅是教育问题。

我们仅在最近几天就研究了华德福教育的道德和宗教方面的概貌。如果我们的教育目标植根于对人类的真实了解，并且只要我们意识到我们必须避免将教条，理论或道德义务引入我们的教学中，那么我们最终将成功为道德奠定正确的基础和我们学生的宗教生活。

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努力发展符合时代需求的真正的教育艺术。也许我希望，最近几天我向您介绍的内容将表明我完全不反对通识教育的成就。从广义上讲，我们当今的文明并不缺乏良好的教育目标和原则，在19世纪，世界各国的伟大教育家都以抽象的方式阐述了它们。华德福教育无意反对或轻视他们的发现，但它相信知道这些想法只能通过适当的措施来实施，并且这些措施只能从人类和世界的真实和深刻经验中发展而来。从根本上讲，尽管他们的目标可能有些抽象或定义不清，但华德福教育试图带来大多数人的期望。我们正在寻找方法，以实现每个人都真正希望在教育中看到的東西，如果这是那些对华德福学校的实践以人为本的教育表现出真正兴趣的人所产生的感觉，那么正确的选择是这里引起了人们的反响。

女士们，先生们，这对我来说意义重大，被允许本着这种精神与您交谈。对我来说，重要的是您欣赏我所说的精神，而不是听到我带来的细节。可能必须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修

改或修改细节。重要的不是细节，而是背后的精神。如果我成功地唤起了我们对基于精神科学的教育所具有的宽容和人道，但积极的精神的经验，那么也许我仅想实现这些演讲的一部分就已经实现了。

最后，我谨再次强调我坚定的信念，即在我们这个时代以这种精神说话是至关重要的。感谢您在这些讲座中表现出的兴趣。我也要感谢您在本次会议上花费的时间，尤其是在这个节日期间，并希望您离开时，至少能为前往多赫纳的旅程感到一些理由。如果是这样，就我在本课程开始时与您所说的意义上，我谨向您致以最诚挚的告别。

附录：问题及回答

1922年1月1日的讨论

鲁道夫·斯泰纳：由于已经提出了这么多问题，也许最好先回答其中一些问题。如果你想讨论其他问题，我们可以在这次会议的另一个时间见面。

第一个问题的回答：

当然可以相信，将主要课程的主题讲解较长的时间可能会有弊端。谁都不能否认，很难让儿童长时间关注同一主题。代表官方当代教育理论的其他观点似乎也反对将这一主题扩展到封闭的时期。尽管如此，还是决定在华德福学校引入这种方法。关键是最近的心理学实验（我们的方法被拒绝的主要原因）的结果并不代表人类的真实本性。这些方法无法穿透人类存在的更深的层次。

为什么要进行心理实验？我不反对他们，因为他们在适当的范围内是有道理的。在一定范围内，我非常愿意承认它们的理由。尽管如此，问题仍然存在：为什么要对人类的心理进行实验？

我们之所以尝试人类的灵魂，是因为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我们已经到达了不再能够自发自然地建立从一个灵魂到另一个灵魂的桥梁的地步。对于孩子的各种需求，他们如何或何时感到疲劳等，我们不再具有自然的感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试图在外部获得人类曾经在心灵的充分存在下拥有的那种知识，一个灵魂与另一个灵魂相连。我们问，孩子被一个或另一个主题占据一定时间后会感到疲劳吗？我们编译统计信息等等。正如我所说，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发明了这些程序，只是为了以一种迂回的方式发现我们不再能在人类中直接识别的东西。

但是对于那些希望在老师的灵魂与孩子的灵魂之间建立融洽关系的人来说，除了询问我们是否通过在更长的时间内教授同一科目来要求过多的学生集中力量，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如果我正确地理解了这个问题，它意味着，如果我们通过更频繁地改变主题来引入更多的多样性，我们会获得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好吧，一定会有所收获的。人们不能否认这一点。但是这些因素会影响学生的一生，因此不应进行数学计算。一个人应该能够凭直觉做出决定。从个人的一生发展来看，我们会获得有价值的东西吗？还是从长远来看会丢失一些东西？

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我们是否教同一主题两个小时（如在一堂主要课）。或者教一个主题一个小时，然后教另一个主题第二个小时——甚至在较短的时间后更换主题。虽然学生会一定程度上疲劳（教师必须考虑到这一点），但他们的整体发展最好是以这种集中的方式进行，而不是人为地限制上课时间，只是为了在另一节课中用新的和不同的材料来填满学生的灵魂。

我们认为在华德福学校中最重要的是，教师以最经济的方式利用他们的可用课时——他们将灵魂的经济与学生的潜力联系起来。如果我们沿主要内容学习课程，让学生可以不厌倦地学习，或者至少不会感到厌倦，并且通过引入主要主题的变化来应对即将来临的疲倦，而不是为了他们可能带来的优势而遵循其他方法。

从理论上讲，总是有可能支持或反对这样的事情，但这不是优先问题。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唯一重要的是找到最适合儿童整体发育的方法。

还有一点需要考虑。正确地说，如果孩子听同一主题的时间太长，他们会感到厌倦。但是如今，对于什么是儿童健康还是不健康，人们了解得很少，以至于人们认为疲劳是消极的，需要纠正。就其本身而言，变得疲倦就像感到精神焕发一样健康。生活有它内在的节奏。保持学生半个小时的注意力，然后让他们有五分钟的休息时间来摆脱压力（无论如何也无法平衡他们的疲劳），然后再将其他东西塞满脑袋，这不是问题。认为这可以解决问题是一种幻想。实际上，根本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只是简单地将一些不同的东西注入他们的灵魂，而不是让疲劳的有机原因的后果逐渐消失。换句话说，我们必须探究人类灵魂的更深层次，以意识到当儿童长时间专注于同一主题时，它对于儿童的整体发展具有巨大价值。

就像我说过的那样，很容易得出这样的观点，即更频繁地更改主题会带来好处，但是也必须意识到，永远无法找到一种完美的解决方案。相对而言，真正的问题是找到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然后，人们发现，不同主题的短期课程并不能提供给儿童足够的内容（这些内容将与他们的精神、灵魂和身体的组织充分融合）。

也许我应该加上这个；如果根据我所描述的原则，一所学校被谴责忍受无聊的老师，我们将被迫缩短课程时间。我必须承认，如果教师要进行无聊而单调的课程，最好减少每节课的时间。但是，如果教师能够激发学生的兴趣，那么更长的主课肯定会更好。

对我来说，至关重要的是，不要以任何方式变得固定或狂热，而要始终考虑情况。当然，如果我们希望在学校里上有趣的课，我们切不可让枯燥乏味的老师任教。

第二个问题的回答：

也许有充分的理由将优律诗美看作是另一种艺术形式的衍生，而不是一种新的艺术形式。但是，每当涉及一种艺术媒介或生命的艺术方面时，重要的不是“什么”，而是“如何”。对我来说，雕塑、音乐、言语、节奏等只是表达的一种手段，而底层的思想才是真正的内容，在声明中没有任何真正的意义。在生活中做出这样的抽象区分似乎毫无意义。自然地，如果一个人有兴趣寻找抽象的统一思想，那么也可以找到表达它们的不同媒介物。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些媒介物确实代表着新事物和不同事物。例如，根据歌德的植物变态理论，抽象上，彩色的花瓣与绿色的植物叶子基本相同。歌德在花瓣中看到了变形的绿叶。但是，从实际的角度来看，花瓣与叶子完全不同。

优律诗美是一种新的表达形式还是另一种艺术形式的新版本，根本不是重点。重要的是，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言语和歌唱（尽管歌唱不太引人注目）已越来越成为表达通过

人脑传来的声音的一种手段。再次，这是相当激进的说法，但是从某种角度来看，它代表了事实。今天，人类的语言和说话已不再表达整个的人类。说话已成为思想的导向。在现代文化中，它已经与思考紧密联系在一起，通过这种发展，说话（演讲）揭示了利己主义的源泉。

但是，优律诗美又回到了人类的意志，因此它与整个的人类都息息相关。通过整个优律诗美，人类被展现在整个宏观世界中。例如，在某些原始时期，手势和哑剧总是伴随着语音，尤其是在艺术活动期间，因此单词和手势形成了一个单一的表达并且变得密不可分。但是今天，言语和手势相距甚远。因此，人们感觉到需要再次让整个人类参与进来，包括更多的意志，从而将人类重新连接到宏观世界。

这些天似乎有太多理论，而考虑生命的实际方面（尤其是现在）是如此重要。从这种观点观察生命而没有先入为主的思想的人都知道，每一个“是”都会有一个“否”，并且任何事情都可以证明是对还是错。然而，真正的价值不在于证明对与错，寻找定义和作出区分。这是发现世界新的动力和新的生命的方式的问题。您可能对所有这一切都有自己的想法，但是精神科学的洞察力揭示了人类的发展，而今天，它正倾向于克服单纯的定义的知识性，而是被引向人类的灵魂的境界和创造性活动。

因此，我们将优律诗美视为另一种艺术形式的一种形式还是一种新艺术都没有关系。一点轶事可以说明这一点。当我在维也纳大学学习时，那里的一些教授被赋予了令人垂涎的荣誉称号。他们被称为“枢密院议员”（霍夫拉特）。在德国，我发现这样的教授获得了“机密议员”的称号（Geheimrat）。在某些季度，这两个头衔之间的区别似乎很重要。但是对我而言，重要的是头衔背后的人，而不是头衔本身。这似乎类似于人们参与哲学争论的情况（原谅我，因为我真的不希望得罪任何人）来确定已经转移到另一种媒介上的艺术形式之间的差异，或者是由于缺乏某种形式而引起的。更好的词，在艺术界被称为新的维度。

第三个问题的回答：

我不清楚这个问题的含义，但似乎表达了某种福音的态度。充其量，正如我已经说过的，纪律可以成为普通课堂生活的自然的副产品。我还告诉您，在华德福学校的最后两年中，纪律显著地改善了，我举了一些例子来证明这一点。

关于这种“罪恶感”，看来，一个人的道德态度导致了一种信念，即为了自己的利益唤醒儿童的这种感觉。但是，让我们在没有任何宗教偏见的情况下看看这一点。唤醒人们对罪的意识，就会把某种东西注入孩子们的心灵，并以一种终生的不安全感的形式留在那里。用心理学分析的术语来说，可以说这样一种方法可以在孩子们的灵魂中产生一种真空，一种内在的空虚，在以后的生活中，它会退化成为一种弱点，而不是对普遍的生命做出更加积极和充满活力的反应。如果我正确地理解了这个问题，那么我只能回答这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的回答：

在我看来，今天上午我在演讲的第一部分中所说的内容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总的来

说，我们不能说，在这个特定年龄段，男孩必须经历另一场危机，除了今天早晨描述的那样。如果说正在影响这一年龄段所有男孩的新动荡，发展的等级将有太多不同。也许有些人对此抱有幻想。如果我今天早上所说的内在变化没有得到老师和教育工作者的正确指导，儿童（而不仅仅是男孩）会变得非常动荡。他们变得焦躁不安，内向地不合作，因此很难应付他们。

根据青少年的气质，这个年龄的事件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这是一个必须考虑的因素。如果这样做，则不会对第一句中出现的那种类型进行概括。准确地说，除非在孩子的成长指导下——除非老师知道在九、十年左右如何应对这种明显的变化，否则他们会变得不合作，不稳定等。只有这样才出现问题中提到的情况。对于教师和教育者来说，充分考虑儿童发展的这一转折点至关重要。

第五个问题的回答：

这里写的是完全正确的，我相信人们只需简单地说“是”即可。当然，与十到十二岁的学生谈论人类时，我们需要一定的技巧。如果教师知道他们可以告诉学生多少关于人的本性，那么我当然同意我们必须进入有关人员的个人生命。

第六个问题的回答：

关于这个问题，我要说，我们必须指望对理解人性秘密的新方法的兴趣不断增加的可能性，因为对人的精神研究比自然科学的努力更具渗透性。当然，并非在每个领域都可以进行这项研究，但是应该在存在的地方使用它们。不仅对教师和教育者有益，而且对于，例如医生而言，学会超出外在表面所告诉我们的对于人类的观察也是有益的。我认为，在不引起任何误解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放心地说，只有偏见会妨碍这种方法，并且希望它们得到发展。的确，如果旧的、知性上的偏见没有阻碍获得更高知识的道路，则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取得更多成就。我的《如何知道更高的世界》一书仅描述了这些路径的初始阶段。

第七个问题的回答：

在华德福学校中，数学无疑是本课程的主要学科，因此它根据学生的不同年龄和阶段发挥其作用。该学科绝不会降级到主课以外的课程。这个问题是基于一种误解。

鲁道夫·施泰纳：

由于各种会议的成员即将离开，希望首先讨论华德福原理的实际应用。因此，对我而言，谈论华德福学校无疑是适当的。不过，我想拓宽这一主题，因为我认为，在我们的教育目标得以实现之前，面对当前的世界形势，我们需要很大的力量和真诚的热情。在我看来，除非我们认识到有必要朝着这里所述的教育冲动迈进，否则不可能在教育上取得任何突破。

我坚信，如果您愿意以开放的心态观察人类的最新发展，则必须意识到我们生活在文化衰退的中间，对这种评估的任何反对都是基于幻想。当然，这是非常令人不愉快的，并且

看起来很悲观，尽管事实上，我现在说的话是乐观的。但是，今天有许多迹象表明文化正在下降，这种情况确实非常清楚。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教育的整个问题才会在人们的心灵中适当地出现。有鉴于此，我认为建立华德福学校只是我们一直在谈论的实际应用教育的第一个例子。

华德福学校是如何产生的？它的存在——可以肯定地说——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基于人类真实知识的教育原则的实现。但是是什么使它发生的呢？华德福学校是 1919 年整个中欧社会全面崩溃的间接结果。这种普遍崩溃涵盖了社会的各个领域——所有人的经济，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也许我们也可以称其为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崩溃以及精神生活的彻底破产。1919 年这种严峻的现实使整个公众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大约在 1919 年中期，人们对此有了一个大致而完整的认识。

今天，即使在中欧，也有很多关于人类如何恢复，最终如何再次摆脱低谷的讨论，等等。但是，这样的言论只是一种过于舒适的思维方式的虚构，实际上，这些想法只是空洞的短语。事实是，这种下降肯定会加速。如今，中欧的情况与那些日子过得更好的人不同，当时他们购买了很多好衣服。他们仍然有那些衣服，穿到最后一线。他们不能买新衣服的事实很明显。而且，尽管他们意识到自己无法补充库存，但他们仍然生活在一种幻想之中，那就是一切都很好，他们会得到充分的供应。同样，整个世界都没有意识到不再可能从其文化过去中获得“新衣服”。

在 1919 年上半年期间，德国人民准备对大局进行认真的重新评估。但是，那时华德福学校还没有开始，但是那时我就社会和教育问题进行了演讲，讲解了我在这次会议上所描述的内容（尽管只是粗略的概述）。有些人看到了所说的话，就成立了华德福学校。

我强调这一点，因为更新教育的前提是内在的准备和公开评估实际情况的能力，这本身就清楚地表明需要做些什么。在华德福学校成立之初，我曾说过，这所学校将成为榜样，这是多么出色，但这本身还不够。作为同类学校中的唯一一所，它无法解决当今的教育问题。如果我们要迈出解决教育问题的第一步，那么在接下来的三个月中至少必须开设十二所华德福学校。但是，由于这没有发生，因此我们很难将在斯图加特取得的成就视为成功。我们只有一个模型，甚至还不能代表我们希望看到的模型。例如，除了我们最终设法获得的优律诗美的教室之外，我们非常需要健身房。我们仍然没有人，因此任何参观华德福学校的人都不能将其当前状态视为实现我们目标的途径。除了所有其他问题，学校一直都缺钱。从财务上讲，它站着极其虚弱和动摇的腿。您会发现，在如此严重的情况下，将头埋在沙子里是无济于事的。因此，我必须请你允许我自由坦率地发言。通常，当我谈论这些事情以及我对金钱的看法时，我被告知：“在英格兰，我们必须以一种非常不同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否则，我们只会让人们失望。”我认为现在必须做两件事。首先，应该广泛地了解这种教育的原理，因为它们是基于对人的真实了解而来的，因此必须彻底吸收和理解其基本思想。一切可能的事情都应朝这个方向进行。

但是，如果我们只保留这一点，将没有什么进展。除非我们下定决心要克服某些反对意见，否则我们将永远不会前进。例如，人们说：“在英国，人们必须看到实际的结果。”这恰恰是文明世界过去五六百年来一直在说的话。只有人们用自己的眼睛看到的東西才被认

为是真正有价值的，这使我们感到沮丧。如果我们坚持这一立场，我们将永远不会摆脱这种混乱。

我们不是在谈论微不足道的小事。我们绝对有必要把握勇气并给予新的动力。善良的人们常常认为，当他们说“在英格兰，我们将不得不做的事情截然不同”时，我无法理解他们在说什么。我对此太了解了，但这根本没有解决问题的根源。

如果 1919 年的灾难性状况没有对中欧人民造成如此严重的打击—尽管这笔不幸的运气确实是开办华德福学校的好运—如果那种可怕的局势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那就没有了即使在今天，在中欧的华德福学校。在中欧，尤其是德国，迫切需要一种新的冲动，因为天生缺乏组织能力，而缺乏组织化的社会组织意识。当中欧以外的人对德国组织表示高度赞赏时，这并不能反映事实。在德国，没有足够的组织才能。最重要的是，没有明确的社会组织。相反，真正的文化是个人而非大众传播的。例如，看看德国的大学。它们根本不代表德国人民的本色。它们是非常抽象的结构，根本不表达真正的德语。真正的德国精神只生活在个人中。当然，这仅是一个提示，但它显示了如果我们诉诸德国的民族情绪可能会发生什么。对于我们在这里所说的话，人们会感到虚无和缺乏理解。换句话说，华德福学校的存在归因于“倒霉的运气。”。

现在，关于第二点，最重要的事情是，除了需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外，还应该在那些国家中，在那里，人们没有被可怕的、灾难性的情况所震惊，比如1919年的德国。例如，如果可以在英格兰开设某种华德福学校，这将是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自然，这样的学校必须适应该国的条件和文化。

我意识到华德福教育运动不会展翅高飞，因为实际上最初的华德福学校仍然是唯一的一所。因此，我试图发起一项全球性的华德福学校运动。我这样做是因为，在过去的几年中，至少在中欧，人类的人智学运动得到了极大的扩展。今天，这一运动在中欧是不容忽视的事实。作为一项精神运动，它已经留下了印记。但是没有组织来指导和指导这一运动。需要说，并且通常可以理解，人智学的学会无法进行人智学的运动。人智学的学会充满了宗派主义的趋势，因此，它无法承受当今发展和存在的人智学的运动。

尽管如此，我还是想对人智学的学会中的强者发出最后的呼吁，因为我希望某些人可以做出最后的努力来做出华德福运动的回应。好吧，这没有发生。世界性的学校运动已经死了，被埋葬了，因为仅仅谈论这些事情还不够。必须以务实，务实的方式来完成它。为了实施这样的计划，需要更多的人。

斯图加特的华德福学校是德国革命的成果之一。如果在另一个国家（比如说在英格兰）也开设类似华德福学校的学校，那将意味着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因为人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世界的总体状况。也许以后，当有时间讨论时，可以对此发表更多的看法。它本身不是一所变革的学校，但可以说变革是它的母体。如果在另一个国家（比如说在英格兰）也开设类似华德福学校的学校，那将意味着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因为人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世界的总体状况。也许以后，当有时间讨论时，可以对此发表更多的看法。

麦肯齐夫人：（卡迪夫大学学院教授）在这一点上，我想补充的是，在本次会议的成员中，有几个来自英国的人认识到人类的需要，并将能够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他们能够发挥相当大的影响力，努力实现这种教育冲动。作为第一步，他们想邀请施泰纳博士今年晚些时候来到英国，他们渴望为这次访问创造正确的态度和背景，在此期间，他们希望一些著名的个人和教育工作者也能出席，欢迎施泰纳博士的到来

鲁道夫·施泰纳：我想补充一点，这一步骤必须仅在实际意义上采取，如果我们谈论太多，这将是有害的。你们中有能力朝这个方向迈出一步的那些人必须做好准备，以便在适当的时候到来时，可以采取适当的行动。

我确信，如果有其他国家的会议成员对这个问题有想法，并希望提出自己的建议，麦肯齐夫人和她的朋友们将同意。

哈格夫人：今天，我们听到了很多有关英格兰的信息。我们对此感到高兴，并发现它很有用。但是，来自我们小荷兰的我们还有许多其他事情要牢记在心。事实上，我们带着非常内疚的良心来到这里，因为世界学校运动的想法刚刚在荷兰第一次被讨论过。不知何故，我们没有做我们可能会做的事情，部分是由于误解，部分是因为缺乏力量。但是我们并没有像人们想像的那样活跃，我可以向您保证，我们非常愿意尽可能地弥补失败。尽管存在我们的缺点，但我想请问施泰纳博士为英国概述的计划是否也可以在荷兰实施。既然施泰纳博士答应在四月访问我们，我想问他是否可能。既然施泰纳博士答应在四月来拜访我们，我想问他是否愿意和更多对教育有特殊兴趣的人讨论这个问题。

鲁道夫·施泰纳：据我所知，荷兰已经在制定一项计划。从今年4月5日至12日，将在该国举办一门与其他课程相似的学术课程。它的首要任务是深入介绍人智学。

在荷兰人智学工作的需要被反复指出之后，在去年2月和3月初的讲座和表演之后，看到一个明显的下降，不是在对精神科学的理解上，而是在荷兰人智学学会的内在生活方面，这有点令人沮丧。

因此，在我看来，特别是在荷兰，人智学运动是一个崭新而蓬勃的开始的需要。应该从哪个角度来考虑将取决于当前的条件，但是教育运动当然可以成为主要推动者。

已经向我提出了另一个问题，这直接关系到这一点。

问题：根据荷兰的法律，如果政府对背后的意图是认真和真诚的，可以建立免费学校。如果我们在荷兰无法筹集到足够的资金来开设华德福学校，那么只要我们被允许按照华德福原则安排课程和课程，接受国家补贴对我们来说是否合适？

鲁道夫·施泰纳：我不理解问题的一部分，而另一部分则使我充满疑惑。我不明白的是，要为荷兰的一所免费学校筹集足够的钱应该很困难。如果我天真，请原谅我，但我不明白这一点。我相信，如果有热情，至少应该有可能开始。毕竟，创办一所学校不需要太多的钱。

在我看来，另一点似乎令人怀疑，那就是有可能借助国家补贴来开办一所学校。因为我严重怀疑，如果政府为一所学校支付钱款，政府是否会放弃对其进行检查的权利。因此，我不敢相信可以通过国家补贴建立一所免费学校，这意味着要接受教育当局检查员的监督。对于斯图加特的华德福学校来说，这又是一个好运，它始于新的共和党国民议会通过一项禁止开设私立学校的法律之前。说随着自由化的增加，我们越来越失去自由，这不是真的吗？因此，在德国，我们生活在一个进步的时代，而今天我们不太可能在斯图加特开办华德福学校。它是及时建立的。

现在全世界的目光都在华德福学校上。它会一直存在，直到那些有助于建立所谓小学的团体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出于错误的狂热主义，他们将废除了华德福学校的前四个班级。我希望可以避免这种情况，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面临着危险的时刻。这就是为什么我继续强调尽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重要性。一股浪潮席卷全球，并迅速走向国家专政。事实是，西方文明正将自己暴露于某一天被一种亚洲文化所淹没的危险，这种文化将完全具有一种精神性的。人们对此视而不见，但是仍然会发生。

回到我们的观点：我认为这只会延迟问题，因为认为在开学之前有必要寻求国家的帮助。不知何故，这对我来说根本没有希望。但是也许其他人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我请在场的每个人自由发表意见。

问题：他指出，目前，在荷兰政府的干预下，在荷兰建立一所学校是不可能的，例如，这要求制定一套既定的课程等等。

鲁道夫·施泰纳：如果情况有所不同，那时候我就不会决定组建世界学校运动，因为从思想上讲，它与理论相接。但是由于情况如您所描述的那样，我认为这样的运动将具有实际用途。

问题是这样的：以我们在多纳赫这里曾经拥有的小学校为例。由于已经多次提到的原因，由于我们持续的“资金过剩”，我们设法只有一所很小的学校。十岁左右的孩子聚集在这所学校。现在，在当地的索洛图恩州，有一条严格的教育法，实际上与瑞士各地的类似法律没有太大不同。这项法律是如此固定，以至于当地方教育当局发现我们正在教 14 岁以下的孩子时，他们宣布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这简直是闻所未闻的。无论我们为达成某种协议所做的一切，我们都永远不会获得将华德福方法应用于 14 岁以下儿童教学的许可。

当然，这种障碍将阻碍我们在整个大陆的发展。我现在不敢说这在英格兰将如何运作。但是，如果有可能在那里开始完全自由的学校学习，那实际上意味着迈出了惊人的一步。但是，因为当我们尝试将华德福教育付诸实践时，我们几乎在任何地方都遇到阻力，所以我认为，一场全球性的复兴教育运动可能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我曾希望它能给对教育感兴趣的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从而为建立新的华德福学校创造可能性。我认为促成一场与现代潮流背道而驰的运动极其重要，现代潮流在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时代达到高潮。这些潮流在教育的绝对国家专政中得到了满足。我们看到它无处不在，但人们不会意识到 卢纳查斯基 (Lunatscharski) 只是潜伏在整个欧洲的最终结果。只要它不干扰人们的私人生活，便会

轻易忽略这种思想的存在。好吧，在我看来，我们应该采取反对卢纳查斯基（Lunatscharski）的原则做出反应，该原则要求国家应成为一个巨大的机器，每个公民都应成为机器中的齿轮。这种反制的目标应该是教育每个人。这是需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是在人智学的运动中，也可以做出最痛苦的经历。今天，在人智学运动的基础上，也有可能产生一场真正的医学运动。所有的先例都在那里。但这需要一种能够将这种冲动摆在世界眼前的运动。然而，到处都有我们发现将能够代表真正的人类医学的人称为“庸医”的趋势，从而将其置于法律之外。举个例子，与人智医学运动完全无关，我想告诉你德国政府的一位部长发生了什么事，他严格遵守了一项严格的法律，禁止医护人员自由，该法律今天仍然有效。但是，当他自己的家人生病时，他暗中要求无资格的治疗师帮助，这表明，对于他自己的家人，他不相信官方医学，而只相信法律所谴责的“庸医”。

这是宗派主义根源的症状。当一个运动站起来走向世界时，它可以摆脱这些原因，同时完全遵守土地法律，因此在法律方面不会造成混乱。这就是我在世界学校运动中所想到的。我想为引入法律提供合适的环境，使法律完全基于对教育更新的需求。多数决决不会正确建立学校，这也是为什么这样的学校不能由国家经营的原因。

关于计划中的世界学校运动，这就是我要说的，这个想法本身根本不吸引我。我对此并不表示同情，因为它会导致一个国际的协会，一个“世界俱乐部”，并导致建立一个进行宣传的平台。我的方式是直接在时代需求出现的地方开展工作。所有的宣传和鼓动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我讨厌这些东西。但是，如果我们束手无策，如果不可能建立自由的学校，我们首先必须为可能最终导致自由的教育的思想创造适当的氛围。在各种情况下妥协也许是合理的，但是我们生活在一个时代，每一次妥协都有可能使我们进一步陷入困境。

问：我们如何才能最好地在政治领域工作？

鲁道夫·施泰纳：我认为，如果我们要从政治角度来看待这些深刻而重要的问题，就应该过分偏离我们的主题。除非今天的政治经历复兴——至少在我所知道的那些物理层面上的国家——他们几乎没有希望。我认为，正是在这一领域，这种明显的颓废症状是最明显的，人们会期望社会认识到更新的必要性——三重社会秩序。这样的运动将与人智学运动平行进行。

旧的社会秩序把我们放哪儿了？我只会非常简短地指出这一点，因此可能会引起误解。不承认自己的三重本性的旧社会秩序，把我们带到哪里去了？这导致了一种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全体人民的命运由各政党决定，这些政党的意识形态背景只不过是一字一句而已。今天，没有人可以说各政党所用的字眼有任何实质内容。

几天前，我谈到俾斯麦，他在晚年成为了一个僵化的君主主义者，尽管在他年轻的时候，他是一个害羞的、隐秘的共和主义者。他就是这样描述自己的。同样，俾斯麦也表达了与罗伯斯庇尔所表达的观点相似的观点。人们可以做各种各样的陈述。最终重要的是，当一个政党的真正意识形态被揭露时，什么才会被揭露出来。

几年来，我在柏林纯社会民主机构工人阶级教育中心任教。无论人们愿意在哪里听，

无论这些机构的组织者的政治说服力或政治纲领是什么，我都抓住一切机会将真相传播到任何愿意听的地方。因此，在政治上是僵化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们中，我在自然科学和历史课程中都教授了一种纯粹的人智学的方法给到生活。即使给工人做演讲练习，我也能表达出我内心深处的信念。学生的人数越来越大，不久，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开始引起注意。它导致了决定性的会议，不仅有党的领导人参加，而且所有我的成年学生都参加了会议，他们一致希望继续他们的课程。但是三到四名党的领导人秘密宣布，这种教学在他们的建立中没有任何地位，因为这正在破坏社会民主党的性格。我回答说，党肯定希望为未来而建设，并且由于人类不可避免地朝着更大的自由迈进，所以任何未来的学校或教育机构都必须尊重人类的自由。然后，一名典型的党员站起来说：“我们对教育自由一无所知，但我们知道合理的强迫形式。”这是决定性的转折点，最终导致我停课。

这么说似乎有些愚蠢和自负，但我坚信，如果让我的学生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的这种迅速增长的运动不受阻碍地生活和扩大，中欧的情况将在 1920 年代有所不同。

因此，您可以看到我对与各政党合作并不抱有太大的信任。与社会主义政党打交道时，将自由带入教育的成功最少。最重要的是，他们将以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方式努力废除教育自由。至于基督教党，仅仅因为现任德国政府的组成，他们就必然会要求独立学校。但是，如果他们掌舵，他们会立即要求这种教育自由，只是为了适合自己。一个简单的事实是，除非我们首先为三重社会秩序创造必要的基础，否则民主社会就无法取得进步，在民主社会中民主因素只在权利的中间领域占主导地位。这本身将保证教育自由的可能性。我们永远不会通过竞选来实现这一目标。

问题：如果现代儿童是根据人智学的知识进行教育的，那么这本身是否足以遏制颓废和衰落的潮流，或者是否有必要按照既定的意图将他们送出世界改变社会以带来新的社会有机体？

鲁道夫·施泰纳：我在“走向社会更新”中试图表达的想法尚未完全被理解。撰写本书的原因已有数十年之久。人类已经到达了一个阶段，尽管有人可能会提出最有希望的改善社会和人们的社会观念，但人们却不能仅仅因为缺乏实现这些目标的实际可能性而将其付诸实践。第一步将是创造适当的条件，以便将这种想法和见解付诸实践。

因此，我认为问这样的一代对我们没有帮助，如果按照我们所描述的方式对一代人进行教育，理想的社会条件会自动产生吗？还是仍然需要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改变社会秩序？我要说，我们必须了解，我们在实际生活中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帮助尽可能多的一代人通过基于人类的知识的教育取得进步。这本身将消除第二个问题，因为改变社会所需思想和观念正是那一代人发展出来的。因为他们的人类状况将不同于今天的一般公众，他们将有非常不同的可能性来实现他们的目标。

关键是，如果我们要务实，就必须以务实的方式而非理论进行思考。进行实际思考意味着做可能的事情，而不是试图实现理想。我们最有希望的目标是从人类的知识出发，对尽可能多的一代进行教育，然后相信他们在成年生活中将能够实现理想的社会。第二个问题只能通过那些已经通过教育为您概述的任务做好准备的人的行动来回答。理论上无法回答。

问题：如何利用我们在这门课程中听到的知识来教育智障儿童？

鲁道夫·施泰纳：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我想举一个真实而实际的例子。当我二十三岁或二十四岁时，我被要求在一家四口一家中当家教。其中三个男孩没有受过任何教育方面的困难，但是当时十一岁的一个男孩有特殊的历史。七岁那年，一位私人补习老师根据小学公认的方法徒劳地尝试教他。请记住，这是在奥地利发生的，那里任何人都可以自由教孩子，因为唯一重要的是他们可以在每年年底通过考试，并且允许学生在任何公立学校参加这些考试。只要他们通过了考试，就不会有人在乎他们是由天使还是由魔鬼教来的，这被视为良好教育的证明。

在这四个男孩中，有一个在他身后进行了四到近五年的私人补习。当他将最新的绘画作品介绍给我时，他才11岁左右，这是他最近一次年度考试带回家的。在所有其他学科中，他要么保持沉默，要么完全胡说八道，但是他并没有在纸上写下任何东西。他的图画书是他在考试期间上交的唯一文件，而其中只包含一个大孔。他所做的只是先涂些东西，然后立即擦除它，直到只剩下一个大洞来证明他的努力和考试的唯一实际结果。在其他方面，事实证明，有时甚至是几个星期，他不可能对任何人说一个字。有一阵子，他也拒绝在餐桌旁吃饭。相反，他去了厨房，在那里他用垃圾桶吃饭。他宁愿吃垃圾也不愿吃适当的食物。

我正在详细描述这些症状，以便您可以看到我们正在与一个肯定属于“严重发育障碍”类别的孩子打交道。有人告诉我不能做太多，因为已经尝试了所有方法。甚至家庭医生（偶然是维也纳的一位主要医生，并且受到了非常受尊敬的权威）也放弃了这个男孩，整个家庭都很灰心。一个人根本不知道该如何接近那个男孩。

我要求把这个孩子以及他的三个兄弟的教育完全交给我，让我在与这个男孩交往时有完全的自由。除了男孩的母亲以外，全家都拒绝授予我这种自由。从她们潜意识的深处来看，母亲有时对这些事情有正确的感觉，而男孩则被照顾了我。最重要的是，在准备课程时，我遵循的原则是完全在身体发育方面接近这样的孩子（通常被称为“有脑积水的人”）。这意味着我必须以我为健康孩子阐述的相同原则为基础。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是，人们有可能调查这样一个孩子的内在存在。他明显脑积水，所以很难治疗这个男孩。因此，我的第一个原则是教育意味着康复，必须在医学基础上完成。

两年半后，这个男孩已经有了足够的发展，可以上一所语法学校的课程，因为我成功地用最严格的经济方法教了他。有时我每天将他的学术工作限制在四分之一或最多半小时。为了将合适的材料集中到这么短的时间内，有时我需要多达四个小时的准备时间来上半个小时的课程。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不要让他承受任何压力。我完全按照我的想法做，因为我保留了这样做的权利。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音乐课上，这似乎对男孩有所帮助。每个星期，音乐活动都增加了，我可以观察到他的身体状况逐渐变化。诚然，我禁止任何人的干扰。除男孩的母亲外，其他家庭成员一再表示反对，他们注意到男孩看上去苍白。我坚持自己的权利，并告诉他们，现在让我让他看起来更苍白甚至更苍白取决于我。我告诉他们，到时他会再次显得红润。

我的指导方针是，根据对孩子的身体状况的了解来对孩子进行整个教育，并相应地安排所有的灵魂和精神措施。我相信细节在每种情况下总是会有所不同。一个人必须透彻而深入地了解人类，因此，我必须反复指出，一切都取决于对人类的真实了解。当我问自己：男孩的实际年龄是多少？我该如何对待他？我意识到他仍然是一个两年零三个月的小孩，尽管根据他的出生证，他已经完成了十一年的生活，但我仍必须这样对待他。我必须根据他的心理年龄来教他。我始终关注男孩的健康状况，并运用最严格的灵魂经济，最初我的教学完全基于模仿的原理，这意味着一切都必须系统地建立在他的模仿力之上。然后，我继续进行今天所谓的“进一步的结构设计”课程。在两年半的时间里，这个男孩已经取得了足够的进步，以至于他能够学习语法学校的课程。他还是文法学校的学生时，我继续提供帮助。最终，他失去了任何额外的帮助。实际上，他完全可以独立完成学校的最后两节课。此后，他成为一名执业多年的医学博士。他死于世界大战期间在波兰感染的感染，享年 40 岁。

这只是一个例子，我可以列举许多其他例子。它表明，特别是对于有发育障碍的儿童，我们需要应用我在这里为健康儿童阐述的相同原则。在华德福学校中，有许多微弱而深刻的“弱智儿童”（用问题的短语来表达）。自然，更严重的情况会打扰他们的同学，因此我们为这些年龄各异的孩子开设了特殊的辅导班，其成员来自我们所有班级。该小组在舒伯特博士的指导下。

每当我们必须决定是否将孩子送入该补习班时，我很高兴（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必须与孩子的班主任战斗。我们的班主任从不希望放任一个学生走。他们所有人都为保持这种孩子而努力，尽最大努力在课堂上支持他们，而且往往很成功。尽管我们的班级肯定不小，但是通过给予个人关注，可以将此类孩子留在班级中。但是，更严重的情况必须放在我们的治疗小组中，在那里给他们单独的治疗是绝对必要的。舒伯特博士免于必须遵循任何既定课程，因此他可以完全由每个孩子的个人需求来指导。因此，他可能与孩子一起做的事情与教室里通常做的事情完全不同。最主要的是找到对每个孩子都有益的特定治疗方法。

例如，在这样的群体中可能有一些非常愚蠢的孩子，一旦我们对这些事情有了必要的认识，我们就会意识到他们制作心理图片的能力太慢，以至于他们在制作图片时会丢失图片。他们失去了心理形象，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完全做到它们。这只是精神障碍的一种。如果这些孩子能够掌握其意思，我们可以通过发出意外命令来帮助他们。我们还有一些孩子无法遵循这样的指示，因此必须考虑其他事情。例如，一个人可能突然大喊：“迅速将左耳垂握在右手拇指和第二指之间。用左手快速握住右臂！”这样，如果我们让他们首先通过自己的身体地理定位自己，然后再通过外部世界的物体定位自己，我们也许可以与他们取得真正的进步。另一种方法可能会让他们快速识别黑板上画了什么（施泰纳在黑板上拉了耳朵）。要让这样的孩子说出“耳朵”来回应并不容易。但是重要的是这种认可的闪光。人们必须发明最多样化的东西来唤醒这些孩子。这种唤醒和活跃可以导致进步，但是，当然，对于那些脾气暴躁的人来说，并不是这样。必须对它们进行不同的处理。但是这些例子至少可以表明一个人必须运动的方向。重要的是个人待遇，这必须源于对人类的真实了解。

摘自 1922 年 1 月 5 日晚上的讨论

鲁道夫·施泰纳：我们已经提出了几个问题，我将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尽可能多地回

答。

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与感觉神经和运动神经之间的关系有关，并且主要是解释性问题。仅从物理角度考虑，一个人的结论就不会与通常涉及中枢器官的解释有所不同。让我以神经传导的简单情况为例。感觉将从周围传递至中央器官，运动冲动将从中央器官传递至适当的器官。正如我说的，只要我们仅考虑物理上的问题，我们可能会对这种解释感到完全满意。我不相信任何其他解释都是可以接受的，除非我们愿意考虑超感官观察的结果，即包罗万象的真实观察。

正如我在过去几天对此问题的讨论中提到的那样，从解剖学和生理上讲，感觉神经和运动神经之间的差异不是很明显。我从未说过根本没有区别，但是区别不是很明显。解剖上的差异与我的解释并不矛盾。我再说一遍：我们在这里只处理一种神经。人们所谓的“感觉神经”和“运动神经”实际上是相同的，因此我们用感觉还是运动都没关系。这样的区分是无要紧要的，因为这些神经（隐喻地）是未分化的灵魂体验的身体的工具。意志过程存在于每个思想过程中，反之亦然，尽管每个过程仍然大部分是无意识的，但每个意志过程中都有思想元素或感觉知觉的残余。

现在，无论是直接的还是思想的结果，每一种意志的冲动总是始于人类组成的上层，即自我与星芒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如果我们现在遵循意志冲动及其所有过程，那么我们根本就不会被神经所吸引，因为每一种意志冲动都会直接干预人类的新陈代谢。基于人智学研究的解释与传统科学的解释之间的区别在于科学的主张，即在刺激相关器官移动之前，意志冲动会传递到神经。

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灵魂的冲动直接在生物体内引发代谢过程。例如，让我们看一下肉眼通过肉眼所揭示的感觉。在这里，整个过程将不得不更详细地描述。首先，一个过程将在眼睛中发生，然后将其传输到视神经，根据普通科学将其分类为感觉神经。视神经是视线的物理介质。

如果我们真的想弄清事情的真相，我将不得不纠正我刚才说的话。我有点犹豫地说，神经是人类灵魂经历的身体的工具，因为这样的比较不能准确地传达人类身体器官和有机系统的真正含义。可以这样想：想象柔软的地面和一条小路，并且有一辆手推车正驶过这个柔软的土地。它会留下轨道，从中我可以准确地知道轮子在哪里。现在，想象有人来说这些路线，他说：“在这里，地面肯定已发展出各种力量。”这样的解释将是一种完全的错觉，因为不是地面活跃。相反，别的什么东西对地面做了些什么。车轮驶过它，铁轨与地面本身的活动无关。

大脑的神经系统也会发生类似的情况。灵魂和精神过程活跃在那里。与购物车一样，留下的是轨道或印记。这些我们可以找到。但是，大脑以及所有在解剖学和生理上保留下来的事物的感知与大脑本身无关。灵魂和精神的活动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或塑造了这一印象。因此，我们在大脑中发现的对应于灵魂和精神领域的事件就不足为奇了。但是实际上，这与大脑本身完全无关。因此，身体的工具的隐喻是不准确的。相反，我们应该看到整个过程类似于我自己行走的方式。步行绝不是由我所走的地面发起的；地面不是我的工具。

但是没有它，我无法行走。这就是来龙去脉。我这样的思考—即我的灵魂和精神的生命—与我的大脑无关。但是大脑是保留这种灵魂的物质基础。通过这种保留过程，我们意识到了自己的灵魂的生命。

因此，您会发现，事实与人们通常想象的完全不同。凡有感动的地方都必须有这种抵抗。就像在所谓的感觉神经的帮助下可以感知到的过程（例如在眼睛中）发生一样，在意志冲动（例如，在人的腿中）中也发生了过程，就是这样在神经的帮助下感知到的过程。所谓的感觉神经是扩散到感官中的感知器官。

所谓的运动神经向内传播，传达对意志的感知，迫使人们进行活动，使我们意识到意志直接通过新陈代谢起作用的过程。感觉神经和运动神经都传递感觉。感觉神经向外伸展，运动神经向内起作用。这两种神经之间没有显著差异。第一者的功能是以思想过程的形式使我们知道感觉器官中的过程，而其他“运动”神经也以思想过程的形式来传达身体内部的过程。

如果我们进行众所周知的和常见的实验，在一个脊髓痨病例中切入脊髓液，或如果一个人现实地解释这种疾病，没有通常的唯物主义生理学的偏见，这种疾病可以特别清楚地解释。如果是脊髓痨的病例中，适当的神经（我将其称为感觉神经）会使运动觉察到，但不能起作用，因此运动无法进行，因为运动可以发生仅当有意识地意识到这种过程时。它的工作方式是这样的：想象一下我想用它来做事的粉笔。除非我能以自己的感官感知到它，否则我将无法做我想做的事。类似地，在脊髓痨的病例中，中枢神经不能起作用，因为它已经受伤，因此没有感觉传递。病人失去了使用它的可能性。同样，如果一支粉笔躺在一个我找不到的暗室中的某个地方，我将无法使用它。脊髓痨是患者无法进入脊髓液的感觉神经找到合适器官的结果。

这是一个相当粗糙的描述，当然可以对其进行更详细的说明。每当我们以正确的方式看待神经时，将其切断即可证明这一解释。这种特殊的解释是人类研究的结果。换句话说，它基于直接观察。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使用外部现象来证实我们的解释。再举一个例子，所谓的运动神经可能被切断或损坏。如果我们将其连接到感觉神经并使其愈合，它将再次起作用。换句话说，可以将“感觉”神经的适当末端连接到“运动”神经，并且在愈合之后，结果将是均匀的功能。如果这两种神经根本不同，那么这样的过程将是不可能的。

还有另一种可能性。让我们以最简单的形式来考虑它。在这里，“感觉”神经到达脊髓，“运动”神经离开脊髓，其本身就是感觉神经（见图）。这将是均匀传导的情况。实际上，所有这些都代表均匀的传导。例如，如果我们进行简单的反射运动，就会发生统一的过程。想象一下简单的反射运动；苍蝇落在我的眼皮上，然后我通过反射动作将其甩开。整个过程是统一的。发生的仅仅是一种解释。我们可以将其与电子开关进行比较，一根导线插入其中，另一根导线远离它。这个过程实际上是统一的，但是在这里被中断了，就像被中断时作为电火花闪烁的电流一样。当开关闭合时，没有火花。打开时，会有火花指示电路中断。这种均匀的传导也存在于大脑中，并充当链接，类似于电流中断时的电火花。如果我看到火花，我知道神经的电流会中断。使用粗略的表情好像神经液像电火花一样跳跃。这使灵魂有可能自觉地体验这一过程。如果是均匀的神经电流通过而没有中断电路，则它将仅通过身

体，而灵魂将无法体验任何东西。

目前，我只能说这些。这些理论在世界各地都被普遍接受，当我被问到在哪里可以找到更多细节时，我甚至可能会提到赫胥黎关于生理学的书作为该主题的标准著作。

我还想提出一点。整个问题确实非常微妙，通常的解释当然令人信服。为了证明它们是正确的，先切除了神经的所谓感觉部分，然后切除了神经的运动部分，目的是证明不再有我们认为是运动的感觉。但是，如果您将我所说的作为一个整体，特别是关于中断开关，您将能够理解涉及切断神经的所有各种实验。

问题：教育者如何最好地响应五岁半至七岁的孩子提出的各种活动的要求？

鲁道夫·施泰纳：在这个年龄段，我在这里的演讲中试图指出，对权威的感觉已经开始显现。然而，对模仿的渴望占主导地位，这为我们提供了如何对待这些孩子的线索。我提到的活动图画书特别适合，因为它们激发了幻想的觉醒力量。如果他们要求做某件事——一旦我们有机会在斯图加特开设一所幼儿园，我们将尝试将其付诸实践——如果孩子们想参加一些活动，我们将在他们的绘画或模型制作中最简单的方法，首先是在观看时自己动手做。如果孩子已经失去了第一颗牙齿，我们不会先为他们画画，而是鼓励他们画自己的画。教师只有在希望通过绘画或绘画引导他们写作时，才会诉诸于孩子的模仿能力。但是总的来说，在一个供五岁半到七岁的儿童使用的幼儿园中，我们首先要在他们面前进行各种活动，然后让孩子们以自己的方式重复。因此，我们逐渐将他们从模仿的原则引导到权威的原则。

自然地，这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完成。让孩子自己工作很可能。例如，首先可以对它们进行处理，例如建模或绘图，然后要求他们自己重复。人们必须发明各种可能性，让他们补充并完成老师所开始的学习。只有当孩子制作了五个或十个以上这样的部分时，他们才能向他们证明这样的工作是完整的，这些部分必须一起形成一个整体。这样，我们将模仿的原则与权威的原则相结合。一旦我们在华德福学校开设了幼儿园，对我们来说，在实践中发展这种想法将成为一项真正的激励任务。当然，您自己开发这些想法是完全可以的，因为现在要花更多的时间来详细介绍。

问：可以用英语发表这门课程吗？

鲁道夫·施泰纳：当然，这些事情总是需要时间，但是我希望尽快完成本课程的速记版本。当完成这项工作后，我们也可以做必要的事情以英语出版。

问题：应该教孩子们弹奏乐器吗？如果是，是哪个？

鲁道夫·施泰纳：在我们的华德福学校，我提倡一个原则，即除了以一般方式介绍音乐（至少是那些表现出特殊礼物的人）之外，孩子们还应该从技术上学习乐器。不应提前选择乐器，而应咨询音乐老师。一位真正优秀的音乐老师将很快发现入学的孩子是否显示特定的礼物，这可能表明他们倾向于使用一种乐器或另一种乐器。在这里，绝对应该单独对待每个孩子。当然，在华德福学校，这些事情还处于起步阶段，但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设法召集

了非常可接受的小型乐团和四重奏。

问题：您认为施莱辛格小姐发现的希腊模式下的作曲对音乐的未来确实意味着进步吗？

鲁道夫·施泰纳：出于多种原因，我认为，如果我所谓的“密集旋律”逐渐播放音乐，音乐将会进步。拥有乐器是明智的选择吗？例如钢琴，以这种模式调音？习惯这些模式对我们来说是件好事吗？

鲁道夫·施泰纳：出于多种原因，我认为，如果我所谓的“密集的旋律”逐渐播放音乐，音乐将会进步。密集旋律意味着习惯于将甚至一个音符的声音作为一种旋律。人们习惯于每种声音的音调复杂性更高。这最终会发生。当达到这个阶段时，它会导致我们的音阶发生某些变化，仅仅是因为间隔以不同于我们以往的方式被“填充”。它们被更具体地填充，这本身就导致人们对我喜欢称之为“原型音乐”（Schlesinger小姐的发现中也固有的元素）中的某些元素有了更多的了解，并且在这里可以识别出重要而有意义的特征。我相信，这些将克服我们或多或少偶然的音阶以及随之而来的所有音阶所带来的局限性，从而为丰富我们的音乐体验开辟道路。因此，我同意通过促进这一特殊发现，我们可以提高音乐发展的可能性。

问题：是否有可能使残障儿童学习优律诗美，或者适合每个孩子的治愈性优律诗美？

鲁道夫·施泰纳：是的，绝对。我们只需要找到在每种情况下使用优律诗美的方法。

首先，我们通常研究一下现有的优律诗美形式，然后考虑残障儿童是否可以进行这些运动。如果没有，我们可能必须修改它们，我们仍然可以这样做。一种好的方法是使用艺术性的优律诗美，因为它适用于此类儿童，这特别有助于年幼的孩子，甚至很小的孩子。普通的优律诗美可能会导致这些孩子的康复过程中非常令人惊讶的结果。

治疗性优律诗美是系统地制定出来的——最初由我在 1921 年在多纳赫的一次补充课程中进行，紧接在上一门医学博士课程之后。它旨在辅助各种康复过程。治愈性优律诗美也适用于身体残疾的儿童。对于较不严重的情况，现有的治疗性优律诗美形式就足够了。在更严重的情况下，可能必须加强或修改这些形式。但是，必须非常谨慎地进行任何此类修改。

艺术性的优律诗美不会伤害任何人；它总是有益的。有害的后果只能通过过度或夸张的优律诗美练习来产生，就像任何类型的运动一样。自然地，过度的优律诗美练习会导致各种疲劳和全身乏力，就像我们在爬山时过度努力（例如，过度努力）会伤害自己一样。优律诗美本身不应该受到指责，而只是其错误的使用。任何有益健康的活动，如果使用太过度，都可能导致疾病。

对于普通的优律诗美，无法想象它会伤害任何人。但是对于治疗性优律诗美，我们必须注意我在治疗性优律诗美过程中给出的一般规则。只有在医生的指导下和监督下，由医生和治愈性的优律诗美者共同计划治疗性优律诗美运动，并且只有在经过适当的医学诊断后才能进行。

如果必须加强治愈性锻炼，则必须在严格的医学基础上进行，这是绝对必要的，并且只有病理学专家才能决定要采取的的必要措施。只允许任何人介入治疗性优律诗美是不负责任的，就像让不合格的人分发危险药物或毒药一样是不负责任的。如果由于这种笨拙的方法造成伤害，那不是治愈性优律诗美的错。

问题：在昨天的演讲中，我们听说了将一生中正确的事情转移到晚年的异常后果，以及随后出现的夸张的脾气和血腥气质。

首先，如何产生明显的胆汁性？

第二，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幼儿偏于忧郁或其他任何性情？

第三，是否有可能在换牙之前消除这种不平衡？

鲁道夫·斯泰纳：产生胆汁的气质主要是因为一个人的自我在某一个生命点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大约在第二年，以及在第九和第十年。以后生活中还有其他节点，但是我们对这里的前两个感兴趣。不是说我的自我只是在第二十一年才开始存在，或者在某个年龄被释放。从出生那一刻起，或更确切地说，从怀孕后的第三周开始，它就一直存在于每个人中。在这些时候，“自我”可能变得过于紧张，无法发挥特别的力量。那么，这些节点的含义和性质是什么？

在第九年和第十年之间，自我的工作强度很大，表现为孩子们学会了区分自我和环境。为了维持正常状态，需要稳定的平衡，尤其是在此阶段。这种平衡状态可能会向外移动，这成为产生多血质的气质的许多原因之一。昨天，当我谈到这些气质时，我特别指出各种因素共同作用，从某种角度讲，我将挑选出更重要的因素。

重心也可能向内移动。即使孩子正在学习说话，或者当他们第一次开始振作起来并学会直立时，也会发生这种情况。在这样的时刻，自我总是有机会过于努力地工作。我们必须注意这一点，并在生活中不要犯错，例如，强迫孩子直立站立，过早地没有支撑。儿童只有在发展了模仿成人的垂直位置所需的才能之后才应该这样做。

如果您注意到人类直立姿势的真正含义，则可以体会到这一点的重要性。通常，动物的构成应使脊柱或多或少平行于地球表面。当然也有例外，但是可以仅根据它们的差异来解释它们。另一方面，人的构造使得在正常位置，脊柱沿着地球的半径延伸。这是人与动物之间的根本差异。在这种根本性差异中，我们找到了对严格的达尔文主义唯物主义者（不是达尔文主义者，而是达尔文主义唯物主义者）的回应，他们否认人类骨骼与高等动物骨骼之间存在确定的差异，并说两者具有相同数量的骨头。等等。当然，这是正确的。但是动物的骨骼具有水平的脊椎，而人类的脊椎是垂直的。人体脊柱的垂直位置揭示了与整个宇宙的关系，这种关系意味着人类拥有一种自我。当我们谈论动物时，我们仅提及三个成员—物理体，以太体（或形成力的体）和星芒体。只有当生命的存在是垂直地被组织时，自我才能成为化身。

我曾经在一次演讲中谈到过这一点，然后有人来找我：“但是，当一个人睡觉时呢？”

那时，脊柱肯定是水平的。”人们常常无法理解我所说的内容。问题不仅仅在于人体脊柱仅在站立时垂直放置。我们还必须研究人类的整体构成—骨头的相互关系和位置，这些姿势和位置导致垂直的脊柱行走，而在动物中，脊柱保持水平。关键是这样的：人类脊柱的垂直位置将人类区分为“自我”的承载者。

现在观察如何通过垂直方向的特定力来表达一个人的生理特征。您可能已经注意到（如果使用了正确的观察方法）某些人的身体发育出现异常。例如，根据它们的有机性质，它们原本可以生长到一定高度，但是由于另一个有机系统朝相反的方向起作用，因此人类的形态被压缩了。由于某些先决条件，绝对有可能使一个更大的人的身体结构受到朝相反方向工作的有机系统的压缩。例如，费希特就是这种情况。我可以列举很多其他人，例如拿破仑。为了与他的有机系统的某些部分保持一致，费希特的身材本来可以更高一些，但他的身体发育却受阻。这意味着他的自我不得不忍受他压缩体内的存在，而胆汁的气质是自我的直接表达。胆汁的气质肯定可以由这种异常的成长引起。

回到我们的问题—我们如何分辨幼儿何时过分忧郁或其他脾气？—我认为花很多时间与孩子们在一起的人几乎不需要特别的建议，因为这些症状实际上迫使我们自己。即使有了非常幼稚和不熟练的观察，我们也可以区分胆汁性和忧郁症儿童，就像我们可以清楚地区分一个“坐着”，看起来像是冰冷而悲惨的孩子和一个疯狂嬉戏的孩子一样。在教室里，很容易发现一个孩子，在注意了一会儿黑板上的东西之后，突然转向邻居，然后再次看着窗外。这就是一个多血质孩子的样子。即使在非常幼稚的水平上，也很容易观察到这些东西。

想象一下一个容易发脾气的孩子。如果成年人在合适的年龄模仿这种发脾气，可能会使孩子厌倦这种行为。这样我们可以相当成功。现在，如果有人问我们是否可以在牙齿更换之前努力平衡这些特征，我们必须使用已经描述过的，基本上与后来使用的相同方法说是。但在这么小的年纪，这些方法需要穿着模仿。

但是，在换牙之前，并没有必要抵消这些气质的倾斜，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让这些东西自然消失是更好的选择。当然，这对于成年人来说可能不舒服，但这是需要我们以不同方式思考的事情。我想通过比较来澄清这一点。你可能知道一些非专业的治疗师，他们可能对人类的有机体没有全面的了解，但仍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评估疾病的异常和症状。这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治疗者认识到病人心脏运动的异常。当被问到应该怎么做时，一个可能的答案是：“别动心脏，因为如果我们使心脏恢复正常活动，患者将无法忍受。患者需要这种心脏不规则状态。”同样，通常有必要知道我们应该单独搁置某种疾病多长时间，而对于胆汁型的孩子，我们必须给他们多少时间来简单地通过精疲力尽来克服发脾气。这是我们需要牢记的。

问题：一个人智学的学生当跨越感官感知的边界时，如何避免失去爱和记忆的能力？

鲁道夫·施泰纳：这个问题似乎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即在一个人的正常意识状态下，爱和记忆都是生命所必需的。在平常的生活中，如果没有记忆力一个人就不可能存在。没有这种记忆的春天，回到童年的某个时期，一个人的自我的连续性就不可能存在。已知很多情况下这种连续性已被破坏，并且在记忆中出现了一定的差距。这是病理的状态。同样，没有

爱，普通的生命也无法发展。

但是现在需要说的是，当达到一种更高意识的状态时，这种更高意识的实质就不同于普通的生命。这个问题似乎意味着，超越普通常识的界限，爱和记忆不会超越知识的界限。这是很正确的。然而，与此同时，人们始终强调，正确的培训包括保持我们在普通的意识中已经发展的素质；他们与这些新品质一起保持活力。进入更高意识的状态时，甚至有必要（如在我的书中的《如何认识更高的世界》中所找到的）增强和加强在日常生活中发展起来的能力。这意味着，对于我们在普通意识中发展的内在才能，我们一无所获，但更高的意识需要更多的东西，而这是以前没有的。为了澄清这一点，我想使用一些琐碎的比较，即使它并不完全适合这种情况。

如您所知，如果我想在地面上行走，必须保持平衡感。还需要其他东西才能正确行走，而不会摇摆或掉落。好吧，当学习在钢丝上行走时，没有人会失去在地面上行走的能力。在学习走钢丝时，人们会遇到完全不同的条件，但是，问走钢丝是否会妨碍人们在正常的地面上正常行走，这无关紧要。同样，获得不同的意识并不会使人失去普通意识的能力，而且我并不意味着要暗示更高的意识的获得是一种精神上的走钢丝。然而，的确，当普通意识中的能力和素质上升到增强意识的状态时，就可以完全保留。

现在，由于天色已晚，我想尽快处理剩余的问题，因此我可以通过讲一个小故事来结束我们的会议。

问题：我们对在学校不断增加使用纪录片的态度应该是什么？我们如何最好地向那些捍卫纪录片的人解释说，其危害性并不能由其潜在的教育价值来平衡？

鲁道夫·施泰纳：我试图摆脱电影的奥秘，而我的发现是否使人们感到愤怒是无关紧要的，因为我只是向您提供事实。我必须承认，这些电影对我所说的以太或生命身体有极其有害的影响。对于人类的感知系统而言尤其如此。事实是，通过观看电影作品，整个人类的灵魂-精神组成就变得机械化了。电影是使人们成为唯物主义者的外部手段。我测试了这些效果，尤其是在战争年代，当时针对各种事物进行电影宣传。人们可以看到观众如何热衷于所显示的一切。我对看电影并不特别感兴趣，但是我确实想观察它们对观众的影响。甚至通过将唯物主义编织到观看者的感知习惯中，人们都可以看到这部电影是仅仅是人类实现计划的一个固有部分。当然，这可能会被采取更多的，但由于时间太晚，只有一点点时间来提出这些简短的建议。

问题：根据父母的说法，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一个在三岁时会唱歌的孩子，到七岁时会非常失调唱歌的孩子？

鲁道夫·施泰纳：首先，我们必须看看是否有某种事件暂时导致孩子的音乐耳朵被掩盖。但是，如果确实孩子在三岁时确实唱得很好，那么我们应该能够通过适当的教学方法帮助孩子再次唱歌。当有能力唱歌时，可以通过研究孩子以前的习惯来做到这一点。必须发现孩子是如何被占用的-孩子喜欢的活动类型等等。然后，显然，根据年龄进行必要的更改，将孩子重新置于早年的整个环境中，然后再次唱歌。非常有条理地尝试再次唤起孩子早期生

活的整个状况。其他一些能力可能被淹没了，这可能更容易恢复。

问题：精神科学对蒙台梭利教育体系的态度是什么？这种体系的后果是什么？

鲁道夫·施泰纳：我真的不喜欢回答有关当代方法的问题，这些方法通常受到一定程度的狂热支持。并不是说我不喜欢回答问题，而是我不得不承认我不喜欢回答这样的问题，例如，人智学对这种或那种现代运动的态度是什么？没有必要这样做，因为我认为这是我的任务，只代表世界，可以从人智学研究中得到什么。我认为从人智学角度阐明其他问题不是我的任务。因此，我想说的是，当目标和愿望趋向于某种人为的时候—例如给非常年幼的儿童带来一些不是他们自然环境的一部分，而是被人为设计并转化为一个系统的东西—这些目标并不能真正有利于儿童的健康发展。今天已经发明了许多新方法，但是它们都不是基于对人类的真实而全面的了解。

当然，在这样的系统中，我们可以找到很多正确的方法，但是在每种情况下，都必须将积极方面减少到符合人类真实知识的水平。

现在，女士们，先生们，在最后一部分翻译之后还有时间，我想暗示一下。简而言之，我不想太谨慎，以至于每个小时都必须结束。但是，由于我看到很多在座的贵宾都像我一样，所以我会很有礼貌地满足他们的愿望，并讲一个小故事—一个简短的故事。

曾经住过一对匈牙利夫妇，他们在晚上总是有客人（在匈牙利，人们在一切颠倒之前都很热情好客）。钟声敲响十点时，丈夫曾经对妻子说：“女人，我们必须对客人有礼貌。我们必须现在退场，因为我们的客人肯定会想回家。”